SDE UNIVERSE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520 号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欠

走了两步的发生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520 号

欠

走了两步的发生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欠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　版　信　息

书名	《欠：走了两步的发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欠》
英文书名	Owing: An Occurrence That Took Two Steps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九编并行执笔）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520 号
ISBN	979-8-90690-520-8
定价	US$20.0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20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修订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

书中所引古今中外各家的话，一律转述大意，不作逐字引文，出处以书名、篇名与年份标注。出处的核验结果标在原处：〔核〕为已查对出处，〔核：大意〕为出处已查对、引文取大意，〔据研究文献〕为依据研究综述，〔待验〕为本书推出、尚待验证的局面；汇总见附录四「引文核验总表」。

书中陪读人物周桂芳、周磊、朵朵及各章日常场景、人物均为虚构。关于身体的章节讲理解、习惯与相处，不构成医学建议；关于借贷的章节讲理解，不构成理财建议。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本书的承重命题由王德生于 2026 年 10 月 26 日口述，登记见附录一。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十分钟读完这本书、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上中下三篇九编五十四章；结语、附录六件、参考书目、后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介绍

王德生，SDE（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本体论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任教于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走过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5 年 7 月至 2021 年初）；321 智慧系统（2021 年 7 月至 2025 年 7 月）；SIO 本体论（2025 年 7 月至 2026 年 1 月）；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至今）。

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多部专著，包括「普通人都能懂」系列的各卷哲学家解构与主题卷。

本书是这一系列里写「欠」的一卷：一个人人天天在用、却很少有人停下来看一眼的字。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如果你只有十分钟，读这几页就够了。

◆ 一、一个说不通的地方

两家人把人情账算得清清楚楚，你请我一顿，我第二天就回请一顿。

几年下来，这两家往往不怎么来往了。

倒是那几家，一直你欠我一点、我欠你一点的亲戚邻居，走得最近。

要是欠就是「该还没还」，还清了才踏实，这件事就说不通。

◆ 二、一个字

「欠」字最早的样子，是一个人张着口。《说文解字》说，欠，是张口出气。

菜炒得欠火候，熬了几夜欠觉，话说到一半欠一句，用的都是这个字。这些地方没有债主，也没有借条。

可它们都有一张张开了、还没合上的口。

◆ 三、三步，只走了两步

本书用一把很小的尺子看欠：一件事发生，大体要走三步。

第一步，路和土之间起了矛盾。第二步，矛盾推着形状变了。第三步，变了的形状回过头来，把路和土也改一遍，这一轮才算合上。

欠，就是前两步已经走了，第三步还没到。　口张开了，是改变到了；口合上，是回写到了。

◆ 四、三种欠

形状变了、回写没到，是**形状欠**：楼下老张帮你扛了一天柜子，你们之间的样子已经变了，你的日子还没跟着改。

路走了、回写没到，是**路欠**：火已经烧过，菜的样子还没熟成。

土变了、回写没到，是**土欠**：钱借进来了，觉熬掉了，身体和日子还没来结算。

◆ 五、欠不是缺

缺，是连第一步都没发生，所以它不拉人。

欠，是前两步已经发生、只差第三步，所以它拉着两头往下一步走。

◆ 六、两种还

还，就是补上第三步。可第三步有两种补法。

原样还：你请我一顿，我回请一顿一样的。口合上了，这一轮收了尾，两家也就远了。

带差还：回请的时候换一样东西，隔一段时间，多一点或者歪一点。旧口合上，新口在别处张开，这一轮接着下一轮。

◆ 七、坏的欠

坏的欠，是第三步被挂起来，挂到再也落不下。

最常见的挂法，是给口子定价：「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一张口一旦被定成一个数，就只许原样还；可原样还，恰恰还不了。于是感激变成躲，躲变成怨。

◆ 八、为什么活着必然欠

回写总比改变晚一步。

一段日子的路，总跑得比自己那片土快，只能借别人织好的土往前走。所以欠不是本事不够，是发生本身的时差。路跑得越快，欠得越多；真正谁也不欠，是不再发生。

◆ 九、带走三个问题

下回你心里冒出「我欠他的」，问三句：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

这道口，是被定了价，还是还开着？

我要还的，是原样还回去，还是带着一点新的东西接下去？

欠不是账上的负数，是一次发生走了两步、还差回写的那一步：口已经张开，还没合上。还清是把口封死；带着新差异回写，日子才接着往下发生。

前言

一张还没合上的口

◆ 一、一本记了四十年的人情账

有一本账，本书会反复翻开。

它是一个虚构的人记的，可你家里多半也有一本差不多的：一个硬皮笔记本，红格子，前几页写着 1985 年谁家娶媳妇送了多少，后几页写着去年谁家孩子升学送了多少。

记账的人叫周桂芳，今年六十一岁，在小学当了一辈子会计。

她记账，是为了不欠。谁家送来多少，到了人家的事，她照着回，一分不少，往往还多一点。

四十年下来，她自己也说不清的一件事是：账上清得最干净的那几家，如今过年连电话都不打了。账上始终没清的那几家，倒是她生病时第一个上门的。

本书就从这里开始。

◆ 二、「欠」这个字

我们天天说欠：欠钱，欠人情，欠一句道歉，欠火候，欠觉，欠揍。

很少有人停下来看一眼这个字。

「欠」字的古形，是一个人跪坐着，张着口。《说文解字》释它「张口气悟也」，大意是张开口、气往外出。后来的呵欠、欠伸，用的还是这个本义。

一个张着的口，还没合上。

这个画面，比「该还没还」老得多，也宽得多。它装得下欠钱，也装得下欠火候。它不需要一个债主站在对面。

◆ 三、本书要拆的那本账

常识里的欠，是一本账。

账上有两个人，一个欠，一个被欠。中间有一个可以计数的东西，从这边搬到那边。还有一个「零」，叫两清，是关系应该回到的地方。

这本账不是错的。借钱要还，这没有问题。

可它悄悄带进来三件事：两个人在欠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欠的是一样能搬来搬去的东西；零是正常的，欠是偏离。

本书要做的，是把这三件事一件一件拿开，看看欠本来是什么样子。

◆ 四、一把很小的尺子

拿开以后用什么看？本书只用一把很小的尺子。

一件事发生，大体走三步。

第一步，路和土之间起了矛盾。路是事情往前走的那条线，土是它扎根的那片关系和条件。路往前跑，土跟不上，两头就别着了。

第二步，矛盾推着形状变了。形状，就是事情此刻被看见的样子。

第三步，变了的形状回过头来，把路和土也改一遍。本书管这一步叫回写。回写到了，这一轮才合上。

这把尺子来自王德生博士的 SDE 本体论，书里叫它 123 原理。普通读者不必记名字，记三步就够了。

◆ 五、判词

用这把尺子一量，欠的样子就出来了。

欠，是三步已经走了两步：矛盾发生了，改变发生了，回写还没有发生。

口张开，是改变到了。口合上，是回写到了。欠，就是张开了、还没合上的那张口。

把它压成一句话，就是本书的判词：

欠不是账上的负数，是一次发生走了两步、还差回写的那一步：口已经张开，还没合上。还清是把口封死；带着新差异回写，日子才接着往下发生。

这句话会在导读和结语里原样出现两次。读完全书，你可以回来看它站不站得住。

◆ 六、三种欠

三步走了两步，可以停在三个地方，所以欠有三种。

形状变了，回写没到：这是形状欠。楼下老张帮你扛了一天柜子，从那天起，他在你眼里成了「帮过我的人」。样子变了，你的日子、你们之间那片土，还没跟上。欠人情、欠一句谢，都在这里。

路走了，回写没到：这是路欠。火已经烧过一阵，锅里的菜还没熟成样子。欠火候、欠功夫，都在这里。

土变了，回写没到：这是土欠。钱借进来了，身体的力气透支掉了，可日子的样子和路还没来结算。欠钱、欠觉都在这里；跑完百米大口喘气的那一阵，也在这里。

这三种欠，本书的第一编会细细分开。

◆ 七、从这一句里长出来的五件事

判词一立住，五件事跟着就出来了。

一，欠不是缺。缺是连第一步都没发生，不拉人。欠是两步已到，只差一步，所以它拉着两头往下一步走。

二，还，是补上第三步。原样补，一轮收尾，两家就远了。带差补，旧口合上、新口张开，一轮接一轮。

三，坏的欠，是第三步被挂起来、锁住了。最常见的锁，是定价。

四，活着必然欠。回写在时间上永远晚于改变。

五，好的欠，是回写分批来，每一次都带着一点新的东西。

全书九编，就是把这五件事一件件走一遍。

◆ 八、为什么写的是「欠」

本系列以前的书，多半拆一位哲学家。这一本拆一个字。

一个字也值得一整本书吗?

值得。因为这个字里，装着一个人一生的大半关系：你和父母，你和孩子，你和朋友、同事、师父、公司。装着一个家怎样转，一个社会怎样转。

也因为，关于欠，人们一直在用一本账的样子去想。账是清楚的，所以人们以为欠也是清楚的。可那本账解释不了周桂芳的困惑，解释不了欠火候，也解释不了一个母亲那句「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为什么会让孩子想逃。

◆ 九、为什么是现在

今天，账从来没有这么好记过。

手机上点一下就能 AA，转账记录一条不落，人情可以精确到分。很多年轻人说，最舒服的关系是「谁也不欠谁」。

本书不反对公平。可本书会推出一个也许让人不太舒服的判断：一个社区里，账记得越精，公平感会越强，人和人的往来却可能越稀。这是本书推出来、尚待验证的一条，第三编会讲它为什么这样推。

今天还有会说话的机器。它帮你写作业、写方案、写情书，它不欠你，你好像也不欠它。这样的关系里，口子在哪里？本书最后几编会碰一碰这个问题。

◆ 十、为什么是普通人

菜市场里的人也在想欠。

借给亲戚的钱要不要催，孩子长大了该不该「报恩」，老同学请的饭什么时候回，公司说「我们待你不薄」时你心里那一沉。这些都是关于欠的问题，每天在千家万户里发生。

所以这本书写给没读过哲学的人。每一章从一件你遇到过的事进去，最后落回一个具体的晚上。

◆ 十一、拆不是骂

书里会请来三十六位古今中外的邻居，九问每问四位：许慎、老子、唐睢、鲁迅、朱柏庐；佛陀和唯识家；清少纳言的同乡吉田兼好、冈仓天心；柏拉图、

塞内加、尼采、海德格尔；还有蔡格尼克、里根、格兰特这些做实验和研究的人。

他们每一位都说中了欠的一面。本书对每一位，都先把他说中的写足，再说他停在哪里，最后摆出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他们都推不出的局面。

拆不是骂。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十二、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这本书是一个复合主体写成的。

母题、三种欠、五条推论，由王德生口述，承重，不改其意。九问与三十六位近邻的设计，取自德麦国际「九问成书」的问对。文字在王德生的指令下由 AI 执笔，分九编并行写成，再统稿。

这本书讲欠，它自己也欠着。它欠周桂芳一个答案，欠三十六位邻居更细的原文核对，也欠你一句话。这句话，留到结语再说。

导读

◆ 一、判词

欠不是账上的负数，是一次发生走了两步、还差回写的那一步：口已经张开，还没合上。还清是把口封死；带着新差异回写，日子才接着往下发生。

◆ 二、五条推论

推论	一句话	主场
欠不是缺	缺是一步没走，不拉人；欠是只差一步，拉着两头走	第一、二编
还是补第三步	原样补，一轮收尾，人就远；带差补，一轮接一轮，人就近	第三、四编
坏的欠是被锁住	第三步被定价、被挂起，感激变躲，躲变怨	第五编
活着必然欠	回写永远晚于改变；路跑得越快，欠得越多	第七、八编
好的欠带差接力	回写分批到、每次带一点新东西，口子往下传	第六、九编

◆ 三、一张地图

全书三篇九编，每编回答一个问题。

上篇问「欠是什么」。第一编把欠和缺、借、负、亏分开，立起三种欠。第二编问：物、身体、心里的欠，是同一回事吗？一个「没有」，凭什么像「有」一样起作用？第三编问：「两清」「谁也不欠谁」遮住了什么？

中篇问「欠怎样发生」。第四编看一次欠是怎样长成的，从一句「改天请你吃饭」到一个厚红包。第五编看欠怎样一步步压垮人。第六编看欠怎样让人越走越近。

下篇问「欠为什么被推出来」。第七编问：人活着为什么必然欠？第八编问：欠和创造、自由、幸福是什么关系？第九编问：懂了欠，日子该怎样过？

每一编的第 5 章，请四位古今中外的邻居来过招；第 6 章是本编的总账。

◆ 四、四条读法

只有一个下午：读「十分钟读完这本书」，再读第 3 章、第 15 章、第 26 章、第 49 章和结语。

为孩子来的：读第 26 章、第 37 章、第 50 章、第 51 章。

为关系来的：读第三编和第六编。

为工作来的：读第 34 章、第 45 章、第 52 章。

◆ 五、陪你读的一家人

书里有一家三代，从头陪到尾。他们是虚构的。

周桂芳，六十一岁，退休的小学会计，记了四十年人情账本。

她儿子周磊，三十四岁，在一家装修公司当项目经理。刚还完房贷，又借了一笔钱给一个出了事的朋友。

周磊的女儿朵朵，八岁，二年级，正是一天到晚说「你欠我一个冰淇淋」的年纪。

一个记账的人，一个刚出账又入账的人，一个刚学会说「欠」的孩子。三代人，三种欠。

◆ 六、判词怎样才算错

本书的判词说，欠是第三步没到。要推翻它，找到下面任何一样就行：

一个真正的欠，前两步都没发生过：没有任何改变，却已经欠了。

一个欠，回写已经完整到了，它却还在拉人。

一笔「两清」的账，两家清了以后，来往反而一年比一年密，而且这样的情形是常例，不是例外。

本书在每编总账里还摆了一个判别局面。哪一个局面被事实推翻，那一编的判断就要收窄。

◆ 七、随身三问

读到任何一处欠，问三句：

第三步到了没有？

这道口，是被定了价，还是开着？

它是原样合上，还是带着差接下去？

◆ 八、每一章怎样读

每一章大体有这几样东西，次序不变：

从一件你遇到过的事进去；摆出古今的材料；说出本书的看法；走一个完整的例子；放回一个具体的晚上；最后是带走的话、两行小账和想一想。

两行小账每章都问同样的两句：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

◆ 九、引文怎么读

书中凡带引号的古今各家的话，请读作「大意如此」。出处标书名、篇名和年份。

〔核〕表示出处已经查对；〔核：大意〕表示出处已查对，引文只取大意；〔据研究文献〕表示依据研究综述；〔待验〕表示本书自己推出、还没人验证过的局面。汇总在附录四。实验的年份和做法，以研究者发表时的报告为准。

目 录

作者介绍 iii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iv

前言　一张还没合上的口 vii

导读 xiii

导论　一顿还没回请的饭 1

第一编　欠是一张还没合上的口 **7**

第1章　菜欠一把火 9

第2章　缺、借、负、亏、欠：五个字站成一排 17

第3章　张口与合口 25

第4章　三大欠：形状欠、路欠、土欠 33

第5章　四位近邻：张口、渴爱、缺失、没做完的事 41

第6章　本编总账：欠火候，四家都接不住 50

第二编　一个「没有」，凭什么像「有」 **59**

第7章　跑完百米的那一阵喘 60

第8章　半导体里的那个空位 68

第9章　心里那个洞 76

第10章　空位要有一片海 84

第11章　四位近邻：补不足、空穴、氧债、自由能 92

第12章　本编总账：把口全补平，发生就停了 100

第三编　「两清」遮住了什么 **109**

第13章　第二天就回请的那顿饭 110

第14章　关系就是几道还张着的口 118

第15章　原样回写与带差回写 126

第16章　一个记账软件进了小区 133

第17章　四位近邻：报、没了结、隔开的时间、亏欠感 141

第18章　本编总账：两清遮住的是关系本身　150

第四编　一次欠是怎样长成的　159

第19章　「改天请你吃饭」　161
第20章　电梯里那一笑——口子被照出来的一刻　169
第21章　从一颗种子到一张口——三步走了两步　177
第22章　那个厚红包——回写带了差　185
第23章　四位近邻：受恩不忘、种子待缘、一瓶可乐、回返　193
第24章　本编总账：再不见面，欠就没长出来　201

第五编　欠怎样一步步压垮人：第三步被锁死　209

第25章　只还最低额的那张卡　210
第26章　「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　218
第27章　从感激到躲，从躲到怨　227
第28章　本可以转向的那一步　235
第29章　四位近邻：以爱代恩、负债之苦、大债生仇、稀缺的隧道　243
第30章　本编总账：小债定了价也生怨，大恩不定价反而亲　251

第六编　越欠越近：口子怎样接力　259

第31章　师父的恩还不完　260
第32章　老同学的那顿饭轮了三十年　268
第33章　画家说「还欠一笔」　276
第34章　口子的接力　284
第35章　四位近邻：施者不立账、恩转发心、不完全之美、感激外溢　292
第36章　本编总账：原样传成了惯，带差传长出新手艺　301

第七编　活着为什么必然会欠　309

第37章　一落地就欠　311
第38章　回写总比改变晚一步　319
第39章　路跑在土前面　327
第40章　一个家、一个社会靠什么转　336
第41章　四位近邻：昊天罔极、债的谱系、罪责、早产　344
第42章　本编总账：越在创造，欠得越多　352

第八编　欠与创造、自由、幸福：口子走通的那一下 361
第43章　「还差一点」的那种心 362
第44章　欠把「我们」凝出来 370
第45章　贴着欠，裁出一条新路 378
第46章　幸福在口子走通又重开的那一下 386
第47章　四位近邻：生于贫乏、知足、留缺、多巴胺 395
第48章　本编总账：同一份回报，原样回写耗尽快感，带差回写重新点着 404

第九编　懂了欠，日子怎样过 413
第49章　管口子，不管账 414
第50章　父母：别给孩子的欠定价 422
第51章　老师：把学生的感恩改道成「超过我」 430
第52章　公司和员工：欠的是一条还没走完的路 438
第53章　四位近邻：施惠无念、恩往下送、心理契约、聪明的给予 446
第54章　本编总账：给予者被耗尽，是因为给出去的被定了价 454

结语　不封口 462

附录 467
附录一　口述命题登记 468
附录二　九问三十六位近邻对照表 469
附录三　三大欠速查 472
附录四　引文核验总表 473
附录五　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与推翻条件 475
附录六　练习 476

参考书目 477

后记 480

导论

一顿还没回请的饭

◆ 一、一条微信

周磊手机里有一条微信，三个月了，一直没回。

是他的老同事小魏发的：「上回你请的那顿，我记着呢，下周找个时间我请回来。」

周磊回了一个笑脸。下周过去了，下下周也过去了。小魏再没提，周磊也没提。

可每回刷到小魏的朋友圈，周磊心里都会动一下。那顿饭，好像一直摆在两个人中间，没撤。

你也有过这样一顿饭吧。

◆ 二、它为什么一直摆着

按账本的说法，这很简单：小魏欠周磊一顿饭，还了就清了。

可这里有三件说不通的事。

一，欠的人是小魏，可惦记的是两个人。一笔账，按理只压在欠的那一边。

二，那顿饭要是第二天就请回来，两个人大概就此各走各的。正是没请，两个人之间才一直有一根线。

三，周磊自己心里也明白：他其实不太希望小魏真的请回来。请回来了，这件事就完了。

一笔账，不会让两个人都惦记，也不会让人不想收回来。

◆ 三、一把尺子：发现，还是发生

本系列的每一本书，都用同一把尺子：一样东西，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发生出来的?

说欠是一笔账，是把它当成被发现的东西：它早就在那里了，两个人、一个数，你只是把它记下来。

本书说欠是发生出来的。它不是先摆在那里的一样东西，是一件事走到一半、停在那里的样子。

◆ 四、七个词

为了说清楚，本书用七个家常词。拿这顿饭，一个一个磨一遍。

形状：事情此刻被看见的样子。周磊请了小魏一顿，从那天起，两个人在彼此眼里的样子变了一点：一个是请过客的，一个是被请过的。

路：事情往前走的那条线。从请客，到说「下周请回来」，到三个月没动静，这是一条路。

土：事情扎根的那片关系、条件和身体。两个人共事过五年，同一个城市，都爱吃那家湘菜馆，这些都是土。

回写：变了的样子回过头来，把路和土也改一遍。要是小魏真请回来，两个人之间的那片土就被改了一回：账平了，往来也平了。

一锅粥：什么都还没分出来的样子。两个人刚做同事的头几天，谁跟谁都说不上关系。

正在成形：一锅粥里慢慢长出点什么、还没长定的时候。那顿没回请的饭，就让两个人的关系停在正在成形。

定型：长定了，不怎么动了。回请完、两清了，关系也就定型了。

七个词，本书只用这七个。第一次碰到其他硬词，会在括号里讲清。

◆ 五、三步

有了七个词，就能说那把小尺子了。

一件事发生，大体走三步。

先往前倒一步。周磊那天请客，是因为小魏帮他顶了一个周末的班。

第一步，路和土之间起了矛盾。小魏帮忙这条路，跑在了两个人原有的那片土前面：原来的交情，没到替人顶班的份上。

第二步，矛盾推着形状变了。从那个周末起，周磊在两个人之间成了「被帮过的那一个」。

第三步，变了的形状回过头来，改路，也改土。周磊请的那顿饭，就是这一步。

可这一步有意思：他回的不是一个班，是一顿饭。回写带了差。旧口合上了，一张新口在小魏那边张开：「下周我请回来。」新的这一轮，又走了两步，停在第三步前面。

这一步要是到了，两个人之间那片土会厚一层，或者平一下。厚一层还是平一下，要看小魏回的是什么。

这三步，本书叫它 123 原理（来自王德生博士的 SDE 本体论）。它是一个圈：第三步到了，又会引出新的矛盾，下一轮接着转。

◆ 六、欠，就是第三步没到

现在可以说本书的母题了。

欠，就是三步已经走了两步：矛盾发生了，改变发生了，回写还没有发生。

那顿饭为什么一直摆着？因为第三步没到。口张开了，还没合上。

口张开了，所以它拉人：两个人都惦记，因为两个人都被挂在这一轮的半道上。

口还没合上，所以关系还在正在成形：一合上，就定型了。

◆ 七、三种欠

三步走了两步，可以停在三个地方。

形状变了，回写没到：**形状欠**（书里第一次出现时括注 S 欠，S 指形状）。两个人的样子已经变了，路和土还没跟上。人情、谢意、道歉，多半是这一种。

路走了，回写没到：**路欠**（D 欠，D 指路）。路已经跑过一段，形状没长成，土也没沉下去。欠火候、欠功夫、欠一次复盘，是这一种。

土变了，回写没到：**土欠**（E 欠，E 指土）。土已经被改了：借进来一笔钱，熬掉了几夜觉，可形状和路还没来结算。欠钱、欠觉，是这一种。

这三种欠，各自对着一个三步的圈：形状变的圈，路变的圈，土变的圈。三个圈都可能在第三步上停住。

◆ 八、先清三个误会

第一个误会：本书是劝人别还钱。不是。借钱要还。本书讲的是还的两种样子，原样还和带差还，以及为什么它们的结局不一样。

第二个误会：本书说欠越多越好。不是。第五编整编讲欠怎样压垮人。本书说的是：欠的好坏，不在多少，在第三步是开着还是被锁着。

第三个误会：本书说欠是「心理感受」。不是。欠火候、氧债、半导体里的空穴，都不是谁的感受。欠是一件事走到一半的样子，人心里的那一下，只是它被照见的一处。

◆ 九、每章末的小账

每章末尾有两行小账，问的始终是同样两句。拿导论自己记一笔，记在本章末尾。

带 走 的 话

欠不是一笔账，是一件事走了两步、还差一步的样子；那一步没到，口就开着，人就被拉着。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没到。那顿饭还摆着，周磊和小魏都被挂在这一轮的半道上。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还开着。下一回谁先开口、带着什么开口，决定它是封死，还是接下去。

想 一 想

1. 你手机里，有没有一条像小魏那样的消息，一直没回？它挂在三步的哪一步上？



第　一　编

欠是一张还没合上的口

编　序

上篇　欠是什么

上篇三编，各问一个「是什么」。第一编把欠和缺、借、负、亏分开，立起三种欠。第二编问：物里、身体里、心里的欠，是不是同一回事。第三编问：「两清」「谁也不欠谁」，遮住了什么。

三编合起来，只做一件事：把欠从一本账里请出来，放回一件正在发生的事里。

这一编六章，先回答最朴素的一问：欠，到底是什么？

第 1 章从一锅菜讲起。周磊炒了一盘青椒肉丝，母亲尝了一口，说「欠点火候」。这句话里没有债主，没有账本，欠字却用得一点不含糊。第 2 章把缺、借、负、亏、欠五个字站成一排，看它们各自走到了哪一步。第 3 章回到「欠」字的老样子：一个人，张着口。借着它，说出本书的一句根本话：事情走了两步，第三步还没到。第 4 章把这句话分成三种，形状欠、路欠、土欠，每一种配一个家常例子。

第 5 章请出四位离得最近的邻居：许慎、佛教的渴爱、拉康、蔡格尼克。他们各自说中了一角，本书逐一承认，再逐一指出分叉在哪里。第 6 章是本编的总账：把看见的和收回的并排放好，再拿一锅欠火候的菜，当作四家都接不住的考题。

这一编的反差是：「欠」字造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人的口；可它用得最准的地方，一锅菜、一页账、一个晚上，偏偏没有人在张口。

01

第1章

菜欠一把火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五晚上，周磊在自家厨房炒青椒肉丝。

锅烧热了，油也热了，肉丝一下去就滋啦一声。青椒翻了几个来回，颜色亮起来。他关火装盘，端上桌的时候，八岁的朵朵已经把筷子举在手里。

母亲周桂芳先夹了一口。她嚼得很慢，嚼完，把筷子搁在碗沿上。

「欠点火候。」

周磊愣住了。他是照着手机上的菜谱炒的，每一步都没落下，连盐都是用小勺量的。

「哪儿欠了？」

「说不上来。」桂芳又夹了一口，「就是欠一点。」

你大概也听过这样的话，或者对别人说过。一句话出了口，对面的人心里一沉；可谁也没法指着盘子说：看，这儿少了什么。

周磊把菜又尝了一遍。他尝不出毛病，只尝出一点说不清的生涩，像一句话说到一半就被人打断了。

朵朵不管大人在打什么哑谜。她夹了一块肉丝，嚼了嚼，皱起小鼻子：「奶奶说得对，是有点……」她找不到词，最后说：「没做完。」

八岁的孩子，把这一章要讲的话，先说了一半：没做完。

◆ 二、这个「欠」里，没有债主

先把一件事摆平：周桂芳不是在讨债。

她今年 61 岁，是退休的小学会计。她有一本记了四十年的人情账本，红皮，边角都磨白了。哪家办喜事随了多少，哪家借过几百块钱，哪年谁家帮着接过孩子放学，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在这本账里，「欠」是一个栏目。栏目里有三样东西：谁欠谁，欠多少，哪天还。

可今晚这句「欠点火候」，三样一样也对不上。

谁是债主？总不能说周磊欠了那盘菜。欠多少？没有数。哪天还？没有这一天，也用不着约：补上一把火，菜就好了。

账本的说法，解释不了这句话。偏偏这句话，周桂芳说得最顺口，八岁的朵朵一听就懂。

公道话要先说在前面。账本的说法在它自己的地盘上，一点不错。借了钱没还，有债主，有数目，有日子，这时候最管用的就是那本红皮账。本书不跟它争这块地。

本书只问一件小事：同一个字，怎么从账本上跑进了厨房？是这个字长了两副面孔，还是两副面孔底下，原是同一张脸？

◆ 三、红皮账本里的一页

周桂芳的账本，你要是翻开来看，会发现每一页只有两种行。

一种行的末尾，打着一个小小的对勾。「李婶，借两百，月底还」，后面一个勾。「隔壁老刘，随礼三百」，后面一个勾。这些行她自己都不大记得了，勾一打，事就过去了，纸上留着，心里不留。

另一种行没有勾。「老崔，孩子上学那年，借过一笔」，空着。「娘家表姐，坐月子那阵，来住了四十天」，空着。这些行她一条一条都记得，逢年过节，心里总要过一遍：该去走走了。

周磊小时候觉得，妈妈是个爱计较的人，一分一厘都要记。长大以后他才慢慢看出来，那本账真正记着的，不是钱，是哪些事还没走完。

打了勾的，是账。没打勾的，才是人。

这个差别，周桂芳自己从没说破，本书要一直追着它走。眼下只要记住一点：同一本账里，有些「欠」打了勾就散了，有些「欠」空着，却一直往人心里拉。两种欠，用的是同一个字。

◆ 四、再数几个没有债主的欠

顺着这句话往下数，你会发现，对不上账本的远不止一处。

周磊连着熬了三个晚上，赶一个工地的交接。第四天早上，他在电梯里揉眼睛，同事看他一眼：「你这是欠觉。」没人借过他的觉，也没人来讨。

朵朵前几天和同桌吵了一架。老师把两个孩子叫到办公室，说：「你们俩，都欠对方一句话。」哪一句，老师没说，两个孩子心里都明白。

楼下有个男孩老爱动手推人，邻居们摇头：「那孩子欠管教。」谁欠？欠谁？管教又不是一笔钱。

还有欠妥、欠考虑、欠佳。年成不好，叫欠收；一件事办得不太对，叫欠妥。

这一串里，没有一个欠带着债主。

可它们也不是随便乱用的。你把「欠觉」换成「没觉」，把「欠对方一句话」换成「没有话」，试试看，意思立刻歪了。「欠」这个字站在这些地方，是有道理的，站得很稳。

你自己再数两三个，数的时候留意一件事：说出口的那一刻，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人在等着收账？多半没有。

◆ 五、它像不像「缺」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缺吗？缺火候，缺觉，缺一句话。

你听一听，不一样。

厨房里缺盐，是说盐罐子空了，这口锅里从头到尾没有盐这回事。缺盐的菜，你一尝就知道：怎么炒都不对，因为那样东西压根没来。

欠火候不是这样。火是有的，油是热的，肉丝是烫过的，青椒是变了颜色的。这口锅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只差最后一下。老辈人说「欠火候」，不大说「缺火候」，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欠觉也一样。他睡过了，只是没睡到该睡的那一截。欠一句话也一样：架已经吵了，话已经说了，差的是那最后一句。

缺，是什么都还没有；欠，是已经有了一大半。

这一点很小，小到容易溜过去。可本书后面要用很多次，所以先在这里钉一颗钉子。

还有一处不同，周桂芳没说，但她的舌头比嘴先知道。缺盐的菜，吃的人只会觉得「淡」，淡了就淡了，没有谁会为此夜里想起来。欠火候的菜不是这样，那一点生涩会挂在舌头上，让人想回去再尝一口，想把它做完。

缺，不大拉人。欠，拉人。

这也解释了桂芳的那句「说不上来」。

你要指出一样东西缺在哪里，手指总能点到一个位置：这儿没有盐，那儿没有椅子。可欠火候的盘子里，你的手指点不到任何地方。每一样东西都在，每一样都对，没有一处是空的。

没有空处，却有一点差。这个差，不在盘子的哪一处，在整件事的走法里：开了头，走了大半，还没收住。

所以她说不上来。不是她词不够，是「缺」那一套话，本来就是用来指一个位置的；而欠，指的是一件事走到了哪里。

要说出欠，得换一种问法。不问「少了什么」，问「走到哪一步了」。

◆ 六、一张张开的口

「欠」这个字，老早就长得有点意思。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解释这个字。他说，大意是：欠，是张口出气，像气从人身上出来的样子（《说文解字》「欠」字条）。

你看字形：下面是一个人，上头是张着的口，气正从口里出来。

这就是打呵欠。「呵欠」两个字里，后面那个「欠」，就是它。

呵欠有个很普通的过程：口张开，气出来，吸进新的气，再合上，才算完。

字形给了本书一个总比喻：一张张开了、还没合上的口。这个比喻，后面每一章都要用。第 3 章会回头，把它拆开细看。

◆ 七、本书的说法

现在，可以把本书的说法摆到桌面上了。先用大白话说一遍：

一件事要走完，得走三步。第一步，路和土之间起了矛盾；第二步，矛盾推着东西变了样；第三步，变出来的样子回头改一改原来的路和土，这一轮才算合拢。第三步，本书叫它回写。

欠，就是前两步已经走完，第三步还没到。

矛盾起过了，改变也有了，所以欠不是空的，是满了一大半。只差回写，所以它不安稳，总像有谁在后面，轻轻拉着你的衣角。

用这个说法回头看周磊的那盘菜：锅里的热和肉丝之间，已经起过了矛盾，生的变成了半熟的，两步到了。可「熟透、香起来、味道合到一块」那一步，没有到。菜停在了半路。

这个说法有一个好处：它不需要有人。盘子没有债主，菜也不渴，不空虚，不惦记，可它欠。

这个说法，不是要给「欠」字改个名字，也不是要说账本上的欠都是假的。账本上的欠，也是前两步到了、第三步没到：钱借出去了，借的人手里的日子变了，可钱回来这一步，还悬着。本书只是把这个字背后的那个样子，拎出来看一看，看它是不是在更多地方站着。

你会觉得这样说太简单。简单就是它的用处。接下来的五十多章，不过是把这一句话，放到不同的地方，看它撑不撑得住。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什么也没加

周磊没有顶嘴。他把盘子端回厨房，倒回锅里，开大火。

他什么也没往里加。没有再放盐，没有再放油，一根青椒、一片肉都没添。他只是让锅一直热着，大火颠了两分钟。

锅边咝地一响，一股热气带着焦香冲上来，老厨师管这个叫锅气。肉丝收紧了，青椒的汁和油合到了一块。

他再端上桌。桂芳尝了一口，没说话，又夹了一筷子。

过了一会儿，她才开口，像是自言自语：「我们学校食堂的老师傅常说，火候不是你给菜的，是菜自己要走的一段路。你只是在旁边陪着，别让它走一半就断了。」

周磊笑了：「那我今天算是没陪够。」

「也不算。」桂芳说，「你陪了，是收尾的时候，手软了一下。」

朵朵说：「爸爸，这回好吃。」

这个例子里，值得停一下的是：没有缺什么。盐、油、肉、青椒，一样不少。火原本就有，周磊补的，不是火这样东西，是让火把它已经开了头的事，做完。

要是「欠」就是「缺」，补上去的该是一样东西。可这里补上的，是一件事的收尾。

再说得准一点：之前的两分钟前，盘子里的一切都在，可它们彼此还没有「合上」。两分钟后，一样没多，一样没少，却合上了。

这就是第三步到了。

◆ 九、放回日子里

吃完饭，朵朵趴在桌上写作业。写着写着她抬起头：「爸爸，我这个字欠一点。」

周磊凑过去看。是一个「里」字，最后一横写得太短，没有挨到边。

「欠什么？」

「欠一横。」她用铅笔点了点，「写到这儿，手就收回来了。」

她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她说的，和奶奶那句「欠点火候」是同一个意思：笔已经落下，字已经成形，只差最后一下。

周桂芳在一旁收碗，听见了，没出声，只是笑了笑。四十年的账本，她从没在上面写过一笔「欠一横」。可她知道，这个字，和她记账用的那个字，是同一个。

明天能试的事很小：下次你听见自己或别人说「欠」，先别急着问「欠谁的」。先问一句：这件事已经走到哪儿了？还差哪一下？

多半，你会发现自己看到的，是一件走到半路的事。

带 走 的 话

欠不一定有债主；先问这件事已经走到哪儿，再问还差哪一下。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没到。锅里的热和肉丝已经起过矛盾，生的变成了半熟的，可熟透、香起来、味道合到一块那一下，一直没来；周磊颠了两分钟，才到。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接下去了。没有谁给这道口定个数，盘子端回锅里，事情接着做完。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说「欠」字，是在什么事上？那件事，已经走到了哪一步？
2. 有没有哪一回，别人说你「欠点什么」，你怎么也问不出欠在哪里？回头想想，你是缺了一样东西，还是有件事没做完？

◆

02

第2章

缺、借、负、亏、欠：五个字站成一排

◆ 一、周日晚上的一问

周日晚上，周磊在母亲家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起：「妈，我借了老崔两万块。」

老崔是他十几年的朋友，开一家小修车铺，这个月房租和货款撞到了一起，周转不开。

桂芳正在擦桌子，手停了一下。

「借的，还是给的？」

「借的。他说下个月就还。」

「那就是他欠你。」桂芳继续擦，「下个月不还，也还是欠。要是你心里打算不要了，那就不叫欠，叫亏。」

周磊笑起来：「妈，你这是把账本搬到嘴上来了。」

「我不是搬账本。」桂芳说，「这几个字，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你有没有想过，这几个字到底差在哪里？缺、借、负、亏、欠，平时顺嘴就换着用：缺钱，借钱，负债，亏钱，欠钱。可桂芳说得对，它们不是一回事。这一章，就让这五个字站成一排，一个一个看过去。

◆ 二、缺：一张没有被碰到的空白

先说缺。

周磊的工具箱里，没有一把梅花螺丝刀。这件事他自己并不知道，工具箱里原本也没有谁在等它。五年了，他从没想起过这件事。

这就是缺：一样东西不在，而且不在的这件事，到现在还没和任何事碰上。

缺是一张没有被碰到的空白。它不拉你，因为你还没有往那里走。

直到这个星期六晚上。周磊要给朵朵装一个新书架，说明书上写着：用梅花螺丝刀。他把工具箱翻了个底朝天，十字的有，一字的有，偏偏没有梅花的。

这一刻，缺才第一次「出场」。他要装书架的这条路，撞上了工具箱这片土，撞出了一个矛盾：路要往前走，手里却没有家伙。

你看，缺并不自带拉力。拉他的，是那个书架：他要装它，所以才发现缺。书架要是不装，这个空白可以再空五年，一点事没有。

缺，连第一步都还没发生，所以不拉人。等它被碰到，它才开始变成别的东西。

这是本书反复要用的第一个区别：缺，是空白；欠，是已经动了起来的事。

◆ 三、借：口子刚开的那一下

矛盾起来了，周磊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敲邻居小冯的门。

小冯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做设计的，家里什么螺丝刀都有。小冯一听，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梅花的，往他手里一塞：「拿去用，不急。」

这就是借。

借，是口子刚开的那一下。东西从小冯的抽屉到了周磊的手里，两个人之间，起了一个很小的口子：小冯的东西不在小冯那里了。

注意，这个时候还没有欠。借了不等于欠。

那个星期六的晚上，周磊把书架装好了。星期天上午，他下楼敲门，把螺丝刀递回去，还带了一小袋橘子。小冯笑着推了一下，收了。一来一回，不到一天。

这件事里，借是有的，欠却没有来得及长大。口子刚张开，就被合上了。

倒过来想一想：要是周磊把螺丝刀拿回家，往抽屉里一扔，三个礼拜没还，会怎么样？

那就不一样了。第一次在电梯里碰到小冯，他会觉得有点不自在。那个时候，借就慢慢长成了欠。这是第四编要细讲的事，眼下先记住：借是起头，欠是起了头以后，悬着。

借是一个动作，在某个时刻就发生完了。欠是一种状态，借完以后才长出来，可以挂很久。

◆ 四、负：被冻成数字的欠

再说负。

周磊的手机里有个银行的软件。信用卡那一栏，每个月都显示着一个数字：-1,800。后面有一行小字：本期应还。

这个「负」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它的意思是：背着。负重，负债，负担，辜负，背负，都是一个人背着什么的样子。可到了账本上，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减号。

那个减号，把一个活的东西，压成了一个数。

你看那个 -1,800，它很准，也很干净。它没有告诉你：这笔钱是周磊替朵朵买了一台学习机，还是请母亲吃了一顿饭。它没有告诉你，这钱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花给了谁。它只告诉你，要还多少。

负，就是欠被冻成了数字。

冻成数字以后，这个口子还是张着的，它没有合上。可它不再有两端了：数字不认识债主，数字也不认识你；数字只认你手里还差多少。

桂芳的账本上，也有这样的字。有一行写着「老崔，借 2,000，-2,000」。周桂芳当年在学校记账，每个月月底都要把这些负数加起来，对一对，打平。在她的手里，这些负数是干净的：加完了，对上了，这一页就翻过去了。

可她心里知道，有些事，账上的那个负数，根本说不尽。

这一点，要留到第五编再说，那时候我们会看到，欠怎样被一个数字锁死。眼下只要记得：负是欠的一个样子，不是欠的全部。

◆ 五、亏：已经结了的损失

接着说亏。

老崔的修车铺，去年一年算下来，亏了五万。这是他自己在年底算出来的数。

亏，和欠很像，常常放在一起说：亏欠。可它们是两件事。

亏，是一个已经落了地的损失。生意做了，货进了，人用了，一年下来，盘一盘，少了五万。这件事走完了：矛盾有过，改变有过，年底那一算，回写也到了，只是回写下来的，是一个损字。

三步都到齐了，只是最后落在了负的一边。

所以亏不拉人。没有人会在半夜想起老崔那五万亏损，然后爬起来去补它。那五万已经成了过去的一页，补不补，是以后另外的事，是另外一个新的口子。

你说「我这次投资亏了」，对面的人会说：「唉，算了，下次吧。」他说的是：这一页翻过去了。

你说「我亏欠你太多」，对面的人听见的却是另一个意思：你还有什么没做完。

「亏欠」两个字连着，就把这个差别藏在里面：亏，是已经落地的那一部分；欠，是还悬着的那一部分。

◆ 六、欠：唯一自带拉力的

现在，五个字都站出来了，把它们排在一起，看一看各自走到了哪一步。

字	走到了哪一步	拉不拉人	一句话
缺	连第一步都没有	不拉	一张没有被碰到的空白
借	口子刚开	轻轻地拉	起头的那一下
负	前两步到了，第三步被压成一个数	拉得死板	被冻住的欠
亏	三步都走完，落成了损失	不拉	已经落地的账
欠	前两步到了，第三步没到	拉	一张还没合上的口

表里最后一行最值得多看一眼。

缺不拉人，因为它还没有开始。亏不拉人，因为它已经结束了。借拉得很轻，因为口子才刚开。负拉得很死，因为它被压成了数，只剩一个方向：还。

只有欠，是半路上的事：前面走了，后面还没到。又不像负那样被压成了数，又不像亏那样落了地。它是一件正在被悬着的事，所以它拉得最活，拉得也最久。

这个「拉」，就是本书要抓住的东西。一个字能不能叫欠，本书只问一件事：它拉不拉你？

你不妨现在就试一试。想一件让你「心里挂着」的事，把它说成缺，说成亏，说成欠，哪一个字听上去对？

◆ 七、拉力怎么试

「拉」听起来有点玄，其实可以试。周桂芳试了一辈子，只是没起过名字。

第一试，夜里。一件事，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会不会自己冒出来？欠一定会：「那顿饭还没请」「那句话还没说」，它像水底的一个泡，隔一阵就浮上来。缺和亏，多半不会。

第二试，见面。碰见那个人，或者路过那个地方，心里是不是轻轻地一紧？这一紧，不是怕，是有一句话在喉咙口，差点要出来。

第三试，手。有没有一只手，在不知不觉里，已经想伸出去，做点什么？在楼下碰见李婶，桂芳的手会先伸进口袋，摸一摸有没有带什么东西。那不是计算，那是口子在拉。

三试里有一试响了，多半是欠。一试也不响，多半是缺，或者是亏，或者是一个早已打了勾的负。

周磊后来把这三试用在老崔身上。夜里，会想起；碰到，要笑；手机上他已经翻出了老崔的号码，又放下。他对母亲说：「看来真是欠。」

桂芳说：「欠是双向的。你想他的时候，他想你没有？」

这句话后面几章还会回来。眼下只要看见：拉，是两头的事。

◆ 八、五个字，一个顺序

再看一遍那把梅花螺丝刀。

它先是缺：工具箱里没有，没人知道。星期六晚上，要装书架，撞上了，缺才被碰到。周磊去借，借来了，口子张开。书架装好了，事情变了样。第二天还回去，口子合上，一轮收了尾。

如果他三个礼拜没还，这个借就长成了欠。

如果有一天，小冯搬家，说「那把螺丝刀你留着吧」，欠就被收了，这把螺丝刀成了周磊的：这又是另一个说法。

如果有一天，小冯在账本里写下「周磊借我螺丝刀一把，-1」，那它就变成了负。

如果螺丝刀在搬书架的时候被周磊弄断了，再也没法用，两个人一笑，说「算了」，那就是亏。

一把螺丝刀，一路走来，可以站成五个字里的任何一个。哪一个字，看它走到了哪一步，也看有没有人把它压成数。

这样看，五个字不是五种东西，是同一件事走到了不同的地方。

◆ 九、还清了，欠就真的没了吗

周桂芳那句话里藏着一个问题：账归了零，欠就真的没了吗？

有一种没了，是真没了。周磊把螺丝刀还给小冯，一个橘子袋放在门口，两个人点点头，各回各家。这件事干干净净：口子合上了，什么也没留下。

可你也见过另一种。两家人借了钱，还清了，从此见面客客气气，话越来越少，再也不一起吃饭。账上是零，人却是远的。

账归零，和口子合上，是两件事。账上的零，只能说「该给的数目给齐了」。口子合没合，要看第三步有没有真的到：那件事有没有回过头，改了路和土。

这个问题，本书会在第 3 章先打个底，到第三编才展开。眼下只先记一句：还清，不等于合上。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周日晚上。

周磊想了想，对母亲说：「老崔那两万，我算借出去的，不算亏。」

「那就不要往亏里想。」桂芳说，「亏是已经落地的东西。他还没还，你不能提前替他落地。」

「那是欠吗？」

「是。你把它当成欠，就会想到：他下个月来，你们坐下来喝一杯，这件事就接着往下走。你要是把它当成亏，这条路就断了。」

周磊点点头。这是他这些年，第一次觉得，母亲那本红皮账本，有一页是写给他看的。

明天能试的事很小：想一件你嘴里常说的「欠」，换成缺、借、负、亏试一试，看哪个字最别扭。别扭的那个，就是它不是的东西。

带走的话

缺是还没碰到的空白，亏是已经落地的账；只有欠，是走到半路、还拉着人的事。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分字来看：缺没有第一步，亏三步已齐，借才起头，负被压成了数，只有欠是前两步到了、第三步没到。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周磊那两万还在借的路上，没有封，也没有亏掉；母亲劝他别提前把它说成亏，就是劝他别提前把口子封死。

想一想

1. 你手里有没有一件事，嘴上说「亏了」，心里其实还在等它回来？
2. 有没有一个「负」，是你被一个数字压住了，却忘了数字背后是哪个人、哪件事？

◆

03

第3章

张口与合口

◆ 一、一个憋回去的呵欠

周一上午，周磊在公司开项目周会。

会开了一个多钟头，老板正在讲下个季度的安排。周磊昨晚没睡好，坐在长桌的最里面，眼皮往下沉。忽然，那股劲从喉咙深处涌上来，下巴开始往下坠，他知道，一个大呵欠要来了。

可老板就在三米外，正盯着投影说话。

他把嘴抿紧，牙关一咬，硬生生把它咽了回去。

一阵憋闷从胸口升上来。眼眶发酸，下巴两侧像塞了一团棉花，鼻子里直哼哼。那个呵欠没有走掉，它还在身体里转着，一圈一圈，等着出口。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个憋了一半的呵欠，比一个痛痛快快打完的难受得多。

会议结束，周磊走到楼梯间，靠着墙，嘴巴一张，呵欠整个放了出来，眼泪都挤出了一点。

那一瞬间，胸口松了。

这个小小的经历，本书要借来用很久。它里面藏着欠的全部构造。

◆ 二、字形再看一遍

第 1 章里，我们看过《说文解字》对「欠」的解释。他说，大意是：欠，是张口出气，像气从人身上出来的样子。

现在，请你再看一眼这个字。

一个人，上面一张口，口里往外出着气。就这三样：人、口、气。

《说文》里还收着一大家子带「欠」的字，歌、欲、欣、歡，还有叹。这些字，乍一看彼此不挨着：唱歌，想要，高兴，叹息。可你把它们摆在一起，会发现它们都和「张着口、出着气」有关。唱歌，是口里出着一串气；叹息，是一口长气；高兴，也是气松开了。

这家人里，唯独「欠」本身，是最简单的：不唱，不叹，只是一个张着口的人。

字形这样，说明古人看见的那件事，很具体，是身体里的一个动作：口张开，气出来。

可那是一个动作的前一半。

◆ 三、一件事要走三步

动作有前一半，也有后一半。要看懂这后一半，先得把一件事怎么走完，说清楚。

本书借用的是一套叫 123 原理的说法。用大白话说，一件事要走完一轮，是三步。在讲三步之前，先交代三样东西，本书只用大白话叫它们：

形状，是一件事长出来、能被认出来的样子。路，是一串有先后的做法，哪一步在前、哪一步在后，不能乱。土，是脚下那片缠在一起的地，路能不能走通，形状能不能长，都要看土。

用一个八岁孩子的早晨来看。

周日早晨，朵朵要出门，鞋带散了。她蹲在门口，自己系。

第一步，矛盾。她的手有她的做法：绕一圈，拉紧，再绕一圈。可鞋带是滑的，是软的，鞋帮也不听话，系了几次，结总是松开。路碰上了土，两样东西顶在一起了。

第二步，改变。她换了一个办法，绕之前先把两根带子交叉，捏住交叉的地方再绕。这一次，结打成了，一个小小的蝴蝶结，趴在鞋面上。形状变了：散着的，变成了系着的。

第三步，回写。结系好以后，鞋带被拉紧，压出了一道折痕，下次一系，它就更听话了；而朵朵的手，也记住了这一回：先交叉，捏住，再绕。她的路改了，鞋带这片土也改了。

一轮，到这里才合拢。

三步走完，不是结打成了就算完。是结打成了，又回头把手和鞋带都改了一点点，这一件事才算在她的日子里立住。

◆ 四、最容易漏掉的是第三步

三步里面，前两步都很响，第三步最安静。

第一步，矛盾是疼的。鞋带系不好，孩子要急，要踢鞋，要哭。大人看得见。

第二步，改变是看得见的。结打成了，鞋带系上了。大人一低头就知道：成了。

第三步，回写，却是无声的，也是晚到的。它发生在结系好以后，发生在孩子站起来、跑出去的那一刻，没有谁会特意注意。它不响，不亮，也不会有人给它鼓掌。

所以它最容易被漏掉。

周桂芳在学校里干了一辈子，对这个有切身的体会。朵朵做错了一道题，被老师改成了对的。改成对的，是第二步。可是，如果孩子把答案抄上去，就合上本子去玩了，没人问她「你为什么做错」，没有把错因记在旁边，下次碰到类似的题，她还是会错。

做对一次，是改变。把「怎么错的，怎么对的」写回自己的做法里，才是回写。

桂芳说：「订正订了，不是订对了，是订到心里去了。」

她不知道自己讲的是第三步，可那句话，说的就是这个。

一件事前两步走得越漂亮，越容易让人以为：完了。偏偏这个时候，第三步还没到。

◆ 五、老话里的第三步

第三步这件事，老话其实一直在说，只是没给它起名字。

孔子说，大意是：把旧的温习一遍，能从中得到新的（《论语·为政》）。

这句话平时读成劝学：要常复习。可你换个角度看，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动作值得停一下：温故，是回头；知新，是回头以后，多出来一点原来没有的。

回头，是第三步的样子；多出来的那一点新，是第三步里最宝贵的东西。同样是把做过的事回头看一遍，有的人看完，什么也没变，只是把原来的又抄了一遍；有的人看完，手里多了一点原来没有的。后一种，本书后面叫它带差回写。这样读《论语》这一句，是本书自己的读法，〔待验〕，读者不必先信。

民间的说法也一样。老木匠教徒弟，常说一句：「活儿做完了，别急着收工，回头再看一遍。」看什么？看哪里走了样，哪里用力过了头。看完了，下回手上就多一分准。

做完活的那一刻，是第二步到了。收工以前的那一眼，就是第三步。

有的人干了一辈子活，手艺不长。有的人干三年，已经不一样。差别常常不在干了多少，在于做完以后，有没有那一眼。

桂芳在学校做会计，每个月月底对完账，要把这个月最容易出错的三个地方写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四十年没断过。她自己说，这是个「笨办法」。可这个笨办法，是一回又一回的回写。

◆ 六、口张开，口合上

现在，把鞋带和呵欠放在一起看。

呵欠，是一件有三步的小事。

下巴往下坠，气往上冲，是第一步：身体里有一股劲，顶着这个人。口张开，气出来，是第二步：改变到了，身体的样子变了。吸进新的气，口慢慢合上，肩膀松下来，是第三步：这一轮收了尾。

口张开，等于改变已经发生；口合上，等于回写已经发生。

这是本书全部的用法：

> **口张开了，说明改变到了。口合上，才说明回写到了。欠，是张开了、还没合上的那张口。**

至于人为什么要打呵欠，科学上到今天还有争论。本书不管这个，本书只借它的样子。借的是：一件事，有张开的一刻，也有合上的一刻，中间可以隔得很久，也可以一直张着。

◆ 七、半个呵欠

回到周一上午的会议室。

周磊憋回去的那个呵欠，缺什么吗？

什么也不缺。劲在，气在，口也张到了一半，所有该有的都有。它缺的，是最后一段：口合上、气换完、一轮收尾的那一段。

所以它不是空，是满的；所以它难受，是拉着的。

这就是欠，和本书第 1 章讲过的、第 2 章排过的，是一回事。一个憋回去的呵欠，比一个没有发生的呵欠难受多了。没有发生的，是缺；发生了一半的，才是欠。

再想想看，那锅欠火候的菜，也是这样。锅里的火、油、肉，全都在，劲也有了，口也张开了，只是最后合上的那一下没来。

那个没来的东西，不是一样东西，是一个动作，是第三步。

◆ 八、「还」是什么

既然欠是第三步没到，那么「还」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还，就是把第三步补上。

可补上的法子，有两种，这是后面第三编要细讲的，眼下先露个头。

一种是原样回写。周磊借了小冯的螺丝刀，用完，原样还回去。螺丝刀回到了抽屉里，一切复位，什么也没改变。这一轮，干净地收了尾。

另一种是带差回写。周磊还螺丝刀的时候，还带了一袋橘子，小冯笑着收了，又说：「下次你家要打孔，电钻我借你。」这一下，旧的口子合上了，新的口子又张开了：小冯欠周磊一次「借他电钻」的机会，两个人之间，又有了下一轮的由头。

第一种，是把形状复位，不种新的矛盾，一轮收尾，两清。第二种，是在回写的时候，种下一点新的不同，一轮接着一轮。

你以后会看到，后一种，才是人和人走得近的路。可这是后话。

眼下只需要看明白一件事：还，不是把欠这个东西消灭掉，还是把那没走的一步走完。

◆ 九、口不是长在谁脸上的

读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这么说，欠就是一个人身上的事？一个人张着口，等着合上？

不是的。这一点要提早说，因为后面几章都靠它。

呵欠是长在一个人脸上的，但本书说的「口」不是。本书说的口，是一个循环里那个没合上的地方。这个循环可以经过一个人，也可以经过两个人，甚至经过一锅菜，一页账，一个家。

那锅欠火候的菜，口长在哪里？不在周磊脸上，也不在桂芳脸上，更不在盘子上。它在「火」和「肉」之间，在那件事走到了一半的地方。

周磊和小冯之间的螺丝刀也是。口不在周磊那边，也不在小冯那边，它在两个人之间，在「借了」和「还了」之间。

这是为什么说，欠不是一个人的事。它是一个循环缺了一步，而循环的两端，都被它悬着。

这句话，到第 5 章会成为本书和四位近邻分叉的地方。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楼梯间。周磊靠着墙，一个迟来的大呵欠打完，鼻子酸酸的，他自己都笑了。

他想起母亲在饭桌上那句「欠点火候」，想起朵朵那句「没做完」，想起自己手机里老崔的号码。这些事，原来是一回事。

晚上，他把这个意思讲给桂芳听。桂芳听完，想了想：「你是说，凡是欠着的，都是做了一半的。」

「对。前面两步做了，后面那一步没做。」

「那我这本账，」桂芳说，「就是一本做了一半的事。」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叹气，倒有点像在打量自己。

明天能试的事很小：挑一件你手头的事，问它三个问题。一，矛盾起过没有？二，改变发生了没有？三，改变有没有回头改过你的路和你脚下的土？前两个答「有」，第三个答「没有」，你就找到了一个欠。

带走的话

口张开，是改变到了；口合上，是回写到了；欠，是张开了、还没合上的那张口。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没到。呵欠的劲在、口也张了，最后口合上、气换完的那一段被憋住了；鞋带上的结打成了，可那个结有没有回头改了手的做法，要看朵朵有没有把它记住。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周磊在楼梯间把它打完，是接下去了。要是一辈子都憋着，那就是被封住了。

想一想

1. 最近你有没有什么事，做对了，做成了，却没有回头改一改你的做法？
2. 在你看来，一个人把一件欠着的事「还」了，是把它复位了，还是顺手种下了一点新的东西？

◆

04

第4章

三大欠：形状欠、路欠、土欠

◆ 一、一张电费单的背面

周三晚上，朵朵睡了，周磊坐在饭桌边，面前摊着一张电费单。

他把单子翻过来，在背面画了三个圈，每个圈上都有一个缺口。

桂芳端着茶杯走过来，探头看：「画的什么？」

「我最近挂着的三件事。」周磊拿笔点了点，「一件是李婶，一件是工地那个交接，还有一件，是我自己。」

「三件事，三个缺口？」

「对。可我发现，这三个缺口，不是一个样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心里有好几件事挂着，混在一起，说不清楚，只觉得沉。把它们分开看，常常能松快一点。分的办法不难：先问每一件，是哪一样东西变了，哪一样东西没跟着变。

这一章，就是来分的。上一章讲了三步，这一章讲，三步可以在三个地方走。

◆ 二、三个循环

一件事长出来，靠三样东西：形状，路，土。

这三样不是各过各的，是互相缠着的。形状怎么来？由路和土一起推出来。路怎么走？由形状和土一起拐出来。土怎么变？由形状和路一起改出来。

每一样东西，都被另外两样合力推着。

这样一来，就有了三个循环。第一个以形状为主角，第二个以路为主角，第三个以土为主角。每个循环里，都有同样的三步：矛盾，改变，回写。

三个循环，各自都可能走到第二步，就停在那里。所以欠，有三种。

本书的大白话，管它们叫形状欠、路欠、土欠。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括号里写上一个字母：形状欠（S 欠）、路欠（D 欠）、土欠（E 欠）。以后就不再括了。

三种欠有什么不同？不同在两个问题的答案：变了的是什么，没跟着变的是什么。

◆ 三、形状欠：他成了「帮过我的人」

先看周磊画的第一个圈：李婶。

去年秋天，周磊被公司派到外地的工地，一去三个月。桂芳一个人接送朵朵上下学，有点吃力。隔壁的李婶是退休的医院药房职员，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只是从那以后，每天上学顺路把朵朵带上了，放学再顺路带回来。

三个月，风雨无阻。

周磊回来以后，李婶摆摆手：「小事，不值一提。」

可事情已经不一样了。

李婶从「隔壁的李婶」，变成了「帮过我们的李婶」。这是一个形状的变化：她在周家人眼里的样子，换了。楼道里碰见，桂芳的心里，不再是原来那一个客气的邻居。

这就是第二步到了：改变，发生在形状上。

可第三步没到。桂芳每天走过李婶家门口的那条「路」，没变：还是点个头，说声早。两家之间的「土」，也没变：往来，还是隔着一道门的客气。

形状变了，路和土没跟着变。这就是形状欠。

它的日常样子，是欠人情，欠一句谢，欠一句道歉。你说「我欠他一个人情」，意思是：他在我这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可我对他的做法，还是原来那一套。

那天晚上，桂芳在李婶家门口站了一会儿，手里提着一袋橘子，没敲门，又提回来了。

她没有说错话，也没有做错事。她只是卡在了一个地方：形状已经变了，她还不知道怎样把这个变，写回两家人的往来里。

◆ 四、路欠：走了，没有沉下去

再看第二个圈：工地交接。

周磊在外地那三个月，带的是一个不好做的工地：老楼改造，水电的线路和墙体的拆除，常常打架。按常规，要先拆墙，再走线。可那个楼的墙里面有承重的暗梁，拆一点，修一点，线就得跟着挪。

三个月里，他和工长老邝慢慢摸出了一个办法。每天下班前，两个人在墙上用粉笔，把第二天要动的地方画出来。水电、泥工、木工的人一起看一遍，再定先后。

这是一个新办法。路，改了。

工地顺利交接了，业主满意。可没有人坐下来，把这个办法写一写：它叫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好用，什么时候会失灵。老邝回了老家，团队散了，下一个项目开工，新来的同事还是按老办法先拆墙。

那个新办法，一半在周磊的手上，一半飘在空中。

路走了，也改了。可形状没长成：没有一个能被认出来、能被传下去的样子。土也没沉下去：这个办法没有变成团队的习惯，没有让下一个工地的人少走一步弯路。

这就是路欠。

它的日常样子，是欠火候，欠功夫，欠一次复盘。第 1 章那盘青椒肉丝，也是这一种：锅里的路走了，菜的形状没长成。

路欠有个特点：它不像形状欠那样容易被察觉。李婶的事，桂芳在门口站着，一眼就看出来了；工地的事，周磊自己很久都没觉得是个「欠」，他只觉得：干完了，过去了。

直到下一个项目开工，同样的坑又踩了一遍，他才忽然明白：那个办法，当时是走了，但没落下来。

◆ 五、土欠：借进了别人的土

最后一个圈：周磊自己。

先说钱的事。周磊的房子，是贷款买的，前后二十多年的计划，他提前还清了。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土欠。贷款的意思是：我借进了银行的一片「土」，先住上房子，再用往后多年的收入，慢慢把它补回去。房子立起来了（形状），买房子这一路走通了（路），可那片被借进来的土，回写没到。于是每个月都有一笔钱，从他的日子里往外走。

他提前还清，就是把这个口子提前合上了。

再说另一件。从外地回来，他连着熬了几个晚上做交接的资料，白天又照常上班。第四天，他觉得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

这也是土欠：身体这片土被借走了一块，借的时候，工作做成了，路走通了，可身体里那一块，还没有补回来。

关于身体的事，本书只谈理解，不给任何诊疗的建议。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土欠的日常样子，是欠钱，欠觉，运动以后的喘，还有半导体里的那个空位。后几样，第二编会专门讲，这里只要看见它们的共同点：土变了，借进了别人的东西，或者透支了自己的东西；形状和路，都来过了，可没有谁回来结算。

它和前面两种欠相比，有一点不同：形状欠和路欠，大多是人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土欠常常是慢慢积起来的，到了某一天才忽然显出来。

◆ 六、一张表

把三种欠并排放在一起：

欠	已经变了的	没回写到的	日常样子
形状欠	形状变了：他成了「帮过我的人」	我的路、我们之间的土，没跟着改	欠人情；欠一句谢、一句道歉
路欠	路走了、改了	形状没长成，土没沉下去	欠火候；欠功夫；欠一次复盘
土欠	土变了：借进了别人的土，或透支了自己的	形状和路没来结算	欠钱；欠觉；氧债；空穴

表里有一个小的规律：每一种欠，第二步都落在自己的那一格上；第三步都要回到另外两格上去。

形状欠要回的，是路和土。路欠要回的，是形状和土。土欠要回的，是形状和路。

这样看，三种欠不是三个东西，是同一个三步，在三个循环里各走了一遍。

◆ 七、怎么分

分的办法，本书只给两个问题。

第一问：什么变了？第二问：什么没跟着变？

用它们来试试朵朵的那场吵架。

朵朵和同桌吵了一架。两个孩子之间，有了一个变化：她们不再是「普通的同桌」，成了「吵过架的同桌」。这是形状变了。可两个人对待对方的做法（路）没变，还是不说话；她们之间的往来方式（土）也没变，还是隔着一条线。

所以老师说的「都欠对方一句话」，是形状欠。它要回的，是路和土。

再试一个。周桂芳教朵朵用算盘，教了三天，朵朵已经会拨了，可速度总是慢。桂芳说：「欠点功夫。」这是路欠：路在走，还没沉成习惯。

再试一个。朵朵连着几天写作业到很晚，早上起不来。这是土欠的味道：身体这片土在被借。

三种欠，在日子里常常长得很像，都是「心里挂着」。可你只要问那两个问题，就能分出来。

◆ 八、三道口子互相拉

三种欠，很少是单独来的。

回到周磊那个周三晚上。他画了三个圈，画完以后发现一件事：这三个圈是连着的。

先看土欠：身体被借空了，他没力气。没力气，就懒得做工地的复盘，路欠就这样被压了下来。没力气，也懒得去敲李婶的门，只想回家躺着，形状欠也被压了下来。

再看过来：工地的办法没写下来，下一个项目他还得从头摸一遍，又要熬夜，土欠又加了一笔。李婶的事没了结，桂芳每次碰见她都不自在，家里的空气也慢了半拍，周磊回到家，心里更累。

三道口子，互相拉着，也互相压着。

这是为什么，有些人的日子，会越过越乱。不是他不努力，是三道口子同时张着，彼此都在消耗对方合上的那一点力气。

反过来也一样。三道口子，只要合上一道，另外两道常常会松动一点。周磊后来先睡了一个整觉，第二天，他居然有了写那份「粉笔法」小册子的心情。

◆ 九、为什么要分三种

分三种，不是为了好看，是因为：三种欠，补法不一样。

形状欠的第三步，是把变了的形状，认下来，说出来，写到往来里去。一句谢，一句对不起，一顿饭，都是它的补法。

路欠的第三步，是把走过的路，再走一遍，改一改，落下来。复盘，订正，练习，写下来，都是它的补法。

土欠的第三步，是让被借走的那片土，慢慢长回来，或者把借来的结算清楚。还贷款，补觉，歇一歇，都是它的补法。

补错了地方，欠还是欠。

最常见的错，是拿一种欠的补法，去补另一种欠。周磊熬了几个晚上，桂芳炖了一锅汤，他连说了三声「谢谢妈」。他说得很诚恳，那是在补形状欠。可他身体里的那片土，没有因为一句谢而长回来一点。

还有一个常见的错，是拿钱补一切。给了李婶一个红包，以为形状欠还掉了。可李婶要的不是钱，也许只是被看见；红包送过去，她收了，笑一笑，两家的客气，却比以前更厚了一层。

要补对地方，就得先分清是哪一种欠。

◆ 十、放回日子里

周三晚上，周磊把三个圈给母亲看。桂芳拿过那张电费单，对着灯看了一会儿。

「李婶这个，」她说，「我明天去。」

「带橘子？」

「不带。」她说，「我去问她，朵朵说想学剪纸，她能不能教。」

周磊想了想：「这是……还她？」

「不是还。」桂芳把单子折好，「是接着。」

她说的「接着」两个字，是本书后面要讲很久的事，第三编和第六编里都会回来。眼下只要看见：形状欠不是只能用一份回礼合上。它也可以被一个新的由头接下去。

明天能试的事：挑一件你心里挂着的事，问那两个问题。什么变了？什么没跟着变？分出是形状欠、路欠，还是土欠，再去想它的第三步该落在哪里。

带走的话

心里挂着的事，先别急着还，先问：变了的是什么，没跟着变的是什么。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三处都没到。李婶那里，形状变了，路和土没跟着变；工地那里，路走了，形状没长成；周磊自己那里，身体的土被借走了，没有回头结算。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李婶那一道，桂芳决定不用橘子封，要用一个新的由头接下去；另外两道，还张着，也没有封。

想一想

1. 你心里挂着的三件事，各是哪一种欠？
2. 你有没有拿一种欠的补法，去补过另一种欠？

◆

05

第5章

四位近邻：张口、渴爱、缺失、没做完的事

◆ 一、饭桌上的一句难题

周日晚饭后，周磊把这几天琢磨的「三步」讲给母亲听：矛盾，改变，回写；欠，是前两步到了，第三步没到。

桂芳听完，慢悠悠地剥一个橘子。

「你这话，」她说，「读书人、老辈人，就没人说过？」

周磊一愣。

「欠是个多老的字。」桂芳把一瓣橘子放进嘴里，「要真这么简单，前人早就说完了。你得先问问，他们说到哪儿了，说对了什么。」

这是一句内行话。一个说法拿出来，先别急着夸它新，先去看离它最近的人，已经走到了哪里。

这一章就做这件事。离「欠是什么」最近的邻居，本书挑了四位：许慎，佛教的渴爱，拉康，蔡格尼克。他们各从一个方向，碰到了欠的一角。

本书的规矩是：先把他们说中的写足，写到你能讲给别人听；再指出本书从哪里分叉。分叉的地方，不是他们错了，是他们停下来的那一步，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二、许慎：他说中了什么

先说许慎。

他是东汉人，编了一部《说文解字》，把几千个汉字的来历一个一个讲过去。轮到「欠」字，他说，大意是：欠，是张口出气，像气从人身上出来的样子（《说文解字》「欠」字条）。

这是一句很准的话。准在哪里？

第一，他看见的是一个动作，不是一笔账。后世的人说起「欠」，先想到债；许慎说的是人身上的一件事：口张着，气出着。

第二，他用字形说话。他不去下定义，只指着字的样子：一个人，一张口，一口气。这和本书一直在做的事是同一路：先看见，再解释。

第三，他把「欠」放进了一个大家族里。《说文》里的欠部，有歌，有欲，有欣，有歡，有叹。唱歌是口里出气，叹息也是口里出气，高兴时气是松开的，想要什么时气是提着的。一个「张口出气」的样子，竟能长出这么多不同的事。

周桂芳听了，点点头：「你说，我们家老人叹气的时候，嘴也是这么张着的。」

对。这个字，一开始就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不是从账本里来的。许慎给了后人一个最老、最朴素的画面：欠，是一张开着的口。

本书开篇说「一张张开的口」，其实就是把许慎这句话，认认真真地拿过来用。

◆ 三、许慎之后：接着要走的一步

可是，一个字形，是一个定格。

你把一个呵欠拍成照片，不管按在哪一刻，拍下来的都是张着的口。照片里没有合上的那一半。

许慎也是这样。他画下了「张」，字里没有「合」。

这不是他的错。一个字，一个静止的形状，本来就装不下一个会合上的过程。可这就留下了一个缺口：口张开以后，怎样算完？

本书多出来的第一层，就在这里：张只是一半，还有一半是合。张开说明改变到了，合上才说明回写到了。欠，是张开了、还没合上的那一下。

多出来的第二层，在口长在哪里。

许慎画的口，长在一个人脸上。可是那盘欠火候的青椒肉丝，没有脸。周磊和小冯之间那把螺丝刀，口也不在谁的脸上。本书的口，是一个循环里没有合上的地方，它可以经过一个人、两个人，甚至一锅菜。

所以本书不说许慎错了。本书说：他看见了张口，这是对的；他停在口张开的那一刻，这是自然的；接着要走的，是把口放回一个循环里，看它怎样合上，又长在谁和谁之间。

◆ 四、渴爱：它看见了那股拉力

第二位邻居，来自印度。

佛教讲苦，讲苦的来由。四圣谛里的第二谛，叫「集」，是说苦是怎样一层一层聚起来的。聚的根子，用巴利语说，叫 taṇhā，汉语译成渴爱，字面就是「渴」。十二因缘里，也有一支叫「爱」，说的是同一回事。

渴爱，是对没有得到的东西的焦渴。喝了一口，还想一口；得到一样，又盯上另一样。

佛经里把这股渴，分成三种：想要感官上的东西，叫欲爱；想要「有」、想要继续存在，叫有爱；想要「没有」、想要消失，叫无有爱。

渴爱说中了很要紧的一件事：苦的集起，正在「还差一点」。

周磊借给老崔两万块，这几天他夜里总想起，手机拿起来，又放下。他心里那个东西，说成「渴」，一点不过分：他在渴着一个结果，渴着那一笔钱回来，或者渴着一个交代。

欠火候、欠觉、欠一句道歉，都可以被说成渴爱落在了不同的对象上：菜渴着一把火，身体渴着一个觉，朵朵渴着同桌一句话。这个说法是通的。

更要紧的是，渴爱看见了一个事实：满足不是终点。喝一口，渴又起来。这和本书说的「还清了，口未必合」，有一种远远的呼应。

所以佛教那两千多年前的眼光，是看到了欠的拉力的。它给这股拉力起了名字，叫渴。

◆ 五、渴爱之后：分叉在三处

本书和渴爱，在三处分开。

第一处，渴爱指向「未得」。它的口气是：还没有，所以渴。可欠发生的位置，是「已经变了」之后。那盘菜，火已经走了大半，肉已经变了样；欠一句道歉，话已经说到了一半，架已经吵过了。这些事，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已经有了很多。本书把欠放在「得了大半」的地方，渴爱把渴放在「还没得」的地方，两个位置，差了一步。

第二处，渴爱长在一个人的心里。可欠不一定长在心里。修车铺欠房东的房租，修车铺不渴；一座厂子欠了工人三个月工资，厂子不渴；盘子里的菜欠火候，菜更不渴。你可以勉强说，是老板渴，是厂长渴，是吃菜的人渴。可那是把一个循环的缺口，硬塞进一个人的胸口里。

第三处，是出路。渴爱的出路是灭：看清楚渴，不被渴牵着走，让它止息。这是一条深而长的路，本书没有资格评论。本书只说一件事：有些口子，不该灭，该接下去。欠一句道歉，可以放下；欠一个孩子的陪伴，放不下。有的口子，合上以后，会长出下一个口子，日子靠它们才往前发生。如果一律归到「渴」，一律去灭，那条接下去的路，就一并被灭了。

所以，对渴爱，本书是这样一句话：他看见了拉力，把它放进了一个人的心里；接着要走的一步，是看见拉力也可以不在心里，在事情走到一半的地方。

◆ 六、拉康：缺口不会被填平

第三位邻居，是二十世纪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

他讲欲望，有个很有名的说法：欲望，不是对某样东西的需要。他说，大意是：欲望是主体结构里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缺口，满足一样，缺口又挪到别处（见《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的原则》，1958，收入《文集》，1966；他在那里把欲望说成「存在之缺」〔核：大意〕）。他用的词是 manque，汉语常译作「缺失」。

这话要用日子来看才明白。

朵朵想要一个新书包，求了两个礼拜。书包买来了，她高兴了三天。第四天，她看上了同桌的一个文具盒。桂芳在旁边看着，说了一句：「这孩子，要的哪是书包。」

拉康要说的，就是这一句。孩子要的，不是书包这件东西；书包拿到手，那个「要」没有被填上，它搬到了文具盒上。

这个见地，和本书的一处很近：还清一笔，口子未必合上。

你借出一笔钱，对方还了，账是零，可你心里的那一点不踏实，还在，它去了别处。拉康把这个现象，放进了一个人的结构里，看作人之为人的基本样子。这个眼光很深，也很准。

他还看见了另一件事：欲望是在「别人」那里起头的，我们要什么，常常是因为别人有、别人看重。朵朵要那个文具盒，是因为同桌拿着它。这就把欲望，从一个人的肚子里，拉到了人与人之间。

这一点，本书要向他学。

◆ 七、拉康之后：有没有一个后到的口

可是，本书和拉康，也在三处分开。

第一处，是先后。拉康的缺口，是结构里先有的：人一出生，就带着这个缺口，一辈子填不满。这样的缺口，更接近本书第 2 章说的缺：它在任何一步发生之前，就已经在了。

欠不是这样。欠是后到的。那盘菜一刻钟之前，没有这个口；那把螺丝刀借出去之前，也没有。是前两步走完了，口才出现。它有一个时刻，有一个位置，可以指着说：就是在这儿，从这儿开始。

第二处，是「永远」。拉康的缺口，是永远填不满的。这个「永远」，把口封死了：它不可能合。

本书不这样看。口可以合，只是合的方法不是「填」，是「回写」。更要紧的是，那个「挪到别处」的现象，本书有另一种读法。朵朵从书包挪到文具盒，不一定是失败的证据；它可能是一次带差的回写：旧的口合上了，种下了新的一点不同，新的口张开了。日子靠这样一个一个的新口子，往下发生。

第三处，是口长在哪里。拉康的缺口，长在主体里面。本书的口，长在循环里，有两端：欠的人这一端，被欠的人那一端，都被它悬着。

他停下的地方，是缺口的深处；接着要走的一步，是看这个口有没有一个来历，有没有一个合上的办法。

◆ 八、蔡格尼克：没了结的事挂在心里

第四位邻居，是一位做实验的人。

1927 年，心理学家蔡格尼克发现，被中途打断的任务，比做完的任务记得更牢。没了结的事，会一直在心里挂着。

这个发现很容易在日子里找到影子。你追一部剧，停在最要紧的那一集，整个晚上心里都在转：后来怎么样了？你给人回信，写到一半被叫走，回头最先想起来的，是那半封信，而不是前天写完发出去的那封。

周磊也有这样的时刻。他的邮箱里，写了一半的邮件有七八封，每一封都在脑子里占着一个小小的位置。做完的邮件，他早就忘了。

蔡格尼克说中了几件事。第一，她用实验，而不是用想法，证明了「没了结」会留下痕迹，这是难得的。第二，她看见了「挂」：没做完的事不会安静地待着，它在心里拉。这和本书说的拉力，是一回事。第三，她提示了一个方向：事情走到一半，比走完更抓人。

后来的人重复她的实验，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据研究文献〕。这不影响她的功劳：她第一次把「没了结」摆到了实验桌上。

欠火候的菜、憋回去的呵欠、写了一半的邮件，用她的话说，都是「没了结的事」。这个说法，贴得很紧。

◆ 九、蔡格尼克之后：做完了的事也会挂着

最近的邻居，分叉也最清楚。

蔡格尼克量的，是「被打断的任务」：事情做到一半，被人拦住。这是第二步还没走完。

而欠，大多是在第二步走完之后。

回想搬家的那一天，楼下的人帮着扛了一整天的柜子。柜子扛完了，事做完了，一件也没有被打断。可「改天请你吃饭」，还悬着。

做完了的事，也会挂着。

这是一个可以拿来检验的地方。蔡格尼克的发现推出：做完的事，容易忘。本书推出：有一类做完的事，不会忘，因为做完的是第二步，回写还悬着。柜子扛完，欠才刚刚开始。

另外，她量的是一个人记得多牢；本书看的，常是两个人。扛柜子的人，也在挂着那一顿饭，也许他不说，但他在等一个「怎么了结」。

蔡格尼克看见了一个人脑子里的没做完，接着要走的一步，是看见：没做完的，不只是任务，还有任务做完以后，那一步回头的路。

现在，把四位并排放。

邻居	说中了什么	一句话装下的欠	装不下的一处
许慎	欠是一张开着的口	张口	合上的那一半；没有脸的口
渴爱	苦的集起，在「还差一点」	渴	已变之后的欠；不渴的盘子；该接下去的口

邻居	说中了什么	一句话装下的欠	装不下的一处
拉康	缺口填不平，会挪走	缺失	后到的口；会合上的口；两端
蔡格尼克	没了结的事挂在心里	未完成的张力	做完了仍挂着的欠

四位有一个共同点，也是他们的共同边界：他们都在一个人身上找那张口。许慎看见一个人的口，佛教看见一个人的渴，拉康看见一个人的缺口，蔡格尼克看见一个人的记忆。

本书看见的，是一个循环缺了一步，两端都被它悬着。

◆ 十、放回日子里

桂芳剥完橘子，把橘子皮放到一边，想了想。

「这么说，」她说，「人家都看见了张开的口，你多看见一件：那口是怎么合上的，还有口是长在两头的。」

「对。」周磊说。

「那这四个人，我还是得谢谢他们。」桂芳笑了，「没有他们，你哪知道要往哪走。」

这是对的。本书一路写下去，每一编都会请出四位这样的邻居。每一回都先谢，后分。这不是客气，是写法：新的说法，只有站在前人走到的地方，才站得稳。

明天能试的事：下次听到别人讲一个道理，先问一句：他看见的是哪个人的口？这口长在一个人身上，还是长在两个人中间？

带走的话

四位都看见了那张口，各看见一个人身上的一角；多出来的一层，是口长在一个循环里，两端都被悬着。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四位都停在第二步：许慎停在张，渴爱停在渴，拉康停在缺口，蔡格尼克停在没了结；接着要走的，是第三步。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拉康的「永远」差一点把它封死，渴爱的「灭」是另一种合法的收口；本书选的是，把能接的口接下去。

想一想

1.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欠」，是你一个人说不清，要两个人都开口才能合上的？
2. 四位邻居里，哪一位最像你平时说「欠」时心里想的那一个？

◆

06

第6章

本编总账：欠火候，四家都接不住

◆ 一、又一个周五，两小盘菜

又是周五。晚饭吃完，碗收了，桂芳靠在沙发上，说自己撑得一口也吃不下。

周磊却在厨房里又点了火。

他炒了两小盘青椒肉丝，一模一样的料，一模一样的锅。第一盘，炒到该起锅的时候起锅。第二盘，他在最后那一下之前，早了四十秒关火，装了盘。

他把两个盘子并排端出来，没说哪盘是哪盘。

「妈，只尝一筷子，一盘一筷子。」

「我吃不下了。」

「就一筷子。」

桂芳叹了口气，夹了左边那盘，嚼了嚼，点点头：「这个行。」又夹右边那盘，嚼了嚼，把筷子放下：「这个，欠点火候。」

朵朵在一旁举手：「我也要尝。我不饿，我也不爱吃青椒。」她尝完，指着右边那盘：「这个没做完。」

周磊笑了。他要的，就是这个。

这一章是第一编的总账。账要算清，得把这一编看见了什么、收回了什么，并排摆出来；再拿这两盘菜，去问问那四位邻居，看谁接得住。

◆ 二、两张清单，并排放

先看这一编六章，看见了什么，又收回了什么。

这一编看见了	这一编收回了
欠是前两步到了、第三步没到的事（第 3 章）	欠是账上的一个负数（第 1 章）
缺是连第一步都没有，欠是已经满了一大半（第 2 章）	欠就是缺了点什么（第 2 章）
借、负、亏、欠，各走到不同的一步（第 2 章）	这几个字可以随手换着用（第 2 章）
口张开是改变到了，口合上是回写到了（第 3 章）	还清了，口就一定合上了（第 3 章；第三编细讲）
三个循环各自都能缺第三步：形状欠、路欠、土欠（第 4 章）	欠只有一种，补法也只有一种（第 4 章）
口长在一个循环里，两端都被悬着（第 5 章）	欠是长在一个人身上的口、渴、缺或记忆（第 5 章）

左边六条，是这一编的看见。右边六条，是这一编的收回。

看见和收回是配对的。每看见一样，就收回了一样原来的说法。收回的，不是说那些说法全错，是说它们只在自己的地盘上成立，一出了地盘，就装不下了。

◆ 三、收回的那几句，各收回在哪里

右边的六句，每一句都有它成立的地方。

「欠是账上的一个负数」，在账本里成立。周桂芳那本红皮账，一笔一笔，谁欠谁、多少，清清楚楚。本书不动它。本书只收回一件事：以为这一句，能管到菜、管到觉、管到一句话。

「欠就是缺」，在一种情形下成立：当你不知道一件事走到了哪里，只知道面前有个空，这时说缺，也说得通。收回的是：以为空和欠是一回事。缺盐的菜怎么炒都不对，欠火候的菜补上最后一下就对。

「这几个字可以换着用」，在闲聊里成立。你说「欠钱」「缺钱」，对方都懂。收回的是：换着用的时候，把五种不同的位置，混成了一种。

「还清了，口就合上了」，在一部分情形下成立：原样回写，一轮收尾。可是有的人把账还清了，从此疏远了，那不叫合上，叫封死。这一条本编只先收回一半，另一半留给第三编。

「欠只有一种」，在你只盯着一种欠的时候成立。盯着人情，就以为欠都是人情。收回的是：以为一种补法，补得了所有的口。

「欠是长在一个人身上的」，在四位邻居各自的地盘上成立。许慎看见一个人的口，佛教看见一个人的渴。收回的，是把这个一个人，当成欠的全部。

收回，是为了让每一句话回到自己的地方。

◆ 四、本编的总判断

两张清单并排放，这一编的总判断是：

欠，不是缺了什么，也不是账上的负数，是一件事前两步已经走完、第三步没到：口已经张开，还没合上；四位邻居各看见了这口子的一角，没有一位看见，它的两端都被悬着。

这句话，前一半是看见，后一半是收回。它和全书的判词一脉相承：欠不是账上的负数，是一次发生走了两步、还差回写的那一步。

读到这里，你可以把它抄在本子上。抄完，再把这一编的六章，当成是在为这一句话作证。第 1 章用一盘菜，证明它不需要债主。第 2 章用五个字，证明它

不是缺。第 3 章用一个呵欠，证明它的构造。第 4 章用三个循环，证明它有三种。第 5 章用四位邻居，证明它多出一层。

证到这里，剩下一件事：拿它，去接一件四位邻居接不住的事。

◆ 五、回头答三句老问题

开篇的时候，有三句日子里常碰到的疑惑。这一编走完，可以一句一句答了。

第一句：缺一样东西，就是欠吗？不是。缺是第一步都没有，欠是前两步已经走完。分开它们的那一处，只有一个，就是第三步之前，已经走了多远。

第二句：借了，是不是就欠了？不一定。借是起头那一下，口子刚张开；周磊借小冯的螺丝刀，第二天就还了，欠没有来得及长出来。借久了不还，借才长成欠。

第三句：还清了，欠就真的没了吗？账上的零，和口合上，是两件事。零只说明数目给齐了，合上要看第三步有没有真的到，那件事有没有回过头，改了路和土。有的欠，还清了便合了；有的欠，还清了反倒封死了。这一半，要到第三编才讲透。

三句答完，欠到底是什么，也就有了一个能抄在本子上的样子：它不是东西，是一件事走到了哪一步。

◆ 六、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

回到那两盘菜。

左边那盘，火候到了。右边那盘，早了四十秒。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不同。

一个吃撑了的人，也尝得出右边那盘欠。一个不饿、也不爱吃青椒的孩子，也说得出它「没做完」。

现在，请那四位邻居来解释这件事。

许慎的字形里，有一个张着口的人。可这盘菜里，没有人在张口。盘子没有脸。他的画面，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

渴爱说，欠是渴着还没得到的东西。可桂芳吃撑了，不渴；朵朵不饿，更不爱吃青椒。她们两个，心里没有一点渴，却同时尝出了右边那盘的欠。按渴爱，欠的深浅，应该随渴而变；饱了的人，应该尝不出。可事实不是这样。

拉康说，缺口是主体结构里永远填不满的。照这个说法，左盘和右盘，对一个人来说，该是同一个缺口，没有分别。可桂芳一口就分出来了。

蔡格尼克说，被打断的任务才挂得住。可周磊并没有被打断：他炒完了，装了盘，端上了桌。从做菜的人看，这件事做完了。可右边那盘，还挂着。

四位，各有一个接不住的地方。

只有本书那一句接得住：路欠。

右盘的路走了：火、油、肉，已经起过了矛盾，生的变成了半熟的。可形状没长成，土没沉下去：香气没起来，汁和油没合到一块。这一句话，不需要有人，不需要有渴，不需要有记忆，不需要谁被打断。它只需要看一件事走到了哪一步。

由此，本书推出一个四位都推不出的局面：

一盘欠火候的菜，不管谁来尝，饿的、饱的、爱吃的、不爱吃的，只要认得熟与生，都尝得出欠。尝出的欠，只随火候走了多远而变，不随尝的人心里有多少渴、多少缺、多少没了结而变。

这是本书的推断，也是一个家里就能试的小事，〔待验〕。

怎么试？不难。取同样的料，同样的锅，炒两小盘，一盘到火候，一盘早关四十秒。别告诉尝的人哪盘是哪盘，也别挑饿着的人：饿的、饱的、爱吃的、不爱吃的，各请几位，每人一盘一筷子，只问一句：哪盘欠点什么？

这不是实验室里的做法，样本也小，只能算一个家常的小试。可它够用来看出一件事：欠是跟着火走，还是跟着人的肚子走。如果有人试出来，饱的人普遍尝不出，或者尝出的欠明显随饥饿而涨落，那本书这一句，就要收窄。

◆ 七、第二个局面：做完了，还在挂着

还有一个局面，同样出自这一编，也同样是别人推不出的。

蔡格尼克的结果推出：做完的事容易忘，没做完的事记得牢。

本书推出的，在一类事上正好相反：做完的事，如果第三步还没到，也不会忘。

搬家那天，楼下的邻居帮着扛了一天柜子。柜子搬完了，一件都不缺。按蔡格尼克，这件事应该很快淡去。可它没有，它在两家人的心里，一直挂到了一顿饭请出去为止。

差别在哪里？被打断的任务，卡在第二步。做完的帮忙，第二步已经走完，卡在第三步。一个是做事做到一半，一个是事做完了，路回不来。

所以，同样是「没了结」，有两种。本书把它们分开。蔡格尼克看见的，是前一种；欠，大多是后一种。

这个差别，不是细枝末节。它决定了你怎么处理：前一种，把事做完就好；后一种，事已经做完了，你再把事做一遍，也没有用，你要做的是回头。

◆ 八、这一编的判断怎样才算错

一个判断，要能被推翻，才配站在这里。这一编有两条，写成人话：

第一条，如果有人找到一个欠，它从来没走过前两步，却一样地拉人，那么「欠是前两步到了、第三步没到」就要收窄。你可以去找：一个真正什么也没发生过的东西，会不会让人夜里想起、见面心紧、伸手想做点什么？

第二条，如果那两盘菜的小试，试出来的结果是：欠火候的判断，随着尝的人的饥渴上上下下，差别又不来自火候，那么这一编的头一条判断，就要改写。

另外还有一处，本书自己知道比较弱：欠的口「长在循环里」，这句话现在还主要靠日常例子撑着，第二编会把它放到身体、物、心三处去试。

这一编的看见与收回，到此交账。

◆ 九、放回日子里

试验完，桂芳还坐在沙发上。她看着那两个盘子，忽然说：

「我年轻的时候在食堂帮过几天灶。老师傅有句话，我现在才明白。」

「什么话？」

「他说，颠勺的时候，手腕要多留一点劲，不能一下子收完。」

「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说不清。」桂芳笑了，「就是菜出锅以后，手上还留着那一点，下回就更准。」

周磊听出来了。这是第三步：菜出锅了，路没有断，手上留着一点，把它写回自己的做法里。

「周六我教你颠勺吧。」桂芳说，「咱家的炒锅，一直没颠起来过。」

朵朵眼睛一亮：「我也要学。」

一个口子，在这个晚上，被合上了：欠火候的那一道。可就在合上的同时，一个新的口子张开了，「周六学颠勺」，悬在了三个人中间。

明天能试的事：下次你尝到、读到、听到一件「欠点什么」的事，先别问「缺了谁的」，问：它走了几步，卡在哪一步？

这一编讲的，是欠站在原地时的样子。可一张口，不只张在一个地方：身体里有，物里有，心里也有。它们是同一回事吗？下一编，请出老子、狄拉克、希尔、弗里斯顿，去看一个「没有」，凭什么能像「有」一样起作用。

带走的话

欠不是缺，是前两步已经走完、第三步没到；它有边有位置，不需要谁渴着它。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右盘没到，早了四十秒；左盘到了。差的只是火在这盘菜身上走到了哪一步。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欠火候那一道，周磊补火，合上了；桂芳说「周六教你颠勺」，又张开了一道新的，是接下去了。

想一想

1. 这一编六章里，哪一句「收回」，最让你不服气？它在你自己的日子里，有没有成立的地方？
2. 你能不能找到一件事，是做完了，还在挂着的？它卡在第二步，还是第三步？

◆



第　二　编

一个「没有」，凭什么像「有」

编　序

这一编六章，问一件听上去有点玄的事：一个「没有」，凭什么能像「有」一样起作用？

第 7 章从身体进去。周磊陪朵朵跑完一百米，朵朵为什么还要喘上那么一阵。第 8 章走到物里去，看半导体里一个电子走了，留下的空位怎么像一颗带正电的粒子到处跑。第 9 章回到心里，一个小时候没等来人的孩子，长大后心里的洞为什么有边有角。

第 10 章把三处摆在一起，问它们是不是同一回事。第 11 章请四位近邻上桌：老子、狄拉克、希尔、弗里斯顿，一位也不跳过。第 12 章结账，并给出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一个反差：肌肉、晶体、一颗心，材料差得很远，干的却是同一件事，都在让一个「没有」替它们做事。而几乎所有老办法，想的都是同一个动作：怎样把这个「没有」补平。

07

第7章

跑完百米的那一阵喘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六晚上七点，小区隔壁那所小学的操场对外开放。

周磊带着朵朵来跑步。朵朵八岁，二年级，刚在学校运动会上拿了个第四名，心里不服。她指着对面的旗杆说：「爸，比一百米，你让我十米。」

周磊让了。他后来说，让了十米，也差点没追上。

朵朵撞过终点线，没有停，又冲出去几步，才弯下腰，两只手撑着膝盖，大口大口地喘。周磊跑到她旁边，也喘。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朵朵的肩膀还在一起一伏。

她抬起头，脸红红的，问了一句：「我都跑完了，为什么还喘？」

这一问，是这一章的入口。你小时候大概也问过，或者被孩子问过。

◆ 二、老说法：氧债

这个问题，生理学家一百年前就认真问过，答案至今还挂在人们嘴边：还氧债。

英国生理学家希尔在 1920 年代提出这个说法。他说，大意是：剧烈运动的时候，肌肉要的氧，比血液当场送得上去的多；差的这一截，肌肉先赊着；运动停了，人还要大口喘上好一阵，那是在把赊的氧还回去（希尔与卢普顿 1923 年

发表于《医学季刊》的论文首次用了「氧债」一词，次年希尔、朗与卢普顿又有续作〔核〕）。

「赊」和「还」，是这个说法里最要紧的两个字。

先把公道还给他。他看见的是一个时间差：身体花掉的，和身体补进来的，不在同一个时刻。跑的时候花，停下来才补。喘不是跑的尾巴，喘是另一件事，是在补。

你不妨想想，在他之前，人们怎么看这口喘？多半当作累的样子，当作身体出了力以后的余波，没有人把它当成一笔要还的事。把「喘」从余波改成「补」，是一次换眼睛。

他还做了一件很扎实的事：把这个差，量了出来。跑完以后多吸了多少氧，可以称，可以比。「债」在他那里不是一个比方，是一个有数的东西。

这两点，本书整个接过来。本书后面要走的路，就是从他停下的那个地方，再往前走两步。

◆ 三、今天改了一个名字

今天的教科书，多半不叫它氧债了，叫「运动后过量氧耗」。

改名字有它的道理。后来的研究发现，运动停下来以后，身体多耗的那一点氧，花在很多地方。

一处是把跑的时候用掉的现成存货补回去。一处是把升高的体温压下来。一处是让心跳和呼吸一点一点落回平常的位置。还有别的零零碎碎的事（具体分项，各家说法有出入〔据研究文献〕）。

也就是说，喘的那一阵，不只是在还一笔账。身体是在把整个自己，重新摆回一个能再跑一次的位置。

名字从「债」改成「过量耗氧」，是一次很温和的纠偏：喘息里有还账，可还账不是全部。这一点，下面还要用。

◆ 四、「债」这个字，好用，也有点危险

「债」是个好字。它把一个看不见的时间差，一下子说成了人人懂的事。

可是它带着一样东西进来：一个数。债是有数的，欠多少，还多少，还完了就清。

对身体来说，这个说法大体够用，因为肌肉的账是真的可以称的。可是你把这个字搬到别处去，事情就变了。搬到人情上，搬到一句没说出口的道歉上，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亏欠上，「债」就开始要求一个固定的数，要求原样还。

第五编要专门讲，这一步是怎样走岔的。现在先记住一句：希尔把身体的欠叫作债，在肌肉里是对的；把这个字原样带进心里，要小心。

◆ 五、用三步走一遍

现在换一副眼镜，把朵朵那一百米，放进 123 原理里走一遍。

第一步，矛盾起了。朵朵的路，是一串越跑越快的动作；朵朵的土，是此刻身体里备好的东西：能送多少氧，存了多少现成的力气。路跑得比土快，路和土之间就起了矛盾。

第二步，改变发生了。存货被用掉了一块，体温升上去，心跳呼吸被推到了高处。身体和起跑之前，已经不是同一个样子了。口，张开了。

第三步，回写。回写不是跑的时候发生的，要等停下来。喘，是回写的头一批；心跳慢慢落下去，是第二批；回到家洗过澡，吃过东西，睡一觉，才是后面几批。

所以，朵朵为什么还在喘？因为第三步没到。她的口还张着。

这一种，本书叫它土欠：土变了，形状和路还没来得及结算。它在身上最看得见，因为它会喘、会热、会酸，会逼着你停下来。

◆ 六、那个「用掉的存货」，为什么能指挥一整个身体

现在问本编的问题。

腿里那一块被用掉的存货，本身是什么？是一个「没有」。是一处原来有、现在少了的位置。

可是你看它做了多少事。它让朵朵张大嘴，让她的心跳在两分钟里不肯落下去，让她回家的路上一步一步走得慢，让她晚上九点就睡着了，让她第二天早上醒来说腿有点沉。

一个「没有」，管着一整个身体。

它凭什么管得了？

请注意一件事：朵朵身上还有很多别的「没有」。她没有翅膀，没有第二颗心脏，没有一匹跑得比她快的马。这些「没有」，一个也管不了她。她从来没有为没有翅膀喘过一口气。

两种「没有」，差在哪里？

差在土。腿里那块存货，原来是织在身体里的：它连着血，连着肌肉，连着心跳和呼吸，别处的东西都是照着它在的样子配好的。它一少，周围每一处都被拉得动了一下。翅膀从来没织进去过，没有一根线连着它，它不在，没有任何一处会动。

再看一个对照。同一个操场上，坐在看台边上的周桂芳也「没有」很多东西：没有朵朵那样的腿，没有二十岁的肺。

这些没有，她接受得很平静，没有一处在拉她。不过她的膝盖，哪天上楼梯多走了几步，就会在晚上悄悄讨账。一个是从来没织进去过的没有，一个是织进去、用掉了的没有。后一种，才会拉。

所以，这个「没有」不是飘在虚空里的。它是一片织得很密的土里，被拿走的那一块。它有边，边就是它周围那一圈还在的东西；它有位置，在腿上，不在手上；它还在被周围拉着、补着。

这就是本编要回答的第一半：一个「没有」，之所以像「有」，是因为它的四周是满的。

◆ 七、路跑得越快，口开得越大

再往前走一步。

一个慢慢散步的人，路和土之间的矛盾很小，口也很小，几乎不喘。一个拼命冲刺的人，路远远跑在土前面，口开得大，喘得凶。

可见欠的大小，随路跑得多快涨落。这一点，第七编还要专门讲，这里先放一个钉子。

周磊在工地上，天天见这个样子。工期一压，路就跑得比土快：人手还没到齐，材料还没进场，活却已经排到了下一步。他管这叫「赶工」。赶得越狠，后面返工、补缺、收尾的口子越多。他一直以为这是管理上的事，直到朵朵的喘，让他第一次觉得，这可能是更老的一条规矩：路跑在前面，土在后面追，中间那一截，就是欠。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运动的人常说，歇好了以后，会比原来强一点。腿更有劲，一口气更长，同样的一百米，下一次没有这么喘。

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回写的时候，身体没有把自己原样摆回去。它多改了一点，把土往前挪了一小步。这样下一次同样的路，和土的矛盾就小一些。

原样回写，是把一切复位，一轮就此收了尾。带差回写，是回写的同时多改了一点，下一轮于是接上了。身体的聪明，在于它长年做的是后一种。

（这里讲的是常见的训练道理，各人体质不同，具体怎么练，请看专业的书。）

◆ 八、两种坏的歇法

身体的亏欠，也有走坏的时候。

一种是回写被无限期挂起。周磊上个月在工地上连着赶了三个星期，每晚睡不到六个小时。他自己说：「我没觉得累。」可是那三个星期里，朵朵的作业他签得越来越潦草，早上的脾气越来越短。口一直张着，第三步一直没轮到，只是人先习惯了张着的样子。

另一种是想一把原样还清。周末睡了十二个小时，起来以后头更沉。他以为睡够数就还清了，欠觉不是一个按数还的账，睡眠有它自己的节奏，补回来的是节奏，不是小时数。

这两种，都是把「第三步」弄成了一个自己说了算的数。身体不认这个。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九、空位会走

还有一件事，朵朵那一晚也演给你看了。

那个「没有」不是钉在一处不动的。刚停下来的头一分钟，最急的是氧，所以先喘；喘缓下来，最急的变成了热，她脸红了好一阵，一直到风把汗吹干；再过一会儿，最急的是饿和困，她吃饭的时候筷子几次差点掉了。

补上一处，下一处的位置就露出来了。同一个身体里，那个最需要补的地方，一路在换。

这就是空位「会走」的意思。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洞，是一串依次被照到的位置：这一处合上，另一处接着张开。

你记住这个样子，下一章看半导体里的空穴，会觉得眼熟。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操场。

朵朵喘够了，直起身子，又问了一遍：「爸，我为什么还喘？」

周磊想了想，说：「你跑的时候，身体借了一点力气，现在在还。」

朵朵把手按在胸口，说：「它还在跑呢。」

她的心跳，隔着外套，一下一下，比平时快。过了好一会儿，才慢下来。

朵朵说：「那我要是不喘，是不是就不欠了？」

「那你就是没跑。」

朵朵笑了，把外套甩给他，说再来一次。这一次周磊没让，认真跑了，两个人并排冲过线，并排喘。

回家路上，周磊没有马上让她坐下，而是牵着她沿着操场慢慢走了半圈。他说，跑完别急着停，走一走，让那口气自己慢慢落下来。

到家，周桂芳递过毛巾，说先擦汗，歇一会儿再洗。她看了一眼孙女的脸，嘴里念叨：「跑这么凶。」

周桂芳当了四十年会计，对「先花后补」这件事比谁都熟。她见过账上今天支出、下周才到账的钱，也见过一笔拖了两个季度的款子，把整张表拖得走不动。她说：「账要是总也不平，人是会睡不着的。」

她说的是账，朵朵听的是跑步。两个人各听各的，都点了头。

那晚，周磊自己也在想。他每天在工地上说的话，很多是「这一步没做完，下一步就动不了」。他从没想过，朵朵的喘，说的也是这句话：跑完了，可是还没合上。

朵朵九点就睡着了。

一个小办法：下次你跑完步、爬完楼，别急着瘫下去，也别急着看手机。慢慢走五分钟，留意一下呼吸是在哪一刻落下来的。你会感到，那个口子是在一点一点合上的，不是一下合上的。

带 走 的 话

喘，是身体在补一个被用掉的位置；那个位置看不见，却管着整个身体，因为它的四周是满的。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头一批：喘是回写的开头，心跳落下去是第二批，一觉睡醒才算收尾。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接下去了：身体回写时多改了一点，下一次同样的路，口就开得小些。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大口喘气是什么时候？喘完以后，身体还在做什么？
2. 你有没有过明明「不累」，身体却在别处讨账的时候？

◆

08

第8章

半导体里的那个空位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朵朵书桌上有一个太阳能计算器，是周磊从旧货摊上淘来的，没有电池。

那天晚上，她做数学作业，一只手挡住了计算器顶上那一条深色的小窗，屏幕上的数字立刻淡了下去。她把手挪开，数字又浮了上来。她反复试了三遍，才抬头问：「爸，它怎么没有电池也会算数？」

周磊愣了一下。他在装修公司管了十年项目，对水电线路一清二楚，对这块深色小窗里面发生的事，一个字也说不上来。

他说：「我们查一查。」

父女俩把书桌台灯拧亮，凑在手机前看了二十分钟。看到最后，朵朵只记住了一句话，她后来背给同桌听：「光把电子打跑了，留下一个洞，洞也会跑。」

洞也会跑。这是这一章要讲的事。

洞为什么会跑，跑的时候带着什么，朵朵的爸爸答不上来，这一章替他答。

◆ 二、一排座位的比方

先打一个比方。

一个小电影院，一排十个座位，全坐满了。最左边的那个人站起来走了，左边就空出一个座位。

这时候，坐在他右边的人，往左挪了一个座位，坐进了那个空座。他原来的座位，又空了。再右边的人，也往左挪一个，空座又往右走了一格。

一个接一个挪下去，每个人只动了一个座位，可是那个空座，从最左头，一路走到了最右头。

你看，这个过程里，真正在走的是人，朝左。可你要是只盯着空座看，它是朝右走的，一格一格，走得清清楚楚。你甚至可以问它：走得多快？走到哪儿了？

半导体里的空穴，就是这么一个空座。

这个比方只讲了「会走」，还有一半没讲，下面补上：它为什么还带着电。

◆ 三、晶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半导体里最常见的是硅。一块硅，是无数个硅原子排成整整齐齐的格子。每个原子拿出自己最外面的几个电子，和邻居共用，把大家拴在一起。这些被共用的电子，是整块晶体里织得最密的那一层，物理学管它叫价带。

在很低的温度下，这一层是满的，每个位置都有一个电子，各就各位，哪儿也去不了。

到了室温，晶体里的原子一直在热地抖动。偶尔，一个电子被抖得挣开了拴它的那一根线，跑了出去，在晶体里自由地走。有光照上来的时候，光的能量也会把电子打出来，太阳能板就是这么工作的。

电子走了，它原来的位置怎么办？

那里空了。拴着的线上少了一个电子，缺着一个口子。这个口子，就是空穴（物理学家叫它 hole）。

◆ 四、一个「没有」，为什么带正电

空穴有一个最让外行吃惊的性质：它带正电。

怎么会？它是「没有」啊，没有的东西，怎么会有电荷？

请想一想那块晶体原来的样子。每个原子，原子核带正电，周围的电子带负电，两边正好抵消，整块晶体是不带电的。现在拿走一个电子，那一处的正电，就没有负电去抵消它了。

所以，那个空位附近，比周围多出了一份没被抵消的正电，大小正好是一个电子的电量。

再加上它会走。邻居的电子挪过来填它，它就往反方向挪一格；电子这边是朝一个方向、带负电在走，空穴那边是朝反方向、带正电在走，合起来的效果，和一个带正电的小东西在走，一模一样。

这不是说，晶体里真的飞着一颗什么粒子。它是一大群电子集体挪动时，留在后面的一道痕迹。

在电路里，在测量里，它的表现就是一颗正电荷。物理学家算它的速度，算它的电荷，把它当成一个货真价实的载流子来用（用霍尔效应测出载流子的正负号，是常见的做法〔核〕）。

◆ 五、用三步走一遍

现在，把电子走掉的这一幕，放进 123 原理里。

第一步，矛盾起了。电子的路，是被热或者光推着，要往外走；晶体的土，是一格一格织好的键，要把它留在原地。路和土之间，起了矛盾。

第二步，改变发生了。电子走了，晶体里多出一处空位，一处没被抵消的正电。晶体和刚才不是同一块晶体了。口，张开了。

第三步，回写。回写有两条路，请你记住这两条，后面很有用。

第一条路，是邻居的电子挪过来填。空位被填上了，回写到了一处，原来那个邻居的位置又空了。口子没有合上，是挪了一格。这是带差回写：补上一处，同时在旁边开出一处。

第二条路，是那个跑出去的电子，转了一圈，回来了，掉进了空位。电子和空穴一起消失，晶体回到原来的样子，多出来的那份能量，变成光或者热放走了（发光二极管亮起来，就是这件事的一种用法）。物理学管这叫复合。这是原样回写：一对一抵消，一轮收了尾。

◆ 六、这个「没有」，有边，有位置，会走

放在一起看，这个空穴有三样东西，和上一章腿里那块被用掉的存货，如出一辙。

它有边。它的边，是周围那一圈还在的电子。没有那一圈，说不出「这里空了一个」。

它有位置。在这个格子，不在那个格子。物理学家可以说出它此刻在晶体的哪一处。

它会走。每被邻居填一次，它就换一个位置。它走的路线，是一连串回写首尾相接连出来的：每一次回写到一处，都在隔壁留下新的口。

一个「没有」，凭什么有这三样？

答案还是土。这个晶体，是一片织得极规整的土。每一处都和别处照着同一个规矩连着，所以，少一个，哪一处少、少在哪、往哪走，全由周围那一整片土说了算。一个空穴，几乎是被周围那片土整个地「画」出来的。

不用到晶体里找，你小时候大概就玩过一个会走的空位：华容道，或者数字滑块拼图。

那块盘上，所有格子都挤满了，只留一个空位。你推动一块，空位就跑到那块原来的地方；再推一块，空位又换了一处。你从来没有直接去碰过那个空位，它是你一块块推出来的，可是整局棋，都围着它转。

要是有人把空位也塞满了，会怎样？

棋盘卡死了。一块也推不动。

一个会走的空位，是游戏能玩下去的唯一理由。这句话，后面几章都会再碰到。

◆ 七、太阳能板里的那段远路

现在回到朵朵的计算器，看它怎么靠这些空位干活。

太阳能板里，是两种半导体贴在一起：一边多电子，一边多空位。贴合的地方，会自己长出一个方向固定的电场，像一道缓坡。光一打下来，打出一对电子和空穴，缓坡把它们往两头推：电子滑向一边，空穴滑向另一边。

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容易当场碰面、当场复合了。

那一对要碰面，只有一条路：电子顺着外面接上的电线，绕一大圈，走到另一头去找它的空穴。计算器就接在这一圈线上。电子绕路的时候，推着屏幕亮，推着数字算。

你看，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安排：回写被有意绕了一段远路。第三步没有当场发生，而是被拉长了，拉成了一段可以干活的路。第三步到了，那一轮才收尾。

在这段远路上，计算器替朵朵算出了 7 乘 8 等于 56。

◆ 八、有人专门去造欠

还有一件事，说明物理学家早就把这种空位当「有」用了。

做半导体的人，往纯硅里掺极少极少的一点别的原子，比如硼。硼的最外层电子比硅少一个，掺进去以后，晶体里就多出一批现成的空位，不用光，不用热，它们就在那里。这样做出来的材料，叫 P 型半导体（P 取的是 positive，正）。

这是整个电子工业的底子之一：一种材料里，不是有多少「有」，而是被人有意凿出多少「没有」。

你看，物的世界里，没有人觉得空位是一个缺陷、一个要不惜代价补平的毛病。恰恰相反，人们为了让材料干活，专门造出一批口子，并且让它们张着。

◆ 九、物的欠，和心的欠，差在哪里

说到这里，先打一个预防针。

物的欠，和你心里的欠，不是一回事。晶体没有感觉，空穴不会失望，不会盼着谁填它。它的第三步，快得很：邻居电子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挪过来，一轮接一轮，像流水。

人的欠，第三步可能等十年。身体的欠，介于两者之间，几分钟到一夜。

所以，本书不说「三界的欠是同一种东西」，说的是：三界的欠，是同一个样子。同一个样子，指的是：一片织好了的土里，有一处改变了、回写还没到。其他的差别，都还在：快慢、材料、有没有感觉。

为什么先讲物？因为物里的土最干净。晶体的规矩是固定的，每一处和每一处怎么连，写得出公式。在这么干净的土里，空位的样子，也被看得最清楚：有

边，有位置，会走，带着周围那片土的性格。身体里的土乱一些，心里的土更乱，你已经见过这个样子的原版了。

另外还有一个要紧的事实，后面会用到：一个完全装满的价带，不会导电。没有一个空位，电子就没有地方可去，整层电子被牢牢卡着，一动不动。

满，也可以是死的。这句话，第 12 章要拿来结账。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朵朵的书桌。

她又把手盖了一遍计算器的小窗，数字淡下去。她对周磊说：「爸，我知道了，我挡住了光，就没有人把电子打出来，就没有洞，洞不跑，就不算数了。」

她说得不太严格，方向对了。

周磊问她：「那洞是什么？」

朵朵想了半天：「是……没有电子的地方？」

「是被电子丢下的地方。」周磊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么一句。

朵朵把这句话抄在了作业本的空白页上，旁边画了一个小圆圈，圈里什么也没有，圈外画了很多小点，都朝着它。

周桂芳端着一碗银耳汤进来，看了看计算器，说：「我用了三十年算盘，用了十年计算器，没想到它还要晒太阳才肯干活。」

朵朵说：「奶奶，它和你的算盘不一样，它是靠一个洞在算数的。」

周桂芳笑着摇头，没有接话。第二天早上，朵朵发现，计算器被摆在了窗台上，对着太阳。

那天夜里，周磊在收拾书桌的时候，把计算器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他想，自己一辈子在工地上，处理的都是「该有的没有」：该有的插座没留，该有的防水没做。他一直把这些当成毛病。今晚，他头一次想到，有的「没有」，原来是机器的心脏。

明天能试：找一台太阳能计算器，晚上用手挡住小窗，看数字淡下去；白天拿到窗边，看它亮起来。看的时候，想一想那个看不见的空位。

带 走 的 话

空穴是一个被电子丢下的位置，它有边、有位置、会走，因为它四周是一片织得极规整的土。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两种：邻居挪过来填，是带差回写，口挪了一格；电子转回来，是原样回写，一对一抵消。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接下去了：晶体里的口子一格接一格地走，电流就是这么流起来的。

想 一 想

1. 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是靠「少了一块」才干活的？
2. 你小时候玩过哪种游戏，是靠一个空位才玩得起来的（比如华容道、滑块拼图）？

◆

09

第9章

心里那个洞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那个星期五，周磊在工地上被一个验收的事绊住了，去学校接朵朵，迟到了十五分钟。

他远远看见朵朵站在校门口的铁栏杆边。别的孩子都被接走了，她一个人，背着书包，两只手抓着书包带，没有哭，也没有往路上张望，只是低着头看地上的砖缝。

周磊把车停下，下来，走过去。朵朵抬头说：「爸，没事，我数砖呢。」

她真的没事。她数了一百一十四块砖。

周磊说，那十五分钟，他的胃缩成了一团。不是因为对朵朵愧疚那么简单。他站在朵朵面前，有一个很古怪的感觉：好像自己同时站在另一个门口，等着另一个人。

那个晚上，他一直没睡着。

这一章，要从这个古怪的感觉讲起。

◆ 二、这个洞，老说法叫「缺失」

一个小时候没得到足够陪伴的人，长大以后心里有个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常见得几乎成了常识。

常识里，这个洞有个名字，叫缺失。缺了陪伴，缺了关爱，缺了安全感。

按这个说法，办法也是现成的：缺什么，补什么。有人劝周磊，多陪陪朵朵，就把自己小时候的那份补回来了；也有人说，找一个愿意接住你的人，洞就慢慢满了。

这些话，有它的好处。它至少承认了一件事：这个洞是真的，不是矫情。

可是请你想一想周磊那十五分钟里的胃。如果他心里只是「缺」了一块陪伴，那它应该是个平平的坑，没有什么形状，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难过。

可是他的洞，不是这样。

◆ 三、洞为什么有形状

周磊的洞，有一个很具体的形状：一个孩子，在一个门口，等人。

不是所有「没得到」的事，都让他难受。他小时候家里没钱买自行车，他长大了也没有对自行车特别在意过。他没有哥哥，别人说起兄弟，他笑笑就过去了。唯独门口，等人，迟到五分钟，一个孩子的背影，这几样一碰上，他的胃就缩一下。

这个形状是从哪儿来的?

周桂芳在小学管了四十年账。每到月底结账，她要在办公室待到八点。周磊那时候七岁，放学以后没有地方可去，就坐在学校传达室的长条凳上等她。那条凳子是红漆的，漆掉了好几块。传达室的大爷每次都说：「又等你妈呢。」

周桂芳不是一个不爱孩子的母亲。她每次出来，都会摸摸他的头，买一根冰棍。她只是忙，只是那个月底年年都有。

那七岁的孩子，在那条凳子上做了什么？他学会了「不吵」。他学会了把「妈妈怎么还不来」咽下去，把自己坐成一个很安静、很好带的孩子。大人夸他懂事。

注意：他等的，不是一个陪伴的总量。他等的，是那一次一次的「有人出现在门口」。那一次一次的等，从来没有被谁正面接过。没有人跟他说过：让你等了。

没有被接过的，是一次又一次具体的口子。

洞的形状，就是这些口子拼起来的形状：它不是「少了母爱」那么大的一团，是「一个孩子、一条红凳子、一个月底的钟点」那么具体的一小块。越具体，越拉得疼。

◆ 四、用三步走一遍

把这个门口放进 123 原理里。

第一步，矛盾起了。七岁的周磊，他的路是「想见妈妈」，他的土是一间传达室和一个月底的钟点。路和土之间，起了矛盾：想见，见不到，要等。

第二步，改变发生了。他变了。他从一个会问「妈妈什么时候来」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不问的孩子。这个改变是真的，沉进了他的样子里：他成了「很会等的人」，成了「懂事的孩子」。口，张开了。

第三步，回写。回写本来可以是什么？是有人把这一整件事接住：一个蹲下来的拥抱，一句「让你等了」，一次对那个等待的认账。有了这个，他不必把等待变成自己的性格。

这个回写没有来。不是母亲不爱，是月底年年都有，一年复一年，每一次都只回到「摸摸头、一根冰棍」，没有回到「那个等」本身。

这样的欠，本书叫它形状欠：形状已经变了，路和土却没跟着改。变了的那个形状，是「很会等的人」，没被改的，是路与土：他自己依旧不会开口要，他和母亲之间那片土依旧没有这句话。

所以，口还张着。二十多年。

◆ 五、洞跟着人走

洞不是钉在原地的。这一点，和前两章腿里的存货、晶体里的空穴，都是一个样子：它会走。

周磊二十多年来，把这个洞带到了很多地方，只是自己不知道。

他开会时，同事说一句「你等我一下」，他会莫名烦躁。他从来不迟到，到哪儿都要早到一刻钟，别人以为他守时，其实他是怕自己变成那个让别人等的人。他对朵朵的接送比谁都准时，每一次，他都在校门口提前站着。

他不是在还什么。他是在避开一个形状：那个让孩子等的大人。

可是，请注意：这些行为，没有一样填上了那个洞。

早到一刻钟，没有把传达室那条凳子上的孩子接回来；对朵朵加倍地好，也没有。那个洞里，没有进去什么。它只是被他绕开了，绕得很远，绕成了他性格里一个看不出来的弯。

洞没有变小，它只是在一个新的地方，被新的东西碰到。每碰到一次，就是一次路与土的小矛盾。

有一回，朵朵的班主任在家长群里说，周五下午放学推迟二十分钟。别的家长回了「收到」，周磊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最后回的是：「我早点到。」他想的是，让孩子在教室里多等的那二十分钟，他得有人陪着。他给班主任私信，问能不能让朵朵去办公室坐一会儿。老师回了个笑脸，说好。这件小事，他谁也没告诉。

他只是在那个周五的下午，早早站在了教室门口，隔着玻璃看见朵朵在写字，旁边坐着一位老师，在批作业。他在走廊里站了二十分钟，没有一次想起传达室。

◆ 六、口子的另一头

欠不只有一头。

周磊张着的口，另一头在周桂芳那里。

周桂芳也有一道没合上的口。她每次看见周磊在门口提前站着，心里都有一点说不上来的紧。她算得出自己那几年是怎么过的：月底，账平不了，学校里的人等着数字；孩子在传达室，她不是不知道。她知道。可是她从来没有说过：我知道你在等。

那句话，在她这边，是另一个张着的口。

这个冬天，有一个晚上，周磊来吃饭，朵朵在里屋写作业。他没有预备，也没有生气，只是在洗碗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妈，我小时候在传达室等你，那条凳子是红的。」

周桂芳正擦桌子，手停在半空。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记得。我每次出来，你都靠着墙睡着了，嘴巴还张着。」

她又说：「那几年，我心里知道，不敢细想。」

就这几句。没有人哭，没有人道歉。周磊接着洗碗。

可是那天以后，每个星期三，周桂芳都去校门口接朵朵。她没有跟任何人说为什么。

◆ 七、这里没有罪人

读到这里，你也许想问：那么，是谁的错？

本书不这么问。月底结账，是周桂芳的饭碗；一个七岁的孩子等在传达室，是那几年里最平常的安排；那一屋子大人，没有一个做错了什么。

欠不是过错。第 38 章会专门讲，回写在时序上永远晚于改变：路先走，土后跟，这个时差，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分好人坏人。周桂芳是没来得及，不是不肯。

所以这本书看一个口子，只问两件事：第三步到了没有？口的另一头是谁？没有第三问「该怪谁」。

怪谁，是把欠写成了账，写成了谁对谁的亏。一旦写成了亏，周桂芳那句「我记得」，就没有办法被说出口了。

◆ 八、回写，不是把童年还给他

请你仔细看这一幕。

周桂芳没有、也不可能把七岁的周磊从传达室那条凳子上接回来。那一晚的等，已经发生了，改不了。如果回写的意思是「原样补回去」，这个口，永远合不上。

可是那个晚上，发生了另一件事。

那句「我记得」，是第一次有人认下了那个等。接着，周桂芳每个星期三去校门口，是在另一条路上，做了一次小小的回写：不是补给七岁的周磊，而是补给八岁的朵朵，补给这个家里「等」这件事的以后。

这是带差回写。口子没有被原样缝上，而是被接到了一条新的路上：旧的一头，被认了账；新的一头，开出了一个星期三。

你会发现，这里没有一个人在「还」。周桂芳没有欠周磊一个数，周磊也没有向她讨。是口子的两头，各自挪了一步，那道张了二十多年的口，才头一回有了合拢的方向。

这样一来，二十多年的口，没有被封死，也没有被拖死，它变成了这个家里一件还在往下发生的事。

◆ 九、什么时候不是欠，是缺

现在回头看一个容易混的地方。

不是所有「心里的洞」都是欠。有的是缺。

怎么分？有一个很朴素的办法：问它拉不拉你。

周磊没有哥哥。有人说起兄弟情义，他心里有一点淡淡的羡慕，说完就过去了。那是缺。缺的是一样他从来没有织进去过的东西。它没有一根线连着他，所以它少了，没有任何一处会动。

门口的凳子，不是这样。凳子连着他的胃，他的早到，他对「等一下」的烦躁，连着他怎么当爸爸。它是织进去的，用掉了的，没有被接过的。所以它拉。

缺，是一片空地；欠，是一块织布上被拿走的补丁，周围的线都还朝着那个位置绷着。

所以，面对自己的洞，第一件事不是急着补，而是先分清它是缺，还是欠。缺的，可以放下，不必硬造一个；欠的，值得留意：它的口子在哪里，另一头是谁。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这本书只讲怎样看懂，不代替任何诊疗。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星期五的晚上。

朵朵睡了。周磊坐在客厅，没有开灯。他想起朵朵说的「我数砖呢」，想起那一百一十四块。

他第一次把两个门口并在了一起：校门口的朵朵，传达室的自己。他发现，他一直在拼命避免让朵朵站成那个样子，却从没想过要问朵朵一句：「你等的时候，怎么样？」

第二天早上，他蹲在朵朵面前，说：「昨天爸爸来晚了，让你等了十五分钟。」

朵朵说：「我数砖了，一百一十四块。」

「爸爸知道。让你等了。」

朵朵看着他，歪着头说：「爸，你怎么了？」

「没怎么。」他说，「就是想让你知道，爸爸知道你等了。」

朵朵说：「哦。」然后她就跑去刷牙了。

这不是一件大事，这件事，周磊二十多年前没有得到。他今天，给了出去。

后来朵朵告诉他，第一个星期三，奶奶比放学时间早到了二十分钟，一个人站在校门口的那排栏杆边上，也在低头看地上的砖缝。

明天能试：下次你让谁等了，哪怕只有五分钟，别只说「对不起」，说一句「让你等了」。看看对方的脸。

带 走 的 话

心里的洞有形状，因为它是织进去之后被拿走的；认下那一次等，比补回那一份陪伴，更先合上第一道口。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没有到过：七岁那年的等，从来没有被谁认下；到了二十多年后，才有了头一句「我记得」。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接下去了：旧口被认了账，新的一头开成了每个星期三的校门口。

想 一 想

1. 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一碰就缩」的地方？它像一块空地，还是像一块被拿走的补丁？

2. 你能不能想出一个人，欠着你一句「我知道」？你自己，又有没有欠着别人这样一句？

◆

10

第10章

空位要有一片海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除夕那天，周桂芳照例摆了十二副碗筷，圆桌坐得满满当当。

只有一个位置是空的。每年坐在那儿的二姨，今年在外地帮着带孙子，没回来。周桂芳还是给她摆了碗筷，椅子也没撤。

菜上齐了，大家一边夹菜一边说笑，说着说着，眼睛总会往那把空椅子上扫一下。朵朵的筷子举在半空，忽然问：「奶奶，二姨的位子空着，怎么看着比别的位子都大？」

没有人接话。

两个星期以前，周磊带朵朵在快餐店吃饭，邻桌也空着一把椅子。朵朵看都没看一眼。

同样是一把空椅子，一把拉着一桌人的眼睛，一把什么也不是。

这个差，就是这一章要讲的事。

◆ 二、把前三章摆在一起

前面三章，写了三样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东西。

朵朵腿里一块被用掉的存货。晶体里一个被电子丢下的位置。周磊心里一条红色的长凳。

一个在肌肉里，一个在硅里，一个在人心里。材料不一样，快慢不一样，有没有感觉也不一样。可是请你把它们并排放，看一看。

	那片织好的土	改变了的一处	回写（第三步）	空位的样子
身体	血、肌肉、心跳、呼吸连成的一个整体	腿里的存货被用掉	喘、歇、睡，一批一批补	有边，在腿上，补的顺序一路换
物	晶体里一格一格织好的键	一个电子走了	邻居挪进来，或电子转回来	有边，有位置，一格一格走，带正电
心	孩子与母亲之间、对「有人会出现在门口」的指望	一个爱问的孩子变成了很会等的人	一句「让你等了」，迟了二十多年	有形状，一碰就缩，跟着人走

三行并排，有没有一个地方，让你觉得它们在说同一句话？

请留意最后一列。腿里的存货有边，晶体的空位有边，那条红凳子也有边。三个「没有」，都不是一团模糊的空，都是一块轮廓清楚的缺口。轮廓是谁画的？不是它们自己，是四周的东西。

◆ 三、同一个样子

把三行里一样的部分抽出来，只剩下一句话：

一片已经织成的土里，有一处改变了，回写还没到。

这句话里有三件东西，缺一不可。

第一件，是土已经织成了。不是一片空地，不是毛坯，是一片每一处都和别处连着的、有规矩的地。身体是，晶体是，一个孩子和母亲之间的指望也是。

第二件，是其中一处已经变了。前两步已经到了：矛盾起了，改变发生了。

第三件，是回写还没到。这一处和它四周，没有来结算。

有了这三件，一个空位的三个性子就都有了：

它有边。边是四周那些还连着的东西。

它有位置。是土里的这一处，不是那一处。

它会走。每一次有一批回写落到这一处，就会在邻处开出新的口，空位于是挪了一格。

所以，三界的欠是不是同一回事？材料不是，快慢不是，有没有感觉也不是；可是样子，是。

◆ 四、缺，是一片虚空

现在回到那两把椅子。

快餐店邻桌的那把空椅子，是一个「没有」。不过它是一片空地上的没有。它周围没有一根线连着你，你们之间没有织过任何东西。它少了人，你的世界没有任何一处会动。

这样的「没有」，本书叫它缺。缺不是欠，缺是连第一步都没有发生。

除夕那把椅子，是一个「欠」。它是一片已经织成的土里，被拿走的一块：二姨坐了很多年，每年她夹哪几个菜，朵朵给她倒果汁，她说哪几句老话，大家的话头怎么递给她，这一切都织在那一桌上。她没来，那一桌的每一处，都朝着那个位置绷着。

所以，两把椅子的差，不在椅子上，在它们四周有没有一片织好的海。

「海」这个画面，不是本书的发明。物理学家狄拉克在 1930 年前后，就是用这样一个画面想问题的：真空不是什么也没有，而是一片被填满的海，海里被取走一个，才留下一个会跑的空位（第 11 章详讲）。本书借这个画面，是因为它太合用了。

没有海，只有虚空。虚空里，不会有空穴。

◆ 五、一个「没有」，凭什么像「有」

现在可以回答这一编的问题了。

一个「没有」，凭什么像「有」一样起作用？

因为它不是单独一个「没有」。它是一片「有」里被取走的那一块。它所有的性子，都是四周的「有」借给它的。

四周的「有」，替它画了边：腿里那块存货在哪儿结束，是周围的肌肉和血管说了算的。

四周的「有」，朝它动：邻居电子会挪进来；一桌人的眼睛会扫过去；周磊的胃会缩一下。

四周的「有」，让回写经过它：一批补上，这里合了，那里又开了，空位就这样走。

这三条，都不是空位自己的本事。空位自己什么也没有。所有的力气，都来自那片海。

所以，**一个「没有」像「有」，不是因为它里面藏着什么，是因为它的四周满着**。

老子说「当其无，有车之用」（《老子》第十一章，大意是：车轮中间是空的，才有车的用处），说的是「没有」有用。本书想再补一句：那个「无」能用，是因为四周的辐条把它围成了一个轮毂。

◆ 六、三界不一样的地方

说了这么多同，也要说说异，不然就成了糊弄。

物界的欠最快、最准。晶体的规矩是固定的，空位走到哪里，可以算出来。

身体的欠慢一些，也乱一些。同一个身体里，同时有很多个口子在张着：氧的、热的、水的、觉的，有的几分钟合，有的一夜才合。它们互相影响，补哪一个先，由身体自己排。

意义界的欠最慢，也最难。周磊那个口，张了二十多年。它的第三步，不是靠邻居电子挪一下就能完成的，要有另一个人，在对的时候，说一句对的话。口子的另一头，是一个人。

还有一点不同，也要说出来：物界的空位，不会失望；意义界的空位，会。它让人胃缩，让人躲，让人绕着走。

所以，本书说的是同一个样子，不说同一种东西。三界的欠，样子是一个，材料是三种。

顺便一提：三界和第一编的三大欠，是两种不同的切法。三界是问「在哪儿」：在身体、在物、在心。三大欠是问「哪一个方程的第三步」：形状欠、路欠、土欠。同一个身体里的喘，是土欠；周磊那条红凳子，更像形状欠。两种切法互相交叉，别搞混。

◆ 七、拿什么区分欠和缺

这个说法有一个好处：它可以拿来分辨。

遇到一个「没有」，问一个很朴素的问题：它拉不拉？

拉，就是欠。不拉，就是缺。

怎么看拉不拉？看四周的东西动不动。晶体里，看邻居电子有没有朝它挪。身体里，看心跳和呼吸有没有被它推高。一个人身上，看他碰到那个形状，胃缩不缩，躲不躲，绕不绕。

没有任何一处朝它动的，不管它看上去多大，也只是缺。

做了四十年会计的周桂芳，对这一点有自己的行话。账上有「应收未收」，那是一笔已经做成了、钱还没到的买卖，它是欠；账上从来没有一栏叫「本来可以做成却没做的买卖」，那是缺，没有人去记它。

这个办法，让你可以平静地对待很多事。有些「没有」，不必去补，因为它们本来就没有拉你：没有当过将军，没有去过南极。有些「没有」，值得留意，因为它们每天都在悄悄牵着你的手。

◆ 八、海变了，空位也就变了

既然空位的全部力气来自四周，那么反过来，海变了，空位也会变。

想想那把椅子。假如二姨一直不回来，十年以后，这个家的除夕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圆桌换成了方桌，座次重新排过，朵朵长大了，坐到了二姨原来的位置上。那一桌的线，一根一根重新织过了，不再朝着那个位置绷着。

到那时，那把椅子不拉人了。空位没有被谁填上，是它周围的海，换了一副样子。

晶体里也一样。晶体一旦熔化，格子散了，就没有「谁丢了一个位置」可说。身体里也一样，一个人如果从此再也不跑步，腿上那个会喘的位置，会随着肌肉的重新长，慢慢变成另一个位置。

这个事实，既让人松一口气，也让人警惕。松一口气，是因为很多旧口子，会随着土的改织，慢慢散掉，不必每一道都去强行回写。警惕，是因为有时候，土是被硬生生改掉的，口子没有合，只是被盖住了：它不拉了，可它也没有被接下去。

怎么分是散了，还是被盖住了？第 24 章会回来，那一章有一个专门的办法。

◆ 九、这个说法怎样才算错

这一编的判断，现在摆出来，让它受检验。

本书的说法是：三界的空位，是同一个样子。如果有人能找到一个空位，它有边、有位置、会走，却并不是一片已经织成的土里的一处改变，本书的说法就要收窄。

比如，有人可以问，一个纯粹数学上的「零」，有边有位置吗？一个法律上的「空白」呢？这些，本书都还没有逐一检验过〔待验〕。

另外，本书用「土欠」「形状欠」去给三处分类，那只是第一次的粗分，具体哪一处该归哪一类，不同的人可能划得不一样。这也〔待验〕。

提出这些，不是谦虚，是这个说法能不能站住，就看这些地方。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除夕的饭桌。

朵朵的那个问题，没有人答。周桂芳把筷子放下，看了一眼那把空椅子，对周磊说：「你把手机拿来，给你二姨打个视频。」

周磊把手机竖在二姨的空碗前面，靠着碗沿。屏幕里，二姨穿着睡衣，正在厨房里洗碗，一抬头，看见了满桌人，笑了：「哎呀，吃上了。」

整个圆桌，一下子松开了。

那把空椅子，没有被撤走，也没有被谁填上。它还空着，可是它的口，今年被接到了一块屏幕上。

朵朵举起果汁，对着手机说：「二姨，我给你倒了，你下次回来自己喝。」

二姨在屏幕里笑得直擦眼睛。

饭后收碗，朵朵又问了一遍：「奶奶，现在二姨的位子，怎么不那么大了？」

周桂芳想了想，说：「刚才有人跟它说话了。」

周磊在一旁收筷子，没有吭声。他想起第 9 章那条红凳子：一个位置，有人跟它说一句话，它就从一道口，变成了一条线。

朵朵没有听懂，她点了点头，像是听懂了。

那天晚上，周桂芳对周磊说：「明年她要是还不回来，我还摆她的碗。」

她没有说为什么。她也不需要。

明天能试：下次你家少了一个人，别急着撤椅子，也别急着说「没关系」。找一个办法，让那把椅子今晚被谁接一下。

带 走 的 话

一个「没有」之所以像「有」，不是因为它里面藏着什么，是因为它的四周满着。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一小批：那把空椅子前的视频，是今晚的回写，口还张着，但被接上了一根线。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接下去了：周桂芳明年还要摆那副碗筷。

想 一 想

1.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位置，空着，却比满着的位置更有分量？它四周织着什么？
2. 你认为的「没有」里，哪些是缺，哪些是欠？你是怎么分的？

◆

11

第11章

四位近邻：补不足、空穴、氧债、自由能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社区老年大学办了一个读书会，每个月第二个周四晚上，在活动室里摆一圈塑料椅子。周桂芳去了两年，这个月把周磊也拉了去。

周磊把前三章的事，讲了二十分钟：腿里的存货，晶体里的空穴，传达室的红凳子。讲完，坐在对面的老何先开了口。

老何教了一辈子中学物理，退休以后爱读《老子》。他慢悠悠地说：「你说的这个，老祖宗早就说过了。『损有余而补不足』，哪里缺了往哪里补，天道就是这样。」

旁边一位大姐接了一句：「狄拉克那个空穴，我外孙的物理书上有。」

还有人说，运动完还氧债，我们那会儿体育老师就讲。

周磊被说得有点发窘。他回家路上想：这些话，是不是已经把我讲的全装下了？

这一章，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四位近邻，一位一位请上桌。

◆ 二、老子：他说中了什么

先请老子。

《老子》第七十七章有一段话，大意是：天道，大概就像拉开一张弓吧？弦高了就压低些，弦低了就抬高些；多出来的，减一点，不够的，添一点。天道就是减去多余的，补给不足的；人间的做法却不是这样，是减去不足的，去供奉有余的（《老子》第七十七章）。

他说中了三件事，每一件都不小。

第一，他看见了流向。欠不是死在那里的一个数，它会朝着某个方向拉。「损有余而补不足」，是一句关于流向的话：有一处不足，就有东西往它那里去。本书说空位「拉」着四周，是顺着他这句话说下来的。

第二，他的画面是「张弓」。弓拉开的时候，是绷着的；弦拉着弓臂，弓臂也拉着弦。「张弓」的这个「张」，和「张口」的「张」，是同一个字。他用一个张着的东西，来说天道。

第三，他看见了人间会逆着走。「人之道则不然」，一句话，把「补不足」当作天道，把「损不足以奉有余」当作人间常有的事。这一句，后来的第五编、第九编会反复用到：欠一旦被人间的规矩接过手，常常就逆了流向。

另外，他在第十一章还有一句：「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大意是：三十根辐条凑在一个毂上，正是中间那个空，才有车的用处。他早就说过，空的地方是有用的。上一章末尾那句「无能用，是因为四周围着」，其实是接着他的话说的。

◆ 三、老子：他停下的地方

然后说他停在哪里。

他的「补」，最后落在一个平衡上：高的压下，低的抬起，直到齐了。弓调好了，天道就算做完了。

这里有三处，本书想接着走。

第一处，他的「不足」，是跟别人比出来的。有余的和不足的，是两方，从有余的那边拿，往不足的那边补。可是朵朵腿里那块存货，不是比谁少，是比她自己原来少；周磊心里那条红凳子，也不是比别的孩子少。欠的「少」，是比自己织好的样子少，不是比旁人。

第二处，他的「补」，是把东西从这边搬到那边。不过晶体里，补上空位的那个电子，不是从一个「有余」的地方来的，它是邻居，它一动，自己原来的位置又空了。回写不一定是搬运，常常是挪一格，口子带着差，往前走。

第三处，也是最要紧的：弓调平了以后呢？一张弓的用处，不在它调得平，在它拉开着。一张永远调到不绷的弓，射不出一支箭。

本书的话是：老子看见了弓是绷着的，又很快把它说成了要调平的。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口，不是要补平，是要带着差，一轮一轮往下接。

◆ 四、狄拉克：他说中了什么

第二位，狄拉克。

他是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物理学家之一。1930 年前后，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大意是：真空不是空无一物，它是一片被负能量状态填满的「海」；海里要是少了一个电子，那个空位看上去就像一个带相反电荷的粒子。不久，实验里真的找到了正电子，他的想法得到了印证（狄拉克 1930 年发表《电子与质子的理论》；1932 年，安德森在宇宙线里拍到了正电子〔核〕）。

他说中了这样几样东西。

第一，他把「没有」当真了。在他之前，没有人认真地问：空位本身，算不算一个东西？他回答：算，它有电荷，它会走，它撞上电子会一起消失，放出能量。

第二，他的画面里有一片「海」。这和本书这一编的核心，几乎是同一句话：空位不是单独的，它是一片满的东西里，少了一个。

第三，他让「没有」有了身份证。一个空位，有它的电荷，有它的质量，有它的去向。在他之后，物理学家谈起这种东西，不再觉得是在谈一句比喻。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一个「没有」，被认真地写进了方程。

对想把「没有」说清楚的人来说，这是最大的支持：你并不是在讲一个玄虚的比方，最严格的那门科学，早就替你走过了第一步。

第四，他启发了后来的人。固体里的空穴，虽然和他的真空空位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用「一片满的东西里少一个」的思路来想，是同一路的想法。上一章你看到的那个晶体空穴，就是这一路的子孙。

◆ 五、狄拉克：他停下的地方

他停在哪里？

他的海，是一片静止的海。海里每一个状态，被规定好了：要么有电子，要么没有，规则是固定的。空位一出现，它的结局也是固定的：遇到电子，一起消失。

这个结局，是一种原样回写：一对一抵消，一轮收尾，什么也没留下。

本书想接着走的，有两步。

第一步，他给了样子，没有问这个样子能走多远。他的空位是一个物理对象；可是腿里那块存货，周磊心里那条凳子，也是这样的样子。这个样子不属于物理学一家。本书不借他的物理结论，只借他的眼睛：一个「没有」，要放在一片满的东西里看。

第二步，在他的图景里，空位的命运有两种：走，或者消失。可是请回想上一章，晶体里的空位，更常见的活法，是被邻居填、再开新口，一路往前走，走出了电流。这种「带差」的活法，才是日子里的欠最常走的路。物理学早就把这条路用得极熟了：每一个手机、每一块太阳能板里，都是。

所以，他的空位，说的是物里的一个样子。本书要说的是：这个样子，到处都有；而它最有意思的活法，不是消失，是挪动。

◆ 六、希尔：他说中了什么

第三位，希尔。

他在 1920 年代提出氧债，上一章讲过。他说，大意是：剧烈运动时，肌肉的氧是赊着的，运动后的大口喘息，是在还。

他说中了这样几样。

第一，他看出了「时间差」。花和补，不在同一个时刻。这个看见，是生理学里极要紧的一块石头。

第二，他把一个看不见的差，变成了可以量的东西。这一点，是科学家的本事，也是本书最羡慕的：他能称，本书只能说样子。

第三，他是靠实验说话的人。他的肌肉研究，后来得到了 1922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氧债」不是一句漂亮话，是从一次次测量里长出来的，这一点，要先敬。

第四，他的「债」字，让每一个人一听就懂。「赊」和「还」，是人人懂的两个字。一个概念，能让所有人听懂，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

◆ 七、希尔：他停下的地方

他停在哪里？

停在「债」这个字上。债，意味着一个数，意味着还完就清，意味着还的和欠的是同一样东西。

可是后来的测量，改写了这一点。今天的说法，叫运动后过量氧耗：停下来以后，多耗的氧，和当初赊的，对不上账，常常多得多，也杂得多，里面有降温的，有恢复别的东西的（具体比例，各家说法有出入〔据研究文献〕）。这说明，喘的那一阵，不是在原样偿还，是在整个地重新摆放。

更要紧的是第二点：他的模型，解释不了「歇好了会比原来强」。账还清，应该是回到零。不过训练的人都知道，补回来的比赊出去的多，下次就不那么喘了。这个多出来的一点，「债」这个字装不下。

第三点是危险的：「债」一旦搬到别处，会把欠想成一笔要原样还清的账。上一章末已经说过，这是第五编要专门拆的东西。

所以，他停下的地方，也是接着要走的一步：喘不是还账，是回写；回写不是回到零，是回到一个能再跑、而且跑得更远的位置。

这不是在说他错了。一个在 1920 年代用量杯和秒表做事的人，把「债」这个字交给后人，已经把门推开了一半。后一半，是后来的人，用更细的尺子，一点一点推开的。

◆ 八、弗里斯顿：他说中了什么

第四位，弗里斯顿。

他是当代的神经科学家。自 2000 年代起，他提出「自由能原理」，大意是：活着的系统，要想存续，就得不断缩小自己的预期和实际感觉之间的落差；这个落差，可以靠改变自己的预期缩小，也可以靠行动去改变世界来缩小。活着，就是持续地补一个缺口。

他说中了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他把「缺口」放在了活着的中心。一个系统存在的方式，就是不断面对落差、处理落差，这和本书把欠看作发生的基本样子，方向一致。

第二，他的理论里有「改模型」这一步：感觉和预期对不上，系统会修改自己对世界的模型。修改模型，其实就是一种回写，回写到了系统的「土」上。这一点，他与本书靠得极近。

第三，他把这套话，从一个细胞一路说到大脑，说成了同一套数学。这种跨层级的野心，本书很敬佩：三界的欠是同一个样子，他也在找同一个样子。

◆ 九、弗里斯顿：他停下的地方

他停在哪里？

先说他停在哪里，再说本书为什么觉得他需要往前走。

他的核心是「缩小落差」。理想的终点，是落差最小。这就带来一个著名的诘难，叫「暗室问题」：要是一个系统只想让意外最小，那它最聪明的办法，是躲进一间什么也不会发生的暗室。弗里斯顿一派对此有回答，大意是，系统的目标里还包括去获取信息、去探索未知（见弗里斯顿、桑顿与克拉克 2012 年《自由能最小化与暗室问题》，载《心理学前沿》〔核：大意〕）。

这个回答，等于承认：光说「缩小落差」是不够的，还得补上一句「也要主动去找新的落差」。

本书的说法，是把这半句说在前面：回写要带着差。同样是「落差缩小了」，可以是把世界摆回原样，也可以是把自己改一点；前者让一轮收尾，后者让下一轮接上。这两种，在「落差缩小」这一句里，是看不出来的。

还有一处不同：他的落差，是一个系统和它自己预期之间的；欠的口子，往往有两头，另一头是别的系统、别的人。周磊的口，另一头是周桂芳。一个人的落差，缩得再小，也合不上两个人之间那道口。

◆ 十、放回日子里

读书会的那个晚上，周磊把这些话，一句一句说给老何听。

老何听完，摘下老花镜擦了擦，说：「你的意思是，我说得对，可是说得短了。」

「对。」周磊说，「老子的弓是绷着的，调平了，箭就射不出去。」

老何笑了：「这话我得回去想想。」

回家路上，周桂芳问儿子：「四个人，你选哪一个？」

周磊说：「一个也不用选。老子说中了流向，狄拉克说中了海，希尔说中了时间差，弗里斯顿说中了活着要不断面对落差。我多说的，只有一句。」

「哪一句？」

「补，不是补平。是补上这一处，同时让下一处张开。」

周桂芳没有说话。她在路灯下走了十几步，忽然说：「做账的人，最怕两边的数字轧平了就以为完事。」

周磊愣了一下，笑了：「妈，你这句话，比我的好。」

带走的话

四位都说中了「没有」会拉着四周去补，本书多出的只有一层：补不是补平，是补上这一处，同时让下一处张开。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一半：四位把前两步和「补」都说中了，补的方式——原样，还是带差——没有人分开。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接下去了：读书会的这一晚，老何那句「回去想想」，是一道新口。

想一想

1. 四位里，哪一位的话最像你自己平时的想法？他停下的地方，对你意味着什么？

2. 你家里，有没有一件事，是被「补平」了以后，反而冷下来的？

◆

12

第12章

本编总账：把口全补平，发生就停了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有一个周日，周磊给自己定了个「清零日」。

早上起来，他把攒了两个星期的衣服全洗了，回了手机里所有没回的消息。又把欠同事的一顿饭，转成红包发过去，再把冰箱里放了很久的东西，一样一样扔掉。中午他睡了整整三个小时，说是把这个月欠的觉补回来。

到了傍晚，屋子干净，手机清爽，账上平了。

他坐在沙发上，等着那种传说中的「无债一身轻」。

没有等到。他只觉得屋子里很安静，安静得有点发空，像一场球赛打完了、场灯关了的体育馆。他想不出接下来要干什么，翻了半天手机，什么也没点开。

这个怪感觉，是这一章的入口。

◆ 二、两张清单并排

这一编，请了四位近邻上桌：老子、狄拉克、希尔、弗里斯顿。现在把他们各自看见的、各自收回的，并排摆在一起。

近邻	他看见了	他停下的地方
老子	东西往不足处流；弓是张着的；空的地方有用	把「补」说成调平；「不足」是和别人比出来的
狄拉克	一个「没有」要当真；它在一片满的东西里	空位的结局只有走或消失；那片海是静的

近邻	他看见了	他停下的地方
希尔	花和补有一个时间差，可以量	「债」是一个数，原样还；解释不了歇好了反而更强
弗里斯顿	缺口在活着的中心；系统会回头改自己的模型	目标是缩小落差；落差只在一个系统里，口子的两头没有写

左边一栏，是本书从四位那里收下的。右边一栏，是四位停下的地方。

你把左边一栏连起来读：东西往不足处去；一个「没有」要当真；花和补有时间差；缺口在活着的中心。这四句话合起来，已经几乎是本编的全部材料。本书在这一编里，没有发现一个他们没碰过的现象。

可是你再把右边一栏连起来读，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

◆ 三、四个停下，是同一个停下

四位停下的地方，说法各不相同：调平、消失、还清、缩小。可是把它们放在一起，是同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把「补」，想成了补到零。

老子的弓，调平为止。狄拉克的空位，遇到电子一起消失为止。希尔的债，还清为止。弗里斯顿的落差，缩到最小为止。四位的终点，都在一个「平」字上：差没有了，口合上了，账清了。

这并不奇怪。这是这个时代，也是过去两千多年里，人们最顺手的一种想法：有缺口，就是有毛病；毛病好了，就是缺口没有了。

平字有它的诱人之处。周桂芳做了四十年账，最安心的一刻，是月底两边数字轧平、红笔在表格最下面划上一道横线的时候。那一刻的踏实是真的，没有人该笑话它。

可是请回想周磊的清零日。口子全合上了，他得到的，不是轻，是空。

本书要说的是：补当然要补，补到零，不是目标，是一个站点，甚至是一个关卡。

◆ 四、本编总判断

两张清单并排放好，这一编的总判断是：

四位都看见了「没有」会拉着四周去补，又都把这个补，想成了补到平；而发生要的，是补上这一处的同时，让下一处张开。

前一半，是他们的看见，本书全收。后一半，是他们没有走的那一步，也是本书这一编唯一多出的东西。

◆ 五、只有本书推得出的一个局面

现在，可以给出这一编的判别局面了。

请想象两个系统。第一个，所有的欠都被补平了，每一个口子都按原样合上，什么差也没有留下。第二个，口子在一个一个地合，每一个合上的时候，都在隔壁开出一个新的。

四位的说法，会推出什么？老子说，补平是天道的目的；弗里斯顿说，落差最小是活着的目标；希尔的账，还清了就清了；狄拉克的空位，消失了就是了结。所以，在他们的眼里，第一个系统，是更好的那一个，或者至少是终点。

本书推出相反的一条：**第一个系统，什么也不再发生。**

请注意，这不是在驳四位。他们各自说中的东西，一样不少。只是他们说中了「会拉着四周去补」，没有再往下问「补完以后」。问到这一步，答案才分叉：他们的话推出的是「补平更好」，或者至少是「补平为止」；本书推出的是，补平为止的那个系统，不再往下走。

这个推断，三界里都有可以看的地方。

在物里：一个完全装满的价带，不会导电。没有一个空位，电子就无处可去，整层电子一动不动。半导体工业专门掺进少一个电子的原子，凿出空位，让它们张着，才有了电流，才有了你手里的手机。把空位补平，不是更好的半导体，是一块绝缘体。

在身体里：一个从不让肌肉欠一点氧的人，不会长出更强的腿。训练的道理，说白了，就是适度地欠，再带着一点多的回写。从不欠的身体，不会长进。

在心里和关系里：这一条，本书还只能说〔待验〕，第三编会专门去看：口子被当场清零的往来，会不会变稀。

三处放在一起，一个推断站出来了：**把所有的口都补平的系统，发生就停了。**

四位当然可以回答。

老子可以说，天道的平衡是活的，不是死的，弓调平了还要再张。弗里斯顿一派可以说，系统的目标里本就有探索新落差这一项。

这两个回答，本书都认。认了以后，局面是这样的：他们要补上「再张」「再探索」这半句，才接得住；而本书是把这半句，放在「补」这个动作本身里：每一次补，就是带着差的补。同一个现象，一个要加半句，一个本来就在句子里。这是一个读法上的分叉，是否真有高下，要等第三编去做检验〔待验〕。

◆ 六、怎样看一次补，是平了，还是接下去了

既然补有两种，怎么分辨眼前这一次补，是哪一种？

本书给三个很朴素的看法，都是看补完以后的样子。

第一，看有没有新东西。补完以后，这个系统里是不是多了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一个新的做法，一句新的话，一条新的线。多了，是带差；一样也没多，只是回到原来，是原样。

第二，看另一头有没有被点着。口子往往有两头。补完以后，另一头的人、另一头的部分，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新的理由，往这边再走一步？得到了，是带差；对方的口子也一并合上了，从此无事，是原样。

第三，看下一轮是不是更顺。下一次同样的路，口是开小了，还是开得更有方向了？身体歇好了更能跑，是带差；每次都是从头来一遍，是原样。

三个看法，都不需要什么仪器，一个晚上，就可以拿自己身边的事试一试。

比如朵朵这周的作业，写完就交，交完就忘，是原样；写完以后，她自己多画了一张小图，贴在了作业最后一页，老师在旁边写了一句「这张好」，这是带差。同样是一份作业，前一种只收了尾，后一种留下了下一次要写的东西。

◆ 七、定型到底，也是一种死

这一条，要和一个老词联系起来。

本书的七个词里，有一个叫定型：稳住了，认得出了，传得下去了。定型是一站，不是终点。

一个把所有欠都补平的系统，就是一个定型到底的系统。形状稳住，路走通，土织满，没有一处等着被回写。这样的东西，当然是稳定的，稳定得像一块化石。

化石很完整，没有口子。

所以，本书对「定型」的态度是：它是好东西，一个路走通了、形状稳住的东西，值得珍惜；可是如果把它当成终点，当成「欠清了就好了」，那就是在盼着一场死。

◆ 八、这不是劝人欠着不还

写到这里，要防一个误会。

有人会说：那你是让我欠着不还吗？

不是。补仍然要补，该还的要还，该睡的要睡，该说的那句话要说出口。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这本书讲的是怎么看懂，不是叫你硬扛。

本书想说的是另一件事：补的时候，是怎么补的。

原样地补，是把一切摆回原位，一轮收尾，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带差地补，是补上这一处，同时让这个补的动作本身长出点新的东西，下一处于是张开。

周磊那天补觉补了三个小时，是正当的。他后来想到的，不是不该补，而是他把一整天都用在了「复位」上：衣服复位，消息复位，冰箱复位。没有一件事，是往前走的。

◆ 九、本编自认最弱的几处

这一编的判断，有几处最弱，摆出来，供你挑。

一，三界的「同一个样子」，是本书的归纳，不是实验证明。物界的部分最牢，身体次之，心里最弱。

二，「补平发生就停」这一条，在物里是已知的事实，在身体里是常识，在关系里是本书的预测，还没有做过检验〔待验〕。

三，对四位的概括，是本书的读法。如果四位的原文里有明确处理过「补平之后怎样」，本书就要对应收窄。其中弗里斯顿一派的相关说法，本书只取其 2012 年那篇回应的大意。

四，所谓「带差」，在物里很清楚（挪一格），在心里就不那么清楚，什么算「带了差」，不同的人会划得不一样。

◆ 十、放回日子里

清零日的第二天，周桂芳打电话来：「你上回拿走的那只保温桶，这个周末送回来。」

周磊说：「我现在就送，顺路。」

他半小时后到了，把保温桶洗得干干净净，递到母亲手里。

周桂芳接过去，看了一眼，叹了口气：「你看你，洗得这么干净，我下次连给你装汤的由头都没有了。」

周磊愣在门口。

周桂芳又说：「下回你来，我给你炖汤，你把桶带回去，下个周末再还。」

周磊笑了。那只保温桶，后来在两家之间来来回回，一直没有「清」过。

回去的路上，他想起前一天傍晚那种发空的安静，忽然明白了，空的不是屋子，是他把每一道口都合上以后，没有一件事再等着他。而母亲那只桶，等着他的，是下个周末的一碗汤。

朵朵后来问：「爸，奶奶的桶怎么老送来送去？」

周磊说：「那是在传球。」

朵朵点点头，又问：「奶奶的账本上，这只桶算谁的？」

周磊说：「奶奶的账本上，这一页没有横线。」

朵朵说：「那球要是落了地呢？」

周磊说：「那就是比赛结束了。」

下一编，本书要问的，就是这件事：为什么人们那么想把账算清，一旦算清了，关系却往往也就收了尾。

带走的话

把所有的口都补平，发生就停了；好的补，是补上这一处，同时让下一处张开。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周磊把保温桶送了回去，一轮收了尾；可是母亲当场种下了下一轮。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接下去了：桶没有清，汤还在往下炖。

想一想

1. 你最近一次「清零」，是什么时候？清完以后，你是轻了，还是空了？
2.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总是把事情做得太干净，以至于别人没有机会回写他？

◆



第　三　编

「两清」遮住了什么

编　序

这一编六章，拆一句人人爱说的话：「谁也不欠谁。」

第 13 章从一顿饭进去：周磊的同事请了他一顿火锅，他第二天就赶着回请，回完以后，两个人反倒话少了。

第 14 章翻开周桂芳记了四十年的人情账本，看哪些名字被红笔划掉以后走远了，哪些一直没划，一直在来往。第 15 章把「还」分成两种：原样回写，带差回写。

第 16 章是一个思想实验：一个记账软件进了小区，会发生什么。这一章写的是本书推出的预测，还没有人做过，请当作待验的推断来读。第 17 章请四位近邻上桌：杨联陞、日语的「すみません」、布迪厄、格林伯格。

第 18 章是本编总账。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一个反差：人人都想把账算清，可关系偏偏是靠算不清活着的。

13

第13章

第二天就回请的那顿饭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磊三十四岁，在一家装修公司做项目经理。那个星期五，他手上的一个工地验收过了，同事小俞说，今晚我请，楼下那家火锅。

周磊没怎么推辞。两个人吃到九点多，小俞扫码结了账，三百一十二块。

回家的路上，周磊心里有一点别扭。说不上难受，就像鞋里进了一粒沙，走路不碍事，可一直知道它在。

第二天一早，他躺在床上刷手机，脑子里转的还是这件事：得赶紧回。

周六晚上，他把小俞约了出来，这一回是烧烤，三百一十五块，他抢着付了。小俞笑他：「你这么快干嘛，搞得像还债。」

周磊也笑，说：「扯平了，谁也别欠谁。」

两个人都觉得这话说得漂亮。可是从那以后，他们在公司里照常点头、照常说项目，却再也没有一起吃过饭。

这件事不大，每个人身上都出现过。本书想把它放慢，一格一格看。

◆ 二、老话和新话

老一辈人说：无债一身轻。

年轻人说：AA 制，谁也不欠谁。

两句话隔着几十年，说的是一回事：欠着不舒服，欠着是一件要尽快处理掉的事。

这个感觉是真的。你有过的，鞋里那粒沙，是真的在硌脚。欠一个人的饭，欠一句道歉，欠朋友一个周末，睡前总会冒出来一下。把它处理掉，人就松快了。

老一辈这个感觉，很多来自切身的日子。物资紧的年月，欠一袋米，真的会让一家人的腰直不起来。年轻人这个感觉，来自另一种日子：每个人都忙，都怕麻烦别人，也怕被人麻烦。两种日子不同，对「欠」的警惕却长得很像。

所以这一章不打算劝你别还。要看的是另一件事：那一下松快，到底是什么松开了？

◆ 三、先说它哪里对

先把公道还给「两清」。

它在很多地方是个好东西。跟陌生人做生意，货款两讫，各走各路，没有人需要在三年后想起谁对谁有恩。合伙人之间，账目清清楚楚，才不会为一笔糊涂账翻脸。大额的钱，更是越清越好。

还有一种人，一辈子见过太多被人情拿捏的事：谁家借了一回钱，从此在人面前矮半截；谁家受了一次照顾，往后什么话都得顺着说。这样的人说「无债一身轻」，不是矫情，是有过切身的疼。

AA 制也有它的好。少了抢着付账的推推搡搡，少了猜测对方到底想不想让我请，少了面子上的来回。大家都忙，都不想在一顿饭上花心思，这是实打实的体贴。

所以「两清」成立的条件很清楚：两个人本来就不打算往下走，或者往下走的那条路，不想靠这一顿饭来搭。

条件之内，它没有错。本书只问一件事：条件之外，它也在盖着什么？

◆ 四、那一下回请，发生了什么

回到周磊的那个星期五。把它拆成三步看。

第一步，矛盾发生了。小俞掏钱请客，周磊坐着吃。两个人之间那片原本平平的土，一边高了一点、一边低了一点：一个是付出的，一个是受用的。

第二步，改变发生了。从这一晚起，在周磊这里，小俞的形状变了，他成了「请过我的人」；在小俞那里，周磊成了「我请过的人」。事情已经和星期五以前不一样了。这是一张口，已经张开。

第三步，回写。变了的形状，要回头落到两个人的路和土上，一轮才合拢。

周磊一直没做的，就是这第三步。那粒沙，就是第三步没到的感觉。本书把这种停在第二步、还没回写的样子，叫作欠。周磊这一晚欠的是形状欠：他欠的不是三百块钱，是「他已经成了请过我的人」这个变化，还没有回头改到两个人之间。

周六晚上，第三步到了。

不过请注意它是怎样到的：同样的一顿，同样的数，同样的抢着付。回写把形状原样推了回去，小俞重新成了「普通同事」，周磊也是。

本书把这种回写叫原样回写。一个形状变了，再原样搬回去，一轮收尾。

◆ 五、「零」盖住了什么

「扯平了」这三个字，说的是账面上的一个零。

零很好用。零一出来，那粒沙就没了。不过零是什么？零是一个数，它只知道一件事：有没有口张着。没有，就是零。

数不会告诉你，那张口在张着的时候，还做了别的事。

周五到周六的这一天里，周磊心里有一个小小的牵挂：我欠着小俞。它让周磊在周六早晨想起了小俞，想起了这个人，想起这顿火锅里小俞说过的一件家事。它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两个人的路接着往下走的理由。

口合上了，理由也跟着合上了。

这就是「两清」盖住的东西。它把口子的那一个数拿走了，同时把口子的另一个用处也一并拿走了：那个口，本来在拉着两端往下一步走。

本书先把话说在前面：被盖住的不是钱，是下一次见面的理由。

◆ 六、口有两头

还有一件事，周磊当时没有想到：口不只张在他这一头。

火锅那一晚，小俞掏出手机扫码的时候，他那里也有了一个变化：他成了「请过周磊的人」。这个变化同样没有回写。他不会像周磊那样觉得鞋里进了沙，因为施的一头，感觉往往是轻的。可是它在，它让小俞在周六早晨想起了一下周磊，想起他上次说过孩子的事，想起下周的验收还要他帮忙对一遍图。

所以，说「周磊欠了小俞」，只说对了一半。更准确的说法是：星期五这一晚，两个人之间张开了一道口，两端都被它挂着。一头挂着的叫欠，另一头挂着的叫被欠。

周六晚上小俞说「搞得像还债」，周磊后来回想，那一笑里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也许是轻松，也许还有一点点落空：他刚刚才拿到的那个「请过人」的位子，一晚上就被收走了。

这不是说小俞在意。本书没有这个意思，也不知道小俞的心思。要看的是结构：口合上的时候，合上的是两头，不是一头。

◆ 七、三块钱的差

再回头看那两个数：三百一十二，三百一十五。

周磊多付了三块，没有人在意。小俞自己也不会去算。

这三块钱说明了一件事：合上口子的，不是数目对不对。一个数差三块，口照样合上；换成差三百，口也许会重新张开，因为这时候，形状没有回到原位，小俞会觉得「他多花了」，或者周磊会觉得「我吃亏了」。

也就是说，原样回写要的，是「形状回到原样」，不是「数字相等」。数字只是形状回到原位的一种凭证，大家默认：差得不多，就算原位。

这一点要记住，下一章会用到。因为当我们说一次回写「原样」，说的是它把两个人推回了出发时的样子；当我们说一次回写「带差」，说的是它把两个人推到了和出发时不一样的地方。这两句话，跟数字大小没有关系，跟值多少钱也没有关系。

◆ 八、同一顿饭，两种回请

为了看清这一点，把周六那个晚上改一改。

假设周磊没有赶着回请。周一中午，他带了一小袋自己妈妈腌的萝卜干，放在小俞桌上，说：「我妈腌的，你尝尝。下回换我挑地方。」

小俞愣了一下，笑了：「你妈还腌这个？」

这一次，口还张着。

可它换了一个样子：不再是一顿饭，变成了一袋萝卜干，一句「下回」。小俞尝了以后，会说味道，会问是哪里的做法，会想起下次聚的时候要不要带点什么。两个人之间，多出了一件原来没有的东西：一个可以聊的话题。

回写到了吗？到了。萝卜干就是回写的一部分。只是它没有把形状推回原位，它带着一点新的东西进来，种下了新的一点矛盾：下回换我挑地方，意思是下回还要见面，下回还有一个人要付出。

本书把这种回写叫带差回写。第 15 章要专门讲它。

这里先留一个提醒：不要把这一段读成技巧。「故意留个尾巴，让对方下次还找你」，那是另一回事，本书之后会说，那样做出来的差，往往是算出来的，算出来的差又会变成另一张价目表。萝卜干之所以好，是因为它确实是周磊家里有的，确实是想让小俞尝一尝的。

◆ 九、AA 制的账单上少了什么

再看 AA 制。

周磊公司有另一群同事，他们聚餐从不抢着付，一桌十个人，吃完各自扫码，每人六十八块，干净利落。

这一群人，大家都说处得「轻松」。但周磊注意到一件事：他们几乎不单独约。每一次聚，都要有一个由头：谁生日，谁升职，谁要走。没有由头，就没有聚。

AA 制的那一刻，口根本没有张开。没有人成为谁的「请过我的人」，所以没有人需要想着谁，也没有人在回家路上惦记。这样很干净，干净得连一句「下回」都没有地方放。

这并不是 AA 的错。AA 本来就是为「不想有口」的场合设计的。只是如果一个人的全部往来都按 AA 的办法来，他就会发现：见面成了一件需要专门花力气去安排的事，要找由头，要开群，要定日子。

而从前，欠着的那一点点，替他把这些力气省了。

◆ 十、放回日子里

周六晚上，周磊给妈妈周桂芳打电话，随口说起这事。

周桂芳在小学当了三十多年会计，退休以后也没改过记账的习惯。她听完，没有夸他，也没有责备，只问了一句：「你们俩后来还一起吃过饭吗？」

周磊说：「没有，就公司里见。」

电话那头停了一会儿，周桂芳说：「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账平了，人走了。」

周磊说：「妈，我就是不想欠人家的。」

周桂芳又说了一句：「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你这样的。」

她那时候在单位里，谁请她吃一块糖，她第二天一定还一块。后来有一位老会计看着她，笑着说，你这个小姑娘，账记得太紧了，人家请你，是想和你亲近，你一块糖还回去，人家就知道你不想亲近了。

她当时很不服气，觉得这是占便宜的人才说的话。过了很多年，她才明白，老会计说的是另一件事。

「不想欠，行。」周桂芳说，「别把门也关了。」

挂了电话，周磊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

他想起周五那顿火锅里，小俞说他家老人要来住一阵，正愁没处带去逛。这件事，周六晚上的烧烤桌上，谁也没再提。

周一早上，周磊路过小俞的工位，停了一下，说：「周五那顿，我还记着呢。」

小俞头也没抬：「早忘了。」

「我没忘。」周磊说，「下回我挑地方，你带上你家老人。」

小俞这回抬起了头。

明天能试：下一次有人请你，别当晚转账，也别急着回请。当场说一句：「这顿我记着。」然后过几天，用你自己最顺手的方式，把那个人想起来一次，带一点东西，说一句话，问一件事。

如果是你不想让它往下走的关系，那就按 AA 来，没有任何问题。两清是一件好用的工具，只是别拿它去对付每一个人。

带 走 的 话

两清不是没有口，是拿一个零把口盖上了；盖得越快，下一次见面的理由也盖得越快。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而且是原样到的：同样的一顿，同样的数，小俞和周磊都回到了「普通同事」。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封死了。回请那晚口就合上了，没有给下一次留下一句话。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赶紧回请」是什么时候？回请以后，你和那个人的往来，变密了还是变稀了？
2. 有没有一个人，你们之间从来说不清谁欠谁，却一直在来往？

◆

14

第14章

关系就是几道还张着的口

◆ 一、一摞蓝皮账本

周桂芳家的衣柜最下面一层，压着一摞蓝皮本子，一共十一本。

封面上都是同一行字，用蓝黑钢笔写的：人情往来。

她今年六十一岁，在小学当了三十多年会计，退休以后什么都放得下，就是这个习惯放不下。谁家结婚，随了多少；谁家孩子满月，送了什么；谁家老人走了，去了没有；每一笔，都记在本子上。

记法也是会计的记法。每一页分左右两边，左边是别人给她的，右边是她给别人的。日期，事由，数目，一行一行。

她还有一个自己的规矩：这一笔回过了，就用红笔，在那一行上划一道横线。

四十年下来，十一本账，红线最密的地方，一眼就能看出来。

◆ 二、红线划得最干净的那几页

先翻红线最密的那几页。

老陶，当年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两个人的往来，在本子上排得整整齐齐：老陶儿子结婚，随了二百；她女儿上大学，老陶回了二百。老陶退休办了桌酒，她去了，随的是当年同样的数；后来她退休，老陶也来了。一笔对一笔，红线一道接一道，干净得像一份审计报告。

老陶这页的最后一行，是三年前：老陶的老伴走了，她去了，随了礼。右边写着数目，左边是空的。

这一行她没有划线，因为没有可划的：对方已经没有人可以回了。

这些年，周桂芳和老陶的来往，越来越像两张名单上的一个名字。逢年过节发一条微信，收到一个表情。

翻到这里，周桂芳自己也说，老陶这个人她是敬重的，一点不亏欠，也一点不遗憾。

本书想先说一句公道话：这样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好。老陶和她，本来就是办公室的同事。同事这一层，是一个地方、一段日子里的往来，日子过完，关系的任务完成了。红线划到底，说明这一轮做得扎实，一点不欠。

不过你再往后翻。

◆ 三、一直没有划线的那几页

翻到第四本中间，有一页纸，红线几乎没有。

那一页的名字是：吴婶。

吴婶是周家以前住过的那栋楼里的邻居。三十年前，周磊一岁半，周桂芳单位忙，是吴婶把孩子接过去带了半年。那时候周桂芳塞给她二百块钱，吴婶推了又推，最后收了一半。

这一页上的字很密，一行行往下排：

吴婶家煤气灶坏了，老周去修。吴婶腌了一坛酸菜，送来半坛。周家搬了新房，吴婶带着一盆绿萝来。吴婶的孙子考试，周桂芳给他讲了一个暑假的算术。吴婶有一个蓝边的搪瓷盆，借给周桂芳包饺子，一借十几年。

整页里，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红线划掉的地方。因为每一件事做完，都带出了下一件。

周桂芳翻着这页，说了一句她自己也许没有留意的话：「这页最乱，可是我和她，最近。」

她说的是实话。老陶那一页干净，人是远的；吴婶这一页乱，人是近的。

◆ 四、朵朵问的那句话

那个周末，八岁的朵朵趴在奶奶腿边，翻到了这一页。

朵朵二年级，刚学会数一百以内的加减，对奶奶那些小格子的字格外着迷。她翻着翻着，指着吴婶这一页问：「奶奶，别的页都有红线，这一页为什么没有？」

周桂芳想了想，说：「因为这一页还没做完。」

「那什么时候做完？」

「不知道。」周桂芳说，「也许不用做完。」

朵朵听不懂，就低头去数那一页上的字。数着数着，她小声说：「那这一页的人，是不是特别好？」

周桂芳没有回答。她觉得孩子的话，比她四十年的账本还准一点。

本书不敢这样说。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本书能说的是：这一页上，事情接着事情，人没有走远。

◆ 五、先有人，还是先有口

这里要问一个看似多余的问题。

吴婶和周桂芳，是先有了两个人，然后她们彼此欠来欠去，慢慢成了朋友吗？

我们平时都这么想：先有一个我，先有一个你，然后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有了关系。关系是挂在两个人中间的一条线。

不过看一看这一页账本。

三十年前，这两个人是什么？是一栋楼里的两户人家，见面点点头。那半年带孩子，是第一道口：周家的孩子被吴婶带了，周家这边变了，可是回写没有到，因为二百块钱只回了一半。然后是煤气灶，是酸菜，是绿萝，是算术，是搪瓷盆。一道口接着一道口。

今天的「吴婶」和「桂芳」，是这些口一道一道张开、又一道一道接下去，长出来的样子。如果有人把这十几道口一下子全部抹平，换成十几个红线，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两个住过同一栋楼的人。

所以本书说一句比较重的话：关系不是先有两个人再欠来欠去，关系就是几道还张着的口。

请不要把这句话读歪。它不是说没有这些往来，两个人就不存在。它说的是：这一份关系，这一份叫「吴婶和桂芳」的东西，是由那些口长出来的。口在，它在；口合完了，它也就收了尾。

◆ 六、一份关系有几道口

再回到吴婶这一页，数一数同时张着的口。

带孩子的那半年，二百块钱只回了一半，另一半是情分，从来没有人谈过。这是一道，它十几年没有合上。

蓝边搪瓷盆，借了十几年，一直在周桂芳家的碗柜里。这是一道，它是物上的。

绿萝和酸菜，一来一往，来往的时候有时是周家欠着，有时是吴婶欠着。这是几道小口，一个合上，另一个就张开。

周桂芳给孙子讲的那个暑假算术，是周家付出的，吴婶至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回。这是一道，它悬在吴婶那头，也悬在周桂芳这头。

我们数出来的，至少有五六道，方向并不一致：有的是周家挂着，有的是吴婶挂着，有的是两头一起挂着。

还有一道口，在账本的另一页：表姐。

周桂芳三十多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表姐从外地赶来，在医院守了二十几天，走的时候留下一床亲手缝的被子。那床被子，周桂芳盖了二十年，一直没有什么可以回给表姐的。

去年冬天，表姐住院，周桂芳去守了三个晚上。

这一道口，悬了二十年。它不是在这三个晚上合上的，因为表姐出院以后，又给周桂芳寄来了一箱橘子。

这里有一个很自然的猜想：一份关系的粗细，和还张着的口的数目、种类有关。口越多、越不一样，两个人之间的线越粗。

这是本书的推断，没有做过检验，请当作待验的话来读。它倒是有一个现成的办法可以验：找一批相识多年的人，不问他们感情好不好，只请他们各自数一数，两个人之间现在有多少件还没了结的事。再看这个数，和他们说的「亲近」，是不是一起涨落。

◆ 七、口不是链子

听到这里，有人会担心：这么说来，关系是靠互相欠着来拴住的？这不成了一条链子？

不是。这里要把话说细一点。

链子是锁。锁住的两个人，想走也走不了。只是欠着的口不是锁，它是一个拉力：因为前两步已经走过了，只差第三步，所以它拉着两端往下一步走。

差别在哪里？一头是被拉向前，一头是被拴在原地。

吴婶和周桂芳之间，没有谁被谁拴住。她们每次见面，是因为有一件事等着：灶台，盆，算术，一坛菜。事情在拉着她们走近，而不是规矩在押着她们见面。

如果哪一天，吴婶搬去了外地，盆也还给了，酸菜也不送了，她们不会吵架，也不会翻脸。她们会像老陶一样，慢慢变成通讯录里的一个名字。

真正会把口变成链子的，是另一件事：有人把这个口子，命名成一个固定的数，只许按这个数原样还。本书第五编专门讲这一步，叫定价。到那时你会看到，同样是欠着，一个拉人，一个锁人，分水岭就在那里。

◆ 八、关系是怎样结束的

照这个看法，一份关系是怎么结束的？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吵架。一场大吵，一句难听的话，绝交了。

吵架当然会让关系结束。不过还有另一种结束，比吵架安静得多：口一道道合上，没有谁来接下一道，于是线越来越细，最后只剩一个名字。

老陶那一页就是这样的。

没有仇，没有怨，红线划得整整齐齐，每一件事都完成得很体面。完成到最后，没有一件事等着，也就没有任何一个理由，需要对方在场。

周磊在工地上也见过同样的事。一户人家装修，尾款付清，验收签字，业主在群里说一句「谢谢，辛苦了」，项目经理回一个握手的表情。以后没有再联系，大家都觉得这样才对：该办的事办完了，两清得漂亮。

这没有问题。装修是一件事，不是一份交情。问题只出在另一种情形：本来想长久往来的两个人，却用办装修的办法去对待彼此。

所以关系有两种死法：一种是被人亲手剪断，另一种是被一笔笔结清。后一种没有人受伤，因此常常没有人发现。

这也是本编想提醒的地方：我们特别擅长防着第一种，对第二种却几乎没有防备，因为它看上去只是「把账算清了」。

◆ 九、放回日子里

那个星期天晚上，周桂芳把吴婶这一页翻了很久。

她手里拿着红笔。那只蓝边搪瓷盆，借了十几年了。她知道只要拿着盆送过去，说一声「谢谢你借我这么多年」，她就可以在这一行上划一道线。

她把笔放下了。

第二天，她包了一锅饺子，装在那只蓝边盆里，端了一半，敲吴婶家的门。

吴婶开门，看见盆，笑着说：「哟，这盆还在你那儿呢。」

「在我这儿。」周桂芳说，「你先别要，下回我再给你送别的东西来。」

她回家以后，在那一页最下面添了一行字，没有划线：盆在我这，饺子送了。

她后来对周磊说，那些红线，没有一道是别人逼她划的，全是她自己一笔一笔划的，划的时候心里是踏实的。她并不后悔。只是她现在翻到老陶那一页，会多想一句：当时要是少划几道，是不是还能多说几句话。

明天能试：翻一翻你的通讯录，找一个人，你们之间有一件悬着的小事：一本书没还，一句谢没说全，一次说好的见面没有安排。别急着去把它补平。先留意一下，这件悬着的事，是不是正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眼下还连着的一根线。

带走的话

一份关系有多近，要看两个人之间还有几件事等着；全部清完的那一天，往往也是它收尾的那一天。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老陶那一页，到了，一笔一笔都到了；吴婶那一页，每到一次，就带出下一道口。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老陶的口，一道道封干净了；吴婶的口，一道道接下去了。

想一想

1. 你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个名字，你们之间已经「两清」很多年了，可你还是不舍得删？
2. 如果有人替你数一数，你和最亲近的那个人之间，现在还有几件事没了结，你猜会是几件？

◆

15

第15章

原样回写与带差回写

◆ 一、同一个「还」字

你去楼下小卖部买一瓶水，付了三块钱，拿走水。这是还吗？

你借了同事一本书，看完，放回他桌上。这是还。

吴婶送来半坛酸菜，周桂芳端回去一盆饺子。这也是还。

三件事，用的是同一个字。不过你稍微留意就会觉得，它们不像是同一回事。买水的那一笔，付完就完，连「还」字都不用提；还书那一笔，放回桌上，各不相欠；可是饺子那一盆，端过去以后，故事才刚开始。

上一章看了关系是几道还张着的口。这一章要问：口，是怎么合上的？「还」这个字里，其实藏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合法。

◆ 二、原样回写：把形状放回去

先看第一种。

借了书，还书。借了钱，还钱。周磊星期六晚上的那顿烧烤，也是这一种。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样子：一件东西从这一头去了那一头，现在，原样回来。一个形状变了，再原样搬回去。

本书把它叫原样回写。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只把形状复位。小俞请客，周磊成了「受用的人」；回请以后，周磊又是「普通同事」，一切回到周五以前。

第二，不种新矛盾。回请那一顿，没有留下任何周五以前没有的东西：没有新的话题，没有新的期待，没有谁多了一件悬着的事。

第三，一轮收尾。三步走完，第三步落在第一步出发的地方。

周磊在工地上最喜欢这样的人：材料商，送货、验货、付款，三步走完，清清楚楚。他说，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不累。

不累，是因为原样回写不留悬着的东西，不需要费心去惦记。

这样的回写是干净的。你买水，借书，还房贷，都是原样回写。银行不需要和你变成朋友，水摊老板也不需要。这样的往来，好在它可靠：每一步都看得见，每一步都有头有尾。

◆ 三、为什么原样还，两清就远了

不过原样回写有一个后果，前两章已经看到了：一轮收尾，关系也就跟着收尾。

道理其实不复杂。口，是前两步走完以后留下的缺。原样回写把第三步补上，补得一点不差，口就整个合拢了，拉力也一起消失。往来要往下走，就得有新的东西在拉。原样回写什么新东西都没有留下。

所以，原样回写越是彻底，两个人就越接近「谁也不欠谁」，也就越接近「谁也不必找谁」。

这不是原样回写的毛病，是它的本分。它的任务就是把一件事办完。毛病出在，我们把所有的往来，都当成要办完的事去办。

◆ 四、带差回写：回写时种下新的矛盾

第二种，看周桂芳那盆饺子。

吴婶送来的是酸菜。周桂芳回的是饺子，不是酸菜。这就不是原样了。

饺子里是荠菜馅的，吴婶说她从来没有吃过这样调的馅，问是怎么弄的。周桂芳说，要先把荠菜焯水，挤干，再拌肉。吴婶说下回她也试试，要是弄不好，还得来请教。

这一盆饺子，把酸菜那一道口合上了，同时种下了三样东西。

一个新话题：荠菜馅怎么调。一个新的悬着：吴婶要试，还要来请教。一个新的方向：这一回，是吴婶要来问周桂芳。

三个星期以后，吴婶端着一小碟自己拌的荠菜馅来敲门，皱着眉说：「我弄出来怎么发苦？」

周桂芳凑过去闻了闻，说：「你没挤干。」

两个老太太站在门口，把一碟馅翻来覆去地研究了十分钟。那天的账本上，周桂芳什么也没记，她觉得没有一行字能记得下这十分钟。

旧的口合上，新的口张开。一轮没有收尾，而是接着转了下一轮。

本书把这种回写叫带差回写：回写的时候，带进一点原来没有的东西，种下新的路与土之间的矛盾。三步走完，第三步没有落回出发的地方，落在了一个稍稍不同的地方。

这个「差」，就是关系往下走的燃料。

◆ 五、差从哪里来

差从哪里来？

民间的老办法有很多。《礼记》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干脆，大意是：礼讲究有来有往，只往不来，不合礼；只来不往，也不合礼（《礼记·曲礼上》）。你注意「往来」这两个字，往和来是两个字，不是一个字。往一次，来一次，来的不是往的那一样东西，往来才成为往来。

大致说来，差有这几种样子。

换一样东西：酸菜换饺子，一顿饭换一袋萝卜干。

隔一段时间：不是当天，也不是当晚，过些日子，等一个合适的由头。

换一个方向：不回到原来的人身上，转到他家里的人身上，转到下一个人身上。第六编会专门讲这一种，叫口子的接力。

多放一点自己：不是多花钱，是多放一点只有你有的东西，一个方子，一次陪伴，一句只有你会说的话。

周磊第一次领会这一点，是在装修公司的年会上。有个老师傅，一辈子带出了十几个徒弟，逢年过节，徒弟们提着酒来，他从来不推，也从来不说「你们不用来」。他只是每次，都从柜子里拿出一样东西回给他们：一把磨好的刨刀，一个自己做的小木盒。他回的东西，没有一样重复。

这几种样子，听起来像是技巧。其实用不着学。在好好往来的两家人那里，这些东西是自己长出来的：吴婶不会算计着用饺子去换一次请教，她只是真的觉得那盆饺子好吃。

◆ 六、带差，不是故意欠

说到这里，必须堵住一个岔路。

有人听了「带差」，马上想到一个办法：我故意少还一点，留个尾巴，下次就有理由再找他了。

周磊公司有个老葛，就是这样的人。他每次聚餐结账，总是「差一点点」：忘了带钱，少付了十块，下次再补。他以为这样是留着一道口，保持联系。

大家其实都看出来了，没人说破。时间长了，有人开始躲着和他一起吃饭。

老葛错在哪里？错在他的差是算出来的。他先定了一个数，再从这个数里扣掉一点，用这一点去换以后的往来。这个「差」其实是一个钩子，钩子的另一头挂着价目表。

本书说的差，不是这样来的。差是路自己带来的：周桂芳的饺子之所以是饺子，是因为她家里正好包了饺子；吴婶后来问起荠菜馅，是因为她真的好奇。这样的差，不能提前设计，也不能用来换什么。

怎么分辨？有一个朴素的办法：问自己，我留下这一点，是为了让这件事更好，还是为了让他以后还得找我？前一种是差，后一种已经在定价了。

有一个朴素的办法，可以帮你分辨。想象对方事后发现了你的心思，你会不会脸红？

老师傅的小木盒，就算被徒弟看穿了，他也只会笑，因为那盒子确实是他想做给徒弟的。老葛的少付十块，一被看穿，他会立刻难堪。脸红不脸红，往往比一堆道理还准。

◆ 七、朵朵和她的贴纸

八岁的朵朵，在学校里也有自己的一本账。

她和同桌糖糖换贴纸。起初是一换一：朵朵的小熊换糖糖的兔子，同样大小，同样亮。换完以后，两个人都满意，换的时候特别认真，生怕谁吃了亏。

这是原样回写，干净利落。不过也只有这一回。第二天，两个人谁也没想起要再换。

有一天，朵朵自己用彩笔画了一只兔子，剪下来，贴在一张卡片上，拿去给糖糖。这一张，没有办法按大小去衡量，它不是贴纸，是朵朵画的。

糖糖看了很久，第二天回给她一颗用彩纸折的星星。

再下一周，她们两个人头碰头，开始合作做一本「贴纸小书」，一人一页。

没有谁在算，谁欠了谁。可是从那张手画的卡片起，她们之间的口，一道接着一道，没有再合拢过。

◆ 八、红线是什么

回头看周桂芳的账本。

老陶那一页的红线，其实是原样回写的记号。一笔对一笔，同样的数，同样的场合，划一道线，收一轮。红线越密，说明往来越规整，也越容易走到头。

吴婶那一页没有红线。不是因为她们不会还，是每一次还，都带了差，每一次带了差，就又张开一道新的口，红线没有地方可划。

我们很容易把「红线划满」当作账目的理想状态。不过你要往下看一看，红线到底划掉了什么：它划掉的是口，是往来的拉力。

所以对「带差」不用多想，也不用多学。只要记住一件事：每一次回写的时候，你手里有没有一点新的东西，是你有他没有的。

◆ 九、有些东西，根本没法原样还

再想一件事：吴婶带过周磊的那半年，周桂芳能原样还吗？

要原样，就得还吴婶半年时间，还她那半年里每天早起、每天抱着孩子在楼道里转的日子。这些东西，没有哪一样能原样搬回去。那半年已经过去了，吴婶的那半年，也已经长成了别的东西。

很多时候，人情里最重的那一部分，就是这样：它没办法原样还。

这样看，带差回写就不是一种讲究，一种奢侈，而是一种没有别的办法的办法。能原样还的，我们用原样去还，了结得干净；不能原样还的，只有换一种样子去回，让它接着往下走。

所以周桂芳这三十年里回给吴婶的，是灶台上的饭，是暑假的算术，是半盆饺子，是一次又一次的在场。没有哪一样等于「半年」，却每一样都是对那半年的一次回写。

这也是为什么，真正重的恩，没人能「还清」，也没人会说「还清」。不是人不想还，是原样本来就还不了。把「还不清」说成「欠一辈子」，是一句好话；可是把它当成压在身上的石头，就读歪了。这一点，第五编要仔细说。

◆ 十、放回日子里

周磊刚还完房贷。最后一笔转出去的那天，他在手机上看着余额变成零，坐了好一会儿。

这一笔，要的就是原样回写。银行不需要和他往来，他也不需要银行的人情。一笔一笔，原样还，还完，两清，拿回房本。这是它最好的用法。

只是他前不久借钱帮了一个朋友。那一笔，他心里隐隐知道，不能按房贷的办法去想。但具体怎么想，他还没有想清楚。这一道口，要留到第五编去讲，那里会说，同样是借钱，为什么有的越借越近，有的越借越怨。

今晚可以：想一想最近别人帮过你的一件事。别马上想怎么「还」。先问一句：我手里，有什么是他没有的？可能是一个你认识的人，可能是一个你会做的菜，可能是一个只有你才记得的故事。

不用立刻去做。想一想，就已经比转账走得更远了。

> **带 走 的 话**
>
> **原样回写把口合严，一轮收尾；带差回写合上这一道，同时张开下一道，一轮接着一轮。**

> **小　账**
>
>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房贷是原样到的，饺子是带着差到的。
>
>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房贷的口封死了，这是它该有的样子；饺子的口接下去了，酸菜合上，荠菜馅张开。

> **想 一 想**
>
> 1. 你最近一次回别人的情，回的是「同样的东西」，还是「别的东西」？
> 2. 你手里有哪样东西，是你身边某个人没有、而你恰好愿意给的？

◆

16

第16章

一个记账软件进了小区

◆ 一、一条通知

先说清楚一件事：这一章讲的，是一个还没发生的故事。

它不是调查，也不是已经发表的研究，是本书从前面几章的看法里推出来的一个预测，一个思想实验。里面的小区、软件、人，都是想出来的。写它，是为了让那个看法碰一碰现实，看它会不会塌。

故事是这样的。

周磊和周桂芳住的小区叫桂花苑，三百多户。有一天，物业群里弹出一条通知：小区上线了「往来账」，一个邻里互助的小软件，请各位住户自愿下载。

通知写得很客气：「让每一次帮忙都被看见，让每一位热心邻居不吃亏。」

周磊看了两遍，觉得这个想法挺好，就装了。

◆ 二、这个软件做什么

软件不复杂。

邻居帮了你的忙，你打开软件，点一下「记一笔」，选一个事由：帮忙取快递，借工具，看孩子，修水电，陪老人去医院。软件根据事由，自动折算成「邻里分」，比如取一次快递算二分，看孩子一小时算五分。

对方收到提醒，可以回你一次：回的事由也折算成分。双方的分数一对上，页面上跳出一个绿色的勾，写着：已两清。

每个月月底，软件会给每一户发一份小报告，叫「公平榜」：你这个月付出了多少分，受用了多少分，差多少。差为负，提醒你「别忘了回馈」；差为正，夸你一句「邻里好榜样」。

做这个软件的人，用意一点也不坏。他们见过太多热心人被白占便宜，见过楼里那些只拿不给的人。他们想让付出看得见，让吃亏的人少一点。

◆ 三、先说它的好处

先把公道还给这个软件。

小区里确实有只拿不给的人。有人每次都借工具不还，有人把邻居当免费保姆，有人从来不问一句「麻烦你了」。这些事让热心的人心里发凉，也让热心人越来越少。

软件把每一笔都摆出来，吃亏的人看得见自己吃的亏，占便宜的人也不容易装没看见。这对很多小区来说，是实在的好处。

所以本书的第一个预测，一点也不唱反调：装了这个软件的小区，住户会觉得更公平。

「我没有白帮人」「大家基本都是有来有往的」，这类感受很可能会上升。软件替人把一笔一笔的账摆平了，人心里的不平，自然少下去。

这个预测，本书同意。

◆ 四、第一步推演：回写变便宜了

接着往下推。看软件到底改变了什么。

在没有软件的小区里，周磊帮了楼下李阿姨装一个窗帘杆，这道口就张开了。李阿姨要怎么回，是一件需要想的事：送点什么？什么时候送？当面说，还是改天说？这些「想」，要花力气，也要花心思，常常拖上几天。

有软件的小区里，周磊点「记一笔」，李阿姨收到提醒，点「回一次」，选「借工具」，两分对两分，绿勾一跳，已两清。

第三步变得非常便宜：不要想，不要拖，一下就到。

便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口子合得特别快。快到什么程度？快到来不及在这道口上，长出别的东西。

没有哪个住户做错了什么。他们只是在做一件人人都觉得好的事：尽快把欠着的清掉。不过前面几章看过了，口子拉着两端往下一步走，合得越快，下一步越没有理由。

再换一个角度，看李阿姨。

她收到提醒的时候，手机屏幕上是一行字：「周磊帮您完成了『安装家具』，对方付出 6 分，请回馈。」

她一定会觉得，被人帮的好意，一下子变成了一件有标价的东西。她会马上点开，选一个看上去价值差不多的事由，点下去，生怕多欠了一分钟。

不是李阿姨小气。是软件摆出来的样子，让她只剩下这一种做法。

◆ 五、第二步推演：口子被命名成了数

再看第二件事：软件给每一道口，都标了一个数。

取快递二分，看孩子一小时五分。这个数，是软件的设计者规定的，可是一旦规定了，它就变成一个人人看得见的标准。

本书第五编会专门讲这件事，现在只提前说一句：当一道口被命名成一个固定的数，口子的性质就变了。它不再是「周磊帮了李阿姨装窗帘杆」这样一件有来有往的事，变成「周磊付出了三分」。

三分，只许用三分来还，用别的还不算数。

这就是前面说的定价。软件不是故意的，它必须这么做，否则它无法算出绿勾。只是它一旦这么做，所有进到软件里的往来，都被统一换算成了「同一种东西」。

还有一件事，藏在「公平榜」里。

差为负，软件提醒你「别忘了回馈」。这一句提醒，把口子的性质又改了一次。原来，口子是拉力：一头挂着，两头想往前走。现在，口子成了催：软件在每个月底，替对方敲你一下。

拉是从里面长出来的，催是从外面压进来的。一个让人想走近，一个让人想躲开。第五编会看到，感激变成躲，躲变成怨，就是从「拉」变成「催」开始的。

吴婶的酸菜和周桂芳的饺子，要折成几分？荠菜馅的十分钟研究，折成几分？软件里没有这个选项。

◆ 六、第三步推演：没有「带差」的格子

于是出现了第三件事。

软件里有「事由」，有「分」，有「已两清」。但没有一个格子，可以填「我想换一样东西回」，也没有一个格子，可以填「下回我来」。

住户当然还可以在软件之外往来。只是软件里记着的、被承认的、被统计的，只有那一种：能折算的，能原样对上的。

这样一来，有什么事会发生？我们推一推。

在软件里，每一笔都是原样回写。因为回写的那一步被设计成了「选一个等价的事由」。带差回写，在软件里没有位置。

时间一长，住户会形成一个习惯：欠着的事，到软件里去清。清了，才算安心。不清，会被「公平榜」提醒。

于是，本来会长成饺子、长成荠菜馅的那些往来，会被拉回到「分对分」的轨道上。带差的那一小部分，不是被禁止，而是被冷落：没有绿勾，没有人夸你，就没有人想做。

◆ 七、长椅上的吴婶

软件进不进小区，周桂芳其实有她自己的看法。

那个傍晚，她和吴婶坐在小区的长椅上。物业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笑嘻嘻地教几位老人下载「往来账」，说以后帮忙取快递、借东西，全都能记上。

吴婶把手机推给他，说：「小伙子，你帮我算算，我三十年前给周家送的那半坛酸菜，值几分？」

小伙子愣了一下：「阿姨，三十年前的……这个，系统里没有。」

「那这个呢？」吴婶指着周桂芳，「她帮我孙子讲了一个暑假的算术，值几分？」

周桂芳在旁边笑，没有说话。

小伙子红着脸说：「这个，可以先记个『辅导作业』，大概……三十分？」

吴婶点点头，说：「行，那我记一个。」她把手机还给了小伙子，起身回家，没有记。

周桂芳后来跟周磊说起这一段，笑得直不起腰。不过笑完，她停了一下，说：「他也没有错。他是真心想让大家都不吃亏。」

本书同意她的话。软件的设计者没有错，吴婶也没有错。只是她们各自对着不同的东西：一个对着账，一个对着那些口。

◆ 八、本书的预测，和它怎样才算错

把三步推演合在一起，本书提出一个预测，写在这里，白纸黑字：

在桂花苑这样的小区，装上这个软件半年以后，住户的公平感会上升，可是邻里之间的往来，会变稀。

这是推断，没有做过，也没有任何已发表的研究可以引来作证。它是否成立，要靠以后验。

怎么验，可以写得很具体。找三个条件相近的小区：甲小区装带「一键两清」的软件；乙小区装同样的软件，但去掉「一键两清」，换成一个留言框，可以写「这件事我记着」；丙小区不装。过半年，两样东西分别量：

公平感，用一句问卷问：「我觉得邻里之间，谁也不吃亏」，请住户打分。

往来，用住户之间每个月互访、互助、互赠的次数，和往来对象的数目来量。

本书的预测是：甲小区公平感最高，往来最稀；乙小区公平感也有上升，往来不减，甚至增加；丙小区居中。

推翻的条件也写在这里。如果甲小区里往来不降反升，或者公平感根本没有上升，本书这一章的推演就错了，至少错了一半。如果乙小区的往来比丙还稀，那「留言框保住了口」的说法也要重想。

这个设计里还有许多麻烦：小区本来的往来基础不同，装不装软件的住户本来就不一样，半年够不够。这些，本书都不假装已经处理了。

◆ 九、日子里已有的影子

这个预测，在现在的日子里有一点影子。

搬家那天，你可以请搬家公司，也可以请几个朋友。请公司，三百块，搬完付钱，你不欠任何人。请朋友，你要买饮料，要请吃饭，要记着人家一天的力气。

请公司，没有人会在搬完以后想起你。请朋友，往后一年里，他们每次想起你搬的新家，都会问一句：「新房子住得怎么样？」

外卖小哥送餐上门，付了钱，说声谢谢，你们之间两清。这很好，这样的往来本来就该两清。

只是如果一个小区的邻里，也变成了「外卖小哥式」的往来，会怎样？所有需要人的地方，都一点一点换成了付一笔钱、点一个勾。口子就会被越来越多地提前合上。

这不是在抱怨时代。便利是真的，省心是真的，不用欠人情更是一件让很多人松口气的事。本书只是把它另一面摆出来，让你自己挑。

◆ 十、放回日子里

桂花苑没有这个软件。这只是一个想出来的故事。

不过周磊真的在想这件事。那天他帮楼下的李阿姨修了水龙头，拧了十分钟，满手是油。李阿姨一再说：「怎么好意思，我给你二十块钱吧。」

周磊说：「不用不用。」

他心里转了一下：要是有个软件，我点一下「记一笔」，她点一下「回一次」，这件事就完了。

他没有点，因为没有那个软件。第二天早上，李阿姨在他家门把手上挂了一袋小葱，一张纸条：「昨天麻烦你了。」

周磊笑着把葱拎进了厨房。他想起周桂芳的话：别把门也关了。

明天能试：下一次邻居帮了你，或你帮了邻居，别立刻想着怎么「折」，怎么「回」。就让它悬一晚。看看第二天，会不会有一袋葱挂在门把手上。

带走的话

一个软件把每道口都换成一个数、再提供一键合上，公平会上升，往来会变稀；便宜的两清，价钱是下一次。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一下就到，原样到。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软件里的口，设计成了封死；软件外的那袋葱，是接下去的。

想一想

1. 如果你们小区也装了这样一个软件，你觉得谁会最先喜欢它，谁会最先不用它？
2. 最近一次邻居、同事或朋友帮你，你是怎么回的？是立刻「折」成了钱或礼物，还是让它悬了一阵？

◆

17

第17章

四位近邻：报、没了结、隔开的时间、亏欠感

◆ 一、渡边的那一声

周磊的公司有一家日本的材料供应商，业务员姓渡边，四十来岁，每个季度来一趟。

有一次他来工地看样板间，周磊给他倒了一杯茶。渡边双手接过去，微微鞠躬，说了一声：「すみません。」

周磊学过几句日语，知道这个词是「对不起」。他愣了一下：我倒杯茶，你道什么歉？

后来渡边的翻译告诉他：这个词在日本，既可以用来道歉，也可以用来道谢。收了别人的好处，脱口而出的，常常就是这一句。

这一章要请四位近邻上桌，渡边那一声，是其中的一位。

另外三位，是杨联陞、布迪厄、格林伯格。四位离「两清遮住了什么」这个问题都很近，近到有人会说：你看，他们早就说完了。

本书的规矩，是逐位来。每一位，先把他说中的写足，因为说中的是真的；再说本书在哪一处多走了一步。一位也不跳过。

◆ 二、杨联陞：关系在「还没报完」里延续

先说杨联陞。

他 1957 年发表过一篇英文论文，题目大意是《「报」作为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收在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第 291—309 页〔核〕）。他指出，中国人的人情往来，乃至君臣、师生这样的关系，都靠一个「报」字维系。

他说中了好几样东西。

第一，他看出了时间的尺度。报不是当场结清的买卖，它可以拖很久，久到一辈子，甚至传到下一代人身上。一个只盯着「当下这一笔」的眼光，看不见这个。

第二，他看出了关系不靠清账活着。据他的说法，关系恰恰是在「还没报完」里延续的。这句话，几乎就是本书这一编的前半句。

第三，他看出了这是一条规矩：做人，该报。所以它不光解释了往来，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会觉得非报不可。

周桂芳对这个字有自己的体会。她父亲年轻时，受过邻村一位先生的照顾，后来先生走了，父亲每年清明都去坟前上一炷香。父亲走后，这炷香轮到了她。她没见过那位先生，可是每年去，没觉得是在完成一件任务。

这就是「报」可以跨代的样子：当年的人不在了，口子还在，而且换了一个人来站着。

公道话到此要说足：如果你把本书这一编，读成对杨联陞的复述，也不算冤枉。他先看见了。

◆ 三、杨联陞停下的地方

那么本书多走了哪一步？

杨联陞说的是：关系靠报来维系，报是一条规矩。本书想往规矩的后面问一句：规矩为什么站得住？为什么「报」可以拖得那么久，关系却不断？

本书的回答是：因为那口还张着。口拉着两端往下一步走，所以拖得起。规矩是口的影子，口才是本身。有口在，规矩有人遵；口没了，规矩还在，人却会觉得是一句空话。

还有一处，值得说得更细。就本书所依据的这几句转述来说，杨联陞讲的「报」，字面上并不区分怎么报：是原样地报，还是带着差地报。不过前两章看到，这两种报，对关系的结局完全相反。原样报，一轮收尾；带差报，一轮接一轮。

再往前走一步：如果「报」被人写成一个数，要等价地报，只许这样报，这条规矩就从拉力变成了催逼。这是第五编要讲的事。

所以，杨联陞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他看见了关系在没报完里延续，本书接着问：是什么样的没报完，能让关系延续？

◆ 四、日语的「すみません」：事情还没了结

再看渡边的那一声。

「すみません」的字面，是「済まない」。「済む」是了结、办完的意思，「済まない」就是：这件事没有了结。

渡边接过茶，说的其实是：这杯茶，我了结不了。

这是日语里一个很美的地方。同一个词，既道歉，又道谢，因为在说话的那一刻，说话人心里的感觉，是同一种：我欠着你一点，没办法当场了。中文里也有类似的说法，「过意不去」「不好意思」「麻烦你了」，说的都是这种当场了不了的感觉。

它比我们那一声干脆利落的「谢谢」更近本书。「谢谢」是一个动作，说完就完成了；「すみません」是一个状态，说完仍然张着。

它说中了本书最想说的那件事：欠的第一感觉，不是「我该付什么」，是「这件事没完」。

◆ 五、「すみません」停下的地方

那么，这个词停在哪里？

第一，它只记下了口张着的当下，没有记往哪里走。渡边说出口的那一刻，口是张开的，然后呢？口怎么合？合了以后会不会再张开？一个词只能做一个词能做的事，它没有这个责任。

第二，一个词说出去，也可能当场就被当成了结。礼貌的话说多了，会变成一句例行的客套，说完，大家觉得「已经有交代了」。这是本书的一个推断，没有查过日语的实际用法，请当作待验的话。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一处，道歉和道谢为什么是一回事？日语给出了一个现象，没有给出理由。本书可以给：因为这两种情形里发生的，是同一件事，第二步到了，第三步没到。道歉，是你给对方造成了改变，口张着，你来补；道谢，是对方给你造成了改变，口张着，你来补。口只有一张，两头各叫一个名字。

所以「すみません」的分叉，不在它说得对不对，在它停在了描述，没有继续往下推：口张着，然后呢？

◆ 六、布迪厄：隔开的时间，本身就是关系

第三位，布迪厄，离本章最近。

他在《实践理论大纲》（1972）里分析过礼物交换，讲得非常细。大意是：回礼不能立刻，必须隔开一段时间；回礼也不能原样，必须换一样东西。立刻原样奉还，等于告诉对方：我不想和你有后续。时间的间隔，本身就是关系。

读到这里，你会想起周磊的周六。

周五小俞请客，周六周磊立刻回请，同样的一顿，同样的数。小俞那一笑，那一句「搞得像还债」，正是布迪厄说的那种感觉：立刻原样奉还，是一种拒绝。

他说中的东西，太多了。间隔不是空白，是材料；换样不是花样，是必需；两样合起来，就是本书说的「带差」的两个主要样子。如果你把本书第 15 章读成对他的一次再讲，也不算冤枉。

此外，他看出了交换里有一种心照不宣：大家都知道回礼里有账，可是谁也不说破，说破了，礼物就变成买卖。（他把这叫作集体的「误认」〔核：大意〕）这一点，本书第 15 章讲老葛的时候，是用得上的。

◆ 七、布迪厄停下的地方

那么，本书多走了哪一步？

第一步：布迪厄的间隔与换样，在他那里是两条规则，是人们在往来里用来保全关系的两样策略。本书把它们收成一件事：回写带差。差，在时间上叫间隔，在东西上叫换样，在方向上叫换人。前两样他说了；第三样，把恩往下传、往旁边送，不回到原来那个人身上，就这两条规则本身而言，管不到。本书第六编专讲这一样。

第二步：布迪厄讲的是回礼怎么做，才能保住关系。本书多问了一句：关系是什么？答案是：几道还张着的口。把这一句放进去，他的两条规则就有了出处：间隔和换样之所以保关系，是因为它们让口不合，或者合了又张开。

第三步：规则不分差的来路。一个人故意拖，故意少还一点，也是隔开，也是换样。从规则上看，老葛和吴婶都做对了。可是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往来，走向相反。本书区分两种差：路自己带来的，和算出来的。前一种拉人，后一种，慢慢变成价目表。

布迪厄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规则之后，是口；规则之外，还有一条方向。

◆ 八、格林伯格：亏欠感推着人回报

第四位，格林伯格。

他在 1980 年提出亏欠感理论。大意是：受了惠的人，会陷入一种不舒服的亏欠状态，并被这种状态推着去回报；亏欠感有多强，取决于对方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以及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说中了三样。

第一，他把「鞋里的沙」拿到了实验台上来量。欠，从此不再只是一句日常的话，成了一个可以观察的状态。

第二，他看出了欠是一股推力。人不是因为想起了道德才回报，是被那一点不舒服推着走的。这与本书「欠有拉力」的说法，方向完全一致。

第三，他看出了代价和动机在调节这股推力。同样一碗饺子，对方是真的想送，还是为了让你以后还他，在你心里的分量不一样。这与本书区分「路自己带来的差」和「算出来的差」，是同一个直觉。

再想想这样一个场景。同事给了你一盒点心，一次是出差路过顺手带的，一次是他刚请你帮完一个大忙之后送的。点心一样，味道却不一样。你吃第二盒的时候，嘴里多了一层说不清的东西。这一层，就是代价和动机在你心里留下的重量。

本书多走的一步，有三处。

第一，他的欠在受惠者一个人心里。本书的口有两头，周磊那一头叫欠，小俞那一头叫被欠，同一道口。

第二，在他那里，回报的目标是消除不舒服，理想的结局是亏欠感归零。本书看到的是：归零，就是原样回写，一轮收尾，关系也跟着收了尾。所以他所描述的这个理想，恰恰是本编要拆的东西。

第三，就本书所依据的这几句转述来说，他把欠主要放在不舒服的一边。可是吴婶那一页上的欠，大多数时候并不难受：酸菜、盆、荠菜馅，每一道都带着一点暖。不舒服不是欠本身，是欠被定了价、被人催着的时候，才有的感觉。这是本书的判断。

◆ 九、四句话，装得下吗

把四位的话各压成一句：

杨联陞：报不要当场清，关系在没报完里延续。すみません：这件事我了结不了。布迪厄：回礼要隔开，要换样，间隔就是关系。格林伯格：亏欠感推着人去回报。

这四句，每一句都是真的。每一句也都回答了「两清」的一个侧面：杨联陞说的是时间，すみません说的是当下的感觉，布迪厄说的是做法，格林伯格说的是心里的推力。

不过本书问的是：「两清」遮住的那一样东西，到底是什么？

没有一位回答：关系本身就是那几道口。杨联陞让关系靠报活着，可没说报的是口；すみません说口张着，没说口就是关系；布迪厄说怎么回才保关系，没说关系就是回不尽的口；格林伯格说欠推人回报，没说回报完毕，推力没了，关系也没了。

四位合起来，把这块东西围成了一圈。圈里站着的那样东西，是本书多说的那一句。

◆ 十、放回日子里

那个星期天晚上，饭桌上有三代人。

朵朵放学回来，说老师教他们，要学会说「谢谢」和「对不起」。她咬着筷子问：「为什么老师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教？」

周磊想了想，把渡边的事讲了一遍：茶，鞠躬，すみません。

朵朵听完，歪着头问：「那他是说，他还没完吗？」

「对。」

「那我们说『谢谢』的时候，是说完了吗？」

周磊和周桂芳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有马上答。

周桂芳在旁边添了一句：「我们老家说谢谢，要当面说两次。当时说一次，过些天再说一次。」

周磊笑：「为什么？」

「第一次是接下，第二次是记着。」周桂芳说，「说一次的，就当是完了。」

明天能试：下一次你说「谢谢」，在后面加半句：「这件事我记着。」不用多，也不用等对方回话。看看那一句，是让这件事有了一个出口，还是真的让你想起了这个人。

带走的话

四位近邻各把关系的一个侧面看得很准；谁也没有说：关系本身，就是几道还张着的口。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四位都在说第三步怎样到；没有一位问：到了以后，关系还剩什么。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四位里，布迪厄的口接下去了一半；其余三位，口停在张开的那一刻。

想一想

1. 四位里面，哪一位的话，最像你家里老人说过的话？
2. 你上一次说「不好意思」，是在道歉，还是在道谢？

◆

18

第18章

本编总账：两清遮住的是关系本身

◆ 一、回头看这一编

周桂芳把那十一本蓝皮账本，一本一本摞回了衣柜最下层。

最上面的一本，她留了一个角，没有压实。

这一编走过的路，可以用一个晚上说完。星期五，一顿火锅，口张开了；星期六，一顿烧烤，口合上了，合得干净，也合得有点冷。星期天，周桂芳翻开账本，发现红线最密的那几页，人走得最远；没有红线的那一页，人最近。

后来是饺子和酸菜，是荠菜馅，是一个想出来的小区和一个想出来的软件，是四位从很远的地方走来的近邻。

现在到了算总账的时候。这一章要做三件事：把这一编看见的和收回的并排摆出来；写下一句总判断；再给出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四位近邻都推不出的局面。

◆ 二、两张清单，并排放

先把话摆平。「两清」这种说法，和我们请上桌的四位，各自看见了什么，又各自没有往下问什么，列在一张表里：

谁	看见了	没有往下问
「无债一身轻」「AA 制」	欠着不舒服，该处理；不被拿捏，大家体面	欠着的同时，还在拉着下一次见面

谁	看见了	没有往下问
杨联陞	报可以很久，关系在没报完里延续	什么样的没报完，才让关系延续；报被写成数以后怎么办
「すみません」	欠的第一感觉是「这件事没了结」	口张着，然后往哪里走；为什么道歉和道谢是同一口
布迪厄	回礼要隔开、要换样，间隔就是关系	关系是什么；差从哪里来，算出来的差和长出来的差怎么分；还有没有第三种差
格林伯格	欠是一股推力，代价和动机调节它	推力的另一头在哪里；归零之后关系还剩什么

这张表里，没有一个人是错的。每一栏左边的话，都经得起去对照现实。

不过请看右边那一栏。它们不是各自零散的缺漏。把右边几栏连起来读，你会发现它们指向同一个地方：没有人说，口子不只是一个要处理的东西，它是关系长出来的地方。

◆ 三、为什么没有人往下走

四位都离得这么近，为什么都在同一个地方停了脚?

本书有一个猜想，也是待验的：每个人手里的尺子，只够量到口的一个侧面。

杨联陞是在看一段历史，看人情在几十年、几代人里怎样延续，他的尺子是时间，量得出长，量不出口的结构。

日语的那个词，是一个词，词只能记下说话那一刻的感觉，没有义务回答「然后呢」。

布迪厄观察的是礼物怎样被交换，他的尺子是规则，量得出怎样回才得体，量不出关系是什么。格林伯格做的是实验，实验里最方便量的，是一个人的感觉，所以量到的是受惠者心里的那一头。

这些尺子都没有错，它们各自量到了口的一个面。

要把这几个面合成一道口，需要一把别的尺子：不量一个人，不量一个规则，不量一个词，只问一件事：前两步走了，第三步到了没有。这就是本书一直在用的那一把。

◆ 四、本编的总判断

两张清单并排放，这一编的总判断是：

两清遮住的不是账，是关系：关系原本就是几道还张着的口，一个零把它们盖成了一页干净的纸。

这一句里，有三层意思，一层一层说。

第一层，两清是真的。账确实清了，数确实对了，一点没错。

第二层，零是个盖子。它盖住的，是口子的另一个用处：口拉着两端往下一步走。

第三层，也是最重的一层：关系没有被零「伤害」，是被零「完成」了。口一道道合上，一轮一轮收尾，关系不是破裂，是办完了。

◆ 五、遮住，不是说错

有人读到这里，会担心本书要劝大家别还账、多欠人情。

不是。这一点，值得再说一遍。

两清是个好工具，有它的主场：陌生人，一次性的买卖，大额的钱，合伙人之间。在这些地方，原样回写、一轮收尾，是又干净又体面的做法。把这些场合硬做成「欠着」的样子，才是糊涂。

本书反对的，是另一个方向的错：把所有关系都当成这些场合来办。

比如周磊的 AA 聚餐，很轻松，轻松到每一次聚都需要一个由头。比如那个软件，它的设计初衷一点也不坏，只是它把吴婶和周桂芳那样的往来，也折成了分。

「遮住」这个词，用得很准。一件东西被遮住，不是它消失了，而是人看不见它了。我们看不见口子在做的另一件事，于是只好看见一个数；看见一个数，就只会去把它抹平。

◆ 六、那我到底还不还

读到这里，总会有人问：那我到底还不还？

本书不给规定，只给三个问题，可以在手机上翻到哪一个人的名字时，问自己一遍。

第一问：这个人，我想不想让关系往下走？如果不想，比如一次性的买卖，一个搭伙吃饭的陌生人，那就原样回写，利索地了，不要不好意思。

第二问：如果想，这道口是不是已经被谁定了价？如果有人把它说成了一个确定的数，那就先不要去合，回到第五编再读。

第三问：如果想，也没有定价，那就让第三步慢一点，带一点自己的东西，换样，隔几天，或者转个方向。

这三问里没有一个字，是在劝你欠着。它们问的，是你想要这份关系变成什么样。

◆ 七、判别局面一：公平感和往来，朝相反方向走

现在到了本章最要紧的一节：给出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四位近邻都推不出的局面。

这个局面，就是第 16 章那个推断：在一个小区里装上记账软件，住户的公平感上升，邻里的往来变稀。

请注意，它的新鲜处不在往来变稀，也不在公平感上升，在两件事同时发生，而且方向相反。

我们逐位问一问：按他们各自的说法推下去，会得到什么？

杨联陞的路子，会推出「报」的规范变弱，往来变稀，这一半能推。不过公平感为什么反而上升？他的说法里，没有这一半的位置。

「すみません」的路子，会推出：软件让「没了结」变成了「已两清」，说「这件事我了结不了」的机会变少。这也能推出往来的某种变化，可它同样没有理由推出公平感上升。

布迪厄的路子，也许推得最远。立刻原样奉还是一种拒绝，一键两清正是把立刻原样奉还制度化。所以往来变稀，他能推。至于公平感上升，他不推，他的兴趣不在这里。

格林伯格的路子，推出的恰恰是另一半：软件把亏欠感一下子清零，住户的不舒服减少，满意度上升。不过他的说法里没有理由推出往来变稀。往来是否稀了，他得另找一个理由。

所以，四位近邻，每一位都能推出这个局面的一半，没有一位能用同一个理由，把两半同时推出来。本书可以：口子被一键合上，不舒服少了，所以公平感升；合得太快，下一次没有了理由，所以往来变稀。同一个动作，两个结果，方向相反。

◆ 八、判别局面二：两件事可以分开动

还有一个局面，比第一个更锋利。

既然公平感管的是「吃没吃亏」，往来管的是「口子还剩几道」，这是两件不同的事。那么，本书推出：它们可以被分开动。

具体地说：同一个小区，把软件改一改。去掉「一键两清」，换成一个留言框，可以写「这件事我记着」；再加一个格子，叫「换样回」，可以写下你想用什么来回，一袋葱，一次陪伴，一个方子，不折分，不算数。

本书的预测是：公平感不会明显下降，因为每一笔帮忙仍然被看见；而往来会回升，因为口子重新有了不被抹平的地方。

四位近邻的说法，都把公平感和往来拴在同一根线上：杨联陞的报，一边是规矩，一边是往来；布迪厄的规则，一边是公平，一边是关系；格林伯格的亏欠感，一边是不适，一边是回报。拴在一根线上的两个量，只能一起涨落。

本书的看法里，它们是两根线。这是本书能做、而四位按各自的说法都做不出的一次分开。

这个预测同样是推断，没有做过，和第 16 章的设计一起，待验。

◆ 九、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

一本书敢下这句总判断，就要同时说清楚，哪里最容易被推翻。

第一，「关系就是几道还张着的口」，听起来太满。有的关系，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一件悬着的事，也很亲，比如天天一起吃饭的老夫妻。本书的回答是：天天一起吃饭，每一顿都在张开下一顿的口，可是这个回答太容易，也太像一张万能的网，容易被人说成什么都能装下。要让它站得住，得有办法指出，在什么样的关系里，口子是真的找不到的。这一处，本书还没有做完。

第二，第 16 章和本章的两个预测，如果实测里公平感和往来没有分叉，本书的这一编，要重写。

第三，本书举的例子，几乎都是中国城市里的家庭、邻里、同事。换到别的地方，换到别的年代，口子的样子会不会不一样，本书没有把握。

第四，本书最怕的一种误读：有人读完，开始刻意地「留口」，故意不还，故意拖着，当作经营关系的办法。前面已经说过，那是把差变成了钩子，钩子的另一头是价目表。如果本书的话造成了这种做法，错在本书没有讲清，也算本书的一处败笔。

这几处，都收进了书末的附录，不会藏起来。

◆ 十、放回日子里

周日夜里，周磊在厨房洗碗，周桂芳在擦灶台。

周磊忽然说：「妈，我想了一下，小俞那一顿，我是不是不该回得那么快。」

周桂芳没抬头：「也没有什么该不该。你周一不是已经去说了？」

「说了。」周磊笑了，「他说早忘了。」

「忘了好。」周桂芳把抹布拧干，「他忘了，你记着，这口才算开着。」

朵朵拿着作业本跑进来，在本子上画了一道红线，又擦掉，又画了一道。周磊问她在干嘛。

「练习划账。」朵朵说，「老师说要学记账。」

周桂芳笑着把红笔从她手里拿过来，放到了窗台上。

那个月底，小俞真的带着他爸爸来了。

老人家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周磊挑了一家老馆子，点了几样本地菜。小俞抢着去结账，周磊拦住了，说：「这回是我请。」

小俞说：「说好了下回，你可别又赶着回。」

「不回。」周磊说，「这回我就欠着你们一顿，等你们下次来。」

小俞笑了。他爸爸在旁边听不懂，也跟着笑。

周磊后来想，这一顿饭里，没有谁在算数。可是回家的路上，他心里没有了那粒沙，换成了另一样东西：一件等着做的事。

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一编只答了一半：它是几道还张着的口。另一半是：这些口是怎样张开的，又是在哪一刻，才真的成了口？下一编，从楼下老张扛了一天柜子、你说出的那句「改天请你吃饭」讲起。

带走的话

两清是一页干净的纸，纸上没有字，也就没有下一行；关系要的，是那几道还没写完的口。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是被一个零干净地到了。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零封死的是口，接下去的，只能是留下来的那几道没被抹平的往来。

想一想

1. 在你的日子里，哪一处是适合两清的，哪一处你其实不愿意两清？
2. 如果让你替一个要好的朋友把账都算清，你下得去手吗？

◆



第　四　编

一次欠是怎样长成的

编　序

中篇　欠怎样发生

上篇用三编讲了欠是什么：一张前两步走完、第三步没到的口。中篇换一个问法：这张口是怎样一点点长出来的，又是怎样一步步变好、变坏的。

中篇三编，各问一个「怎样」。第四编看一次欠怎样长成，第五编看欠怎样把人压垮，第六编看欠怎样让人越走越近。三编连起来，是从受了人家的好处，一路走到和那个人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这一编六章，只看一件事：一次欠，是在哪一刻长成的。

用的是最家常的一个场景。搬家那天，楼下老张扛了一天柜子，你连声说「改天请你吃饭」。一个月过去，饭没请；电梯里碰上，你笑得有点不自然；半年后他家孩子考上大学，你送去的红包比平时厚了一些。

第 19 章把这串日子摆开，问欠生在哪一下。第 20 章走进电梯，看口子怎样被照出来。第 21 章把三步写在老张身上，讲清种子和口的分别。第 22 章看那个厚红包，怎样把旧口合上，又张开一道新口。第 23 章请四位近邻上场：唐雎、唯识、里根、奥夫相基娜，一位一位地问。第 24 章下总账，给出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

这一编的反差是：整个故事里最重的两样东西，一天的力气和一句「改天请你」，都不是欠长成的地方。欠长成，是在电梯里最轻的那几秒钟。

19

第19章

「改天请你吃饭」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腊月里的一个周六，周磊一家搬进了新小区六号楼七层。

搬家公司只送来一辆车和一个司机。箱子好办，一个人抱得动。难办的是那只实木衣柜，比人还高，电梯门关不上，只能从楼梯一层一层往上顶。

周磊请来帮忙的两个同事，中午吃了盒饭就走了。剩下他、六十一岁的母亲周桂芳，和八岁的朵朵。

下午一点多，楼下六〇一的老张上来了。他穿着拖鞋，是被楼道里的动静引上来的。

「这个得两个人抬，你一个人顶不住。」

老张六十三岁，在机修厂干了一辈子，手上有数。他进门，卷起袖子，从那只衣柜开始，一直扛到天黑。

衣柜在四楼的拐角卡了三回，每一回，他都先退半级台阶，让柜角斜过去，再顶。书柜、床板、洗衣机，一件接一件。桂芳在门口看着，几次想开口，又咽了回去。

天快黑的时候，周磊追到楼梯口，往老张手里塞一包烟。

「不抽不抽，早戒了。」老张把手背到身后。

周磊愣了一下，话就出来了：

「那改天请你吃饭，一定。」

老张摆摆手：「客气什么，邻居嘛。」拖鞋啪嗒啪嗒下了楼。

这句话你大概也说过，也听过。说的时候是真心的，听的人也没当真。当真的是后面那件事：这顿饭，请了没有。

◆ 二、这句话说了什么

先看句子本身。

「改天请你吃饭」，其实是两半。

后一半，「请你吃饭」，说的是怎么还：用一顿饭，把今天这一天的辛苦接住。

前一半，「改天」，说的是什么时候还：不是今天，也没说哪一天。

两半放在一起，这句话同时做了两件事。它给了还的样子，又把还推到了以后。

所以这句话有点怪。它听上去在许诺，实际上在往后挪。人人都会这样说，因为人人都碰到过这种时候：当场，没有办法还。

那包烟被挡了回来。桂芳端给老张的一杯热茶，他喝了。一杯茶抵不过一天的力气。当场能给的，都不够；够的那样，要等一个像样的场合。

于是「改天」出场。第三步不是不来，是被摆到了以后。

民间有个说法，说这句话是「口头欠条」：你说了，就欠下了。

这个说法把一件事说死了，就是欠在说话那一下生成。

那一下真的是吗？

◆ 三、为什么当场还不了

当场还不了，不是周磊小气，也不是老张客气。这里有一层平常没人细想的道理。

老张给出去的，是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的力气，是腰，是肩膀，是一个机修工几十年练出来的拿捏。周磊手里能递出去的，是一包烟，一杯茶，一张钞票。

两样东西不在一个行里。

钞票可以换来搬家师傅的力气，因为那是搬家师傅的行当，力气本来就标着价。邻居的力气却没标价。把钞票递给邻居，等于说：你这一天，我给你折成了钱。

折成钱，这一天就从「邻居上来搭把手」变成了「雇来的工」。老张不想当雇来的工，周磊也不想雇邻居。

所以当场能递的东西，都被挡了回来，或者递出去了也不算数。能算数的，要换一种形状：一顿饭，一次帮忙，一个像样的场合，让两家人坐在一起。这些东西，当场都变不出来。

这就是「改天」出场的缘故。它不是在敷衍，它是在承认：真正够分量的那一样，今天拿不出来。

可是承认拿不出来，和已经欠下，是两件事。这一点，下面几节会越来越清楚。

◆ 四、把这一串日子摆开

先别急着回答。把这串日子一天一天摆开。

腊月里那个周六：老张来了，扛了一天。

当天傍晚：烟被推回，周磊说了「改天请你吃饭」。

接下来一个月：饭没请。周磊心里闪过几回，一次在车里，一次煮面的时候，一次看见空了的茶叶罐。每一回都是「该请了」，每一回都被加班、验收、过年压了下去。

一个月后的傍晚：电梯里碰上。周磊笑得不太自然，话比平时多了半句。

当晚：周磊发微信约饭。老张回：「等我家孩子高考完吧，这阵子顾不上，别放心上。」

又过了半年：老张家孩子考上了大学。周磊送去的红包，比这种情分平时该有的数目厚了一些。

六个点，前后隔了大半年。其中有一天的力气，有一句话，有一个月的沉默，有一次碰面，有一条微信，有一个红包。

欠，是在哪一点上真正长出来的？你可以先凭感觉指一个，等读完这一编，再回头看看指得准不准。

◆ 五、候选一：受惠那一下

很多人会说：欠生在受了人家好处的那一下。

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那一天之前，老张是楼下一个姓张的邻居；那一天之后，他成了帮过周磊的人。事情已经不一样了，回不到原来。

再拿它试一试。

设想同样一天，同样的衣柜，同样的楼梯。不同的是，扛的是两个搬家师傅，天黑时周磊把工钱递过去，对方说声「谢谢老板」，走了。

人家扛得一样累，周磊受的力气一样多。没有谁会说，周磊那晚欠了搬家师傅。

差在哪里？差在第三步当场就到了。扛是前面的事，付钱是回写，两样在同一个傍晚里走完，一轮收了尾。

再设想另一头：老张扛了一天，周磊当场掏出四百块「辛苦费」。这回第三步也当场到了。你想想老张的脸。他要么推回去，要么收下，往后两家在楼梯里碰上，话也说不到三句。

这两个设想合起来说明：受惠这一下，是前两步走完的地方，不是欠生成的地方。受惠之后，第三步可以当场到，也可以到不了。到不了的时候，「欠」这个字才有地方可用。

可是「到不了」又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到不了的那一下就生成了欠？这一点先放着，后面几章一点点走到。

◆ 六、候选二：说话那一下

再看第二个说法：欠生在「改天请你吃饭」这一句上。

设想周磊那天什么也没说。烟被推回，他点点头，老张下楼。过了一个月在电梯里碰上，会不会不自然？多半还是会。有些欠，从头到尾一个字也没说过。同事替你值了一回夜班，你们谁也没提，下回他请假，你比谁都先开口：「我来顶。」那句话没人教过你，也没人写在哪张条子上。

再设想另一头：他说了「改天请你吃饭」，第二天晚上就把老张请到家里，煮了一桌。这句话说了，一天之内就有了着落。

没人会说周磊欠老张。那一桌饭吃完，口是合上的。

所以这句话既不是欠成立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有它没它，欠都可能有，也都可能没有。

它做的是别的事：给了一个形状，一顿饭；又给了一个「改天」。

这个「改天」很要紧：它没有日子。一个没有日子的许诺，不会迟到。不会迟到，也就没有哪一天，会有人说：到了日子，怎么还没来。

◆ 七、候选三：日子一天天堆出来

第三个说法最常听到：欠是拖出来的。拖得越久，欠得越大，像利息。

「拖」字确实贴近。一个月不请，心里的分量比第一天重，这是实情。

可是日子本身，能把一件事变成欠吗？

拿两个人比一比。甲在搬家的那个周六以后，再没想起过老张，也没碰过面。乙每天都惦记着这件事，同样没碰过面。时间对两个人一样长。

你觉得他们的欠，一样吗？

多数人会说，乙「欠着」，甲其实已经忘了。你看，同一段日子，一个人身上有，一个人身上没有。时间走过去了，可时间自己不留下什么。留下什么的，是这段时间里，有没有东西把这件事提了起来。

再说那一个月。周磊心里闪过三回「该请了」，一次在车里，一次煮面，一次看见空的茶叶罐。这三回有分量，却全在他一个人那里。老张不知道周磊在车里想到了他，周磊也不知道老张怎么看这一个月。

一件只在一头亮着的事，拉得动自己，拉不动对方。

◆ 八、三个候选，各卡在哪里

把三个说法放在一起。

说「受惠那一下」的，抓住了前两步。可前两步走完，第三步到不到还没定。

说「那句话」的，抓住了形状和「改天」。可这句话有没有都行，它也没有给出日子。

说「日子堆出来」的，抓住了分量。可日子只是时间，里面有没有东西把这件事提起来，另说。

三个说法各抓了欠的一角，都抓对了，却都没抓到那个「生成的一刻」。就像三个人摸象，摸到的都是真的，合不成一头完整的象。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找错地方？因为人人习惯把欠当成账上的一个数。数写在哪一笔，就以为欠生在哪一笔：受惠是一笔，许诺是一笔，拖延是一笔。

欠不是账。它是一个口子，口子不是写下来的，是被看见的。

账可以一个人记，一个人翻，一个人算。口子不行。口子有两头，一头亮着，另一头不知道，那还不叫张开。你下次再想「我是不是欠了谁」，先别翻账，看看那个人有没有也在看着同一件事。

本书的看法，先摆在桌上，后面三章慢慢证：这六个点里，最重的两样，一天的力气和一句许诺，都不是欠长成的地方。长成的地方，是第四个点，电梯里最轻的那几秒钟。

◆ 九、放回日子里

那天夜里，周桂芳把一个笔记本摊在膝盖上。那是她记了四十年的人情账本，这回跟着箱子搬到了新家。

她翻到最后一页空白的地方，写下：「六号楼六〇一　张师傅　搬家帮一天」。后面「回」那一栏，空着。

周磊在旁边看见了，说：「妈，他不要这个。」

「我知道他不要。」桂芳盖上笔帽，「记着，是给我自己看的。」

朵朵蹲在旁边看，指着那一栏问：「奶奶，什么叫回？」

「人家给了你，你还回去，就叫回。」

「那为什么空着？」

「还没到时候。」桂芳说得很轻，像是在对自己说。

这一笔记下的，是一件事该办，还是一张口已经张开了？本书的答案是前者。账本上的一行字，帮人记住，还没有帮谁照见。

明天能试：下回你说出「改天请你」「回头请你」「下次一定」，说完停一秒，问自己一句：我给了这件事一个日子吗？没有的话，它现在还待在暗处。后面几章讲的，就是它怎样等到一盏灯。

带走的话

欠不生在受惠那一下，不生在那句「改天」，也不生在日子堆出来的重量；它长成的地方，在这三处之外。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没有。烟被推了回来，一杯茶抵不过一天的力气，第三步被「改天」挂在了以后，既没有日子，也没有人来照。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都还谈不上。这时它只在周磊心里亮着，老张那头并不知道。

想一想

1. 一，你最近一次说「改天请你」，是对谁说的？说完以后，那件事是在哪一天、因为什么被你重新想起来的？
2. 二，同样是受了人家的帮，哪一回你当场就觉得两清了，哪一回没有？差别在哪里？

◆

20

第20章

电梯里那一笑——口子被照出来的一刻

◆ 一、电梯里的那几秒钟

过完年的第二个星期，一个傍晚。

周磊下班，去托管班接了朵朵，两个人走进六号楼的大堂。电梯正好下来，门开了，里面站着老张，手里提着一袋青菜和半块豆腐。

「下班啦？」老张说。

这句话，回一个「嗯」就够了。

周磊没有回「嗯」。他先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往上提。接着话就出来了：

「哎，老张，上回搬家多亏你了。那个饭，最近实在是项目收尾，回头，回头我一定安排。」

老张的眼睛看着楼层的数字：「客气什么，不急不急。」

说得很快。

门合上了。数字一格一格往上跳，二，三，四。谁也没再说话。到了六楼，门开，老张点点头，提着菜出去了。

七楼。周磊牵着朵朵走出来。朵朵仰起脸：

「爸爸，你刚才说话怪怪的。」

周磊没有接。他掏钥匙的手，停了一下。

◆ 二、那一笑里有什么

这几秒钟里，没有人说过那个字。没有「欠」，没有「亏」，没有「还」。

两个人的身体，都在说它。

先看周磊这头。一个笑，比平时往上提了几分。一句没人问的解释：项目收尾。一个没人催的保证：我一定安排。还有一句本来可以省掉的开场：上回搬家多亏你了。

没有人问他。他自己说了一串。

再看老张那头。那句「不急不急」，来得太快，快得像早就备好的。随后他一直盯着楼层的数字，那几个数字有什么好看的，他一个月里在这部电梯里看过上百回。

这是两个人的身体，在同一个小盒子里，各自做了一点事。

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在楼道里、走廊上、微信群里，碰上一个你「欠着」的人，嘴比平时快，笑比平时多，眼睛不知该往哪里放。那不是你心里有鬼，是你的身体，比你更早认出了一样东西。

那样东西，就是口子。

◆ 三、老张那头

电梯的另一头，也值得看一眼。

老张出了电梯，开门进屋，把青菜放在厨房台子上。老伴从里屋探出头：「谁啊，在楼道里说话？」

「楼上小周。搬家那回。」

「请你吃饭没有？」

「没有，他忙。」老张拧开水龙头，「不急。」

「你呀。」老伴笑了一声，没再往下说。

老张洗着青菜，水流声很大。他心里并没有一本账。那一天，他扛柜子，是因为那柜子没人扛不上去；他不图一顿饭。

他也确实被碰了一下。周磊那一笑，让他意识到，自己在对方眼里，成了一个「被欠着的人」。他不喜欢这个位子，所以才快快地说「不急」，想让对方松一口气。

你看，口子的另一头，并不是一个空位。那里站着一个同样不自在的人，他不要账，却被放进了账里。

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人们谈欠，谈的多半是欠的人怎么难受；其实被欠的那头，也在难受，只是难受的样子不同：他要把自己放轻，免得对方觉得重。

两头都在用力，却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让那根绳子别绷得太紧。

◆ 四、以前和以后

把这个傍晚前后的两个周磊，放在一起看。

电梯之前的那一个月，「该请了」闪过三回，每一回都只在他一个人心里。第 19 章说过，一件只在一头亮着的事，拉得动自己，拉不动对方。

电梯之后，同一件事换了一个位置。

它不再只在周磊的心里。它站到了两个人中间，站在那个不到两平方米的盒子里。老张知道它在，周磊知道它在，而且——这是最要紧的一点——周磊知道老张知道，老张也知道周磊知道。

用大白话说：一根绳子，原来一头在周磊手里，另一头躺在地上。电梯门一合，两头同时被人拿了起来。

绳子还是那根绳子，长短没变，打的结没变。变的是它现在绷着了。

绷着，就有了拉力。周磊想把这件事了结，老张想不要显得自己在等。两个人都往后退半步，又都被同一根绳子往前带半步。笑和多出来的半句话，就是这半步一退一带之间，挤出来的东西。

◆ 五、「照」要两样东西

本书把这一刻叫作「照」：口子被照出来了。

照要两样东西，缺一样都不成。

第一样是在场。两个人，或者两端的什么东西，在同一刻、同一个地方被放到了一起。不一定是面对面，一通电话、一条消息、同一个群里同时出现的两个头像，都算。总得有一个「同时」。

第二样是认出。在场还不够，两头得各自认出：那件没回的事，此刻就摆在我们俩中间，对方也看见它了。

只有一头认出，另一头没认出，灯是半亮的。两头都认出，而且各自知道对方也认出，灯才算全亮。

电梯里的老张，其实什么都没做。他只是提着一袋青菜站在那里，说了一句「下班啦」。他不需要提那顿饭。他的存在本身，就让周磊那一个月里的闪念，从「我心里的一件事」变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件事」。

这就是照。灯不在谁手里，灯在那个小盒子里。

◆ 六、换几个版本看看

怎样知道真是电梯里那一下，而不是别的？换几个版本试试。

第一个版本：上个周末，周磊已经把老张请到了家里，一桌饭吃得热热闹闹。到了电梯里，老张说「下班啦」，周磊回一声「嗯，您也回来了」。没有笑，没有多出来的半句。同样的电梯，同样的人，口子是合上的，灯一亮，照到的是一面空墙。

第二个版本：两人在电梯里碰上，周磊戴着耳机，低头看手机，没认出站在旁边的是谁，老张也没打招呼。在场有了，认出一个也没有。什么也没发生。

第三个版本：周磊认出了老张，老张却一直低头看菜，没抬头。只有一头认出，灯半亮。周磊可能心里一紧，说一句「哎，老张」；老张抬头应一声，事情就过去了。这样的事，多半只留下半个笑。

第四个版本：两个人从此再没碰过面。周磊每天想一遍，老张一回也没想起。这时候，你说周磊「欠着老张」，老张自己却不知道自己被欠着。这样的欠，轻得很，多半是周磊一个人的心事。

四个版本，变的都是灯：有没有，亮几分。变的从来不是那一天的力气，也不是那句话。

◆ 七、为什么偏偏是电梯

故事里的这一照，发生在电梯里，不是偶然。

电梯有几样特别的地方。一，空间极小，两个人之间没有第三样东西可以看。二，时间极短又躲不开：门一合，你不能转身走，也不能假装没看见。三，什么话都不必说，也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四，墙上常常有镜子，你会看见自己的脸。

这些合起来，就是一盏格外亮的灯。

换一个地方，灯就暗一些。在小区群里，周磊看见老张的头像一闪而过，心里也会动一下，可那一动，远不如电梯里重。在马路对面远远看见老张，周磊可以假装没看见，灯就灭了一半。

所以人们才会觉得，有的人是「躲不开的」：同一栋楼、同一个办公室、同一桌年夜饭。灯越近、越躲不开，口子被照得越清楚，欠的重量也越实在。

这也说明一件事：欠不是一个固定的分量，它会随着灯的明暗涨落。同一道口子，在电梯里重，在微信里轻，在三年不见之后，更轻。

◆ 八、被照出来的东西，多了什么

口子被照出来以后，原来那件「没回的事」，有了四样原来没有的东西。

一是位置。以前它在周磊的脑子里，现在它在两个人中间。

二是拉力。以前它拉着一头，现在拉着两头。老张那头的拉力，往往最容易被忽略：他不想显得在等，所以要说「不急」；他不想让周磊难堪，所以眼睛看着数字。两头都在为同一件事用力。

三是身体的信号。笑、快话、多出的半句、不知往哪里放的眼睛，这些是旁人都看得见的。朵朵八岁，看见了。

四是日子。「改天」这个词，原来没有日子，所以不会迟到。电梯里这一碰，它第一次被量了一下：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在此之前没有人数过，现在两个人心里都有了一个数。

这四样东西，缺哪一样，口子都不完整。有了这四样，欠才算是真的「长成」。

还要补一句：这四样东西，不是谁挑出来的，也不是谁送上来的。门一合，它们就在那里了。事后怎么应对，还有得选；有没有被照到，没得选。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欠人情躲不过」。躲的是人，不是灯。人躲开了，灯还在那一层楼等着；下一次门开，它又亮。

可是灯亮并不等于口子坏了。亮，只是被看见。被看见以后，口子往哪里走，是后面几章的事。

◆ 九、不是所有「提起」都叫照

你可能会问：周桂芳要是在家里催周磊——「你到底请了人家没有？」——那算不算照？

不算。

母亲的这一问，把周磊那件事推得更重了。周磊听了，心里会紧，会说「知道了知道了」。可这是在他一个人那里加分量，老张那头没有变化。

有个办法可以分开两者。设想周磊为了堵母亲的嘴，立刻订了一家餐厅，包间也订好了。

母亲不再问了。老张愿不愿意来，他不知道；他有没有空，他不知道；老张愿意的话，这顿饭又是不是原来想要的那一顿，他也不知道。

能被一个人单方面做完的事，多半还只是一件事。口子要两头一起动，才合得上。

所以催、提醒、手机上的日程提示，都只能把一头的分量加重。真正的照，要两头同时在场。

◆ 十、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朵朵睡了以后，周磊拿起手机，给老张发了条微信：

「老张，上回搬家的事一直想请您吃顿饭，这周末或下周末您哪天方便？」

过了一阵，老张回了：

「不用不用，哪天都行。要不等我家那小子高考完吧，这阵子顾不上，别放心上。」

周磊盯着「高考完」三个字看了一会儿。

他本来可以回一句「好嘞」，把对话收掉。他回的是：「行，那就高考完。到时候您挑地方。」

发出去以后，他才觉得胸口松了一点。不是欠没了，是欠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那个傍晚电梯里的悬着，到这里才算有了一个可以等的日子。

这句话，是老张给的。第 19 章里，那个「改天」没有日子；现在它有了一个日子，而且不是周磊一个人定的，是两头一起默认下来的。口子没有合上，却第一次被两头一起握住了。

明天能试：下一次你发现自己话多了半句，笑得有一点往上提，别急着盖过去。停一下，问自己：我现在，是在对谁解释？那个人，就是口子的另一头。

带走的话

欠不是在你心里想起它的那一刻长成的，是在两个人同时在场、各自看见对方也看见了它的那一刻。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没有。电梯里没有人还什么，只是第一次，有人同时看见它没到。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没有封死。当晚就被一句「等高考完」接住了，口子带着一个日子，往后挪了一程。

想一想

1. 一，上一回你在楼道、走廊或群里碰上一个「欠着」的人，你的身体做了什么：笑，绕开，还是多说了半句？
2. 二，如果你们从此再不碰面，这份「欠着」还会像现在这样沉吗？

◆

21

第21章

从一颗种子到一张口——三步走了两步

◆ 一、一个小小的疑问

搬家那天晚上，周磊累瘫在新沙发上，对母亲说：「今天多亏老张。」

那一句话里，有暖，有谢意，有一点点过意不去，没有沉。他吃了一碗面，洗了个澡，倒头就睡。

一个月后的电梯里，同一件事，沉了。

事实没有变。老张帮过忙，这是真的；饭没请，这也是真的。搬家那晚和电梯那晚，这两条事实一模一样。

前一个晚上，暖多于沉；后一个晚上，沉多于暖。

是什么变了？

你也许会说：变的是周磊的心情。心情当然变了。可是心情为什么变？总得有一样东西，在这一个月里长了出来，心情才会跟着变。

上一章答了一半：变的是灯。这一章把另一半补上：灯照到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在灯亮之前，是什么样子的？

◆ 二、把三步写在老张身上

本书说，一次发生要走三步才合拢。把这三步，一步一步写在搬家这件事上。

第一步，路与土之间起了矛盾。

周磊的路是：今天必须搬进来，明天要上班。他的土是：一个六十一岁的母亲，一个八岁的孩子，几只箱子，一个自己，没有第二双能顶住衣柜的手。路跑得比土快，两头对不上，这就是矛盾。

老张的手，是在这个矛盾里进来的。

第二步，矛盾推着形状改变。

衣柜上了七楼。书柜、洗衣机都进了门。屋子成了一个能住人的屋子。这是事情的形状变了。

人的形状也变了。老张不再只是「楼下那个姓张的」，他成了「帮周磊搬过一天家的人」。周磊也不再只是「新搬来的邻居」，他成了「受过帮的人」。两个人之间，从此多了一个叫「那一天」的东西。

第三步，改变回写到路和土上。

这一天要回到周磊以后的路上：他以后怎么待老张，怎么看六〇一那扇门。也要回到两家之间的那片土里：两家以后怎么来往，有没有一顿饭，有没有一次反过来的帮忙。

只有这一步到了，这一轮才算合拢。

搬家那天傍晚，第一步走完了，第二步走完了，第三步，一杯茶和一包被推回的烟，都够不着。

这样写下来，你会发现一件容易漏掉的事：三步里，真正费力气的是前两步。扛柜子的是老张，用掉力气的也是老张；周磊那头，只是路被接上了，土被借用了。

第三步，反过来是周磊这头要等的事。它不费一天的力气，它费的是一个合适的场合，一个两头都愿意的形状。力气好找，场合难等。你们家里也许有过这

样的事：一个人帮了大忙，另一个人想了很久，也没想出该用什么回。想不出，并不是不想回，是那个「合适」的形状，一时没有出现。

◆ 三、第三步「还在路上」

前两步走完，第三步没到，这种情形是不是一出现就叫欠？

不是。

本书在后面会讲到，回写在时间上总是晚于改变。路先走，形状先变，回写慢半拍，这是任何一次发生都躲不开的时差（第七编细讲）。你吃了一顿饭，饭钱晚几分钟付；你收了一个快递，签收单晚一天回传。几乎所有的事，第三步都慢一点，慢一点并不就是欠。

一件事处在「第三步还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不说欠，我们说「还没到时候」「正在办」「马上」。

周磊搬家当晚的感觉，就是这一种。第三步在路上，大家心里隐隐知道它在路上，所以暖多于沉。

那么，「路上」和「欠」，差在哪里？

◆ 四、路上和口子，差一盏灯

差在两样东西。

一样是日子。「在路上」的事，两头心里大致都有个到点：快递今天到，饭钱饭后付，工资月底发。这个到点不一定精确，两头却都知道它在那里。

另一样是灯。到点的时候，会有东西把这件事照出来，让两头都看见它到了还没到。

回头看老张和周磊。

搬家那一天，第三步在路上，没有日子（「改天」是没有日子的），也没有灯。所以，它既不是「正在办」，也不是「已经迟了」。它悬着，没有名字。

电梯里那一碰，灯来了，日子也来了：一个月。这时，同样是「第三步没到」，样子却变了：它不再是「还没到时候」，而成了「到了时候，还没到」。

这时它才是口子。

◆ 五、发工资的那一天

拿一个人人熟悉的事，把这层道理再看一遍。

一家公司，每月十日发工资。九日的晚上，没有哪个员工会说：公司欠我工资。他们说：明天发。

到了十日，下班时间过了，手机上没有那条到账短信。十一日，还是没有。这时，同一个人会开始说：公司欠着我的工资。

九日和十一日，公司里没发的钱是同一笔。变的是什么？变的是一个到点，被挂在墙上的日历照出来了。日历是一盏灯，一盏挂在墙上的、两头都看得见的灯。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件，灯不一定要靠碰面，一个共同看得见的日子，也是灯。

第二件，周磊说的那句「改天」，偏偏是一个没有日历的许诺。没有日历，就没有墙上的灯。于是这盏灯，只能靠哪一天两个人碰上来点亮。

灯有好几种。日历是一种，挂在墙上，谁都看得见。碰面是一种，门一合，两头都在。还有一种是对方自己点的。设想哪天老张在楼道里半开玩笑地说：「周经理，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啊？」这句玩笑一出口，灯就亮了，亮得比电梯里还直。

点灯的人，不一定是欠的那头，也不一定是被欠的那头。只要灯亮，两头就同时被照到了。

这一点值得停一停想：人们说「改天」，常常是怕给自己一个日子。没有日子，就不会迟到，也就不会欠。没有日子的事，也永远不会合拢。它躲过了「迟到」，却掉进了另一个缝隙里：一直等一盏不知道哪天亮的灯。

◆ 六、种子与口

本书借用佛学里一个词，打个比方：「种子」。（第 23 章会细说这个词原来的意思，这里只取它的样子。）

一粒种子埋在土里，已经有了生机，还没发芽。前两步走完、第三步在路上、没有日子也没有灯的那种状态，本书就叫它种子。

口子，是灯亮了以后的样子。

两者放在一起看：

	种子	口子
在哪里	一头的心里，或者两头都没认出	两头之间
有没有拉力	拉得很轻，只拉自己	拉着两头
谁能了结	一个人可以悄悄放下	一个人单方面了结不了
会不会自己散掉	会：土会变，人会走，事会淡	不会散，只会变轻，或被接下去

种子不是债。

这句话要记住。你手里有很多种子，每个受过帮的人，每个说过「改天」的场合，每次别人替你担过的事。它们埋在你的土里，大多数一辈子也长不出什么。有的碰到灯，长成口子；有的碰不到，在日子里慢慢化掉，没有留下谁欠了谁的印子。

这不是赖账。这是土的脾气：种子要碰上条件才会成形。

种子也有大小。老张的一天力气，是颗不小的种子；楼下阿姨替你收的一只快递，是颗很小的种子。小种子多半等不到灯，就和土化在一起了。大种子不同，它有分量，土留得住它，灯一来，长得也快。

种子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挑人。你没有决定要种它，对方也没有决定要种。前两步走完，它就在那里了，像落进窗台花盆里的一粒不知谁带来的籽。

◆ 七、这是三种欠里的哪一种

上篇讲过，欠有三种：形状欠、路欠、土欠。老张和周磊这一桩，是哪一种?

是形状欠。已经变了的，是形状：老张成了帮过周磊的人，事情已经和从前不一样。没跟着改的，是周磊的路和两家之间的土：他怎么待老张，两家怎么来往，都还停在原处。

换一个场景，同样的道理也成立。

师傅教了你一手活，你回家练了三个月，手艺是长了，你却还没回去给师傅看一眼，也没把这手活教给谁。路走了，形状没长成，土没沉下去，这是路欠。

朋友借给你一笔钱，帮你垫上了装修款，你的日子是松了。朋友的那一块土，被你借走了，还没补回去。土变了，形状和路没来结算，这是土欠。

三种欠的前两步都已经走完。三种欠，也都要等一盏灯，才从种子变成口子。

◆ 八、字形里的两个暗示

「欠」字的古形，是一个人张着口，气从口里出来（《说文》：「张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第 3 章已经讲过它。

这里只借它说两句。

其一，字画的是中途。口张开了，气正在出，还没出完，口还没合上。这个字没有画结果，画的是过程里的一个瞬间。欠就是这样一个瞬间：两步走完，第三步在半途。

其二，张着口，是给人看见的。你一个人对着墙打哈欠，也是哈欠；一个人在饭桌上、在电梯里张开口，别人看见，就会接一句：困了？字形里没有画出旁边的人，人们用这个字的时候，总默认旁边有人在看。

欠这个字，天然带着「被看见」的意思。

◆ 九、放回日子里

你手里也有很多颗种子。不妨现在就数一数。

楼下替你收过一年快递的那位阿姨。在你最忙的那阵子替你顶过班的同事。借你住了一个星期的老同学。教过你一手活又从不要谢的师傅。

一个一个想过去，每个人旁边问一句：我和他之间，有没有一盏灯？下一次碰面，会是在哪里？

有的人，你天天碰；有的人，你一年碰一回；有的人，你们大概不会再碰了。灯在哪里，口子就会在哪里长成。

天天碰的人，种子长得最快，往往一碰就成口。一年碰一回的人，种子等得久，每一回碰面，那口子才醒一次。再不碰的人，种子多半就留在土里，慢慢变成一个「那年有个人帮过我」的故事。

这三种情形，没有哪一种更好。它们只是灯的位置不同。

明天能试：拿一张纸，写下三个名字。每个名字旁边，写下你们最近一次可能碰面的场合。不用急着做什么，只是看一眼：哪颗种子快要碰到灯了。

桂芳的那本账，你不妨也借来看看。四十年的账本里，大多数名字只出现过一次，一笔，一回，写完就合上了。这些多半是当场就走完了三步，或者第三步被时间轻轻带走了。

只有少数名字，在账本里出现一次又一次，后面跟着不同的字。那些名字，多半是灯一直亮着的人。

看见，是后面所有事的开头。

带 走 的 话

前两步走完、第三步还在路上，叫种子；等到灯亮、日子也亮，它才是一张口。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没有，但分两种没有。搬家当晚是「还在路上」，电梯里才成了「到了时候没到」。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这时才第一次谈得上这个问题。在灯亮之前，它还只是一颗种子，无所谓封，也无所谓接。

想 一 想

1. 一，你手里有哪一颗种子，已经埋了很久，一直没碰上灯？它现在还重吗？
2. 二，「不给日子」和「给了日子」，哪一种更让你轻松？更轻松的那一种，是不是也更容易让事情不了了之？

◆

22

第22章

那个厚红包——回写带了差

◆ 一、七月里的一条消息

七月中旬，小区业主群里跳出一条消息。是老张发的，没有表情，只有一行字：

「小儿子考上大学了，周六中午在前面的饭店摆两桌，几位老邻居一起坐坐。」

下面一排「恭喜」。

周磊看着这条消息，想起了六个月前电梯里那一笑。想起了「等高考完吧」。

高考，完了。

这半年里，他不是没想过。春节前，他在小区门口超市买年货，经过烟酒柜台，想过买两瓶酒送上去，又想到老张戒了烟，不知酒喝不喝，就放下了。清明前后，他在群里看到老张转发一条高三家长须知，手指在屏幕上悬了一会儿，也没有说什么。

那些都是种子碰到灯的边角：亮一下，又暗下去。

周磊没有去找老张，也没有谁来催他。他只是意识到，那个悬着的口子，忽然多了一盏灯。这盏灯不是他点的，也不是老张特意点的，是一桌酒席。

这桌酒席是个日子，是一个两头都看得见的日子。第 21 章说过，日历也是灯。老张自己没提那顿饭，他发出的这条消息，等于在墙上挂了一张日历。

◆ 二、桂芳的账本

晚上，周桂芳戴上老花镜，翻开那本账本。

她翻到「邻居家孩子升学」那一页，指着上一行：「去年七号楼的老孙家，随了五百。」

「那今年也五百。」她抬头看儿子，「邻居嘛，咱们这种情分，五百合适。」

周磊没有马上说话。

「妈，」他说，「多放一点吧。老张那个事。」

「那一码归一码。」桂芳摘下眼镜，「搬家是搬家，随礼是随礼，不要搅在一起。」

「不是一码。」

两个人都停住了。

桂芳在账本边上记了四十年。每一笔，她都分得清清楚楚：谁家红事，随多少；谁家白事，随多少；谁来帮过忙，回什么。「一码归一码」，是她的口头禅，也是那本账能记得住四十年的缘故。

这一回，她看着儿子，没有马上反驳。她把笔在手里转了一圈。

「加多少？」

「三百。」

她低头，在「五百」前面划了一道，写下「八百」。后面的备注一栏，她停了一下，没有写原因。

◆ 三、多出来的三百是什么

先问一个直接的问题：这多出来的三百，是什么？

有人会说，是利息。拖了半年，请饭的欠账滚了利，所以多给。

那就算一算。如果周磊是在一个月内给的，按「利息」，应该是少一点。如果拖了一年，应该更多一点。桂芳和周磊商量的时候，没有谁拿计算器，也没有谁说「半年，每月五十，所以三百」。

三百这个数，是他们商量着觉得差不多的。再多一点，像是在示好；再少一点，对不住那一天。这个数没有公式。

有人会说，是搬家那天的工钱。老张扛了一天，一天的工钱折三百。

也不对。第 19 章里已经算过，如果周磊当场掏出四百块「辛苦费」，老张会把它推回去，或者收下以后话也说不到三句。折成工钱的东西，是原样的价码；这三百不是价码，它抵不了那一天，也没有人想抵。

有人会说，是礼貌。邻居家孩子考学，多给一点是客气。

客气也不对。老孙家去年的五百，才是客气。对老张，多出来的三百，客气之外，还带着别的东西。

那别的东西，是什么？

◆ 四、红包走的是另一条路

回到第 19 章里那个「改天」。

当初的第三步，是什么样子？是一顿饭，周磊请，老张吃。周磊在主位，老张是客人。

现在，实际发生的是什么？一桌酒席，老张办，周磊来。老张在主位，周磊是客人。周磊没有请成老张，反倒被老张请了。

方向，倒了过来。

当初说好的那个形状，一顿由周磊掏钱的饭，到现在也没有了。三百这个差，就是路换了的差。原来的路走不通了，口子没有被取消，它换了一条路，从另一头过来。

这就是第 15 章讲过的「带差回写」：第三步最后到了，到的样子和当初说的不一样。

说得再具体一点：当初的口子，只要一顿饭就能合上；这顿饭却已经不可能原样发生了，因为位置换了。口子要合，只能从另一条路补：一个红包，一份人到场的心意，一个被邀请的座位。

这时红包里的三百，就是替那顿没请成的饭，走了另一条路。

◆ 五、旧口怎样合上

周六中午，饭店的包间里，两桌人。

周磊一家三口，被安排在靠近主桌的一桌，同桌的是几位老邻居。老张端着杯子过来敬酒，老伴跟在后面。

「来来来，这是我楼上的小周。」老张对同桌的人说，「搬家那天，我们俩抬那只大衣柜，在四楼拐角卡了三回。」

桌上笑了。

有一处细节，值得记住。老张记得，拐角卡了三回。

这半年里，他没有向周磊提过一个字，电梯里那句「不急不急」说得又快又轻。可是那一天的事，他一桩也没忘，连卡在哪一层、卡了几回，都记得清清楚楚。

忘不忘，是一回事；提不提，是另一回事。第 23 章会回到这一点。

周磊也笑了。笑得很松，没有往上提，也没有多出来的半句话。

他把红包递过去的时候，老张推了一下：「你看你，还来这个。」

「应该的。」周磊说。这回他没有解释项目，也没有保证什么，他只是说了这三个字。

老张接了。他那一声「谢谢」，说得很轻。

回去的车上，朵朵坐在后座，吃着一块喜糖，忽然说：

「爸爸，你今天说话不怪了。」

周磊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旧口，就是这样合上的。合上的信号，不是谁说了一句「两清了」，是那个半句话、那个提起来的笑，没有了。

◆ 六、新口怎样张开

可是别以为口子就此没了。

走的时候，老张的老伴追出来，往朵朵手里塞了一袋喜糖和一盒点心，说：「拿着，路上吃。」

周磊推了两下，没推掉。

老张在旁边说：「我家那小子，开学前说想学装修，回头我让他去你们公司看看，成不成？」

「行，没问题，让他来。」

你看，就在旧口合上的同时，两个新口张开了。

一个是点心和喜糖：周磊收下了，周磊这头多了一份轻轻的「受」。

另一个更大：老张的小儿子想学装修，周磊是装修公司的项目经理，手里有一块老张没有的土。这块土，将要被老张借去一次。

这就是带差回写和原样回写的分别。原样回写，是把这一天的账，一对一还清，一轮收尾；两个人从此各走各的。带差回写，是还的时候，种下了新的路土矛盾；这一轮合上的地方，下一轮已经开了头。

第 15 章用了很多话讲这个区别。到这里，不用再多说：那个厚红包，是旧口合上、新口张开的接缝。

◆ 七、要是那个数「刚刚好」

再设想一个版本。

周磊那天递出去的，不是八百，而是一个信封里装了九百，附一张字条：「五百随礼，四百搬家辛苦费。」

数目分得清清楚楚，每一块都对应得上。从账上看，这是最公平的做法。

老张会怎么想？

他不会生气，也不会推。他多半会收下，说一句「你太客气了」。然后，周磊和老张的故事就在这里收尾了。往后在电梯里碰上，一声「下班啦」，一声「嗯」，各上各的楼。

因为口子被封死了。

「刚刚好」的数，把当初的第三步，换算成了一个能一对一还清的价码。价码付了，一轮就收了尾；没有差，就没有下一轮要开的口。这就是第 13 章里那句「谁也不欠谁」的样子。

再设想另一头：红包太厚。周磊装了两千，说「一点心意」。

老张拿在手里，手会沉。两千块把半年前的那一天远远盖了过去，现在是老张欠着周磊了。他要想办法回，他要在下一次升学、下一次红白事里，掂量该回多少。口子是有了，可是这道口压得人透不过气，老张那头的脸色，不会比电梯里的周磊好看。

太薄，像是没把那一天当回事。太厚，又把那一天变成了周磊的功劳。刚刚好，是封口。

这三种数，都离这一回的八百不远，意思却差得很远。八百之所以能用，是因为它厚得不重，差得不整，既不是价码，也不是压力。

差，才是接下去的引子。八百里那多出来的三百，不是多余，是它把口子的门，留了一条缝。

◆ 八、桂芳划的那道箭头

回家以后，周桂芳把账本摊在饭桌上，台灯拧亮。

她先在今年这一页，写下新的一行：「老张家小儿升学，八百。回：喜糖，点心一盒。另：张家小子来公司看看（周磊）。」

写到这里，她停了笔，翻回前面，翻到腊月里的那一行：「六号楼六〇一　张师傅　搬家帮一天」，后面「回」那一栏，空了半年。

她想在那里画一个勾。一个勾，就是清了。四十年里，她画过无数个这样的勾。

笔尖落下去，又抬了起来。

她没有画勾。她画了一道箭头，从那一栏拉出去，指向新的一行。

周磊问：「妈，怎么不勾？」

桂芳想了一会儿，说：「勾了就算完了。这回不像是完了。」

这一道箭头，是四十年的账本里，第一道不是勾的收尾。账本被她用了半辈子，一向只会画勾，今天她第一次替它找到了另一种收法：不是清，是接。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你自己的日子。

下一次，你要回一份人情：送一份礼，请一顿饭，还一个帮忙。不妨暂时别问「这一份值多少」，换一个问法：这一份里，有没有带着一点它原来没有的东西？

那点东西，可以很小。一句只有这两个人才懂的玩笑。一个你顺手想起的、对方用得上的人。一个留给下次的由头。它不必贵，它只需要不是「原样」。

明天能试：下一回收到别人的帮助，别急着当场把它折成钱或一个等值的东西。留半步，在回礼里夹一件「下回的事」，比如，「下个月我去你们那边，顺便带上」。

这一点点差，不是在占便宜，是在给口子留一条路。

举个小例子。同事替你顶了一个晚班，第二天你想请他吃一顿午饭。原样的做法，是一顿饭抵一个晚班，两清。带差的做法，是吃饭的时候顺口说一句：「下个月你家孩子的事，要是用得上我，开口。」

后一句话，价钱是零，却给这一顿饭种下了下一轮的由头。吃完饭，两个人之间没有结清，是更近了一点。

带走的话

厚出来的那一截，不是利息，也不是工钱；它是旧口合上的时候，顺手给新口留下的一道缝。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但不是原来说的那个样子。一顿饭没有请成，换成了一桌酒席上的一个红包和一个座位。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旧口合上了，新口张开了。老张的小儿子要去装修公司看看，周磊收下了一盒点心，两头又各自握着一点新的东西。

想一想

1. 一，你最近一次回人情，回的是「原样」还是「带差」的东西？对方收下以后，你们之间是安静了，还是又多了一点往来？

2. 二，如果下回有人把你的帮忙折成钱递给你，你会怎么接？

◆

23

第23章

四位近邻：受恩不忘、种子待缘、一瓶可乐、回返

◆ 一、先把四位请上桌

前三章讲了一个答案：欠在两头同时被照见的那一刻长成；之前是种子，之后是口；口合上的时候，往往带着差。

这个答案不是没人碰过。离它最近的，有四位。

第一位是唐雎，战国时的说客。他早就把一次欠的两头分开，各给了一份功课。第二位是唯识学，佛教里讲心识的一支，说每个行为都会在心底留下种子，缘到才现行。第三位是心理学家里根，他用一瓶可乐做了一个实验。第四位是心理学家奥夫相基娜，她发现没做完的事会自己回头。

本书的规矩是：一位一位问，先把他说中的写足，再说本书多出来的那一层；一位也不跳过，也不用一句话打发。

如果这四位当中，有任何一位一句话就能装下上面那个答案，那这一编就白写了。

◆ 二、唐雎：两头各有一份功课

先说唐雎。

《战国策·魏策四》里记着他对信陵君的一番话。他说，大意是：别人对我有恩，不可以忘；我对别人有恩，不可以不忘。原文是：「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据书里的记载，这是信陵君救了赵国以后，唐雎劝他的话（《战国策·魏策四》「信陵君杀晋鄙」章〔核〕）。

这二十二个字，说中了三件事。

第一件，它把一次欠的两头分开了。许多人谈欠，只谈欠的人该怎么办。唐睢一开口就是两头：受的那头一份功课，施的那头一份功课，而且两份功课方向相反。

第二件，它看出了施的那头的危险。给出去的东西，一旦被记在心上，就容易变成账。账一立，口子就被定了价，对方再回，就是还账，不是回礼。所以「不可不忘」。这是一个很早、很准的看见。后面第五编会再回到这一点。

第三件，它看出了受的那头的责任。受的人要是忘了，口子就没有人替它亮着灯，没人想起，就没有回写。所以「不可忘」。

这是一位真懂人情的人的话。周磊那个傍晚，笑得不自然，是他「不可忘」；老张那句「不急不急」，是他在努力「不可不忘」。两个人，几乎是照着唐睢的话在做。

◆ 三、照着唐睢做，电梯里还是会有那一笑

问题就出在这里。

周磊没有忘，他一个月里想过三回。老张呢，他把这件事放得很轻，一个月里没有提过一个字。两头都照着唐睢说的在做。

电梯里那一笑，还是出现了。

这说明唐睢的两句话，管的是两头各自心里的态度：一个记着，一个放下。而电梯里发生的事，不在任何一头的心里，在两头之间。周磊的记，老张的放，都挡不住那盏灯。灯一亮，两个人的身体还是会说话。

这是第一处分叉。唐睢把欠分给了两个人的心，本书把欠放在两个人之间的那根绳子上。

第二处分叉在时间上。唐雎的话，从「有德于我」那一刻就开始适用。也就是说，在他的说法里，搬家当晚周磊就该「不可忘」了。第 21 章看过，那天晚上，欠还只是一颗种子，没有灯，没有日子；那时的「不可忘」，管的是一件还没有长成的事。

第三处，他没有说第三步。记着，放下，都是态度。态度不能代替回写。周磊把「不可忘」做到了极致，电梯里依然沉；直到那个红包、那个座位出现，口子才合上。

最后还要补一句，免得读成了批评：老张记得拐角卡了三回，他并没有忘。「不可不忘」，在真实的人身上，做到的是「不提」，不是「不记」。唐雎讲的忘，大概也只能这样读。这不是破绽，这是他说的那个「忘」，本来就该这样读。

他停下的地方，是两头的态度。接着要走的一步，是态度之间的那根绳子。

◆ 四、唯识：有而不显

第二位是佛教的唯识学。

唯识学讲心识，其中有一个根本的识，叫阿赖耶识，常被比作一座仓库。人的每一个身、口、意的行为，都会在这座仓库里熏下「种子」；种子暂时不现出来，等到缘分成熟了，才生出果来，叫「现行」。

有一种读法，把「改天请你」说成熏下的一颗种子，厚红包是缘熟现行。这个读法，说中了很多东西。

它说中了「有而不显」。一件事已经发生，它的影响却不马上出现；等一个条件，才浮上来。周磊搬家当晚没有觉得沉，一个月后电梯里才沉，这个先隐后显的样子，唯识学早就看见了，而且用的是一个很准的词：种子。本书第 21 章借了这个词，原因就在这里。

它说中了「要等缘」。种子不会自己长，缘到才现行。这和本书说的「要等灯」，是同一个样子。

它还说中了一件很少有人注意的事：种子生了现行，现行又会熏出新的种子，一环扣一环（《成唯识论》卷二：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三法展转，因果同时」〔核〕）。这和本书说的「带差回写」，有一点相近：红包合上了旧口，又在土里种下新的东西。

◆ 五、种子住在谁的心里

在三处，本书和它分了路。

第一处，种子住在哪里。唯识学的种子，熏在一个人的心识里，是这个人自己的仓库。周磊的「改天请你」，熏进周磊的阿赖耶识。老张那头，是老张的仓库，他有他的种子。

本书说的口子，不住在任何一个人的仓库里，它在两头之间。第 20 章里电梯那一刻，不是周磊的种子「现行」了。是周磊和老张之间，多了一样谁的仓库里原先都没有的东西：一根被两头同时握住的绳子。

第二处，缘是什么。在唯识学里，缘是一个宽的词，凡是促成果实成熟的条件，都叫缘。本书的灯，是一个窄得多的缘：两头同时在场，而且各自认出对方也认出。窄，就有了可以验的地方。

第三处，种子是怎样种下的。按这个读法，种子是「改天请你」这一句话熏下的，也就是说，种子来自一个行为。本书看到的，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两步：矛盾发生了，形状改变了。老张扛柜子，周磊受了帮；这个变化发生在两个人身上，不是周磊说了一句话所留下的痕迹。哪怕周磊一句话也不说，种子也在那里。

唯识学看见了「有而不显」，他停下的地方，是这件事发生在谁那里。本书接着走的一步，是让它在两个人之间显出来。

◆ 六、里根：一瓶可乐的推力

第三位是里根，1971 年，他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实验。

被试跟一位助手一起评画。评到中途，助手出去，回来的时候给被试带了一瓶可乐。之后，助手向被试推销彩票。受过那瓶可乐的人，买得明显更多，即使他们并不喜欢这位助手。

这个实验说中了很多东西。

它说中了一点：一次很小的受惠，就能推着人加码回报。一瓶可乐，价值不大，推力却不小。这和本书的看法相合：欠的分量，不全看东西贵不贵。

它说中了第二点：这个推力不是因为喜欢。被试不喜欢那位助手，也买了。这就清除了一个常见的误会，以为人们回报，是因为感情好。口子的拉力，不靠喜欢，靠的是那一道没回的差。

它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好处：彩票是那位助手当面推销的。给可乐的人，和开口要回报的人，是同一个人，而且就在眼前。如果用本书的话说，实验里的灯，是亮着的。

这是一个设计得干净的实验。它把「受惠」这件事，放到了显微镜下。

◆ 七、一个房间，装不下一个月

不过这个实验装不下周磊和老张。

最直接的原因是：在实验里，受惠和被照，发生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同一刻。可乐拿到手，彩票就推到面前，中间没有缝隙。

而周磊和老张之间，隔着一个月。

在里根的房间里，没法分开两件事：推力是在拿到可乐那一下就生成了，还是在助手开口那一下才生成的？两个时刻只差几分钟，实验里分不开。

周磊和老张的故事，把这两个时刻拉开了：腊月那天的受惠，和正月的电梯，隔了整整一个月，中间的那个月，是静的。本书的判断是：欠，长在电梯里，不长在腊月那天。

这是第一处分叉。它不是说里根错了，是他的房间太小，装不下本书要看的那个缝隙。

第二处，他量到的是回报的多少，没有看回报之后口子往哪里走。被试买了更多的彩票，推力出来了，实验就结束了。在周磊那里，红包递出去，旧口合上，新口马上张开。一次回报之后，故事才刚开头。

第三处，他的推力是单向的：受惠的人被推着去还。老张那头的难受，不在他的实验里。

里根停下的地方，是一次回报的大小。接着要走的一步，是回报之后，口子往哪里去。

◆ 八、奥夫相基娜：没做完的事会回头

第四位是奥夫相基娜，1928 年。

她发现，被中途打断的任务，会让人自发地想回去把它做完。没有谁要求，也没有奖励，那件没做完的事自己有一种「回返」的倾向。

她说中了一件重要的事：未了之事，是有拉力的。

这一点，本书完全同意。上篇讲过，欠和缺的差别，就在欠有拉力。周磊那一个月里闪过三回「该请了」，就是回返：车里一回，煮面一回，看见空茶叶罐一回。那三回，奥夫相基娜早已替他预言过了。

她还说中了一点：这个拉力是自发的，不用谁来催。周桂芳的那句「你请了没有」，催得再紧，也比不上周磊自己半夜醒来想到的那一下。

这是一个很结实的看见。

◆ 九、做完了，和合上了

不过在她的房间里，做完一件事和合上一道口，是同一回事。

奥夫相基娜的任务，是一个人面对一件事：串珠子，拼图。做完，就完了。

欠不一样。设想周磊用手机转了四百块给老张，备注「搬家辛苦费」，老张收下，回了个「客气了」。从奥夫相基娜的角度，这件事做完了，回返的力气该松下来。

你知道，这样的做完，是封口。第 22 章里那个「刚刚好」的数，就是一道做完了的事，一道封死了的口。事做完了，口子也没有了，两个人的往来，也到这里为止。

回返想的是把事做完，原样做完。那顿饭，终究没有原样做成，是换了一条路，带着差到的。如果按「回返」来预言，周磊该一直想着再请老张一顿饭，直到做成为止；实际上，一个红包和一个座位，已经让那股力气松下来了。

奥夫相基娜停下的地方，是一个人和他没做完的事。接着要走的一步，是另一头也站在这件事里。

◆ 十、放回日子里

把四位放在一起，周磊和老张的故事，就被拆成了四块：

唐睢看见了两头，却把欠放在两颗心里。唯识看见了有而不显，却把种子放在一个人的仓库里。里根看见了小小的受惠有推力，却把受惠和被照放在同一个房间。奥夫相基娜看见了未了之事的拉力，却只看一个人和他的事。

四个人，各自抓住了其中的一块。每一块都是真的。

本书多出的那一层，不过是把这四块放回同一个地方：前两步走完，是种子；两头同时在场，灯亮；灯亮，口子在两头之间，有了拉力；第三步带着差到来，旧口合上，新口张开。

明天能试：下一回，当你觉得自己「欠了谁」，试着问四个问题。我心里记着吗？（唐雎）那是一颗种子，还是已经被谁照出来了？（唯识）这份推力有多大？（里根）我想要把它原样做完，还是换一条路接过去？（奥夫相基娜）四个问题答完，再问第五个：对面那个人，此刻站在哪里？

带走的话

四位近邻各摸到欠的一块，唐雎摸到两头，唯识摸到隐显，里根摸到推力，奥夫相基娜摸到拉力；少的那一块，是把它们放在两头之间的那盏灯。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四位谁也没问。他们讲的是欠的怎样记着、怎样显、怎样推、怎样拉，本书多问了一句：它最后到了没有。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四位的说法里，都没有「被接下去」这一项。唯识的「现行熏种」最近，它却停在一个人的心里。

想一想

1. 一，唐雎说「不可不忘」。你做过的「忘」，是真的忘了，还是只是没提？
2. 二，里根的实验里，灯是亮的。设想灯暗了，被试一个月后才在街上碰到那个助手，你觉得他还会买那么多彩票吗？

◆

24

第24章

本编总账：再不见面，欠就没长出来

◆ 一、回到电梯

先把这一编走过的路，用一个傍晚收起来。

腊月里，老张扛了一天柜子。前两步走完：矛盾起了，形状变了。第三步被「改天」挂在了以后，既没有日子，也没有灯。

一个月里，周磊心里闪过三回，那是一头亮着的一件事。种子在土里，没有人看见，连周磊自己也说不清，那一份沉甸甸的东西算不算欠。

正月里，电梯门一合，灯亮了。两个人，一袋青菜，一个笑，多出来的半句话。种子成了口。

半年后，一桌酒席，一个红包，一个座位。旧口合上，新口张开。

这六个点，前后大半年。最重的是第一个，一天的力气；最响的是第二个，一句许诺。欠长成的地方，不在这两处，在第四个点，最轻的那几秒钟。

◆ 二、看见的和停下的

这一编请了四位近邻，每一位都摸到了欠的一块。现在把他们并排放在一起。

近邻	他看见了	他停下的地方	接着要走的一步
唐雎	欠有两头，功课相反：受者不可忘，施者不可不忘	两份功课都落在心里；没问灯，没问第三步	把两头放到同一根绳子上

近邻	他看见了	他停下的地方	接着要走的一步
唯识	有而不显，要等缘；种子生现行，现行又熏种子	种子住在一个人的识里；缘是个宽词	让它在两个人之间显出来，把缘收窄成灯
里根	一次很小的受惠就有推力，而且不靠喜欢	受惠和被照挤在同一个房间；量了推力，没问口子往哪走	把一个月的缝隙拉开，看回报之后
奥夫相基娜	未了之事自发有拉力	一个人和他的事；做完当成了合上	让另一头也站进这件事里

他们看见的，每一项本书都用上了。这一点要说在前头：本书不是绕开他们走的，是踩着他们的肩膀看的。

唐雎给了两头。唯识给了「先隐后显」和「环环相熏」。里根给了「小东西也有推力，与喜欢无关」。奥夫相基娜给了「拉力是自发的」。

他们停下的地方，也各有各的样子，放在一起，能看出一个共同点：四位说的，都是欠的一头，或者欠的一个侧面。唐雎的功课分在两头，却落在心里。唯识的种子，在一个人的仓库里。里根看的是受惠者一个人被推动。奥夫相基娜看的是一个人和他的任务。

没有人把欠放在两个人之间的那根绳子上。

要说离得最近的，大概是唐雎和唯识。唐雎已经站在两头，只差把两颗心连成一根绳子；唯识已经看见先隐后显，只差把仓库的墙推开。他们离那一步，各只差半步。

◆ 三、本编的总判断

两张清单并排放，这一编的总判断是：

恩惠只是把时差种下，两头同时在场，才把它照成一张口；欠不是受来的，是被照出来的。

这句话里有两个动作，是一件事的两面。

一面是：种下。前两步走完，第三步在路上，没有谁来得及，也没有谁做错什么。那是任何一次互相帮忙之后都有的时差，回写总比改变晚一步。

另一面是：照出。时差本身还不是口子；要等一个日子、一盏灯，两头一起看见：该到的没到。

所以欠不是谁「欠下」的，也不是谁「记下」的。它是一个原本在土里的东西，在两个人同时在场的那一刻，长成了形状。

◆ 四、这句话从哪里来

回头把这个判断的来路摆一遍，让它站得住。

第 19 章问：欠生在哪一下？试了三个候选。受惠那一下，不是；说话那一下，不是；日子堆出来，也不是。三个都抓对了欠的一角，都不是生成的那一刻。

第 20 章答：生成的那一刻，是灯亮。两样东西缺一不可：在场，认出。变的是灯，不是力气，也不是话。

第 21 章补：灯亮之前，那件事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一颗种子。前两步走完，第三步在路上；有日子有灯，叫口子；没日子没灯，叫种子。

第 22 章看红包：口子合上的时候，往往带着差，不是原样，是换了一条路，种下新的土。

第 23 章问四位近邻：他们各抓了一块，都没把它们放在两头之间。

这五步，一环扣一环。去掉任何一环，判断就垮了。

◆ 五、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

现在来到这一编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别的说法都推不出、或者推出相反结果的局面。

设想有两对人，搬家那天的经过完全一样：一方扛了一天柜子，另一方连说「改天请你」。

第一对，后来天天在电梯里碰上。第二对，帮完忙不久，其中一家搬去了别的城市，从此再没有碰过面，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

十年以后，问第二对里那位当年被帮的人：你觉得，你还欠着当年那个人吗?

本书的预测是：多半不会像第一对那样「欠着」。他可能记得有这么回事，会说一句「当年多亏人家」，却没有那种沉。因为那颗种子，从来没有碰到过灯。土变了，人走了，日子淡了，种子在土里慢慢化开。它没有长成口子，所以没有口子可以去合。

欠，没有长出来。

◆ 六、四位会怎么预测

顺着四位的说法往下推，对这个局面，各有各的预测。

顺着唐雎：受的人「不可忘」。第二对里的那位，要是个知恩的人，十年以后也不该忘。推出来的是：欠一直在，只看那个人记不记着。

顺着唯识：种子熏下了，没碰到缘，只是还没现行，推出来的是：种子还在，缘到了就现行（《成唯识论》卷二讲种子六义，其中「恒随转」「待众缘」两义说的正是这个〔核：大意〕）。

顺着里根：小小的受惠就有推力。这个局面他没有测过，顺着他的思路，推力应该留着，只是找不到回报的地方。

顺着奥夫相基娜：没做完的事会回返。十年以后，那件没请成的饭，应该还在人心里一遍遍回返，只要它没被做完。

四位的推法不一样，有一个共同点：欠还在，哪怕不碰面。

本书的预测相反：不碰面，欠自己淡掉了。

◆ 七、怎样查，查不出怎么办

这个分叉，是可以查的，至少原则上可以。

办法是找两组人：一组是帮过忙之后一直碰面的邻居、同事，另一组是帮过忙之后断了往来的人。隔一些年以后，请他们回答：你现在，对那个人，有没有「欠着」的感觉？有多重？

四位近邻的预测，是两组人的感觉应该差不多，只是第一组能说出口。本书的预测是：第二组明显轻，而且轻得和时间长短有关。

另外还有一个更细的预测。第二组里的人，如果十年以后在某个场合突然碰上当年那位，会在碰上的那一刻，第一次觉得不自然，仿佛那件事是刚刚发生的一样。也就是说，灯一亮，那颗种子才被照出来，成了口。这时的重量，不随十年的时间累加。

这两个预测都标〔待验〕，本书没有做过这样的调查。如果将来有人做了，结果和本书相反，这一编的判断就要收窄，甚至改写。

◆ 八、这条判断自认最弱的地方

最弱的一处，是「照」这个词，可能太窄。

想一想那些远在老家的父母。一个在外地打工的人，一年才回一次家，平时只有每周一通电话。他会觉得「欠着爸妈」，而且很沉。按本书的说法，灯需要两头同时在场，可是他们大部分日子里并不在场。

本书的回答是：灯不一定是碰面，也可以是一通电话、一个视频、一张全家福、一个每年都会到来的日子。过年是一盏灯，生日是一盏灯。这样的灯，隔着千里，每年也会被点亮几次。

这个回答有些勉强。因为「灯」到底可以放宽到什么程度，本书还没有划出一条清楚的线。放得太宽，就什么都能算灯；放得太窄，又解释不了远方的牵挂。〔待验〕

还有一处也要认下。种子和口子的分界，在日子里并不总是干净的。有的人没有碰面，自己就把灯点亮了：半夜醒来，忽然想起某个人，心里一沉。那算种子，还是口子？本书倾向于说，那是一头点亮的灯，口子只亮了一半。这个说法能不能一直成立，还要看以后的材料。〔待验〕

这是本编欠着读者的一笔，留在这里，不装作已经还清。

◆ 九、这一编给全书留下了什么

最后交代一笔账：这一编对全书那五条推论，各添了什么。

第一条，欠不是缺。这一编补了一句：欠的拉力不是从受惠那一下开始的，是从灯亮那一下开始的。缺没有第一步，欠有前两步；前两步还不够，还要被照见。

第二条，还是补上第三步。这一编第一次让「带差回写」落了地：一个红包，换了一条路，旧口合上，新口张开。

第三条，坏的欠是第三步被锁死。这一编只露了一个头：那个「刚刚好」的数，会把口子封死。怎样封，怎样一步步把人压垮，是下一编的事。

第四条，活着必然欠，因为回写总晚于改变。这一编给了它一个家常的样子：任何两个人互相帮过一回，之间都有一颗这样的种子。种子不是债，也不是错。

第五条，好的欠是回写分批到、每次带差。这一编里，从红包到点心，从点心到一个小儿子去装修公司看看，已经能看见它的雏形。第六编会把它写足。

◆ 十、放回日子里，并指向下一编

回到周磊家的饭桌上。

那个厚红包送出去以后的第二周，周磊在电梯里又碰上了老张。

「下班啦？」

「嗯，您也回来了。」

门合上了，数字一格一格往上跳。没有笑，没有多出来的半句话。两个人各自看着数字，可是这一回，不太像躲。

到了六楼，老张出门之前回头说了一句：「我家那小子，下周去你们公司看看，你多费心。」

「放心，我带他转一圈。」

门又合上了。周磊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钥匙，忽然想起第一次在这部电梯里，自己笑得有多不自然。

一个口子刚合上，另一个口子已经张开了，这回它没有慌张，也没有躲。

口子不总是这样好好地被接下去。有时候，在它刚刚被照出来的那一刻，有一个人伸手，给它标上一个数。从那一刻起，这个口子就不再是口子，而变成了一笔账，感激会变成躲，躲会变成怨。

下一编，看的就是这一步：口子是怎样被定了价，又怎样一步步压垮了人。

带走的话

欠不是受来的，是被照出来的；种下的是时差，照出来的是口子。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两次。一次是红包和座位，一次是第二周电梯里那一句「下班啦」之后，没有半句多余的话。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被接下去了，下一道口已经站在六楼的门口。

想一想

1. 一，你有没有一个很多年不见、却一想起就觉得「欠着」的人？你们之间，是不是还有一盏灯，每年会亮一次？
2. 二，如果有一个人你再也不会碰到，那份「欠着」，你希望它散掉，还是留下？

◆



第　五　编

欠怎样一步步压垮人：第三步被锁死

编　序

这一编六章，写欠怎样变坏。

第 25 章从一张只还最低额的信用卡写起，看第三步怎样被一个月一个月地往后推。第 26 章回到周桂芳年轻时听过的一句话，「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看一道口子怎样被说成一个数。第 27 章跟着一笔救急的钱，走完从感激到躲、从躲到怨的三站。第 28 章倒回去，找那个本来可以转向的节点。

第 29 章请四位近邻上场：鲁迅、《增支部·负债经》、塞内加、穆来纳森与沙菲尔。先把他们说中的写足，再写本书多出的那一层。第 30 章把两张清单并排摆开，下一句总判断。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一个反差：压垮人的，常常不是欠得多，而是欠得被「算清」了。很小的一笔，一旦被定了价，也会长出怨来；很大的一份恩，只要没有被定价，反倒越走越亲。

25

第25章

只还最低额的那张卡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磊三十四岁，在一家装修公司做项目经理。那个周四的晚上，朵朵已经睡了，他坐在饭桌边，把手机上的账单页面翻开，拇指悬在屏幕上。

页面上有两个按钮。一个写着「全额还款」，一个写着「最低还款」。

他看了很久，按了第二个。

这不是他第一次按。前两个月也是这个按钮。每按一次，心里就松一下，好像有人把门往外推开了一指宽。

坐在对面的周桂芳没有抬头。她面前摊着那本用了四十年的人情账本，笔帽已经拔了，却没有落笔。她是退休的小学会计，一辈子看数字比看人脸还快，儿子手机上的那个页面，她隔着桌子就读出了大半。

「这个数，」她终于开口，「你按它还，它是越还越不见少的。」

周磊没有接话。他知道。

这一章要看的，就是这个「知道，却还是按了」的夜晚。它不是谁不够精明，也不是谁不够自律。它是一道口子被推开了一指宽，又被推开了一指宽，一直没有合上。

◆ 二、一个月一个月往后推

先把这张卡的样子看清楚。本书不讲卡的细则，也不评哪一家的规矩，只看它的形状。

一笔钱先花出去了，这是起头。到了还款日，页面上给你两条路：把这笔钱一次补上，或者只补一小部分。只补一小部分的话，剩下的部分不会消失，它留在那里，下个月接着算。

照卡面上的说法，这笔「一小部分」里，有相当一块是先去填利息的。真正让本金往下掉的，并不多。

所以你会看到一种很怪的景象：钱每个月都在还，数字却几乎不动。

周磊的账单上，三个月前的余额和这个月的余额，差得很少。他每个月都有「我在还」的感觉，可是账上，他一步也没有往前走。

这个景象，值得停下来看一眼。

它里头没有一个人在耍赖。银行没有，周磊也没有。每个月，一小份钱准时进去；每个月，剩下的那一大块准时被带到下个月。一切都按规矩走，规矩走出来的，却是一道永远合不上的口子。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在往下说之前，得先替这个按钮说句公道话。

只还最低额，不是坏事，更不是罪过。有的月份，家里临时有一笔大开销；有的月份，收入晚到了十天。这时候留一口气，让日子先转起来，是很多人都用过的办法。它救过急，这一点要承认。

这种欠，从头到尾也不是无中生有。你花出去的钱，是真的换来了东西：孩子的补习费，家里的一台冰箱，一次不得不去的出差。矛盾真的发生过，改变真的发生过。

用本书的话说，它是一道「土欠」。

土，就是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你的收入、你的积蓄、你的信用、你明年的工资，都是土。钱借进来，是借了别人织好的一片土，用来走眼前这段路。借的是土，所以叫土欠。

走到这里，前两步都稳稳地到了：一，路和土起了矛盾，眼前这段日子要的，比手里这片土给得多；二，矛盾推着形状改变，冰箱进了家门，补习班交了费。

第三步，是回写：这个改变回头落到路和土上，把借进来的土补上，一轮才合拢。

最低额，就卡在这一步上。

本书不谈怎么理财，也不会告诉你该按哪个按钮。本书只想让你看清，这个按钮按下去的时候，第三步发生了什么。

◆ 四、第三步不是缺了，是被推后了

先回到一个要紧的区别。

缺，是连第一步都没发生。你从来没有刷过这笔钱，就不会有这个页面。欠，是前两步都到了，只差第三步。所以欠会拉着人：页面每个月准时跳出来，短信准时响，心里那根弦准时绷一下。

不过这里还有一层。第三步没到，有两种样子。

一种是没到，但是正在路上。比如朋友请你吃了顿饭，你说下周回请，下周你们真的坐在了桌边。这时候口子是张着的，可它朝着合拢的方向。

另一种是没到，而且被推后了。每一次本该合拢的时候，它被往后挪了一格。

最低额，是后一种。

每个月的还款日，第三步本来要到了。可页面上有一个小小的出口，只要按下去，这一轮就不用到了，可以再等一个月。下个月，又一次站在同一个位置，又一次被挪到下个月。

这就是利滚利最安静的部分：不是谁在逼，是第三步一直没到的那个「时」，被往后推，推成了一条没有尽头的线。

◆ 五、回写只回到了数字上

再往下看一层。

周磊每个月都付了钱，这一点是真的。钱进去了，余额动了一点点。可是请你想想，这个月结束的时候，周磊的哪一样东西变了？

他的日子，没有变。同样的开销，同样的月底，同样的那张卡。

这是最低额最不容易看见的地方：回写到了，只是回到了数字上。

回写，本书的意思是：长出来的东西，回头去改路、改土。真正的回写，是借进来的土被补上了，路因此换了走法，下一轮不再借同样多的土。比如多留一点积蓄，比如换一种安排，比如一次认真的复盘。

而最低额的回写，只动了账面上的一个数。路没有回头，土没有被补，下个月的开销照旧，余额跟着照旧。

这样的回写，本书叫它「原样回写」里最薄的一种：只把一个数字往回挪一点，别的什么也不改。

所以你会有一种奇怪的疲惫。人明明每个月都在还，却没有一个月让你觉得，欠，真的在变小。

◆ 六、口子一生下来就有了价

还有一件事，得在这里先摆出来，因为后面几章都要用。

这张卡上的口子，从第一天起，就是被命名成一个数的。

你刷了两千三，页面上写的就是「两千三」。还款日是几号，没还的部分按什么算，也都写在那里。这个口子有名有姓，有大小，有期限，每个月还会换一次新的数字。

在银行和你之间，这样做是对的。合同本来就是把一道口子定成一个数，大家才好办事。本书一点也不反对。

要紧的是看清它的脾气：口子一旦被命名成数，它就只认这个数。

你可以还它一千，还它五百，可你不能还它「我这个月帮你看了孩子」，也不能还它「我下半年换了份更稳的工作」。它只接受一种回写：数字对数字，原样的。

这是后面几章要反复出现的东西，本书给它起个名字，叫「定价」：一道口子被命名成一个固定的数，只许按这个数原样还。

定价本身不是坏事，可它有一个后果。口子被定了价，第三步就只剩一条路能走。这条路一旦走不通，第三步就被锁在了门外。

在信用卡上，这条路走不通，是因为手里的土不够。到了人和人之间，被锁住的方式就多了，也隐蔽得多。下面几章，一章一章地看。

◆ 七、利滚利，是口子自己在长

现在可以说说「滚」了。

三年前，周磊的口子，只有一道：那笔装修材料的垫款。那时候，第一步到了，第二步也到了，只等第三步。

可是第三步被往后推的这些月里，他的路没有停。孩子要上课外班，车要保养，老家的亲戚办喜事要随礼。每一次新的支出，都是一回新的路和土的矛盾，都是一次新的改变。

第一道口子还没合上，第二道、第三道口子又张开了。

这就是「滚」。它不是数字在自己长，是口子叠着口子。

周磊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只觉得「怎么越来越多」，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他睡着的时候往账上添东西。其实没有那只手，只有一圈叠一圈的、没有合上的口。每一圈，都在上一圈的第三步还没到的时候，就开了新的头。

再加上那个叫「利息」的东西。

请注意，利息在这里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本书前面说过，回写在时序上永远晚于改变，这是发生本身的时差，谁也躲不开。时差本来是不要钱的：你今天借了人家一晚上的沙发，明天回请一顿饭，中间这一天，没有人收你的钱。

可是在这张卡上，时差被标了价，而且是按时间滚的价。

每多晚一天，口子就自己宽一点。晚得越久，宽得越多。本来只是「还差一步」，被时间一点一点喂成了「差了很远」。

周桂芳当了四十年会计，她说的那句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账不会自己变小。人情账也不会。」

◆ 八、土被借走的那部分

还有一层，是账单上不会写的。

借进来的钱，说到底是借了将来的土。将来的工资、将来的时间、将来的精神，被提前拿来用了。借得越多，将来那片土就越薄。

周磊最近睡得不好。夜里两点会醒一次，看看手机，再躺下。他自己说，是项目赶工，可周桂芳在隔壁屋里，听见了翻身的声音。

这是身体在替那道口子记账。欠觉，是一道土欠；那笔钱的口子，把心里的土也一并牵着往下拉。

本书不是医书，这里只想说清一个理解：当一道口子长久地张着，被牵着的不只是余额，还有睡眠、胃口、耐心。人在那样的日子里，说话会急一点，笑得会少一点，这些都不稀奇。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钱上的事，也一样。本书只谈理解，不给理财建议；真要处理一笔具体的债，请找正规的机构和懂行的人当面谈。

◆ 九、朵朵看见的

还有一双眼睛，在这个晚上也看着。

朵朵那天睡得晚，半夜起来喝水，经过饭厅，看见爸爸还坐在灯下。她揉着眼睛问：「爸爸，你为什么每个月都在还？」

周磊一愣。他想了想，说：「因为还没还完。」

「那什么时候还完呀？」

他答不上来。

八岁的孩子，问出了一个大人不敢问的问题。她没有问「还多少」，她问的是「什么时候」。孩子的世界里，一件事总有一个落点：作业写完了，玩具收好了，故事讲到了「后来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事情没有落点，她就觉得奇怪。

这也是口子最本来的样子：它想要一个落点。第三步到了，一轮才合拢。不过在这张卡上，落点被一个月一个月往后挪，挪得连孩子都看出来了。

◆ 十、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四的晚上，周桂芳最后没有劝儿子按哪个按钮。

她合上账本，起身去倒了一杯温水，放在周磊手边。然后她问了一句，不是问钱：

「这几个月，你的日子，变了哪一处？」

周磊愣了一下。他想了想，说：「没变。就是每个月多了一个数字。」

「那就对了。」周桂芳说，「数字动了，日子没动。」

她没有再说下去。可这一句，周磊后来想了很久。

你也可以在明天试一试：翻出一张你自己的账单，不看余额，只问一句：这个月，除了这个数字，我的路有没有变，我的土有没有被补？如果两样都没有，那这一笔里，回写大概只到了数字上。

看清这一点，不等于马上能解开。只是你至少知道，卡住的是哪一步。

周磊那晚没有换按钮，他只是把页面截了个图，存进相册。后来每个月翻出来看一眼：数字变了没有，日子变了没有。这样看，口子就从一个只会叫人心慌的东西，变成了一件可以对着它说话的东西。

带走的话

口子没有合上，不是因为数目大，是因为第三步每个月都被往后推了一格。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没有。每个月到的，只是账面上一小份数字，路和土都没有被回头改动。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还没有封死，可是已经被定成了一个只许往后推的数，正在一天天变宽。

想一想

1. 你手边有没有一件事，是「每个月都在做一点，日子却没有变」的？它和那张卡，像在哪里？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一件事明明在往前走，你却越来越不想去看它？那时候，你躲的是事，还是那个不断变大的数？

◆

26

第26章

「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大概听过这句话。也许是在厨房，也许是在电话里，也许是在一个吵到一半、谁也没有再开口的晚上。

周桂芳二十六岁那年听过一次。

那时她在镇上的小学做会计，刚谈上一个远处的对象，对方在三百里外的县城。她回家说想调过去，母亲正在灯下择菜，手里的豆角掐了一半，停住了。

母亲没有拍桌子，也没有哭。她只是低声说了一句：「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

周桂芳站在门口，觉得脚底下有什么东西塌了一下。

她后来还是去了县城。这句话却跟着她，跟了三十多年。每个月寄回去的钱，每个春节赶回去的路，每一次电话里报喜不报忧，都像是在往一个看不见底的筐里扔东西。

筐，从来没有满过。她有时半夜醒来，会想：到底还差多少？可是没有人能告诉她那个数。

这一章要问的，就是这句话里到底有什么。它为什么这么重，重到一个人到了六十一岁，想起来还会愣一下。

◆ 二、一句话里装着两样东西

把这句话放在桌上，慢慢看。

它装着的第一样东西，是一个总数。「一辈子」。

不是一顿饭，不是一件衣服，不是某一年的辛苦。是全部。从头到尾，一笔不剩，被收进了一个词里。

它装着的第二样东西，是一个暗示：这个总数，要按某种方式还。

母亲没有说是哪种方式。周桂芳听得懂。守着她，听她的，别走得太远，过得比她好，一辈子记着这份好。这几样，母亲不必说出口，女儿心里已经有了一张单子。

把这两样合起来，就是上一章讲过的那个东西：定价。

一道口子被命名成了一个固定的数，只许按这个数原样还。

只是这一回，数不是写在合同上的。它没有小数点，没有币种，没有还款日。它就是「一辈子」三个字。

可它起的作用，和账单上的数一模一样。

你可以试着在心里听一遍：「一辈子」这三个字，和「欠款两万三千元」，是不是同一种分量？它们都在说：这件事已经算完了，剩下的只是等你照数交出来。

不同的只是，账单上的数你至少能看得见，能数得清，能一点一点去减。「一辈子」你什么也数不了，只能背着。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在继续之前，得先站到母亲这一边。

这句话不是编出来的。周桂芳的母亲是真的苦过。她带大了三个孩子，白天下地，夜里纳鞋底，家里最好的那口粮，是留给孩子的。这些事，一件一件，都发生过。

养育的那条口子，是真的张开过，而且张得很大。

所以这一章不是要说母亲不对。口子是真的，辛苦是真的，一个人在那样的日子里，心里积下的话，也是真的。

那句话的问题，不出在「有这回事」上。

出在这回事被说出来的方式上。同一份辛苦，可以说成「妈这一辈子，过得值」，也可以说成「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前一句，口子还是开着的；后一句，口子被收成了一个数。

两句话讲的是同一件事，落到听的人身上，是两个世界。

◆ 四、没有数字的价

很多人以为，定价就是说出一个金额。

其实不是。凡是把一道口子说成「已经定了的总量」，就是定价。

「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是。「我供你读书花了多少钱，你自己算」是。「我这辈子的心血都在你身上」是。「我对你够好了吧」，也是。

这些话里没有一个数字，却都有一个「满」字：满满的，全部的，再多也没有了。

满，就是价。

口子一旦被说成「满」，它的另一头就只剩一种姿势：还。而且是还不完的还。因为「一辈子」没有一个可以对得上的东西。你拿什么去对？你把自己的一辈子也给她？

这就是定价最冷的地方：它定的数，常常是还不清的数。

这不是说话的人有意要这么冷。这是那个「满」字自己带出来的。一个被说成满的口子，没有任何一种回写能把它合上，因为每一种回写，都会显得「不够」。

还有一些话，听起来不像是在算账，其实也在算。

「我什么都不图你的。」这句话乍一听，是最无私的。可是说它的时候，口子已经被圈出来了：我给了你全部，我什么也没要。一个「什么都没要」的人，是不好还的，因为你连该还什么，都找不到一个入口。

「你们这一代人，什么苦都没吃过。」这句话没有金额，却把另一个「满」放在了对面：我吃的苦是满的，你的日子是空的。听的人，往往不知道该往哪里答，只好低下头。

这样的话，说的人多半没有恶意。他们是在把自己心里压着的东西，往外递一递。不过递出来的形状，已经是一个封了口的数。

◆ 五、只许原样还，可原样回不去了

再往下，看那个「只许原样还」。

周桂芳每个月寄钱，寄了三十多年，从没有断过。她算过，加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数。可她也知道，那个数在母亲那里，是不作数的。

母亲心里那张单子，写的是什么？守在身边，听话，感恩。归结起来，是她期待女儿还是当年那个站在灯下的小姑娘。

这就是「原样」：把形状复位，回到口子张开之前的样子。

你想一想，这可能吗？

周桂芳二十六岁的时候，已经读完了书，有了工作，认识了一个远处的人。她的路早就往前走了。那个被养大的小姑娘，被养大的结果，恰恰就是她不再是小姑娘了。

养育，本来就是一道要把人送远的口子。

所以原样回写，在这里是自相矛盾的：你要她还你的养育，可养育的成果，恰恰就是她走远。要她原样地还，就得让她倒着走。

倒着走，是走不了的。

于是口子被锁住了。第三步想到，又到不了：女儿想回写，每一种回写都被那个「原样」挡在门外；母亲想等到回写，等来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她心里那张单子。

两端都被挂着，谁也合不上。

◆ 六、孩子那一端：又愧又想逃

站在周桂芳这一头，感觉是怎样的？

她每个月按时寄钱。寄的数目从不少，逢年过节还要加。可是母亲收下的时候，总说一句：「钱我不缺。」

这四个字，比什么都重。

钱，是女儿能想到的最实在的回写。母亲却说不缺。因为母亲要的不是钱，是那张单子上的东西。而女儿给不了，也不能给。

于是一种很怪的心情长了出来：愧疚。她觉得自己亏欠，每一次回家都亏欠；同时，又有一种想逃的劲儿。电话响起来，心里先紧一下。

愧疚和想逃，看起来是两种相反的情绪，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口子被锁住了，她够不到第三步，于是只能在这道口子前徘徊：靠近就愧，离开就逃。

这里面没有谁不孝，也没有谁刻薄。两个人都是真心的。只是真心被一个数夹住了。

◆ 七、母亲那一头，也被挂着

很容易有一种读法：这是一个母亲给女儿下了套。

这样读，只读了一半。

周桂芳的母亲，说出那句话的时候，自己也在口子里。她这一辈子，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孩子，眼看着孩子一个个走远。她手里剩下的，只有一件东西：那段辛苦的记忆。

她要把这段记忆说成一个「满」，是因为她怕它没有人认。

一个人最怕的，不是辛苦，是辛苦被当成理所当然。她那句话，说得又重又急，底下压着的其实是一句很轻的话：你别忘了我。

可是「别忘了我」，被说成了「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同一个意思，换了一副骨头，就成了一道锁。

所以两端都没有错。口子的两头，都在拉，不过拉的是同一根绳。母亲越用力喊「满」，女儿越觉得够不到；女儿越躲，母亲越觉得没有人认，喊得越急。

这是一个会自己转起来的圈。圈里没有坏人，只有一个被锁住的第三步。

◆ 八、被定下来的孩子

还有一件事，是这句话悄悄做的。

它不光把口子定成了一个数，还把孩子定成了一个样子。

从那个傍晚起，周桂芳在母亲眼里，是「被牺牲过的孩子」；在她自己心里，也慢慢成了「欠着一辈子的人」。这两个名字，一个比一个沉。

形状，就是一个人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形状本来应该是活的：今天是会计，明天是母亲，后天是一个把家务活做得很顺手的人。

可在那句话之后，有一个形状被钉住了。无论她走到哪里，做了什么，那个「欠着的人」都在。她做得好，是应该的；她做得不好，是辜负。

她的路，也跟着窄了。

她选工作的时候，先想的是离母亲近不近；她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想过要不要让母亲高兴。这些事，每一件都不大，合在一起，就是一条被口子牵着走的路。

形状被钉了，路被牵了，土里那份最软的东西，也被磨得发硬。这一道口子，是形状、路、土三样一起欠着。

◆ 九、差点说出口的那一句

三十多年以后，轮到周桂芳站在灶台边。

那天傍晚，周磊说，公司要派他去外地的项目上，两年。他说得很轻，像是怕吓着她。

周桂芳正在翻锅里的鱼，锅铲停了一下。

有一句话，从心底很深的地方浮了上来，一直浮到舌尖。她认得这句话的形状，认得它前后的每一个字。

「我为你……」

她把后半句咽了回去。

她是怎么咽回去的，她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因为她突然看见了灯下那个站在门口的自己，觉得脚底下又塌了一下。

「去吧。」她说，声音有点哑，「锅里还有汤，喝完再走。」

周磊点点头，没有再说话。

这个晚上，什么也没有解决。可是有一道口子，没有被定价。它还张着，还没合上，只是没有被一个「满」字压成单行道。

这一点点差别，后面一章一章，会越来越大。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你自己。

下一回，你听见一句带着「全部」「一辈子」「所有」「为了你」的话，不管它是别人对你说的，还是你自己心里冒出来的，请先停一停，别急着答。

问自己一句：这句话，是把口子留着，还是把口子收成了一个数？

如果是后一种，再问一句：说话的人，心里有没有一张单子？单子上的回写，能不能原样做到？

你不必当场回答。光是把这两句问出来，那个「满」字的重量，就轻了一点。

如果你是那个想说出口的人，明天可以试一试：把「我为你牺牲了……」换成一件具体的事。比如「那年冬天你发烧，我背着你走了四里路」。事是真的，话是满的，可它不是一个总数，它只是一件发生过的事。它留着口子，让听的人自己决定，要往哪个方向回写。

隔壁楼的老范，就是这么说的。他儿子要去南方工作，他在电话里讲：「你小时候我带你去河边钓鱼，你一条也没钓上来，哭着回家。你现在要去钓大鱼了，我在这边等你的消息。」

这句话里没有一个「满」字，也没有一张单子。那个钓不上鱼的下午，是一件发生过的小事；等消息，是一个朝前的口。儿子听了，会想起河边，会想起自己哭鼻子的样子，也会想着下回带一条鱼回来。

他的回写，有很多个方向可以走。

带走的话

口子一旦被说成「满」，它就成了还不清的价；两个人都是真心的，真心被一个数夹住了。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没有。女儿的钱、电话、路，一样样都到了，不过没有一样落在母亲心里那张单子上。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被封死了，不是谁封的，是「一辈子」三个字封的。

想一想

1. 你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一句让你心里一紧的话？它里头有没有一个「满」字？
2. 你有没有对别人说过类似的话？当时你心里，有没有一张没说出口的单子？

◆

27

第27章

从感激到躲，从躲到怨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有一个人，帮过你的大忙。你记得那个晚上，也记得他说话的样子。

后来，你在路上远远看见他，下意识地拐进了另一条街。

你不是不感激他。你甚至每年过节都想着要给他发条消息。只是真到了面对面的时候，你会找一个理由，绕开。

这样的事，阿杰也有过。

阿杰是周磊的老朋友，两人高中同桌，如今他开了一间小小的电工铺子。今年三月，铺子的房东突然涨租，同一个月，他妻子又住了一次院。钱的窟窿，一下子大到了他自己填不上的地步。

周磊听说以后，当天晚上转了三万过去。

转账成功的那个页面，阿杰盯着看了很久。他给周磊打了一个电话，嗓子是哑的：「这钱，我一定一分不少还你。」

周磊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你看你，说这个干嘛。」

那是三月。到了八月，阿杰在小区门口远远看见周磊的车，掉头走进了另一个出口。

这一章要走的，就是这五个月。

先交代一句：阿杰不是赖皮的人。他干电工十几年，从没欠过材料商的货款，铺子里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人，那句「一分不少」，才说得那么自然，说得那么真。

◆ 二、第一站：感激

先看第一站。

三万块转过来的那个晚上，阿杰心里是暖的。他睡了几个月来第一个整觉。

这份暖是真的，它也不是假装出来的客气。一道口子张开了：阿杰的土里，忽然多了一片别人织好的地；他的路，因此往前走了一步；他在周磊眼里，成了一个「被帮过的人」，在自己眼里，成了一个「被接住的人」。

前两步都到了。矛盾发生了，改变也发生了。

这个时候的口子，是暖的。它张着，可是它朝着人。阿杰想的是：我要怎么谢他，我要找个机会请他吃饭，我要在他需要的时候也站出来。这些念头，都是第三步在向他走来。

感激，其实就是口子刚开时的体温。

如果这个时候，一切顺顺利利地往下走，会是什么样子？三个月后，阿杰请周磊吃了饭。半年后，周磊的工地上缺人手，阿杰带着铺子里的学徒去帮了一个周末。这道口子，就走通了一轮。可它没有走这条路。

它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拐了弯。

◆ 三、一句话把口子立成了数

拐弯的地方，就在那个电话里。

「这钱，我一定一分不少还你。」

请你再读一遍这句话。它是一句真心话，是阿杰那一刻能说出的最好的话。他说它，是为了让周磊放心，也是为了让自己放心。

可这句话做了一件事：它给口子立了价。

「这钱」，是三万。「一分不少」，是原样。「一定」，是一个期限，虽然没有写日子，可是心里有。

一道刚张开的、有体温的口子，就这样被说成了一笔账：三万，原样，早晚。

周磊笑了一声，说：「你看你，说这个干嘛。」他是想把这个数轻轻拨开。他回得很轻，很自然，那一刻，他心里真的没有想过钱。请注意，一个数一旦被说出来，对面的人既没有接，也没有把它拆掉。它就那样立在电话两头，谁也没动它。

这件事，阿杰当时不知道，周磊也不知道。

好比一根钉子被轻轻敲进了木头。当时看不出来，后来整面墙都会因为它而歪一点。

◆ 四、第二站：躲

第二站，是躲。

四月，阿杰的铺子勉强撑住了。五月，他攒下了五百块，想着先还一点。可五百块对三万，他拿在手里，觉得烫手。转过去，像是在嘲笑那个数；不转，又心里发空。

他最后什么也没转。

六月，他在一个建材市场里碰见周磊。周磊拍了拍他的肩，问：「铺子怎么样？」他笑着说：「还行，还行。」脸上的肌肉，是硬的。

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开始躲。

他不是躲周磊这个人，他是躲那个「面对面」。因为一见面，那个三万的数就从心里站起来，站在两人中间。他可以看见它，周磊也可以看见它，哪怕周磊什么也没说。

本书前面讲过，一道口子，是在两个人都能看见它的时候，才真正长成的。阿杰的躲，其实是想避开那面「照」出口子的镜子。

躲，是第三步被锁住以后，唯一还能做的事。

回写不了：他拿不出三万原样的钱。拆也拆不了：那个数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于是只剩下一个办法：不碰面，让口子别被照见。

◆ 五、五百块为什么烫手

有一件事，初看会觉得奇怪：阿杰明明攒下了五百块，为什么不先转过去？多少还一点，总比一分不还好。

这里藏着定价的又一个脾气。

当口子被命名成「三万」，每一次小小的回写，都是在这个数的框子里量。五百块转过去，对方看到的是「还了五百」，阿杰自己看到的是「还差两万九千五」。

小额的回写，没有把口子合上一点，反倒把那个数又大声念了一遍。

所以阿杰拿着五百块，手是抖的。他的心算得比银行还快：转了，是提醒周磊「我还欠着很多」；不转，是承认「我拿不出来」。两条路，都会让那个数更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被定了价的口子，会让人宁可不动。

动一下，它就响一下。

人在这种时候，躲不是因为不想还，而是因为每一种还法，都在再确认一次那个只许原样还的数。

◆ 六、从外面钉上来的价

还有一种情形，也要说一句。

价，不一定是阿杰自己说出口的。有时它是从外面钉上来的。

那年七月，高中同学群里有人随口问了一句：「听说阿杰借了周磊三万块？」另一个人回：「好像是啊，周磊真够意思。」

这两句话，没有一点恶意。它们甚至是夸周磊的。

可是对阿杰来说，这是一次公开的定价。「借了三万」被当着很多人的面说了出来，成了一件人人知道的事。「周磊够意思」这四个字，又在这件事旁边立了一块碑。

此后阿杰在那个群里，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你看，价是怎么被钉上去的：自己说一次，对方笑一次，旁人传一次。三次之后，口子就是一个全世界都认得的数。

而且这个数，谁也没有恶意。

◆ 七、周磊这头，也在躲

这件事的另一头，周磊在做什么？

他注意到了。阿杰的微信回得越来越慢，聚会的邀请，总有这样那样的事走不开。他心里有点难受，觉得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隔开了。

他想过打个电话，问问阿杰好不好。可他的手指停在通讯录上，又收了回来。

他怕什么？他怕一开口，像是在催。

他明明没有定价，从头到尾没说过一个字要阿杰还。可阿杰那句「一分不少」，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替他把口子立成了账。现在周磊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听成「那笔钱」。

于是两个人，一头躲，一头不敢靠近。

阿杰的妻子出院以后，也看出了一点苗头。她问过一句：「你不是说，周磊是你最好的朋友吗？」阿杰说：「是啊。」说完他自己愣了一下，因为他发现，这个「是」字，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在心里响过了。

谁也没有对谁做错什么。可是三个月前还会在饭桌上抢单的两个人，如今在同一个城市里，像隔了一条河。

价是一个人立的，被挂着的却是两头。

◆ 八、第三站：怨

再往下，是第三站。

一个人躲得久了，心里会开始给躲找理由。

人不能总觉得自己是在躲一个好人，这样太难受。于是慢慢地，念头会换个方向：「他当时给得那么痛快，是不是早想好了要我欠着？」「他在朋友圈里发的那些，是不是故意让我看见？」「要不是那笔钱，我们还是好兄弟。」

这些念头，不是阿杰有意编出来的。它们是躲的时间太长，自己长出来的。

怨，就是这样来的。

它是一种很特别的封口。口子没有被第三步合上，却被另一种东西盖住了：把帮过自己的人，改成一个让自己不舒服的人。这样一来，就不用回写了。你不必去还一个你已经不喜欢的人。

形状在这里被换掉了。周磊本来是那个「拉了我一把的人」，如今成了「债主」。这个新形状一旦站稳，之前的暖，就被它盖住了。

怨之所以苦，是因为它在心里，永远带着一点羞愧。阿杰自己也知道，周磊没做错什么。所以他的怨，不敢大声，只能压着，压久了，人就变得别扭、易怒。

这样的日子里，身体和心里都会被牵着往下沉。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九、这不是脾气，是一条路

读到这里，你可能想：阿杰是不是不够厚道？

不是的。你可以拿他换成任何一个人，把周磊换成任何一个朋友，把三万换成别的数，这三站大致都会出现。

因为它们不是性格，是一条路。

阿杰对他的老师傅，就不躲。当年是师傅手把手教他接线、验电，他到现在每年大年初二都去磕头拜年。他欠师傅的，比欠周磊的多得多。可他每次去，脸上是松的。

同一个阿杰，面对两道口子，走出了两种样子。

差别不在他变没变，在于那两道口子，有没有被命名成一个数，只许一种还法。师傅那一边，从来没有谁说过「一分不少」。

换个场景也一样。小区里的张姐，替邻居带了两年孩子。邻居起先天天带水果来谢，说「这份情我一辈子记着」。后来水果越来越少，见面的招呼越来越短，最后两家连电梯都错开了时间。

张姐想不明白：我从头到尾，没有向她要过一样东西。

她确实没有。可是邻居那句「一辈子记着」，也是一个满字。一个满字压下来，另一头只有两个出口：还得清的，就还掉，两清；还不清的，就躲。张姐没有定价，邻居替她定了。

这个对比，下一编会专门讲。这里只先记住：感激、躲、怨，不是三种心情，而是同一道被定了价的口子，在三个时辰里的样子。

◆ 十、放回日子里

如果你也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许可以先做一件很小的事。

留意你第一次绕开他的那一天。

不是怨的那一天，是更早的：你在路口多走了半条街，你把一条消息打好又删掉，你听见他的名字，心里缩了一下。那一天，是第二站的开头。

那一天，口子还是活的。你还可以回到第一站去：回到那个晚上，回想一下，是谁帮了谁，当时的暖，到底是什么。不必先去想怎么还。只是回想。

你会发现，那份暖，还在那里。它没有被数目盖死，只是被盖住了一点。

如果你是借出去的那一头，也有一件小事可做：别急着把对方的那句「一分不少」收下。听见了，可以轻轻放在一边，说一句「先不说钱，你这阵子怎么样」。这句话不拆数，也不认数，只是把话头从数目上挪开，让对面的人，重新看见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债主。

这件事做起来不容易。因为你得忍住，不去追问那笔钱。可口子的另一头，等的恰恰就是你这点忍。

带 走 的 话

感激、躲、怨不是三种心情，是同一道被定了价的口子，在三个时辰里的样子。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没有。阿杰的五百块没有转出去，周磊的一句问候没有打出去，两头都停在了那个数前面。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正在被封：躲是把它盖住，怨是把它封上。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绕开一个人，是因为什么？你躲的是那个人，还是你们之间的某个数？

2. 你有没有帮过别人，后来发现对方在躲你？那一刻，你想过那个数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吗？

◆

28

第28章

本可以转向的那一步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那个星期天的傍晚，朵朵放学回来得有点晚，书包还没放下，就苦着脸站在厨房门口。

「奶奶，我欠小满一块橡皮。」

周桂芳正在择菜，抬起头：「怎么欠的？」

朵朵说，上午写字，她的橡皮找不着了，同桌小满把自己那块带香味的橡皮借给了她。她一用，就用掉了一个角。小满当时笑着说：「你欠我一块橡皮啦。」

朵朵越说越小声：「我不知道怎么还。」

周桂芳把手里的菜放下。她想了想，没有说「那你明天买一块还给她」，也没有说「小孩子的事，别放在心上」。她只是问：「那你当时怎么回她的？」

朵朵说：「我说，那我下回画一只兔子赔你。」

周桂芳笑了。

这一章，想从这个八岁的孩子身上，看一件大人们早就忘了的事：口子被说出来的那一刻，到底往哪边拐了一下。

◆ 二、孩子的口子，比大人的清楚

先看小满那句话。

「你欠我一块橡皮啦。」

这是一句玩笑，笑着说的，没有一点恶意。它也确实把一道口子说了出来：小满的橡皮被用掉了一角，朵朵的作业写完了。前两步到了。

请注意，这句话只说出了口子，还没有定价。

「一块橡皮」听起来是个数，可是它被说成「啦」，尾巴是翘着的。它像一把门，半开着，等着对面的人往里走。

接下来是朵朵的回话。

她说：「那我下回画一只兔子赔你。」

她没有说「我明天买一块一模一样的」，那样的话，这件事就两清了。她也没有说「对不起」然后沉默，那样口子就悬在那里了。她把自己手里有的东西，一只兔子，当成了回写。

这只兔子，和那块橡皮不一样。它是朵朵自己的路上长出来的东西。小满收到以后，也许会把它贴在文具盒盖里，也许会说「你再画一只小熊」。

于是一道口子合上了，另一道新的口子又张开了。

孩子并不懂什么叫带差回写。她只是还没学会，把一件事说死。

第二天，兔子画好了，画在一张小小的便签纸上，耳朵一只竖着，一只垂着。小满拿着它看了半天，说：「它怎么只有一只耳朵是好的？」朵朵说：「因为另一只，我下回再画。」

小满笑了。这笔「下回」，两个人心里都记着。

◆ 三、转向的那一步，在命名的一刻

现在回头看这一编走过的三个场景。

那张信用卡，口子一生下来就被命名成一个数，只许按这个数还。周桂芳的母亲，口子被一句「一辈子」收成了一个满。阿杰，口子被一句「一分不少」立成了账。

三处不一样，却有同一个节点：口子被第一次说成一个固定的数的那一刻。

在那之前，口子是活的。你可以往好几个方向走：可以还钱，可以还事，可以还一句话，也可以还一份将来。在那之后，口子只剩一条路，而且是一条常常走不通的路。

所以这一编开头问的那个问题，「哪个节点本来可以转向」，答案很朴素：不在感激那里，也不在躲那里，更不在怨那里。感激、躲、怨，是锁死以后的三站，到了那里，已经很难拐弯了。

能拐弯的地方，只有一处：命名的那一刻。

那一刻很短，常常只有一句话那么长。

◆ 四、第一件：数目可以说，价不要立

转向，有三件事可以做。第一件，是不立价。

这里要先分清两样东西：数目，和价。

数目是事实。三万块，是三万块；那天搬了一整天柜子，是一整天。事实不必藏，也藏不住。

价是规矩。它说的是：这笔事，只能按这个数、用这种方式、在这个期限里了结。

前一样是在说「有过这件事」，后一样是在说「这件事只许这样了结」。

周磊在电话里，如果听到阿杰说「一分不少」，他可以不笑，只说一句：「钱我记着，你按你的节奏来。」这句话没有否认数目，只是它轻轻地，把「只许原样还」的那扇门，拨开了一指宽。

同样，阿杰也可以不说「一定一分不少」，改说：「这份情我记着，钱的事我们慢慢排。」

这样说，既不是赖，也不是躲。它只是在口子刚张开的时候，不把它焊死。

借的那一头也一样。阿杰若在电话里把「一分不少」换成「这份情我记着，我一时拿不出整数，先让我想想怎么回」，他没有少承认一个字，只是把一道门留在了身后。

说起来，只差几个字。可就是这几个字，决定了五个月后，两个人在小区门口，是笑着打招呼，还是互相绕开。

◆ 五、第二件：允许带差

第二件，是允许回写带差。

什么叫带差？就是回写的东西，不必和欠下的东西一模一样。

朵朵的兔子，不是橡皮。阿杰如果有一天对周磊说：「钱我先转一部分，剩下的，你工地上那批电路，我周末去帮你看一遍。」这就是带差。他拿出来的，不全是钱，还有他自己路上的东西：一双懂电的手。

带差有两个好处。

第一，它让回写有路可走。一个拿不出三万现金的人，往往拿得出别的东西：时间，手艺，人脉，一个新的主意。这些东西，原样的账里是不算数的，可是在口子里，它们是真东西。

第二，它在合上旧口子的同时，种下了新的矛盾。周磊从阿杰手里接过一次电路检查，下回遇到什么难处，也可以开口求他。互相欠着一点，反倒走得近。

这一点，下一编会专门讲。这里只提醒一句：允许带差，不等于免了钱。钱可以回，也可以先回一部分。只是钱不必成为唯一的门。

周桂芳对这件事，有她自己的做法，只是她从来没有给它起过名字。

腊月里，隔壁王婶借了她家的蒸笼。过完年，王婶还回来的时候，蒸笼里放着一小把自己晒的干菜。周桂芳收下以后，没有说「你怎么还送东西」，她第二天包了一盘饺子，端过去。王婶接过盘子，过两天，盘子里放着几根刚摘的小葱。

一只蒸笼，来回走了几个月，没有谁说过一个数，也没有谁说「两清」。

这就是带差的样子：每一次回写，都比上一次多一点什么，也少一点什么。多的，是自己手里有的东西；少的，是那个必须一模一样的规矩。两家的口子，在这样的一来一往里，一直没有合死。

◆ 六、第三件：把方向放开

第三件，是回写的方向，不必只朝着原来那个人。

周桂芳的母亲去世以后，周桂芳常常想：我这一辈子，欠她的，还得清吗？

后来她发现，有一种回写，是她已经在做的：她对周磊说话，轻声细语，不像母亲对她那样一句一个「满」；她对朵朵，很少说「奶奶为你怎样怎样」。这不是在还母亲，母亲已经不在了。可母亲当年给她的那份辛苦，确实在这些细小的地方，往下一代落了脚。

这种回写，没有回到原来的人身上，却回到了路上，回到了土里。

把方向放开，不是推脱，也不是赖账。它是承认一件事：恩情这种东西，有时只能往前，不能往回。

这一层，也留到后面的几编去展开。这里先收住：口子的第三步，不一定要落在原来那只手心里。

◆ 七、口子已经被定了价，怎么办

可能你要问：如果价已经定了呢？

要分开看。

有一类价，是合同定的，比如那张信用卡。它写在纸上，银行和你各执一份。这类价不必去动，也动不了。要留意的只是：别让它的脾气，搬进人和人的往来里去。

还有一类价，是话说出来的，比如那句「一分不少」。这类价，不能擦掉，因为话已经出口了。可以在它旁边，开一扇新的门。

阿杰后来做了一件事。那天晚上，他拨通了周磊的电话，没有提钱。他说：「你上回说，工地上缺懂电的人。我这周六没排活，要不要我过去一趟？」

周磊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好。」

那一个周六，两个人在工地上一起蹲着看配电箱，谁也没提那三万。可是那个数，不再是两个人之间唯一的东西了。

他们那天没有聊太久。临走前，周磊说：「下回有活，我先想到你。」阿杰没有答话，只是用力拍了拍他的胳膊。

这个办法，不能保证每一次都管用，本书也只把它当作一个待验的看法。不过它说明一件事：被定了价的口子，不是一定要被拆掉，才能松开。在它旁边添上一条新路，它就不再是单行道。

◆ 八、「不定价」会不会变成赖账

有人听到这里，会皱一下眉：不立价，岂不是谁都可以拖着不还？

这个担心很自然，也值得认真答。

先看一件事：不立价，不等于不回写。恰恰相反，没有被定价的口子，拉力更大。朵朵那块橡皮，没有谁规定要在哪一天还，可她回家就愁了，愁得吃不下饭。她愁，是因为口子在拉她。

被定了价的口子，人反而会想躲。被留着的口子，人反而想靠近。这是前几章一路看下来的事。

再看一层：真正的赖账，是第三步根本不想到。那是另一回事，是连前两步留下的拉力都没有了。本书说的不立价，是口子还拉着，只是不规定它只能怎样合上。

所以不立价，不是松手，是换了一种抓法。你仍然握着它，只是不用绳子勒死。

◆ 九、约定不是定价

还要替另一种做法说句公道话：把话说清楚，有时是体贴。

有人借了钱，对方问一句「大概什么时候方便」，这是一句很体面的话。借的人听了，往往松一口气：至少知道对方心里的底线在哪里。

这样的约定，本书不反对。

约定和定价，差在一个字：约定是可以再商量的。

「三个月后我们看一下」，是约定。三个月到了，可以说「我这边又出了点状况，能不能再往后排一排」。口子在两个人手里，来回挪动。

定价是不能商量的。它说「一分不少」，说「你自己算」，说「这是我的全部」。这三句话的共同点，是门被关上了。

所以判断一句话是约定还是定价，只要试一试：这句话，对面的人还能不能接着说「可是」？

能的，是约定；不能的，是价。

◆ 十、放回日子里

那个星期天晚上，周桂芳做了一件她四十年里没有做过的事。

她翻开那本人情账本，在新的一页上，写了一行字：

「王婶，腊月里借了我家的蒸笼。」

后面，她没有写数目，也没有写日期。

这是她第一次，在账本上写下一件没有数的事。她看着那一行字，笔尖悬了很久，最后放下了。

你明天可以试一下：下一回想对别人说「我欠你多少」或者「你欠我多少」的时候，先把事说出来。那天发生了什么，谁帮了谁，当时的心里是怎样的。数目留到最后，甚至不说。

事是口子，数是价。先说事，口子就还活着。

带走的话

转向的那一步在命名的一刻：数目可以说，价不要立；允许带差，把方向放开。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还没有，可门没有被锁：朵朵的兔子，阿杰的周六，都是第三步正在路上。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被接下去了，接下去的办法，是在数目旁边添一条新路。

想一想

1. 你最近一次对别人说起「欠」这个字，是怎么说的？那句话里，有没有一个数？
2. 如果你是朵朵，被同桌说「你欠我一块橡皮」，你会怎么回？

◆

29

第29章

四位近邻：以爱代恩、负债之苦、大债生仇、稀缺的隧道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那几天，周磊夜里睡不着，常常在手机上搜一些奇怪的话：「借钱以后朋友躲着我」「父母说为我牺牲了一辈子」「还不清的人情」。

他没有搜到答案，却搜到了一些很老的名字。

有人在一百多年前写过怎样做父亲。有人在两千多年前讲过，债是怎样一层一层压人的。有人在更早的罗马写信，说了一句关于大债和小债的话。还有人最近十几年做了一个很有名的研究，讲缺钱的人为什么越补越深。

他把这几个名字抄在一张纸上，放在饭桌边。周桂芳戴上老花镜看了一遍，说：「这些人，都想过咱家这一晚上的事。」

她说得对。欠怎样变坏，从来不是一个没人想过的问题。

这一章，就请这四位上场。先把他们说中的写足，再写本书在他们旁边多看出的那一层。

◆ 二、鲁迅：他说中了什么

先请鲁迅。

他在 1919 年写过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篇文章里，他反对把「恩」当作父子关系的根基。他说，大意是：父母对子女，不应当以「恩」自

居，应当做的是「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要用爱，去代替那个可以拿来索还的恩。

在他看来，「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这样的话，正是把爱写成了债。

这一点，说得很准。

一个母亲，也许真的是出于爱，做了所有的事。可当她把这份爱说成「牺牲」，说成「一辈子」，爱就被收进了账本。孩子这一头听到的，不再是「妈妈爱我」，而是「我欠了妈妈很多」。同一件事，换了一个词，孩子的心就从暖的变成了沉的。

这篇文章还有一层心思：它是写给「现在」做父亲的人的。想让这一代把一种老的传法停下来，不再原样交给下一代（这是本书对全文用意的概括）。

这是一个很有力气的看见。他很早就把「恩」和「债」的牵连，在中国人的亲子关系里挑明了。本书对这一点，没有半句异议。

◆ 三、鲁迅：本书多出的一层

那么，本书在他的旁边，多看出了什么？

他的办法，是把「恩」换成「爱」。名字换了，关系就能松开。

本书的看法是：坏的，不是恩这个字，而是给口子定价的那个动作。

你把「恩」换成「爱」，口子还在。孩子被养大，这件事是发生过的，不会因为换了词就消失。更要紧的是，爱也可以被定价。「我这么爱你，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没有一个「恩」字，却是一模一样的账。

换句话说，改名字，改不了价。

另外还有一层：他说的「完全的解放」，大意是让孩子成为独立的人，走出旧的约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载《新青年》，后收入《坟》

〔核：大意〕）。本书看到的是，口子是走不出来的，也不必走出来。孩子身上那份被养大的东西，会一直在。真正要放开的，不是口子本身，而是它只许原样回写的那把锁。

所以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不必去取消那道口子，而是不让它被命名成一个只许原样还的数。

还要公道地说一句：他写那篇文章的时候，面对的是一种很重的老规矩，要把它推开，需要一把很硬的锤子。「恩」字被他敲得很响，是那个时代需要的响。本书今天可以走得细一点，是因为他先把门撞开了。

◆ 四、《增支部・负债经》：他说中了什么

第二位，是两千多年前的一部佛经。

《增支部》里有一篇《负债经》。它用很朴素的话，把债一层一层说开。贫穷是苦，负债是苦，付息是苦。被催讨是苦，被追逼是苦，被拘系也是苦（《增支部》第六集第 45 经《负债经》〔核〕）。它又把身口意的恶行，比作心里欠下的债。

这条链子，排得很清楚。

你看，从「穷」到「欠」，从「欠」到「利」，从「利」到「催」，从「催」到「逼」，从「逼」到「拘」，一站比一站紧。这和周磊那张信用卡上的路，几乎是一样的：钱不够，借了，利滚上去，催款短信来了，一天比一天响。

它还有一个很深的地方：把心里的负债，和账上的负债放在一起说。一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事，心里也会有一笔账，压着，直到他还清为止。这等于在两千多年前就看见了：欠，不光在钱上，也在心里。

这一点，本书同样很佩服。

◆ 五、《增支部・负债经》：本书多出的一层

再看本书多出的那一层。

《负债经》排出来的这条链，是一条「数目的履历」：数目怎样从小到大，怎样一步步变成锁链。

请你回想一下阿杰。他的故事里，没有利息，没有催款，没有人拘他。他和周磊之间，甚至没有一张借条。链子却一站一站地长出来了：感激，躲，怨。

也就是说，当账上的东西全都拿走，链子依然在。

这条链子，推不出来。因为在《负债经》里，每一站的苦，都来自债主手里的东西：利、催、逼、拘。而在阿杰的故事里，债主什么也没做。让他苦的，是口子被命名成数以后，第三步被锁住了。

所以本书看的，不是数目的履历，而是口子的履历。

数目会涨，口子会被锁。涨与锁，是两件事。有时候两件一起来，比如信用卡；有时候只有锁，没有涨，比如阿杰。

这条链讲的是债怎样压人，对账上的债看得很透。可对人情里那些早已欠下、又不可能「不欠」的口子，链条里没有一个地方，指出过节点。

◆ 六、塞内加：大债生仇

第三位，是罗马的塞内加。

他在《道德书简》里写过一句话，大意是：小债让人成为债务人，大债让人成为仇人（《道德书简》第十九封，第 11—12 节；拉丁原句大意是「小债造就债务人，大债造就仇人」〔核〕）。

这是一句从生活里长出来的话，说得干净利落。

你想想看，借你五十块钱的人，你对他是欠；可是帮你渡过一场大难的人，你对他的心情，往往比欠复杂得多。小债可以还，还完了，两人还是朋友。大债还不清，还不清的东西，就会在心里长出别的东西来。

这条规律，在生活里很常见。有的人对帮过自己大忙的人，反而冷淡，甚至一提起来就不舒服。塞内加是很早就把这种事挑明的人，而且是用一句话挑明的。

民间也有一句老话，说的是同一件事：升米恩，斗米仇。给人一升米，人家记你的好；给人一斗米，人家反倒记下了仇。这句话流传得这样广，是因为它碰上了太多人的经验。

他说中的，是一个要紧的事实：口子越大，越难合。

这一点，本书承认。口子越大，原样的回写越难做到，锁也就越紧。所以大债里的躲和怨，确实比小债多。

◆ 七、塞内加：本书多出的一层

那么，本书与他分在哪里？

塞内加把「数额」当作了原因：债大，所以恨。

先看大的。周桂芳的母亲给的是整整一辈子，是最大的一笔，换来的是女儿的愧和逃。可是在有的家庭里，同样一辈子的养育，换来的是孩子一生的亲近。老师傅教了徒弟一辈子，徒弟逢年过节去磕头，没有一个恨他。

再看小的：一块橡皮，一顿饭，一个顺手的人情。有的小债，也会被记上十年。「当年你借我二十块钱」，被人在聚会上拿来反复说，说的人笑着，听的人脸上不是滋味。

大债不一定生仇，小债也可能生怨。

本书看到的是：决定走向的，不是数额，而是有没有被命名成一个只许原样还的数。大债之所以容易生仇，是因为大债更容易被说成「满」，更容易被定价，也更难原样还。可是如果大债没有被定价，它会走向另一边：亲。

这是他推不出来的。他的链条是「大→恨」，没有为「大→亲」留一条路。

◆ 八、穆来纳森与沙菲尔：稀缺的隧道

第四位，是两位当代的研究者，穆来纳森与沙菲尔。

他们在《稀缺》（2013）里提出，缺钱、缺时间的人，注意力会被「隧道化」：整个心神都被眼前的窟窿吸住，别的东西都看不清了。于是人一次又一次地去借高息的钱，去补一个眼前的洞，结果洞越补越深。

这个研究，对周磊的那张卡，几乎是一对一的说明。

他在那个周四晚上，为什么只看见「最低还款」那个按钮？因为他的脑子里，已经只剩下了「这个月怎么过」。别的事，比如下半年的安排、一次认真的盘点，被挤到了视线以外。这不是他笨，而是缺的状态本身，会占据人的注意力。

这一点，说得极准，而且给了一个很温和的理解：陷进去的人，并不是不够聪明，而是被一种状态占住了。

本书从这里学到一件事：看一个人躲，不要先看他的品质，要先看他的处境。

这是一句很重的公道话。很多人躲了别人，自己也在心里骂自己：我怎么这么没出息。稀缺的研究告诉他，不是的，你被一种状态占住了，那不是你的品性。这一点，本书照单全收。

◆ 九、穆来纳森与沙菲尔：本书多出的一层

本书还有一步要走。

隧道讲的，是一个人的注意力。它解释的是，为什么人在缺钱的时候，会一次次做出补洞的举动。

阿杰的躲，却不是因为缺钱缺到了看不清别的东西。他把铺子撑住了，日子也在往好里走，他的注意力很清醒。他躲，是因为面前站着一个只许原样还的数。

也就是说，同样是躲，有一种来自「土太薄，看不见别的路」，有一种来自「口子被锁住，每一种还法都被拒绝」。前一种，你给他更多的余裕，他就能缓过来；后一种，就算你给了更多的余裕，只要那个数还立着，他还是会躲。

这就有了一个可以分辨的局面：一个手头宽裕的人，对一个他欠着「一分不少」的老朋友，会不会躲？稀缺的说法，推出「不会」；本书推出「会」。

反过来，一个很穷的人，欠着一份没有被定价的恩，会不会躲？稀缺的说法，推出「会」；本书推出「不会」。

这两个相反的预测，下一章还要用。

◆ 十、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周磊把这四位的名字，在纸上一个个画了对勾。

周桂芳在旁边说：「他们都没说错。」

她停了一下，又说：「可我这辈子，没碰到过哪一位，替我问过一句：那句话说出口的时候，能不能不那么说？」

周磊点点头。他想起了阿杰电话里的那一句。

那一晚，他们没有再往下争。周桂芳收起老花镜，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听人家说得对，是一回事；轮到自己张口的时候，记得住，是另一回事。」

她说得没错。这四位留下的东西，都是看见。看见了，还要等到下一次真有一句话要出口的时候，才算用上。

这四位，各自看见了欠变坏的一个部位：恩的名字，数目的链，债的大小，处境的隧道。每一个部位都是真的。本书要多出的，是把这几个部位串在一起的那个节点：口子被命名成数的那一刻。

带走的话

他们各自看见了欠变坏的一个部位；本书看见的，是把这几个部位串起来的那个命名的一刻。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四位都在讲第三步没到，但各自把原因放在了名字、数目、大小或处境上，还没有放到命名那一刻。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四位各自指的方向，是换名字、看数目、防大债、给余裕；本书的做法，是让口子不被定价，这样才有机会接下去。

想一想

1. 这四位里，哪一位说的，最像你见过的某件事？
2. 　如果有一个人欠你的，是一份没有被定价的恩，他会躲你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

30

第30章

本编总账：小债定了价也生怨，大恩不定价反而亲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这一编读到这里，周桂芳做了一件她当会计时最熟的事：拿出一张纸，从中间画一条竖线。

左边，她写下「四位都看见了什么」。右边，她写「他们停在了哪里」。

周磊凑过来看，说：「妈，你这是在给他们对账。」

她头也没抬：「账，都得对一对。对不上的那一笔，才是要紧的。」

这一章就是这张纸。前五章走过的路，在这里并排摆开：谁看见了什么，谁收回了什么，本书多看见了什么，以及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别的几位推不出的局面。

◆ 二、这一编走过的路

先把路收一收。

第 25 章，一张只还最低额的信用卡。口子一生下来就是个数，每个月只回写一小份，第三步被一格一格地往后推。数字动了，日子没动。

第 26 章，一句「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没有一个金额，却有一个「满」。口子被说成一个还不清的总数，母女两头都被挂着，愧和逃长了出来。

第 27 章，一笔救急的三万块。一句「一分不少」，把有体温的口子立成了账。感激、躲、怨，是这笔账三个时辰里的样子。

第 28 章，倒回去找那个节点。它不在感激，不在躲，不在怨，而在口子第一次被说成固定的数的那一刻。

这四章用的是同一把尺子：第三步到了没有。而且四个地方，答案是一样的，没到。到不了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口子被定了价，只许原样还，而原样还不了。

◆ 三、两张清单并排放

现在请四位近邻回到桌前。

他们每一位，都看见了欠变坏的一个真部位。下面这张表，把他们各自看见的、停下的，和本书多看见的，并排摆在一起。

近邻	他看见了	他停在了哪里
鲁迅	把爱写成债，孩子心里就由暖变沉；「恩」可以成为一把锁	把「恩」换成「爱」，以为改了名就松了；没有问口子是被谁、在哪一刻命名成数的
《增支部·负债经》	债怎样一层一层压人：穷、债、息、催、逼、拘；心里也有账	链条是数目的履历；没有账、没有债主的欠，它排不出来
塞内加	小债做债务人，大债做仇人；口子越大越难合	把数额当成了原因；「大债反而亲」，在他的链条里没有位置
穆来纳森与沙菲尔	缺的状态会占住注意力，越补越深；躲的人先要看处境	解释的是一个人的隧道；处境宽裕的人为什么也躲，推不出
本书	口子被命名成「只许原样还」的数，第三步就被锁死	待验：命名与约定的边界，细处还要更多事例来磨

这张表里，左边四行的「看见」，本书一条也不收回。

右边的「停在了哪里」，不是批评，是接着走的路标。他们每一位停下的地方，都正好是下一步要走的方向。

◆ 四、四位共有的那个没说出口的前提

把四行并排看，会发现一件事。

四位说的东西，看起来很不一样：恩的名字、债的链条、数额的大小、处境的隧道。可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谁也没有说出口的前提：

那道口子，早已经是一笔账了。

鲁迅讨论的恩，是已经能「索还」的恩。《负债经》讲的债，是已经有利息、有催讨的债。塞内加说的大债小债，是已经有了大小的债。稀缺的研究，说的是已经有了窟窿的人。

四个地方，都是从「账已经在了」开始讲。他们回答的是：账在了以后，怎么会变坏。

本书多问了一步：这道口子，是什么时候变成账的？

它不是生下来就是账。朵朵借了小满一块橡皮，那时它是一道口子。阿杰接了周磊的转账，那时它也是一道口子。变成账，是在被命名成固定的数、只许原样还的那一刻。

这是四位没有放在视野里的一步。这一步之前，口子是活的；这一步之后，账里的一切，才按他们说的那样，一站一站地滚下去。

◆ 五、本编总判断

把两张清单并排放，这一编的总判断是：

决定欠怎样变坏的，不是数额，是口子有没有被命名成一个只许原样还的数。

这句话有两面。

一面是：小债一旦被定了价，也会长出躲和怨。五百块的饭钱，被反复说成「你欠我的」，比三万块没有名字的情分更难受。

另一面是：大恩只要没有被定价，就不必走到仇那里去。师傅的手艺，母亲的养育，朋友救急的一笔钱，只要口子还留着，带差的回写就还有路可走。

数额只管着锁有多紧，不管着门有没有被锁。

拿周桂芳的母亲来量一量。她给出的是一辈子，数额大到没有边。可是让女儿又愧又逃的，不是这个大，而是那个「满」字：一辈子被一句话收成了一个只许原样还的总数。倘若同样的一辈子，是用「那年冬天你发烧，我背着你走了四里路」这样的话说出来，数额一分没少，锁却没有落下。

◆ 六、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

现在可以放一个检验在桌上了。

设想两对人。

甲这一对：甲向乙借了两百块，当场说：「下个月一定还你，一分不少。」乙说：「好。」

丙这一对：丙向丁借了两万块。丁说：「你先用着，钱的事不急。对了，我家那台旧机器一直没弄明白，你哪天有空来看看？」

请问，一年以后，哪一对走得更近？

鲁迅的路数不管这种平辈之间的事，推不出什么。《负债经》会说，债越大，苦越大，所以丙更苦。塞内加会说，大债生仇，所以丁会成为丙心里的仇人。稀缺的研究，则看丙是不是缺钱：缺，就会躲。

四种说法，不论怎么推，都不会推出「丙和丁走得更近，甲和乙反而生分」。

本书推得出。两百块被定了价，口子只剩一条原样的路，甲会在第二个月里就开始犹豫要不要见面。两万块没有被定价，旧机器那句话，又开了一条带差的路，丙走近一步，丁欠他一点，丙又欠丁一点，两人越走越近。

更直接的一个检验是：同一对人，同样的数目，只改变那句话怎么说，走向会不会反过来？

这一条，本书把它标成待验。如果有一天，大量的事例显示，数额和人都不变，只改命名，走向却没有任何差别，这一编的总判断就要收窄。

这个检验怎样做，也可以说得具体一点。找一批借了钱、帮了忙的朋友，记下他们第一次谈到这件事的那几句话，看是不是说了一个固定的数、一种固定的还法。然后过一年，看他们之间的往来，是密了，还是疏了。往来可以数：见面的次数，主动发的消息，彼此帮过的小忙。

数出来，再看命名和往来是不是一前一后地走。这是一件笨功夫，可它是能做的，也是能错的。

◆ 七、把三个晚上倒回去，各改一句

判断一个说法有没有用，最直接的办法，是把它放回去试一试。

这一编走过三个晚上，现在各倒回去，只改一句话。

信用卡那个晚上。那张卡的价，是合同定的，改不了。能改的是周磊自己对这个数的态度：他不再把「最低还款」当成一次「已经还了」，而是把它当成「这一轮还没完」。他开始每个月多问一句：数字之外，我的路动了没有？这一问，不能让账单变小，却让第三步重新有了方向。

周桂芳的灶台边。那句差点出口的话，她咽了回去，换成了「锅里还有汤」。这不是什么大办法，却让那道口子没有被一个「满」字压扁。后来她还对

周磊说过一件具体的事：那年周磊出麻疹，她三天没合眼。事是真的，话没有算总账。

阿杰的电话。如果他说的是「这份情我记着，钱的事我们慢慢排」，周磊笑一笑，说「好」，五个月后的小区门口，大概就不是掉头，而是打招呼。

三处各改一句，每一句都只有十几个字。

这不是在说，一句话就能救一段关系。关系里的东西多得很，一句话救不了。本书只是想让你看见，在口子刚被说出来的那一刻，一句话的分量，比后来半年的补救都重。

◆ 八、和上一编对一对账

还有一笔账，要和前面的几编对一下。

第四编讲过，欠不生在受惠的那一下，也不生在说「改天请你」的那一下，而是生在「没回」这件事，第一次被两个人共同的在场照出来的那一刻。

这一编讲的是欠怎样变坏，说的是变坏的入口，在口子被命名成数的那一刻。

两句话并排放着，并不打架。

前一句，说的是口子怎样「生出来」：被照见。后一句，说的是口子怎样「坏下去」：被定价。生，是第一个时刻；坏，是第二个时刻。两个时刻之间，有一段很长的空地，那段空地里，口子是活的，有体温的，有很多条路可以走。

这段空地，就是人可以做事的地方。

所以本书对「欠」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不是「少欠」或者「快还」。这两条路，是在空地的两头，都把门关上了。本书想做的，是把空地守住，让口子活得久一点，让两个人在里面多走几圈。

◆ 九、这一编自认最弱的地方

诚实的账，要把弱的地方也记上。

第一，命名和约定的界线，还不够细。「你什么时候方便」是约定还是定价？同一句话，在不同的人嘴里，分量不一样。本书给的「对面还能不能接着说可是」，是一把粗尺子。

第二，躲有时另有原因。有的人躲，是因为别的事，不是因为口子被锁住。判断一个人为什么躲，需要看他在别的口子前是什么样子。

第三，借钱、还钱，涉及真实的生活难处。本书只谈理解，不给理财建议；遇到具体的债务，请找正规的机构和懂行的人当面谈。心里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也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这几处，附录里会再列一次，连同推翻它们的条件。

◆ 十、放回日子里

那天夜里，周磊又看了一遍那张纸。左边的字很密，右边的字很少，最后一行，是周桂芳用红笔补上的：「命名之前，别急着说数。」

他把它拍了下来，设成了手机的锁屏。

周桂芳把那张画了竖线的纸折起来，夹进了人情账本的最后一页。

她说：「这四位，我都认。可我这辈子，一直在对账，对到最后才发现，要紧的不在账上。」

周磊问：「在哪？」

她想了一下：「在你开口说话的那一下。」

那一下，是口子第一次被说出来的时候。说的是事，口子就活着；说的是数，口子就开始变硬。

可这一编讲的，都是口子怎样变坏。有没有一种欠，不但没有压垮人，反而让两个人越走越近，让一门手艺传了下去？下一编，就去看那样的欠。

带走的话

两张清单并排放，四位各看见一处，本书多看见的，是口子被命名成数的那一刻。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没有。四位讲的变坏，都是第三步没到的不同样子，而没到的共同入口，是命名。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看有没有被命名成「只许原样还」的数：被命名的，在封；没被命名的，还能接。

想一想

1. 你身边有没有一对人，欠得很多，却走得很近？他们之间，有没有人说过一句「你欠我多少」？
2. 你能不能想起一件小事：一个小小的数，被反复提起，最后让一份好意变了味？

◆



第　六　编

越欠越近：口子怎样接力

编　序

这一编回答九问里的第六问：同样是欠，为什么有的欠压垮人，有的欠却让人越走越近，还让新东西长了出来？

上一编走到了「定价」：口子被一方命名成一个固定的数，只许原样还，第三步就此被锁死。这一编反过来，去看那些没有被锁死的欠。

第 31 章写周磊的师父。学徒说「师父的恩我一辈子还不完」，后来把手艺加倍教给了自己的徒弟。第 32 章写周桂芳的老同学，一顿饭轮了三十年，轮到今天还有人欠着。第 33 章写一幅画，画家说「还欠一笔」，人们反而一遍遍去看。第 34 章把这三处合起来，讲口子怎样一棒一棒往下传。

第 35 章请来四位近邻：韩信与漂母、《心地观经》的「四恩」、冈仓天心、巴特利特与德斯蒂诺。他们各自看见了好的欠是什么样子，本书要先把他们看见的写足。第 36 章是本编的总账，给出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判别局面。

这一编有一个反差。压垮人的欠和让人往前走的欠，欠着的东西可以一模一样；分开它们的，不是欠了多少，而是那张口有没有被钉死、被抄平、被合上。

31

第31章

师父的恩还不完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磊的师父老裴六十岁那年，周磊订了一桌饭。

饭店不大，是工地附近的一家川菜馆，老裴自己挑的，说便宜，辣得过瘾。来的有七八个人，都是以前跟过老裴的徒弟，如今散在各家装修公司，有的当了工长，有的自己带了队伍。

酒过三巡，周磊站起来，端着杯子，说了一句话：「师父，您的恩，我一辈子还不完。」

桌上有人笑，有人拍桌子。老裴摆摆手，说：「少来，坐下，吃菜。」

周磊坐下了。他没觉得自己是在客气，也没觉得老裴是在客气。那句话说出来，像是把一件一直放在心里的东西，轻轻放到了桌面上。

你大概也说过，或者听人说过这样的话。对一位老师，对一位带过你的前辈，对一个在你最难的时候伸过手的人。

这句话有一个怪处。它明明是一句「我欠着」，听的人却不觉得沉，说的人也不觉得压。桌上的气氛是热的，不是紧的。

这和上一编里那些见了就想躲的欠，是同一个字，却是两种东西。

◆ 二、一个怪处：越还不完，越走得近

先把怪处摆清楚。

周磊认识老裴十二年。头三年是师徒，后来周磊当了项目经理，老裴还在做水电工长，两个人在不同的公司，每个月却总有一两次要碰头：周磊接了新活，要找老裴看图；老裴手下缺人，要问周磊有没有闲着的小工。

两人之间没有一笔账是清的。周磊欠老裴的，没法算；老裴欠周磊的，也有几笔，老裴自己都说不清。可十二年来，两个人越走越近，不是越走越远。

反过来看周磊的另一位熟人。那人姓柴，也是同行，早年周磊急着凑一笔货款，向他借过两万块。周磊借得急，还得也快，三个月连本带息一分不差地还了。

两清了。可周磊后来再没给老柴打过电话，老柴也没打过。

这两个例子摆在一起，正好是第 13 章那顿「第二天就回请的饭」的另一面。账清了的，路断了；账没清的，路还在往前长。

可这里有个容易走偏的想法：是不是欠得越多越亲？

不是。上一编已经讲过，欠到压垮人的地步，同样是越欠越躲。分开两种欠的，不在数额，也不在欠多久。

本编要问的是：老裴和周磊之间，那张口到底是怎么留着的？

◆ 三、烟被推了回来

周磊不是没想过还。

当学徒的第二年春节前，他买了两条烟，用红袋子装着，拎到老裴家。那是他当时一个月工资的一半多。

老裴开门看见，脸一沉，把袋子推了回来：「拿回去，你妈养你不容易，这钱留着给你妈买点东西。」

周磊拎着烟站在楼道里，有点下不来台。老裴又补了一句：「你要真想谢我，开春那个卫生间的活，你自己盯着做，别出岔子。」

这是一个值得停下来看的细节。

烟，是一个定了价的东西。两条烟，两百块，或者三百块，有一个明明白白的数。拎着它上门，等于说：我欠你的，这个数就能抵。老裴把它推了回来，推回来的不是烟，是那个「抵」。

他没有说「你不用谢我」，也没有说「你欠我多少」。他只是把那个数拒绝了，转头指给周磊另一件事：去把活做好。

口子没有被封上，也没有被定价。它被指向了另一个方向。

开春那个卫生间，周磊真的盯着做了。可还是出了岔子：封槽以后三个礼拜，业主打电话来，说墙角渗了一小片水印。

周磊慌了，当晚就给老裴打电话。老裴什么也没问，说了一句「地址发我」，放下电话就骑着电动车赶了过来。

两个人一直忙到后半夜，拆开墙面，找到接头处一个没拧到位的卡扣，重新处理，重新打压，重新等了半个钟头。老裴全程没有说一句「你看你」。临走的时候，他拍了拍周磊的肩，说：「下回等够时间。」

周磊后来想，那一晚，才是他真正欠下的一笔。可这一笔，也没有一个数。

你可以把这看成老裴的聪明，也可以看成老裴的脾气，本书倒不在乎这个。本书只看发生了什么：一个想用「数」去合上的口子，被一只手推了回来，口子还张着，只是换了一条路去走。

◆ 四、工地上的那一课

老裴教周磊的，不是几句话，是一整套做法。

装修里有个规矩：水管埋进墙以前，要先打压。把管子封上，灌进压力，盯着压力表，一段时间不掉，才算过关，才能封槽、贴砖。

压力表不掉这件事，老裴盯了三十年。

周磊第一次上手，打完压，看着表针稳稳地停着，转身就想去找瓦工封槽。老裴一把拉住他：「再看一眼。」

「表没掉啊。」

「表没掉，是现在没掉。你走开半个钟头，回来再看。」

周磊等了半个钟头。回来一看，针还是稳的。老裴点点头，这才让他走。

后来周磊才明白，那半个钟头，才是师父教他的东西。表针稳不稳，一个新手也看得见；稳了以后还肯再等一等，是几十年的漏水、返工、半夜被业主电话叫醒攒下来的。

这样的手艺，不会写在任何一张图纸上。它是老裴的路，走了三十年，才沉成了一个习惯。

周磊接过来的，就是这个习惯。

◆ 五、周磊加了一笔

接过来以后，周磊没有原样放着。

他做了项目经理，手下的活比老裴的多得多，一个月要封几十个槽。老裴那套「再看一眼」，一个人一天顶多能守几处？守不过来。

周磊想了个办法：每处槽封之前，拍一张压力表的照片，拍的时候带上墙面上已经画好的位置线，再拍一张半个钟头后的，发到业主群里。两张照片，一前一后，位置、时间都在上面。

这个办法，老裴当年没有。那时候没有业主群，也没有谁的手里随时揣着相机。

有一回周磊把这个做法讲给老裴听。老裴听完，半天没说话，然后说了一句：「这个法子，比我的好。你看，业主自己也放心了，我那时候光我一个人看，看了也没人知道。」

那天晚上，老裴自己的工地上，也开始拍照了。

请注意这里发生的事。周磊接过师父的手艺，回过头给师父的工地加了一样东西。师父的路里，多了一段徒弟的路。

这不是还。还是把东西原样放回原处。这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老路。

而且是带着差回来的。回来的那一笔，不是师父给过的，是周磊自己多走出来的。师父那张口，就因为这一笔，重新张开了一道。

◆ 六、第一次传给小郑

小郑是周磊去年带的实习生，二十四岁，学的是工程管理，没下过几回工地。

周磊带他封第一个槽的那天，把老裴那套原话原样讲了一遍：「表针稳了，别走，再看一眼。」

小郑问：「为什么要等半个钟头？」

周磊愣了一下。当年他也问过老裴，老裴说：「让你等你就等。」他等了十二年才真正懂这句话。

这一次，周磊没有说「让你等你就等」。他把老裴那些年碰过的漏水、返工、半夜的电话，一件件讲给小郑听。讲到后来，连他自己都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师父那半个钟头里等的，是管子接头处那一点点慢渗。慢渗，不是一眼看得出来的。

讲完，他又把自己拍照的做法教给小郑。

小郑听完说：「我想在照片上再标一个时间，业主看得更清楚。」

周磊说：「标。」

你看，这条线上已经有三个人了。老裴、周磊、小郑。每一个人手里的东西，都不是前一个人手里的原样：老裴是一个人守，周磊是照片留证，小郑是又加了一道时间。

可是三个人手里握着的，又确实是同一份东西。

◆ 七、「还不完」是一句实话

回头看周磊那句话。

很多人听到「一辈子还不完」，第一反应是客气。就像有人说「你太客气了」，另一个人说「应该的」，都是桌上的话，不当真。

可周磊这一句，是当真的。

你不妨替他算一算。老裴给他的，是一套看管子的眼睛。这套眼睛，他每天都在用：每封一个槽，每接一单活，他看管子的时候，用的都是老裴的眼睛。要还，得还到哪一天？还多少？

没有答案。因为这套眼睛不是一件放在桌上的东西，它是周磊自己路上的一段，每天都在长。

这就是「还不完」的真正来历。不是恩太大，大到装不下；也不是师父有意不让他还。是接过来的东西一旦长进了自己的路，每一天都在带着差往前走，回写就永远追不上。

所以这个「不完」，和信用卡只还最低额的那个「不完」，长得像，骨子里是两回事。

信用卡的不完，是第三步被一直往后推：欠的那个数原地不动，利息在滚，人在拖。周磊的不完，是第三步一直在到：到一次，开一道新口，再到一次，再开一道。

前一种不完，越走越重。后一种不完，越走越长。

◆ 八、三件事同时在

把老裴、周磊、小郑放在一起，好的欠有三件事同时在。

第一件，口子没有被定价。老裴推回了那两条烟，没有说过周磊欠他多少。周磊也没有把「一辈子还不完」当成一个要偿还的数，他说的是一份心情，不是一个数额。

第二件，回写带了差。周磊没有把师父的手艺原样放回师父手里，他加了照片，加了位置线；小郑又加了时间。每一次回写，都不是复位，都种下了一点新东西。

第三件，原来那张口没有封。周磊那句「一辈子还不完」，到今天仍然是真的。老裴六十岁以后，周磊每年还是要去看他；老裴的徒弟聚会，周磊每次都订饭店。没有哪一次让周磊觉得「到此为止」。

三件缺一件，会怎样？

缺第一件，口子被定了价，便走进上一编讲的那条路：感激、躲、怨。缺第二件，只会原样回写，一轮收了尾，两个人从此两清，像老柴那样。缺第三件，口子被封死，就算每次都带了差，也等于说到此为止。

三件都在，口子就一直张着，不是压着人的那种张着，而是拉着人往前走的那种。

周磊说「一辈子还不完」，并不是在夸张。他说的是实话：因为每一次回写都带了差，每一次都张开新的一道，所以真的还不完。

不完，不是欠得太多，是发生还在继续。

◆ 九、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饭局散了，周磊开车回家，朵朵已经睡了，周桂芳还没睡，在客厅等他。

周桂芳问：「你师父高兴吧？」

周磊说：「高兴。我说我一辈子还不完，他让我少来这套。」

周桂芳笑了。她想起自己的师父，一位早就去世的老会计，姓钟，教过她：每一笔账都要对上，账平了才能下班。

她那时候总觉得这是一句规矩。后来她教了几茬年轻会计，才明白那是一种脾气：对不上，就不睡。

周桂芳的账本记了四十年，里头记着很多人情往来，却从没记过钟师傅。因为钟师傅那一笔，没法记。

这个晚上，周磊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洗了脸，坐在沙发上，翻了翻手机里小郑发来的今天的照片。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就能试：想一想，谁对你有过没算清的恩？不用去还，也不用急着道谢。问问自己，你从他那里接过来的东西，这一年里，有没有哪一处，被你加了一笔，又递给了别人？

带 走 的 话

好的欠不是还清的欠。恩被带着差往下递，一直递，口子就一直张着，拉着人往前走。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周磊把手艺加了一笔，回写给了师父，又递给小郑，一轮接着一轮。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接下去了：烟被推了回来，口子没被定价，也没被封上。

想 一 想

1. 你从谁那里接过一样本事，到今天，你自己在上面添过什么？

2. 有没有一个人，你对他说过「我欠你的」，说完觉得轻松，而不是沉？那句话里，有没有一个数？

◆

32

第32章

老同学的那顿饭轮了三十年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腊月里的一个晚上，周桂芳的手机响了一下。是那个叫「老同学」的微信群。

老孙发来一句：「今年轮到我了吧？」

接着是一串回复。老吴发了个拱手的表情，老秦说「我记得是你，没错」，另一位发了一张三年前聚餐的照片，圆桌，一锅酸菜鱼，大家举着杯子。

周桂芳放下手机，对着客厅的灯笑了一下。

这个群里有六个人。三十年前，他们是同一个财会班的同学，毕业以后各自去了不同的单位：小学、粮站、供销社、镇上的信用社。三十年里，有人调去了外地，有人下了岗，有人提前退了休。

可是每年腊月，总会有一顿饭。

你家里也许也有这样一顿饭，一群人，一个由头，一年一次，不知不觉就轮了许多年。

这一章要看的，就是这样一顿饭。它轮了三十年，轮到今天还没轮完。

◆ 二、三十年的饭，长什么样

这顿饭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

第一年是毕业后不久，六个人凑在一间小饭馆里，各点各的，各付各的，吃完散伙。那顿饭没有谁请谁，叫不出什么名堂。

第二年，老吴说了一句：「上回你们几个替我垫了车费，这回我来。」

就这么一句，饭有了主人。

后来慢慢成了规矩，可这规矩从来没有谁写下来过：每年一个人做东，轮到谁，谁来张罗，不论吃什么、在哪里、花多少。别人去，不带红包，不抢单，也不事后再塞钱。

三十年下来，每个人都做过东，每个人也都吃过别人的。

可要是你问他们，谁请得多，谁吃得多，没有人答得上来。

周桂芳记了四十年的账本，里头有亲戚的、邻居的、同事的，一笔笔清清楚楚。唯独这个老同学的饭局，她从来没往本子上记过。不是疏忽，是记不出来。

因为这顿饭上，没有一个人手里握着一个数。

◆ 三、一顿，是个什么单位

这群人嘴里有一句话，说了三十年。

「这回算我欠你们一顿。」

你听出来了吗？欠的单位是「一顿」。

一顿不是一个价。一顿可以是一碗面，可以是一桌酒席，可以是老孙家里一锅自己包的饺子，也可以是在镇上最贵的饭店点一桌子菜。同样是「一顿」，里头装的东西能差上十倍。

所以这个单位，没法拿来算账。

你想想，换一种说法会怎样。如果老吴那年说的是：「上回你们垫了我八十块车费，这回我请一顿，也是八十块。」那一顿饭就成了一笔抵账。吃完，扯平，没有下回。

「一顿」把口子的大小留成了一团模糊。口子是真的口子，拉着人想着这件事；可没有人能说得出它到底多大，也就没有人能拿一个数把它填平。

上一编讲过，坏的欠，是口子被一方命名成了一个固定的数。这里的「一顿」，恰好是反过来的：它给了口子一个名字，却没有给它一个价。

名字有了，大家都认得；价没有，没有人能抄平。

◆ 四、每一顿，都不是上一顿

再看这三十年里的每一顿，会发现它们并不一样。

老孙那年在家里包饺子，说是怕饭店太吵，说不上话。老吴自己酿了一坛米酒，拿出来的时候，几个人都笑他：酒还没发好，酸得要命，可是喝完了。老秦有一年带来一张翻拍放大的毕业照，是他夹在一本旧账簿里夹了三十年的，边角都起了毛。

还有一年，老孙的孙女来了，才五岁，站在凳子上唱了一首幼儿园新学的歌，六个人安安静静听完，鼓了很长时间的掌。

没有哪一次，是把上一次的饭原样再摆一遍。

这就是前面说的第二件事：回写带差。

每一个轮到的人，都不是在「回请」，不是在把上次吃过的那一顿还回去。他是接过大家这一年积攒下来的那份心意，再添上一点自己的东西，递给下一个人。

添的东西，有时是一坛酒，有时是一张照片，有时只是换个地方，换个人多的时候。可总有一点是上一顿里没有的。

所以这顿饭才叫人想去。

如果每年都是同一家饭店、同一桌菜、同一个座次，到第五年，大概就有人找理由推了。那不是同学聚会了，那是打卡。

带差，才让每一年的口子都是新的一道。

还有一年，轮到老吴，偏赶上他儿子结婚，里里外外忙得脚不沾地，在群里说：「今年先欠着。」

没有人说什么。第二年腊月，老吴没有照老办法，补上一顿了事。他把几个人请到了儿子的新房里，一人端着一碗茶，把屋子从头到尾看了一圈，才开了饭。他说：「欠你们的那一顿，连着新房一起请。」

这一顿，比任何一顿都不一样。它既合上了上一年的口子，又在新房里张开了一道新的：下一年，轮到谁，谁也想有点新鲜的拿出来。

谁也没有算过，老吴那一年到底欠了几顿，补了几顿。

◆ 五、那一年有人说 AA

有一年，差点出了事。

那是二十几年里的一次，也说不上是哪一年，周桂芳也记不太准，反正是老蒋还在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在外地做了点小生意，回来参加聚会，看大家轮来轮去，觉得麻烦，提了个办法：

「干脆每个人每年交两百块，设个小基金，聚餐的钱都从里头出，谁也不用张罗，谁也不欠谁，多省事。」

桌上安静了一会儿。

有人说：「这办法好，省心。」有人说：「也行。」

周桂芳没说话。她想的不是钱，是别的：基金一设，这顿饭就成了谁的？是基金的。谁请谁，没有了。谁欠谁，没有了。每年腊月，不会再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今年轮到我」。

轮到老孙的时候，他放下筷子，慢悠悠地说了一句：「我还是想欠着你们几顿。」

满桌的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个办法没有再提。

请注意这里发生的事。基金，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公平、省事、没有人吃亏。可它把所有的口子一次抄平了，每个人交一个整整齐齐的数，吃完，下一年再交一个整整齐齐的数。

口子没有了，由头也就没有了。

老孙说他想欠着，这句话比任何一套道理都准。他没说「我们要保留这个习俗」，他只是说，他想欠着。

◆ 六、另一个群

周桂芳手机里还有另一个群，也是同学群，高中的。

那个群成立得比腊月这个晚，人也多，有二十几个。头一回聚会，大家商量好了AA，每人摊一百二，多退少补，群里还有人专门管收款，做了一张表，谁交了、谁没交，一目了然。

第一次来了十八个人，吃得很热闹。第二次来了十一个。第三次，张罗的人在群里问了三天，报名的不到八个，聚会改了期，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群还在，每逢节日有人发红包，抢一抢，发个表情，谢谢老板。

你不能说这个群里的人不重感情。他们没有哪一个对谁有意见，也没有哪一个缺钱。可是每一次聚会，都是一笔收支清楚的买卖：交钱，吃饭，散场。散场的时候，所有人都清了，没有人欠着，也就没有人惦记。

两个群拿来对着看，分别不在人，不在钱，也不在情分深浅。分别在于，一个群里，每顿饭之后还有口子留着；另一个群里，每顿饭之后，一切都归零。

这是第 13 章那顿「第二天就回请的饭」在二十个人身上的样子。

◆ 七、空着的那副碗筷

三十年里，这个圈子也在变小。

老蒋是前几年走的，走得很突然。那一年腊月，轮到的是老秦。他订了桌子，又在最里头加了一副碗筷，一个杯子，倒上一点酒，谁也没说什么。

那顿饭，几个人话不多。吃到后来，有人提起老蒋当年欠他们一顿，一直说要请，一直没轮上，说着说着，眼圈红了。

你想想，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口。

老蒋欠大家一顿，大家也欠老蒋不止一顿。这个口，永远也不可能被原样合上了：老蒋回不来，他那一顿饭，谁也代替不了他去吃。

按账本的逻辑，这笔账就此作废，可以勾掉了。

可那六个人谁也没有勾。那副碗筷，每年腊月仍然摆着。

这张口，没有被封死，也没有被抄平。它还张着，只是换了一个方向：以前是老蒋和大家之间，如今是老蒋和这一桌饭之间。每年摆一次碗筷，就是把这道口，往下一年再递一次。

这是第三件事：原来那张口，不封。

哪怕另一头已经不在了，也不封。

◆ 八、三件事，又在这里

把这三十年放在一起，三件事都在。

第一，口子没有被定价。「一顿」是个没有价的单位。没有人知道谁欠得多，谁欠得少，所以也就没有人能说「我们两清」。

第二，回写带了差。每年的饭不一样，每个人添的东西不一样。这一年的口子合上了，总会留下一点新的，让下一年有的可聊。

第三，原来那张口不封。哪怕有人不在了，碗筷还摆；哪怕有人想设基金，也被「我还是想欠着」挡了回来。

三件缺一件，这顿饭就轮不到三十年。

和周磊与老裴的比起来，这里有一个不同：老裴和周磊是一条线，一头是师父，一头是徒弟；这里是一个圈，六个人互相之间都有口，口和口又绕在一起。

圈里的口子，不需要每一道都被合上。一道合上了，另一道又张开，总有哪一道还张着，圈就不会散。

还有一处细节，值得停下来看一眼：这个圈子里，谁来开口，一直是轮着的。

腊月里那句「今年轮到我了吧」，总得有一个人先说出来。这一句话，一个人说，另外五个人接，口子就在这一问一答之间，被重新照亮了一次。要是长年只有一个人张罗，其余五个人只管来吃，口子就压在那一个人身上，那个人迟早会累，会说「我也不是欠你们的」。

轮着开口，口子就没有固定落在谁的肩上。每个人都当过欠的一方，也当过被欠的一方，位置年年换。

三十年不是靠哪个人的坚持撑下来的。它是一轮接一轮的口，自己把自己续上了。

◆ 九、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周桂芳回完老孙的消息，朵朵从房间出来喝水，看见奶奶对着手机笑。

「奶奶，你们为什么每年都要吃同一顿饭？」

周桂芳想了想，说：「不是同一顿。」

「那是哪一顿？」

「每一年的，都不一样。」

朵朵没听懂，端着水杯回房了。周桂芳坐在灯下，翻出那本记了四十年的账本，翻到最后几页，空着的地方，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

「老同学，腊月，轮到老孙。」

没写数，没写钱，也没写欠。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就能试：想一想，你有没有一个圈子，是靠「谁请谁」转了很多年的？如果有，下回有人说「大家AA吧」，你可以先问一句：「我还想欠着你们几顿，行不行？」

带走的话

一顿饭轮三十年，轮的不是账，是一道总有人带着新东西去接的口子；口子的单位若是「一顿」，就没人能把它抄平。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而且年年到：每一顿都带了点新东西，把上一道口接下去，又开了下一道。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接下去了：基金没有设成，空着的碗筷每年都摆。

想一想

1.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欠着几顿」的圈子？如果有一天大家商量着把它改成AA，你会舍不得什么？
2. 一件事如果每次都做得一模一样，它还能不能轮上三十年？

◆

33

第33章

画家说「还欠一笔」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六下午，周磊带朵朵去社区文化站。

那里办了个小画展，是退休的老薛攒了几年的画，一面墙挂了二十来幅，大多是荷塘、老屋、河边的柳树。展厅不大，进门有一张签到桌，桌上放着一盘瓜子。

朵朵八岁，不太懂画。她沿着墙走了一圈，在第十几幅前面停下了。

那是一幅荷。几片大叶子，一朵半开的花，水面用淡墨一笔带过。画的右下角，挂着一张小卡片，是老薛自己写的，字不大：

「此幅尚欠一笔。」

朵朵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她走开，去看别的画，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

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有一样东西，你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可是它在背后拉了你一下，你又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章要问的，就是这一拉。

◆ 二、展厅里的一幅荷

先把这幅画看清楚。

画不大，竖着，宣纸本色。左边是两片荷叶，叶面用浓墨泼开，边上洇出一圈浅灰。中间一朵花，只有三四片花瓣着了淡红，其余几瓣留着纸的白。右下，几根荷梗从水里斜着挑起来，水面只用一道横抹，淡得几乎看不见。

整幅画，大概有九成是完整的。叶子是叶子，花是花，水是水。

可是看着看着，你会觉得有一个地方不对。不是画错了，是有一处，笔停在了一半。画面右上角，花的后面，那一片空白里，好像本该有一样东西：一片叶子的边？一只停着的蜻蜓？还是荷梗的最后一弯？说不上来，可那一处就是空着，像一个人话说到一半，停了。

朵朵第二次回来，指着那里问：「爸爸，这里是不是少了什么？」

周磊也看了半天，说：「我也觉得。」

旁边一位大爷凑过来，也跟着看，嘴里念：「到底欠哪一笔呢？」

一间小展厅里，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同时被一块空白拉住了。

◆ 三、那一笔，到底是哪一笔

画家老薛那天下午也在，坐在签到桌后头嗑瓜子。

周磊走过去，问他：「老师，这幅画，到底欠的是哪一笔？」

老薛笑了，放下瓜子，说了一句让周磊记了很久的话：

「我要是知道欠哪一笔，早就落笔了。」

这句话，值得多停一会儿。

它说的不是「我留了一笔不画」，也不是「我故意留白，给你们想象」。它说的是：画到了这一步，他自己也说不清下一笔该是什么；他只是知道，那一处还没有好。

这和一张白纸不一样。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没有人会被它拉住。这幅画拉人，是因为前面九成已经画出来了：叶子的浓淡，花的姿态，水的位置，全都在那里，把右上角那一处空白，围成了一个有形状的缺口。

缺口的形状，是周围的东西给的。

所以口子并不是一件事先写好的东西。第 20 章讲过，口子是被照出来的：先有两头都在场，再有一个「没回」，被照见了，才成了口。老薛这幅画也是这样：他不知道那一笔是什么，可他看得见那一处「不对」，看见了，就成了一张口。

「还欠一笔」这句话，也有意思。一笔，是个单位，和上一章的「一顿」一样，不是一个价。一笔可以是一撇，可以是一抹，可以是一整片叶子。没有人能量出来。

◆ 四、缺和欠，在一幅画上怎么分

你可以拿这幅画，再把第 2 章里那几个字分一遍。

假如老薛只画了左边那两片叶子，其余全是白纸，那叫缺。缺的是第一步，画面里没有矛盾，墨和纸之间还什么都没发生。它不会拉人，你走过去，扫一眼，就过去了。

假如老薛把整幅画画满了，右上角补了一只蜻蜓，签了名，盖了章，那叫画完了。一轮收了尾。这时候你站在画前面，说一声「好」，也就过去了。

只有现在这个样子，才叫欠：叶子、花、水，前两步全到了，墨和纸起过矛盾，矛盾推出了形状；只差最后一步，那一处的回写。

口张开了，还没合上。

蔡格尼克那个「没做完的事会一直挂着」，第 5 章已经请出来过，这里不重讲。要补的是一句：被一直挂着的，不是随便哪一件没做完的事，是已经走了两步、差第三步的那一件。一张空白纸也「没做完」，可没人挂着它。

这一点，在画上看得比在别处清楚。

◆ 五、一遍一遍去看，看的是什么

再说那个现象：人们为什么一遍遍去看。

朵朵那天一共回到这幅画前面三次。

第一次，她看的是那朵花，花瓣只着了一半的颜色，她觉得好看。第二次，她看的是水，水纹淡得几乎没有，她凑近了，把眼睛贴过去。第三次，她站在右上角那一处空白下面，仰着头，看了好一会儿。

三次看的，不是同一样东西。

每看一遍，眼睛就带着上一遍的看见回来，在画面上多找到一点新的东西。这就是回写：看出来的，回头改了下一次看的方式。

一幅画完了的画，你看一遍，该看的都看见了，回写没有地方落，一轮合拢，再看就是重复。一幅欠着一笔的画，每一遍看，都有地方可以回写，都有地方可以带差。这一遍多看出了水，下一遍多看出了空白，再下一遍又看出画家把落款挪到了左边，似乎是为了给右边让位置。

口子没有合上，眼睛就有路走。

所以那一笔，不是只有画家一个人在欠。展厅里每一个站在画前的人，都在帮他欠着：在心里替它补一笔，补完又觉得不对，换一笔，再换一笔。每个人补的，都不是同一笔。

这就是第 31 章说的回写带差，在一幅画上的样子。

展厅的另一头，挂着一幅很大的《秋收》，金黄的稻田、挑担的农人、远处的炊烟，画得满满当当，一笔不闲。

朵朵走过去，看了一眼，说：「好看。」然后就走开了，没有回头。

周磊后来想了想，这幅画并没有哪里不好。恰恰是因为没有哪里不好，它的口子合得严严实实，朵朵看一眼，该看的就看完了。画是完整的，眼睛没有了去处。

两幅画之间，不是谁高谁低，是口子在不在。

◆ 六、一幅画上的三种欠

还可以再往里看一层：这幅画上，其实有三种欠。

第一种，在画上。叶子、花、水已经成形，右上角的空白还没长出它的形状。这是形状欠：形状变了，有一处没跟着改。

第二种，在老薛手上。他画这幅荷已经画了不止一个春天，笔已经走到了这里，可是下一笔没来。这是路欠：路走了，形状没长成。老薛每隔几个月就会翻出来，对着看一会儿，再收起来。

第三种，在看的人那里。朵朵站在画前，眼睛和心里都起了变化：她第一次发现，一块空白可以让人惦记。这一点变化，她还没有地方安放，也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土欠：土变了，没有地方来结算。

三个循环都走了两步，都停在第三步前面。

难得的是，三处的欠，彼此是接着的。画上的空白拉着老薛的手，老薛的手拉着看的人的眼睛，看的人的眼睛又回头拉着画。三张口，互相悬着。

所以一幅「还欠一笔」的画，才不是孤零零地欠着，是三方一起在欠。

◆ 七、假的「还欠一笔」

说到这里，要打一个预防针。

「还欠一笔」这句话，是可以拿来用的。有的人看出它能拉人，于是故意留一块空白，故意不画完，故意写一句「尚欠」。

这样的画，你一看就知道。

那一块空白后面没有东西。周围的叶子、花、水，并没有把它围成一个口，它只是一块没画的地方。你站在它面前，不觉得缺了什么，只觉得画家在跟你玩一个小游戏。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画，没有走完前两步。矛盾没有真的起过，形状没有真的长过，口子是后加上去的，不是长出来的。

没有前两步的缺，装不成欠。

这也是为什么，「留一点」这个办法，没法教。老薛不是「决定」留一笔，他是画到了那里，发现那一处还没好，而他又不愿意用一笔假的把它封上。口子是画长出来的，不是人摆出来的。

你可以去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欠着」：看他自己，能不能说出来那一笔是什么。能随口说出来的，大概是个噱头。像老薛那样说不出来的，才是真的。

◆ 八、要是哪天落了那一笔

有人会问：要是老薛哪天真落了那一笔呢？

先说一件小事。展厅里有一位年轻人，学过几年画，看了那张卡片，凑到老薛跟前，半开玩笑地说：「老师，我替您补上吧，我看那儿该添一片叶角。」

老薛摆摆手：「你补的是你的那一笔，不是我的。」

这句话，说得很准。别人替他补，补上去的是别人的路，老薛自己的第三步并没有到。口子看上去合上了，实际上是被一块外来的东西糊住了。

至于老薛自己哪天落笔，也没有什么可惜的。那一笔落下去，这幅画的口子合上，一轮收了尾，画就成了一幅完整的画。可老薛的手没有停：他手里还有下一幅，那一幅里会有新的一处「还没好」，口子又会在那里张开。

不要把这个想成「欠终归要还掉」。这一幅合拢，下一幅张开，是一张接着一张的口，不是一张口被还清了。

反过来，设想一个画家一辈子每幅画都在最后一刻把口封得严严实实，一幅一幅都「画完了」。这样的画挂满一面墙，看的人也许会说：好，齐整。可是走过去就忘了。

口子是画家和看画的人之间的桥。桥一座座搭过去，才有人走。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家的路上，朵朵坐在后座，一直不说话。

快到小区门口，她忽然说：「爸爸，我也有一幅画欠一笔。」

周磊从后视镜里看她：「哪一幅？」

「就是上周画的那只小鸟。」

「欠哪一笔？」

朵朵想了想，说：「不知道。」

周磊笑了，没追问。

换了从前，他可能会说：「那就快点画完吧，别留着。」那样一句话下去，口子就被封了：「画完」是一个要求，要求一出来，画就成了作业。

那天晚上，朵朵把那张小鸟的画从书包里抽出来，摆在书桌上，看了一会儿。周桂芳路过，也没有问「画完了吗」，只是说：「放在那儿吧，明天再看看。」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就能试：孩子画了一张画、写了一半作文、搭了一半积木，别问「做完了没有」，换一句：「明天还想再看看吗？」前一句是在要一个结果，后一句是在留一道口。

带走的话

一张画让人一遍遍去看，不是因为缺了东西，而是前两步都走到了，只差一笔，眼睛便有了路。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没有，也没有急着到：那一笔还悬着，每个看画的人都在心里替它补，补出来的都不一样。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接下去了：画家没有拿一笔假的封上，展厅里每个人的眼睛都成了它的路。

想一想

1. 你最近一次回头去看某样东西，是什么拉了你一下？它是缺了点什么，还是已经走了大半、只差一步？
2. 你对身边的孩子说「做完了吗」的时候，是在问什么？

◆

34

第34章

口子的接力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桂芳教朵朵记账，是在一个周日的晚上。

起因是朵朵攒了一个暑假的零花钱，装在一个饼干盒里，数了三遍，每次数出来的都不一样。朵朵急得快哭了，周桂芳说：「别急，奶奶教你一个办法。」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第一页，用尺子划了三条竖线：日期，进，出。

「每一笔都要写下来。有进有出，月底对一对，账平了，才算完。」

这句话，周桂芳说得很顺，像是说过很多遍。其实不是说过很多遍，是听过很多遍。

她的师父钟师傅，三十几年前，也是这样把一个小本子推到她面前，说了一句几乎一样的话。

你大概也有这样的时刻：你听见自己说出了一句话，忽然发现，这句话原来是别人的。你的父亲，你的老师，你的第一位领导，借着你的嘴，又说了一遍。

这一章把前面三章合起来，讲一件事：好的欠，是怎么一棒一棒往下传的。

◆ 二、传下去的是什么

先问一个朴素的问题：钟师傅传给周桂芳的，是什么？

你可能会说：是记账的手艺。对，可不止这样。

如果只是手艺，写成一本《记账十讲》，周桂芳自己也能学会，不必认一个师父。钟师傅给她的，是手艺，也是一个人的样子。他记账时手指怎么压着尺子，对不上账的时候怎么脸色一沉、重新翻一遍，下班前怎么把本子合上，轻轻拍一下封面。

这些东西，周桂芳接过来的时候，没有一样是被「教」的。它们是在一天一天的陪着里，沉进她的手里的。

接过来的，还有一样东西，比手艺更难说清：一道口。

周桂芳刚进财务室的时候，什么都不懂。钟师傅一遍遍带她，替她改错，替她在校长面前说话。那些日子，周桂芳心里一直压着一句话：我得对得起师父。

这句话没有一个数，也没有一个期限，可它拉着周桂芳往前走：要把账记得更好，要把师父教的东西学得更像。

她后来教了几茬年轻会计，那句话变成了：我得把师父教我的，再教下去。

这就是接力。传下去的，除了手艺，还有那道没有合上的口。口子里带着一股拉力，从师父拉到她，再从她拉向下一个人。

◆ 三、一棒里，有三样东西

一场接力赛里，每一棒交到手里的是同一根接力棒。

口子的接力不是这样。每一棒交接的时候，交出去的是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手艺本身，也就是我从你那里接过来的。

第二样，是差，也就是我自己走出来、你手里原来没有的那一点。

第三样，是口，也就是那一道还没合上的拉力。

三样里，头一样最容易看见，因为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可以演示、可以考核。第二样要靠时间，要等交接的人在自己的路上走一阵，才长得出来。第三样最容易丢，因为它不占地方，没有人注意它在不在。

周磊教小郑的时候，这三样都在：手艺是「再看一眼」，差是照片和时间，口是一句没说出来的话：这件事，你也要往下传。

三样东西，缺一样，接力就变了样。

只传手艺，不传差：下一个人拿到的是一个模子。只传差，不传手艺：下一个人没有根。手艺和差都传了，没传口：下一个人学会了，用着了，可心里没有那一股往前拉的劲，他觉得这是一门技术，不是一份恩。

◆ 四、为什么不能原样传

在三样里，最容易出事的是第二样：差。

你可能觉得，原样传下去不是最稳妥吗？师父怎么教，我就怎么教，一个字不改，岂不是最尊敬师父？

周桂芳有一件事，一直没有想明白。

钟师傅教她：账本上凡是改错的地方，一律用红笔。她用了三十年，从不改。有一年，社区办了个小活动，请她给年轻人讲怎么管家里的账。台下有个二十多岁的姑娘问她：「阿姨，为什么改错一定要用红笔？」

周桂芳张了张口，一时答不上来。

她回家琢磨了一晚上，又去问一位老同行，才知道红笔冲账是会计行里的老规矩。红字表示冲销，用来把一笔记错的账明明白白地抵回去，不是涂改。钟师傅当年一定懂得这个道理，可他从来没说过，周桂芳也从来没问过。

她就这样用了三十年。

这件事在周桂芳心里留了很久。她接过来的东西里，有一部分，她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原样传下去，传的不只是师父的好，也有师父的习惯、师父那个年代的限制、师父已经忘了为什么的做法。这些东西，一旦被原样传了，就变成了惯：大家都这样做，做了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敢改。

惯，是一张口子被抹平以后留下的疤。口子本来是活的，拉着人去问「为什么」；被原样传下来，口子就成了一条规矩，只剩下「这样做」，没有人再问。

所以原样传，看上去最尊敬师父，实际上最不是。

◆ 五、带着差传下去

周桂芳教朵朵记账，没有原样传。

她在三条竖线的后面，加了一栏。

「日期，进，出，」她用尺子比着，「这一栏，你自己来写：这笔钱，换来了什么？」

朵朵歪着头想：「写什么都行吗？」

「写什么都行。」

朵朵那天晚上记的第一笔，是三块钱，买了一根冰棍。她在第四栏写了一个字：甜。

过了几天，第二笔，五块钱，给同桌买了一支铅笔。第四栏，她画了一个小圆圈，里头画了两个点和一条弧线。

周桂芳看着那个笑脸，没有说话。

钟师傅教她的，是账要平；她加上的这一栏，是账平以后，还有一件事要问：钱走了，换来了什么。这一栏，是周桂芳自己在财务室里待了几十年，一点一点悟出来的：账平了，不等于事情对了。

到了朵朵手里，那一栏又长出一样新的东西：她不用字，她画。

三个人，三代的手，同一个本子。每一个人手里的，都有前一个人的影子，每一个人手里的，也都有前一个人没有的东西。

你看，口子就是这样往下传的。钟师傅张开的那一道，由周桂芳接着，周桂芳带着差，递给朵朵，朵朵又添上一点自己的，将来递给谁，还不知道。

◆ 六、回写往哪个方向走

有人也许会问：钟师傅已经不在了，他的那一棒，谁来回写？

这里要补一句容易被忽略的话。

接力的回写，有两个方向。

一个向前，从周桂芳到朵朵，是往下传。另一个向后，从周磊到老裴，是回头给师父加了一样东西。第 31 章里老裴的工地开始拍照，就是这个方向。

后一个方向，在师父还在的时候，是可以回得去的。师父不在了，回不去了，可是前一个方向依然在。

周桂芳每次在社区里给年轻人讲怎么记账，讲到「账平了才能下班」，台下人听见的是她，可她心里，那句话是钟师傅的。她把自己的一点新东西放进去，讲给下一茬人，就等于在替钟师傅多走了一步。

这一步，钟师傅走不到了，口子也因为它，没有关上。

所以接力里的口子，不需要向原来那一位回写才算数。它只要继续有人接，继续带着差，继续不封，就一直活着。

这也说明了一件事：为什么好的欠，往往不是「还给谁」，而是「传给谁」。

还，是向一个固定的地方走，走到了，一轮收尾。传，是向一个不固定的地方走，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下一道口。

◆ 七、带差不等于乱改

说到这里，要防一个误会：带差，是不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不是。

有一回，小郑对周磊说：「师兄，既然照片已经拍下来了，那半个钟头可不可以省掉？拍完照就封，不是一样吗？」

周磊没有马上答。他把这件事想了一晚上，第二天对小郑说：「照片只是记下来，它不替你等。」

那半个钟头，等的是接头处的慢渗。照片拍的是压力表，不是接头。把等的时间省掉，等于把老裴手艺的根拔了。

周磊当年加照片，是在根上又长出一枝；小郑今天想删的，是根本身。

这两种差，看上去都是「不一样」，本质上不同。分得出来的办法，其实很朴素：问一句，这样改，是不是还在回答原来那张口要回答的事？

老裴那套手艺回答的是：怎样保证封进墙里的管子不漏。照片和时间，是帮它回答得更清楚；省掉半个钟头，是不再回答。

带差，是顺着口子的拉力往前多走一步。乱改，是把口子本身拆了。

所以接力里的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两件事要做：接下来，也要认得这道口的拉力指向哪里。认得了，才知道哪里可以添，哪里不能动。

◆ 八、接力是怎样断的

接力断掉，有三种样子，每一种都对应缺了三件事里的一件。

第一种，被定价。有人把那份恩换算成一个数，要求下一个人还。比如师父对徒弟说：「我教了你三年，你给我干三年不拿钱。」徒弟只剩下一个念头：什么时候能把这三年熬过去。接力停在这一棒，传不下去，因为他自己也被压着。

第二种，原样传成惯。徒弟把师父的话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拿去教徒孙，教的时候心里没有一个「为什么」，也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这一棒看上去没断，其实传到第三棒、第四棒，就只剩下一个模子，碰上世道一变，没有一个人接得住。

第三种，被两清。徒弟发了财，一次性给师父一笔钱，说：「师父，这些年的恩，我都还了。」师父收下了，两个人从此没有什么可说的。口子被一笔钱封上了，接力的拉力也就没有了。

这三种断法，说到底，都是第三步出了问题：第一种，第三步被锁；第二种，第三步到了，但没带差，成了复位；第三种，第三步到了，口子也被封死。

好的欠没有这三个毛病。口子不被定价，回写带差，原来的那张口还留着。三样都在，接力才一棒一棒往下传，传出去的东西，一棒比一棒更丰富。

◆ 九、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朵朵写完账，把本子合上，拿手拍了一下封面。

周桂芳看见了，愣了一下。

那是钟师傅的动作。她自己都不知道，三十多年了，她也这样拍着合上本子。朵朵没人教过，朵朵是看奶奶做，就学会了。

你看，传下去的，常常比你教的更多。

周桂芳什么也没说，把那本小账本放进了抽屉。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就能试：想一想，你手里有哪一样本事，是别人教你的？下一次你把它教给别人的时候，试着加一栏，或者删一栏，让它和你接到的不太一样。然后告诉那个人，你这一栏是怎么来的。

带 走 的 话

接力传下去的是三样：手艺、你多走出来的那一点、和一道没合上的口；缺了第二样，就成了惯。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而且是一棒一棒地到：钟师傅、周桂芳、朵朵，各自在自己的手里回写了一次。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接下去了：钟师傅不在了，口子没有关，它换了一个方向，继续往前张着。

想 一 想

1. 你现在做的哪件事，是别人教你的，而你并不知道为什么？你敢不敢问一次？
2. 如果你要把一件本事传给别人，你打算在上面添一点什么？

◆

35

第35章

四位近邻：施者不立账、恩转发心、不完全之美、感激外溢

◆ 一、一饭千金

朵朵二年级的语文作业里，有一个成语：一饭千金。

作业要求：说一说这个成语的故事。朵朵不会，晚上抱着作业本去找奶奶。

周桂芳放下手里的活，给她讲了一遍。

有个年轻人叫韩信，穷得吃不上饭。河边有位洗衣服的老妇人，一连好些天，分饭给他吃。韩信说：「将来我一定重重报答您。」老妇人生气了，说：我是可怜你一个年轻人才给你饭吃，哪里指望你报答。后来韩信做了大官，找到那位老妇人，送了她一千金。

朵朵听完，问了一句：「那后来呢？」

周桂芳说：「后来……书里就没写了。」

朵朵的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

这一章请来四位近邻，他们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样的欠，让人越走越近，让新东西长出来。第一位就是这个故事。

规矩照旧：每一位，先把他说中的写足，再说本书多出的那一层。他们说中的，本书全部认。

◆ 二、漂母说中了什么

《史记·淮阴侯列传》里的这段，是汉语里讲「好的欠」最早也最有名的一个故事。

先看它说中了什么。

第一，施者不立账。老妇人分饭给韩信吃，吃了几十天，在她这边，从头到尾没有记过一笔。韩信说要重报，她反而生气：「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她给饭，是因为眼前这个人饿，不是因为将来有一笔账可收。

这一点，本书完全赞成。上一编讲过，欠怎样坏：口子被一方命名成一个固定的数，只许原样还。漂母恰好是最干净的反例，她连一个数也没有留。

第二，受者一辈子记着。韩信没有因为施者说「不用报」就忘了，他把这几十天的饭，记到了封王之后。一边不立账，一边不忘，这是司马迁写这个故事时用的一对张力，两头都在，缺一头就不成其为故事。

第三，欠不压人。整个故事里没有一处是韩信因为欠而躲她、怨她。他穷的时候，每天去，她每天分饭。这条路上，没有出现上一编里那种「感激、躲、怨」的三站。

这是说中的三点，每一点都对。

说他们说中了，不是客套。如果没有漂母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好的欠是可以写成一个人、一碗饭、一句气话的。

◆ 三、本书多出的一层

故事停下的地方，是朵朵问的那一句：后来呢？

按《史记》的写法，韩信封了楚王，把漂母找来，赐了千金。就这一笔，一千金。

按本书的三件事来对一对，这个结尾有一件事没有发生：回写带差。

一饭换千金，是一次折算。饭是一样东西，金是另一样东西，中间是一个比例。韩信把几十天的饭，算成了一个数，交了出去。数交了，一轮收尾。

这并不是说韩信不好。他的心意是真的，他在那个年代能想到的最重的回报，大概就是这个。可从口子的角度看，他做的恰好是漂母不肯做的那件事：给口子定了价。漂母没有定，他自己定了。

所以，施者不立账，只是好的欠的三件事里的头一件。它只管施的这一头。

受的那一头呢？受者可以不接这个「不立账」，他自己给口子立一个账，再原样还回去。一个人对你好，你对他也好，可你一心想的是「我得还上」，等你还上了，两个人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本书的看法是：好的欠，要三件同时在。漂母那边占了一件，另两件，故事没有写，韩信的千金里也没有。

有一个局面，漂母这一路推不出：施者始终没有立过账，受者一分不差地还清了，之后会怎样？按「施者不立账」，这是好的欠。本书的推断相反：口子被受者一个数封上，关系也就此收了尾。〔待验〕

◆ 四、四恩说中了什么

第二位是《大乘本生心地观经》里的「四恩」（卷二〈报恩品〉〔核〕）。

这部经讲的是：一个人这一生，受着四样恩：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这四样恩，是报不尽的。

先看它说中了什么。

第一，它承认「报不尽」。很多讲恩的道理，都想着教人怎么报，报到哪儿算完。四恩的讲法，一开头就说：报不完。这句话，比「知恩图报」诚实。不是你不够努力，是恩的性质本来如此。

第二，它没有把这个报不尽压在原处。一个人身上压着四样永远还不完的恩，换成别的说法，大概早就压垮了。可经里给了一个出口：把还不完的恩，转成发心，利益一切众生。还不了父母的，去帮别人的父母；还不了老师的，去做别人的老师。

这个出口，本书认为说得极准。上一编里压垮人的欠，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口子只通向一个地方：债主。一个口子只有一个出口，出不去，便憋成了怨。四恩给了口子第二条、第三条路。

第三，它把恩说成不在原处。恩来了，不是停在一个人那里，而是在他那里转了一下，再往更多的地方去。这是接力的雏形。第 34 章讲的口子往下传，四恩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影子。

所以，若说本书和四恩有什么不同，也不是它错了，而是它把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讲对了，却没有讲到它是怎么走的。

◆ 五、本书多出的一层

四恩给了方向：还不完的，转向更多的人。本书要补的，是怎么转。

第一处，「报不尽」的缘故。四恩说，恩大，所以报不尽。这是在数量上讲：恩太大，装不下。

本书讲的是另一个缘故：不是恩太大，是每一次回写都带了差，每一次都张开新的一道，口子便总有一处还张着。就算恩只有一碗饭那么小，只要每次回写都带了差，也一样报不尽。周磊的师父教他看管子，不过是个手艺，也报不尽。

这两种说法，大多数时候指向同一个地方，可在个别局面里会分叉：一个只有一小点恩的情形，数量说推不出「报不尽」，发生说推得出。

第二处，转向的内容。发心去利益众生，往下传的是什么？如果传的是原样，那一路下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拿到的是同一份东西，第 34 章说的惯，就是这么长出来的。

四恩讲了往哪儿去，没有讲带什么去。本书认为：往下传的东西，要带差。不带差，传得再远，也只是一个模子的复印。

第三处，原来那张口。转向一切众生以后，对原来那位恩人，口子还在不在？本书的回答是：不封。周磊去利益更多的徒弟，也没有因此少看老裴一次。

这三处补上，四恩给的出口就更宽了一点。

◆ 六、不完全之美说中了什么

第三位是冈仓天心。他在英文著作《茶之书》（1906）里说，茶道的内核，是对「不完全」的崇拜。

先把他说中的写足。

第一，他看见了留着的东西有力量。茶室简朴，器物不求圆满，一处故意没有做完的地方，让进来的人心里动一下。他把这看成日本美学里最深的一层，本书没有理由不信。

第二，他看见了完成这件事交给了看的人。茶室里留下的不完全，由观者的想象去完成它。这句话里藏着一件极要紧的事：口子没有在作品里合上，它在作品之外，在每一个进来的人那里，继续走。

这一点，第 33 章里朵朵三次回到那幅荷前面，说的就是这件事。冈仓天心比我们早一百多年看见了。

第三，他把这个看见，放进了一种生活的态度。不是偶尔留白，而是每天泡茶、每天进茶室，都带着一种对「不完」的敬意。这不是一个技巧，是一种活法。

这三点，本书都认。

尤其是第二点，他看见了「想象去完成」这一步，已经走到了回写的门口。观者在心里补一笔，补上的这一笔，回头又改了他下一次看的方式。他没有用这个词，可他看见的是它。

◆ 七、本书多出的一层

他停下的地方，是「不完全」本身。

「崇拜不完全」，听上去是一个价值：不完全好，完全不好。可按本书的看法，这里有一个要分清的地方：不完全分两种。

一种是缺。茶室里什么都没有，一间空屋子，一只裂了口的碗，一把没有人打理的炉子。它们也是「不完全」，可进来的人不会被拉住。

另一种是欠。器物的形制已经到了，火候已经到了，主人与客人之间的话已经说了一半，只差最后一步。进来的人觉得，这里有一个地方还可以再动一动。

两种都叫「不完全」，拉人的力气完全不一样。第 33 章里老薛那幅荷，如果右上角是一张白纸，没有人会回头。

所以，崇拜的不应是不完全本身，是前两步已经到了的那种不完全。

他的说法还有一处，值得再往前推一步：想象，是在观者心里完成的。本书想补的是，回写不只在想象里发生，它会走进观者的下一个动作：他下一次怎么坐，怎么端碗，怎么说话。口子拉出去的，是整个人往后的路，不是一个念头。

有一个局面，「崇拜不完全」推不出：两间茶室，同样简朴，一间前两步到了，一间只是穷。他的说法推出它们同样有味。本书推出只有前一间会让人再来。〔待验〕

◆ 八、感激外溢说中了什么

第四位是巴特利特与德斯蒂诺，2006 年的一项实验研究。

他们发现，刚被人帮过、心里怀着感激的人，更愿意去帮一个跟这件事毫无关系的陌生人，而且帮得更久。（实验里，一位助手先帮被试修好突然出故障的电脑，随后另一人请被试帮忙填一份枯燥的问卷；受过帮助、心怀感激的人，留下来帮得更久。见《心理科学》2006 年第 17 卷〔核：大意〕。）

先说他们说中了什么。

第一，感激会往外走。受了好处的人，并不是只想着把好处还给那一个人，他会把一部分力气，转给别的人。这一点，从周磊教小郑，到周桂芳教朵朵，生活里到处是它的样子。

第二，外溢的对象是陌生人。这很要紧。如果感激只会走向恩人，那它终究是一对一的账；一旦它能走向毫不相干的人，说明被欠着的那股拉力，已经不挂在那一个债主身上了，它流进了更大的一片土里。

第三，外溢是持久的。「帮得更久」，这句话说明，不是一时冲动，是一种倾向被推了一把。

这三点，本书都认。尤其是第二点，它是第 34 章讲的接力在实验室里的一个印证：口子里的拉力，可以脱开最初那一对人。

◆ 九、本书多出的一层

他们量的是一个状态：感激。本书想问的是，这个感激是从哪一种口子里来的。

第一，同样是被帮过，口子的样子可以不一样。一种是没有被定价的：帮的人只是帮了，说一句「不用谢」。另一种是被定价的：帮的人说，「我帮了你这么多，你得记着」。后一种，上一编讲过，感激会慢慢变成躲、变成怨。

按「感激外溢」的说法，只要受了帮、心里有感激，就会往外帮。本书的推断是：在后一种口子里，感激走不到外溢那一步，它半路拐了弯，拐向了躲。

第二，外溢的东西，是不是带差。一个被帮过的人去帮陌生人，若他帮的方式和当年帮他的人一模一样，那是复制；若他按这位陌生人的需要，换了一种帮法，那才是带差。实验量的是帮不帮，本书想问的是帮得一样不一样。

第三，原来的口子封没封。有人帮了陌生人，就觉得对恩人的那一份「已经还了」，从此不再联系。这样的外溢，不是接力，是一次转账。

有一个局面，感激外溢推不出：两个人受了同样大的帮助，感激的强度一样，一个口子被定了价，一个没有。外溢的说法推出两人帮陌生人的程度相近；本书推出，差得很远。〔待验〕

◆ 十、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朵朵把「一饭千金」抄在作业本上，旁边写了一行小字：「后来不知道。」

周桂芳看了，没有替她改。

周磊下班回来，听说了这件事，笑着说：「后来的事，我们家不就在写吗？」

周桂芳想了想，说：「写的是别的，写的是不用千金那种。」

她没有再往下说。可这个晚上，她把四位近邻都看了一遍，心里明白了一件事：这四位，每一位都看见了好的欠的一个侧面，没有一位看见三件事同时在。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就能试：下次有人帮了你，你想回报的时候，先别急着想「值多少」。想一想，他给你的，你可以带着一点自己的东西，传给谁？

带走的话

四位近邻各看见了好的欠的一面：不立账、转去处、留着不完、往外溢；三件事同时在，才是这个欠活着的样子。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四家各到了一部分：漂母那头不立账，四恩给了去处，天心留了口，实验量到了外溢；带差回写这一步，四家都没有写到。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一千金把口子折成了数，四恩把口子接向了更多的人，留白和外溢各接了一半。

想一想

1. 你在什么时候，替别人把一份心意折成过一个数？那个数交出去以后，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2. 「还不完」和「不用还」，哪一句让你更想走近那个人？

◆

36

第36章

本编总账：原样传成了惯，带差传长出新手艺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日的晚饭桌上，朵朵忽然问了一句：「欠是好事还是坏事？」

周磊刚夹了一筷子菜，停在半空。周桂芳放下碗，看了孙女一眼。

这是个很难答的问题。答「坏事」吧，老裴那一桌饭，老同学那三十年，没有一样是坏的。答「好事」吧，老张借钱、母亲那句牺牲了一辈子，又都是实实在在压过人的。

周桂芳想了一会儿，说：「要看那张口，是怎么留着的。」

这一句话，是这一编六章的总账。

前面五章讲了一位师父、一桌老同学、一幅画、一条接力的线，又请来四位近邻对质。这一章把账结一遍：这一编看见了什么，四位近邻看见了什么，他们停在哪里，本书接着走的一步是什么，最后给出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

◆ 二、这一编看见了什么

先把本编自己的看见，并排摆出来。

第 31 章，看见一个学徒说「师父的恩我一辈子还不完」，说的是实话。恩没有被定价，烟被推了回来；周磊把手艺加了一笔，回写给师父，又递给徒弟；那张口一直没有封。

第 32 章，看见一顿饭轮了三十年。口子的单位是「一顿」，没有价；每年的饭不一样，是带差；哪怕有人不在了，碗筷还摆着，是不封。

第 33 章，看见一幅画因为「还欠一笔」被人一遍遍回头。前两步都到了，只差一笔；画家自己也说不出那一笔是什么，口子是画里长出来的，不是人摆出来的。

第 34 章，把三处合起来，看见口子能一棒一棒往下传，每一棒交出去三样东西：手艺、差、口。缺了差，传成惯；被定价，传不下去；被两清，传到此为止。

第 35 章，请来四位近邻，各看见了好的欠的一个面。

这一编看见的，说到底是一件事：好的欠，要三件同时在。口子不定价，回写带差，原来的那张口不封。

这三件事，不是三条要人遵守的规矩。本书没有叫谁去不定价、去带差、去留口。它们是把六章里的人和事摆在一起，回头数出来的：凡是越欠越近的，三件都在；少了哪一件，那张口便走向了另一头。

三件事放在一起，答的是九问里的第六问。压垮人的欠和让人越走越近的欠，欠着的东西可以一模一样；分开它们的，是这三件事在不在。

◆ 三、看见清单与收回清单

下面这张表，把四位近邻并排摆开：左边是他们看见的，右边是他们停下的地方。

近邻	他们看见了	他们停下的地方
韩信与漂母	施者不立账，受者一辈子记着；欠不压人	结尾以千金折算一饭，受者自己给口子定了价；另两件事故事里没有写
《心地观经》四恩	恩报不尽；还不完的欠转向更多的人，口子有了第二条出路	说「报不尽」是因为恩大；转出去的东西是否带差，没有讲；原来那张口封不封，没有讲
冈仓天心	不完全有力量；完成交给看的人	把「不完全」当作一种敬意，没有分缺与欠；回写停在想象里

近邻	他们看见了	他们停下的地方
巴特利特与德斯蒂诺	感激会往外溢，能脱开最初那一对人；帮得更久	量的是感激这个状态，没有问它从哪一种口子里来；外溢的东西是复制还是带差，没有问

这张表需要一句公道话。

表右边这一栏，不是他们的错处。每一位看见的，都已经是难得的。漂母那一句「岂望报乎」，两千年没有人写得比它更干净；四恩给了还不完的欠一个去处；冈仓天心把留着的口子，看成一种美；两位实验者，在实验室里把感激的外溢量了出来。

他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四位各自停在了三件事里的某一件前面：漂母停在不立账，没往下走；四恩停在转出去，没往带差走；天心停在留，没往拉人的条件走；外溢停在感激，没往它从哪来走。

◆ 四、本编总判断

把这一编的账结成一句话：

他们都看见了好的欠会往下传，却把传下去的当成了恩的分量；传下去的是一道口，原样传的成了惯，带着差传的，才长出新手艺。

这句话，前半是他们的看见，后半是本书多出来的那一层。

◆ 五、回头对着上一编看

这三件事，把上一编的账也照了一遍。

上一编的判别局面是：小债被定了价也生怨，大恩不被定价反而亲。决定好坏的是有没有被定价，不是数额。

这一编补上了另外两件。

被不被定价，只是第一件。口子没被定价，若回写原样，一轮收尾，那是两清；若回写带差但口子被封，那也是到此为止。所以不定价是好的欠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三件事并排看，会看出两种欠的区别，不在欠的内容，在第三步是怎么到的：

坏的欠，第三步被锁死。口子被定成一个数，只许原样还，原样还不了，一天天往后拖，拖成躲、拖成怨。

好的欠，第三步一次次地到。每次到，都带着新东西，每次到，都开一道新口，口子便永远有一处在张着，把人往前拉。

锁死的第三步，是一堵墙。一次次到的第三步，是一条路。

三件事里，哪一件最难守？大概是第三件。

不定价，难在忍住不开口；带差，难在肯多走一步；不封口，难在肯留着一件没了的事过日子。人心里有一种很深的偏向，想把事情结掉，结了才睡得着。周桂芳记了四十年的账，到了本子的最后一页，也仍然有一种想把所有的账画上等号的冲动。

可那一页，她终究没有画。

她留着的，是老同学腊月里的那一行小字，没有数，也没有等号。

◆ 六、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

现在来给一个局面，让四位近邻推一推，再让本书推一推。

老裴带过很多徒弟，在第 31 章那桌饭上坐着七八个。拿其中两位来说。

一位是周磊。另一位是他的师兄，姑且叫阿强。两个人在老裴的饭桌上都说过同一句话：「师父的恩，我一辈子还不完。」两个人也都带了徒弟，都把师父的「再看一眼」教给了下一个人。

不同的是：周磊教徒弟的时候，加了照片、位置线和时间；阿强教徒弟，一字不差，原样地讲：「表针稳了，别走，再看一眼。」连老裴当年的口头禅，他也原样搬了过来。

好，请四位近邻来推：这两条线，三年后、十年后，会是什么样？

漂母这一路：老裴从头到尾没有立过账，两位徒弟都受了不立账的恩，两条线都是好的欠。

四恩这一路：两位都把恩转向了徒弟，发了心，两条线都在往前走。

冈仓天心这一路：两位教出来的徒弟，手里都留着一点没做完的东西，都有味道。

感激外溢这一路：两位都怀着同样强的感激，都在往外帮人，两条线应该差不多。

四位近邻，推出来是一样的：两条线都好。

本书推出来相反。

三年以后，阿强那条线上的第三棒，手里拿着的东西，和老裴的几乎没有差别。这条线上的人彼此很客气，师兄师弟逢年过节必定走动，可碰到新材料、新规矩、业主新的要求，这条线上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改，因为从来没有人改过。

周磊这条线上的第三棒，手里拿着的东西和老裴的已经差得很远：照片、位置线、时间，再往后可能还有别的。这条线上的人，隔三差五回头去找老裴，不是还账，是带着新做法去给老师看；老裴也隔三差五往这边打听，因为他有一个念头，想知道这帮小的又弄出了什么。

同样是往下传师恩，一条线传成了惯，一条线长出了新手艺。

这个预测可以去量：找一个行当，找两条同源的师徒线，隔几年，看第三棒手里的做法与第一棒相差多少，看每一棒还有没有人回头去找上一棒。〔待验〕

◆ 七、为什么只有本书推得出

为什么同一个局面，四位近邻推出一样的结果，本书推出两样？

原因不在谁更聪明，在于谁的模型里有哪些变量。

漂母那一路，变量是施者有没有立账。两位徒弟在这个变量上取值相同，推出来自然一样。

四恩那一路，变量是恩有没有被转向。两位徒弟都转了，取值相同。

冈仓天心那一路，变量是口子有没有留着。两位都留着，取值相同。

感激外溢那一路，变量是感激的强度。两位一样强，取值相同。

四条路上，都没有一个变量叫「回写带不带差」。变量不在模型里，两位徒弟之间最要紧的区别，就从推演里漏掉了。

本书的模型多出这一个变量，才看得见这两位。

这不是说本书的模型更好，只是说，它多问了一句别人没有问的话：传下去的那一棒，和接来的那一棒，一样不一样？

◆ 八、本编哪里可能错

这一编的判断，怎样才算错？

第一种可能：在一个变得极慢的行当里，原样传的线，三十年、五十年，一直健康，没有断，也没有出事。要是这样的线很多，本书说的「原样传成了惯，惯会断」，就要收窄成「只有在行当变化快的地方才会断」。

第二种可能：带差传的线，三年以后，新手艺并没有长出来，只是变得更乱了。要是这样的线很多，说明带差本身不够，还得有别的条件。

第三种可能：两个口子，一个被定了价，一个没有，其余条件相同，外溢却没有差别。那第五编和这一编的衔接，要重新写。

这三种，只要有一种常见，本书这一编的判断就要改。

◆ 九、放回日子里，并指向下一编

回到饭桌上。周磊把那口菜咽下去，对朵朵说：「爸爸也想知道。你先吃饭，吃完一块想。」

朵朵低头吃饭，过了一会儿，又抬起头：「那……为什么人一定会欠呀？」

周桂芳和周磊对看了一眼，谁也没答上来。

这个问题，已经不在这一编里了。这一编讲的，是好的欠怎样接力，三件事同时在。可朵朵这一问，问的是更前面的事：为什么我们一生下来就欠？不欠，行不行？

下一编换一个方向，不再问欠怎样发生，而问欠为什么被推出来：人活着，为什么必然会欠。

一个小办法，你今晚就能试：把你想到的、最近一次觉得「口子留着挺好」的事，写在一张纸上。再写一行：这里面，三件事哪一件最不容易？

带走的话

同一份师恩，原样传成了惯，带着差传，才长出新手艺；决定好坏的，是那张口有没有被定价、被抄平、被合上。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而且是一次次地到：三件事同时在，每到一次，都开出新的一道。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接下去了：四位近邻各接住一段，没有一位接住全程。

想一想

1. 你知道的哪一条师徒线、哪一条家传，第三棒手里的东西和第一棒几乎一模一样？它后来怎样了？

2. 如果你要对一个晚辈说「欠着挺好」，你会说得出理由吗？

◆



第　七　编

活着为什么必然会欠

编　序

下篇　欠为什么被推出来

前六编是看。欠是什么，欠怎样发生，坏的欠怎样压垮人，好的欠怎样让人越走越近，你都跟着周家三代看过了。

下篇换一个问法：这道口子，为什么一定会被推出来？看见一样东西，靠眼睛就行；说它必然如此，就得拿出理由。下篇三编，一编一问：人为什么活着必然会欠（第七编），欠和创造、自由、幸福是什么关系（第八编），懂了欠，日子该怎样过（第九编）。

这一编六章，只问一个朴素的问题：人为什么一活着就欠？

第 37 章从朵朵嘴里的一句话讲起，看欠怎样在一个孩子身上从第一天就有，可又不是因为她弱。周桂芳、周磊、朵朵三代人，还是坐在那张饭桌旁，只是这一回，他们要陪你问一个更硬的问题。第 38 章讲时序：回写为什么总比改变晚一步。第 39 章讲矛盾：是哪两样东西在较劲，把欠推了出来。第 40 章把镜头拉开，看一个家、一个社会靠什么转：为什么满桌子的口子，不但没有把日子拖垮，反而是日子的发动机。

第 41 章请出四位近邻：《诗经·蓼莪》、尼采、海德格尔、波特曼。他们每一位都说中了一块，本书先把那一块写足，再说本书多出的一层。第 42 章是本编总账。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一个反差。人人都愿意把欠说成起点上的处境：生来弱，生来亏，生来受恩。可本书推出来的欠，不在起点上，在路跑出去的那一段里。

一个人越强，越敢往前走，欠得越多。

37

第37章

一落地就欠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日晚上，周家的饭桌上摆着三菜一汤。朵朵八岁，上二年级，坐在奶奶身边。周桂芳舀了一勺蛋羹，递到她嘴边。

朵朵一把抢过勺子，说：「我自己来，不用你管。」

周桂芳的手停在半空。她不是生气，是愣住了。这句话，她听过。三十年前，也是在饭桌上，她的儿子周磊，也是这么大，把勺子从她手里抢过去，一个字不差。

后来周磊说，他是从楼下一个大孩子那里学来的。至于朵朵是从哪里学来的，没有人知道。

桂芳当晚想了很久。她想起，周磊的那一句，大孩子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大孩子的妈妈、大孩子的哥哥，再往上，没有人说得清。这句话在楼道里、在饭桌上，一代一代地传，传到朵朵的嘴里，已经磨得很顺滑了。

没有人发明过它，也没有人拥有过它。可它一直在被使用。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孩子张口，说出一句话，你一听，那是你父母的口气，或者是你自己的口头禅。你从来没有教过她。可她说得那么顺，好像生下来就会。

这一章要问的，就是这个「顺」。

一句话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中间没有人签字，也没有人记账。可它是一样东西，而且是别人的。朵朵拿过来就用了。

拿来就用，就是欠了一点。你也许觉得这样说太重。先别急，慢慢看。

◆ 二、朵朵出生那年

朵朵出生那夜，周磊在产房外的走廊上坐了一整夜。他后来说，那是他这辈子等得最长的一夜。

朵朵生下来，小小的一个。她会哭，会吸，除此之外什么都不会。不会抬头，不会翻身，分不清白天黑夜。饿了就哭，哭完了，还是要别人来。

头三个月，周桂芳每天夜里要起来好几次。后来她说，那一阵子，她没睡过一个整觉。

满月酒那天，亲戚们来送礼。桂芳照例翻出账本，一笔一笔记：谁来了，送了多少，写在哪一页，日后好回礼。字端端正正，账清清楚楚。

可是有一样东西，她没地方记。

那三个月的夜，没有格子可以放。账本的格子是留给钱和礼的，装不下夜里起来的第五次。

这是欠的头一种样子：东西已经到了，账上却没有位置放它。

这里有一件事要先说清楚。夜里起来的人，没有谁规定她必须起来。朵朵也没有开口要求。可是口已经张开了：朵朵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多了一点东西，桂芳的觉一天比一天少了一点东西。

多了的，是改变。少了的，要等回写。

朵朵满一百天那天，周磊抱着她拍照。她睁着眼睛，看着镜头，什么也不知道。

那张照片后来贴在了桂芳的床头。照片里的孩子，已经被一屋子人喂大了一圈，嘴角还挂着奶渍。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欠了谁。

一个婴儿觉不出欠，这没有什么奇怪。欠不靠觉出来才有。口子张开的时候，她还不会说「谢」这个字。

等她会说了，也未必说得出它。欠是在她的身体里先发生的，在那一口奶、那一次被抱起、那一晚被拍着背哄睡的时候；话是后来才赶到的。

很多人一辈子说不清自己欠了谁什么，原因就在这里：口子张开得太早，比语言还早。

◆ 三、嘴里的话是谁的

朵朵现在会说成千上万个词，每一个都是别人给的。

「妈妈」，是妈妈教的。「谢谢」，是桂芳按着她的头教的。「我才不稀罕」，是同桌教的。「对不起」，是老师教的，那天她被罚站，教得很用力。「自己来」，是楼下的大孩子传给周磊，周磊传下来，不知怎么就到了她嘴里。

没有一个词是她自己造的。

你不妨现在就想一想：你今天说过的话里，哪一句是你自己头一个说出口的？大概一句也没有。连那个「我」字，也是别人先对着你叫「你」，你才学会倒过来用。

可是话和米不一样。你拿走一斤米，米袋里就少了一斤；朵朵拿走一句话，奶奶嘴里还是那一句。所以人们觉得，拿话，不算欠。

本书不这样看。

你拿走的，不只是一句话的声音，是别人几十年磨出来的用法。「谢谢」放在什么时候说，说几遍，要不要看着对方的眼睛，这些都是一片织好的土。你一张口，就踩在这片土上。

土是别人织的。你的路，却是自己的。

朵朵第一次叫「奶奶」，是在一个下午。桂芳正蹲在地上择菜，朵朵扶着凳子站起来，含含糊糊喊了一声。桂芳手里的菜掉在地上，没捡。

那一声，是桂芳教了不知多少遍的。可那一刻，它是朵朵的。

这两样都对：声音是教来的，开口是她自己的。路是她自己走的，土是别人铺的。两样搭在一起，才有了那一声。

少了任何一样，都没有那一声。

◆ 四、一日三餐里的手

再看饭桌上那碗蛋羹。

那颗蛋是谁的？母鸡下的，养鸡的人喂的，运蛋的人装的车，菜市场里有人摆的摊，桂芳早上去买的。盐是另一些人晒出来的。灶上的火，管道里的气，也各有一群人。

一碗蛋羹背后，站着一长串朵朵一辈子也见不到的手。

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来向朵朵收账，也没有一个在等朵朵的一声谢谢。朵朵吃得很安心，甚至嫌蛋羹有点咸。

可是口张开了。

每一口饭下去，朵朵的身体就比刚才多了一点东西。那是改变，已经发生了。回写呢？要等很多年，要在别的什么地方，她把一点什么，写回给另一些什么人。这一口饭的回写，今晚到不了。

所以你看，人欠的并不只是父母。欠种粮的，欠运货的，欠教你认字的，欠修那条路的。越是日子过得顺，越看不见这些手。

看不见，不等于没有。看不见，只是口子张得很远，远到两端互相认不出来。

桂芳做了四十年小学会计，算账是她的本行。有一回她想把家里一年吃的东西逐样追到源头，追了一个晚上，追到第七样，追不下去了。

那一晚她对周磊说，日子是一条追不到头的线。

周磊笑她闲。可他自己上工地，用的水泥、钢筋、涂料，哪一样他追过？他只知道货到了，就开工。

追不到头，是因为口子一头连着一头。你追到哪一头，哪一头后面还有口。

◆ 五、「强了就不欠」

很多人听到这里，会有点不服。

他们说：小孩子才欠，大人不欠。人欠，是因为本事不够、做事不周到；只要自己够强，就能谁也不欠。这句话听上去很有骨气，不少人一辈子拿它当座右铭。

那就看看周磊。

周磊三十四岁，在一家装修公司做项目经理，一个人能调度十几个工人，每个月按时还房贷。前阵子，他刚刚把房贷还完。这样一个人，该算够强了吧?

偏偏就在这一年，他欠得比谁都多。他借了钱，帮一个朋友解燃眉之急；他接了一个大工地，靠别人垫料才开得了工；他晚上回家，朵朵的作业是桂芳在盯。

他最强的这些年，欠的人最多，欠的觉最多，欠的话最多。

你回头看看自己最强的那几年，大概也是这样。带团队，创业，养孩子，赶一个项目，哪一样不是靠着一大圈人撑起来的?

强，没有让欠变少。

再想想那个说「我谁也不欠」的人。他说这话的时候，穿着别人缝的衣服，用着别人写的字，讲着别人教的话，站在别人修的路上。他说得很响，是因为那些口子离他太远，他听不见。

这个谜，先留在这里，后面三章慢慢解。

◆ 六、先别急着说「天生依赖」

有人到这里会换一个说法：婴儿弱，所以一落地就欠；长大了强，欠就少了。

这个说法，本书不全反对。婴儿确实最先欠，也欠得最重。可它只回答了一半：它说得通朵朵，说不通周磊。三十四岁、路走得最稳最快的时候，欠为什么反而又涨起来了？

还有人会换一个更大的说法：人这个东西，生来就有亏欠，那是存在的底色。

这句话大，也省事，什么都装得下。可什么都装得下的话，也就什么都解释不了。为什么朵朵的欠和桂芳的欠不一样厚？为什么同一个周磊，今年和去年不一样？

这两种说法，第 41 章会请出它们各自的主人，逐一算账。现在只留一个记号：

一个说法，要是解释不了欠的多少为什么会涨落，它说的就还不是欠的来由。

这是本书给自己立的一把尺子。后面每一位近邻，都要放到这把尺子上量一量，本书自己的说法也一样。

◆ 七、三步，走了两步

回到朵朵手里的那把勺子。

把 123 原理走一遍。第一步，朵朵的路和她的土之间起了矛盾：她想自己吃，可是手上的力气、手眼的配合，这片土还没有织好。

第二步，矛盾推着形状改变：她从「被喂的孩子」变成了「抢勺子的孩子」，嘴里多了一句话。

第三步，改变要回写到路和土上。她的手得练到真稳，饭得真能送到嘴里，那句话得被奶奶接下，变成这个家里的规矩。

这一步，今晚到不了。

她果然洒了。蛋羹落在衣服上，也落在桌上。桂芳站起来拿抹布。

走了两步，第三步没到。口张着。

这就是欠。它不是朵朵做错了什么，也不是桂芳多付出了什么。它是一次发生走到了半路。

你看这一桌子里，没有一个人在记账。朵朵不觉得自己欠，桂芳不觉得自己被欠。口子却实实在在张着，拉着两头：一头是要把手练稳的孩子，一头是要把手慢慢放开的奶奶。

拉力是有的，只是不叫「债」。

再往远处看一步。朵朵长到十八岁，手稳了，话也会说了，这片土就一层一层沉下去了。到那时，今晚这个口子才算合上。可是等那天到了，她已经走到别的路上，新的口子又张开了。

这就是后面几章要讲的事：第三步总会到，可它从来不是和前两步同时到的。

◆ 八、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周日晚上。

桂芳没有把勺子抢回来。她把抹布递到朵朵手里，说：「擦干净。」朵朵一边擦，一边把嘴里那句话又说了一遍：「我自己来。」

声音比刚才小，也稳了一点。

睡前，桂芳照旧翻开账本，在这一天底下停了一会儿。笔悬在纸上，不知道写什么。蛋羹、抹布、那句「我自己来」，哪一样都没有格子。

她最后什么也没写，合上了本子。账本合上了，口子没有合。她心里是知道的。

这一擦，口子没有合上，可是动了。朵朵多了一点点手上的稳，桂芳多了一点点放手的底气。这是回写的第一小批，很小，很碎。

明天能试：留心孩子嘴里冒出的一句新话，问一问自己，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不用查出结果，问一问就够。你会发现，一个孩子的嘴，是一条别人早就挖好的河道。

带 走 的 话

孩子嘴里的每一句话，都是别人先铺好的路；她一开口，口子就已经张开了。

小　账

第三步到了没有：没有。朵朵的手、那句话、这个家的规矩，都还在往下沉，只回写了擦桌子这一小批。

封死了，还是接下去了：接下去了。桂芳没有抢回勺子，也没有说「我白喂你了」，口子留着，没有定价。

想 一 想

1. 你今天说过的话里，哪一句是从某个具体的人那里学来的？你还记得是谁吗？
2. 你一天三顿饭里，有多少样东西，你说不出是谁做的？

◆

38

第38章

回写总比改变晚一步

◆ 一、交房那天

周磊带的一个工地，上个月交房。

那天下午，最后一桶漆刷完，工人收了工，周磊一个人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墙是白的，地是亮的，插座都通了电。三个月前，这里是一间毛坯房，只有水泥和钢筋。

房子变了。这一下，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谁也拿不走。

可是钱呢？尾款要等业主验收，验收要等十天，业主满意不满意，要住进去以后才知道。口碑呢？更慢，要等业主跟邻居说，邻居再来问，那是半年以后的事。

房子是一下变的，认可是一圈一圈回来的。

周磊站在客厅里，心里既踏实又悬着。踏实，是因为活干完了；悬着，是因为他知道，这件事的另一半，还在路上。

你大概也有过这种心情。考试交了卷，等成绩；稿子发了出去，等回话；孩子送进了学校，等一个学期过去。事情做完了，你却不能说它完了。

周磊的师傅，一位干了三十年的老木工，对这种心情有一句土话：「活是手上的，名是后头的。」意思是活干得再漂亮，手一松它就成了过去，名声却要等别人替你说。

这句话周磊听了十几年，那天在客厅里才真的懂了。

这一章，就讲这个「悬着」。

◆ 二、改变是一下，回写要一圈

先把话说得准一点。

改变，指的是形状变了：毛坯房成了新房，朵朵从被喂的孩子成了抢勺子的孩子。它可以很快，一声「叮」就算数。

回写，指的是改变回头落到路和土上。周磊的手艺因此有了名声，公司的口碑因此厚了一层，业主的日子因此有了依靠。下一次接活时，别人对他的信，多了一分。

回写不是一下的事。它是一圈：从改变出发，绕过别人的眼睛，别人的手，别人的日子，绕过一段时间，才回到起点。

改变像扔石头。回写像等水面平下来。

石头入水只要一下。水面的波纹，要一圈一圈荡出去，碰到岸再荡回来，才算一轮。你扔下石头的那一刻，波纹还没有开始荡。

这个次序，没有哪一个人能改。

你可以拿身边的事试一试。种下一棵树，种的那一天树就在了，可它的荫凉要等很多年。谈成一笔生意，签字那天生意就成了，可它的利和损要等一个季度。说出一句重话，说出口那一秒伤就在了，可它在对方心里落成什么，你要等对方下一次见到你。

哪一件，都是前面一下，后面一圈。

◆ 三、要写回去的东西，得先有

为什么回写一定晚？有人会说，是因为大家做事慢，拖沓。

不是。再勤快的人也一样。

道理很朴素：回写写的是「已经变了的东西」。没有改变，就没有东西可写。就像你要记账，得先有这笔账。账是后面记的，事是前面发生的，这个先后，不由人的脾气定，由事情本身的构造定。

所以你说「回写晚」，不是在埋怨回写不用心。你是在说：回写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在后面」三个字。

这一点要看牢，因为后面整本书的判断，都从这里推出来。

第 3 章讲过，123 原理的三步是：矛盾，改变，回写。第三步写的是第二步的东西，所以第三步必在第二步之后。哪怕只隔一瞬，也是在后。

把这一瞬放大，就是欠。

打个比方。你给远方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信写完、封好、投进邮筒，你这边的事做完了，这是改变。朋友拆开信、读完、回信，你收到，这才是回写。

不管邮递员多快，信一定得先写出来，朋友才能读到。你不会说，朋友回信是在拖你，更不会说你写得太早。

邮路上的那几天，是信自己带着的。有人嫌慢，可没有那几天，信就到不了。

◆ 四、朵朵的第一声「谢谢」

再看朵朵。

桂芳教她说「谢谢」，教了半年。有一天，邻居阿姨递给她一颗糖，她接过来，小声说了一句：「谢谢。」

阿姨笑了，桂芳也笑了。

这一声，是改变：朵朵成了一个会说谢谢的孩子，在这个楼道里，这是一个新的样子。

可是回写呢？这一声要落到哪里去？落到她的习惯上，要她下一次、下下一次都记得说；落到阿姨对她的看法上，阿姨要把她记成「有礼貌的孩子」；落到她和阿姨以后的往来上，下回见面，阿姨多递一颗糖。

这些，没有一样当场发生。

第二天，朵朵就忘了。第三天，在电梯里碰见阿姨，她低着头没吭声。桂芳在旁边轻轻碰了她一下：「说什么？」

朵朵这才又说了一遍。

你看，改变是那一声，一下就有了；回写是那个习惯，要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才沉得下去。每一次忘，每一次被提醒，都是回写在走它的圈。

一个八岁孩子的一声谢谢，走完整个圈，要几个月。

◆ 五、一件事，三种快慢

周磊交房这一件事，回写其实不是一批到的，是分三批，快慢各不相同。

最快的一批是钱。验收过了，尾款到账，十天上下的事。钱回写到的是土：公司的流水宽了，下个月给工人发工资有了底。

慢一些的是口碑。业主在小区群里夸一句，邻居记住了，过几个月有人打电话来问。口碑回写到的是形状：周磊在这一片，成了「那个靠谱的项目经理」。

最慢的是手艺。这个工地上他试了一种新的防水做法，成不成，要等一个雨季过去才知道。手艺回写到的是路：他下一次再做，怎么做，从这里改。

三批回写，三种时差，一个人手里同时攥着。

你看，同样是「还没回来」，有的日子数得出，有的日子数不出。所以人心里的那种「悬着」，常常说不清究竟悬的是哪一样。周磊有时睡不着，他说不上来是在等钱，还是在等雨季。

两样他都在等。

◆ 六、快手也晚

有人会说：我做事利索，一件事刚发生，我马上就回写。

周磊就是这样的人。他有个习惯，活一干完，当天晚上就写总结，第二天一早就发给业主和班组，当场就把话说开。他自己说，这叫「当日清」。

当日清，已经算很快了。

可是总结写得再快，也是在事后写的。业主读到总结，还是要隔一夜；班组照总结改手法，还是要隔下一个工地。快，只能把那个圈缩小，不能把圈变成点。

桂芳在小学管账的时候，年底结算是最忙的。她有个本事，别人要三天才对完的账，她一天就能对平。同事都说她手快。

可她自己知道，手再快，也得等各班把单据交上来才能对。单据是别人写的，写在她前面。她能快的，只是自己那一段，管不了前面那一段，更管不了账对平以后，有人拿着结果去做的事。

缩到最小，会怎样？

假如回写和改变同时发生，那就没有「之后」了：每一变，立刻被写回，路和土每一刻都合着。那样的话，你也就看不出什么变了。因为变，要靠和旧的对照才显出来；一落地就被抹平，对照不起来。

没有对照，就没有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路。

所以「同时」不是一种更好的状态，它是一种什么也不发生的状态。

回写晚一步，不是发生的毛病，是发生的条件。

◆ 七、时差里站着两头

这个时差里，站着两头。

一头是改变已经发生的那一边：周磊把房子做好了。另一头是回写要去的那一边：业主、公司、他自己以后的路。时差，就横在这两头之间。

当两头都被看见，这个时差，就被人叫做「欠」。

第 20 章讲过，口子是被照出来的。电梯里那一笑，老张和你都看见了，那个悬着的东西才成了口。这里的道理一样：时差本来就在，只是大多数时候没有人看。

周磊交房那天，业主在客厅里转了一圈，说：「做得真好，改天请你们吃饭。」

那一句，就是口子被照出来了。

业主欠了一顿饭；周磊欠了一个把活做得更好的承诺；工人们欠了周磊一个下次接着干。每个人都被卡在时差里的某个位置，谁都没有错，谁都没有拖。

时差把他们拉到一起，又悬着他们。

那顿饭后来请没请？请了，是三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业主带着全家，周磊带着两个老工人，在小区外面的小馆子里坐了一桌。

席上没人提账。业主的孩子和朵朵一般大，两个小孩在桌子底下玩。散的时候业主说，下回他弟弟家装房，还找周磊。

饭吃完了，口子没合。它换了个样子，往下走了一步。

◆ 八、时差不是毛病

既然是时差，能不能想办法拉平？

有人试过。办法很多：预付，预支，先收钱后做事，先做事后补手续。可你细看，每一种办法，都是把时差从这一头挪到那一头。

先收了钱，客户那一头就欠了你一个把活做好；先把活做了，你这一头就欠着钱。拉平，只是换了谁来欠。

信用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广告词说「先享后付」，把回写往后推，把改变往前挪。你今天多了一个新手机，这是改变，当天到手；回写（也就是还款），分十二期慢慢写。时差没有消失，变成了十二个月的账单。

也有人想靠「提前想清楚」来消灭时差。提前想，当然有用，可那只是在改变发生之前，先在脑子里走了一遍。脑子里的那一遍不是真走。真走一遍，还是有真走的时差。

所以不要把时差当毛病去修。它不是机器坏了，是机器本来的转法。

你能做的，只是让回写到得尽量顺。这是后面第九编的事。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周桂芳的账本。

她记了四十年人情，翻开那些本子，每一笔都有两栏：一栏是日子，一栏是数目。送礼的日子，回礼的日子。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日子之间的空，正是她一生里最长的东西。

那天夜里，她把最老的一本翻出来，一页页看。有的人情，送出去是三十多年前，回礼是十一年以后。十一年。这一笔，她当时没当回事，现在看，两头都还牵着。

她忽然明白：账本上记下的，全是回写到了的。真正没记的，是从改变发生到回写到来之间的那一长段空。

她又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在老家织过一件毛衣，说是给她出嫁时穿。毛衣织好那天，她还没有对象。毛衣放进箱子，一放就是十几年。

那件毛衣，改变早就发生了；回写，等到她真的出嫁那天，才算到。

箱子里的那十几年，不是白放的。口张着，拉着两头。母亲每年入冬都要把它拿出来晾一晾，什么也不说。

明天能试：下一次你觉得自己「欠着点什么」的时候，在纸上画两栏，左边写「改变是哪一天发生的」，右边写「回写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到」。不用写数目。你会发现，让你心里发沉的，往往不是欠了多少，是中间的那一段空，你一直在盯着它。

带走的话

回写写的是已经变了的东西，所以它一定在改变之后；这段空不是谁拖出来的，是发生本身带着的时差。

小　账

第三步到了没有：周磊的房子，改变到了，认可和口碑还在路上；朵朵的谢谢，一声到了，习惯还在沉。

封死了，还是接下去了：接下去了。业主说「改天请你们」，口子被照出来，没有被报成一个价。

想一想

1. 你手上现在有哪一件事，已经做完了，却还没等到它的回响？你是怎么熬那段空的？
2. 你有没有过「当场就清」的冲动？清了以后，那件事后来怎样了？

◆

39

第39章

路跑在土前面

◆ 一、借钱的那个晚上

周磊刚还完房贷的那个月，他把还款短信翻给桂芳看，说：「妈，总算清了。」

桂芳高兴，晚上多炒了两个菜。

菜还没吃完，周磊的手机响了。是他的老同学老魏，说话很急：老魏的店面租约到期，房东要涨价，他要么签下三年，要么走人，签约要先交一笔押金，三天内。老魏开不了口，是憋了一晚上才拨的电话。

周磊没想太久。他把筷子放下，说：「你要多少？」

老魏报了数。周磊说，我明天转给你。

挂了电话，桂芳没说话，只是看了他一眼。周磊低头扒饭，说：「他以前帮过我。」

这是他刚还完贷的第三天。身上一轻的感觉，只留了三天。

同一个月，公司又给了他一个大工地。工期紧，要垫料，他的班组人手不够，得请外面的师傅来顶。账上的钱，他自己也不富裕。

你看这个周磊：他最稳的时候，路却伸得最长。

这一章要问：这个「路伸得比土远」，是怎么回事？是哪两样东西在较劲，把欠推了出来？

◆ 二、两样东西，哪两样

先把话说准。

本书讲欠，一直在讲三样东西：形状、路、土。形状，是长出来的样子；路，是一串有先后、会修正的不同；土，是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

123 原理的第一步，是「路与土之间起了矛盾」。注意，是路和土，不是人和人，也不是人和世界。

周磊和老魏之间没有矛盾，他们是好朋友。周磊和工地之间也没有矛盾，他喜欢这份工作。矛盾在周磊自己身上：他想走的那条路，和他手里已有的那片土，对不上。

路想往前伸：借钱，接大单，做更大的事。土却在后面，那是他的存款、他的班组、他的觉、他的信用，还要一层一层地沉。

一个说的是「我要去那里」，一个说的是「我现在只有这些」。

两边较起劲来，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矛盾推着形状改变：他成了「肯借钱的朋友」「接得下大活的人」。第三步，改变要回写到他的路和土上：钱要收回来，班组要练出来，觉要补回来，信要攒起来。

第三步总晚。这两样一较劲，欠就出来了。

◆ 三、土是慢慢沉的

为什么土总在后面？

因为土是沉出来的。

你想想一块菜地。头一年，种几行菜，收了，把菜根和叶子翻进去；第二年，再种，再翻；十年下来，土变黑变松，肥力足了。这块地不是一天变好的，是一年一年沉下来的。

一个人的土也是这样。信用是一件件事攒的，手艺是一回回练的，朋友是一顿顿饭吃出来的，体力是一年年养的。这些东西，没有谁能一步买到。

桂芳教了朵朵半年，才教会一声谢谢。周磊带班组带了六年，才有几个愿意跟着他的老师傅。这些，都是土。

土的特点是：只能一层压一层，快不了。

土有一个更要紧的特点：它是缠在一起的。你的信用，和别人的信连着；你的手艺，和师父的手艺连着；你的觉，和家里的事连着。一个人不能单独把自己的土织厚，因为土从来不是他自己的一片，是他和旁人缠在一起的一整片。

这一点，下一章要接着讲。

放到朵朵身上看更清楚。她的识字量，是靠课本、老师、同桌一点点堆起来的；她的胆量，是靠桂芳在身后站着的那几十回堆起来的；她的耐心，到现在还只有一点点。这三样都是土，每一样都要日子。

没有哪一位家长能一夜之间，把孩子的土织到和她的路一样厚。

◆ 四、路是一步跨出去的

土慢，路却可以快。

路是试出来的。你可以今天决定换一份工作，明天就到新单位上班；可以一个冲动就报了名，一狠心就借了钱，一拍板就接了单。路这一边，一步就能跨出一大截。

朵朵一落地，路就开了。她睁眼，看，听，抓，哭，吃，一落地就在往前走。可她的土有多少？一点也没有。手不稳，眼不准，话不会说，连昼夜都分不清。

这么薄的土，托着这么快的路，所以婴儿欠得最重。

注意，这个重，不是因为婴儿弱。弱，是土薄的另一种说法。真正在起作用的，是路和土之间的距离。

你把这个距离放到周磊身上，道理一样。他的路伸出去一大截，土还留在原地，二者之间有一个空，这个空，就是他要借别人的土来填的。

路越长，空越大。

所以才有那句看起来奇怪的话：一个人越敢往前走，他欠得越多。不是因为他做得不好，恰恰因为他做得大。

◆ 五、借来的土

那个空，周磊怎么填？

他借。借老魏的信，借朋友的钱，借外面师傅的手艺，借桂芳半夜起来给朵朵盖被子的觉。

借来的土，有一个特点：它不是你自己沉下来的，是别人织好的，你踩上去就能走。踩上去的那一刻，路通了，可是土是别人的。

别人的土，你用一天，就欠一天。

周磊借来的外请师傅，姓吴，五十多岁，在这行干了三十年，一双手稳得很。吴师傅进场的第一天，就把周磊班组里两个年轻人带得不一样了：怎样看水平，怎样收边，怎样让一面墙过十年不裂。

这些，是吴师傅三十年沉下去的土。周磊借了他十几天，工期赶上了，口碑也有了。吴师傅走的时候，周磊给他结了工钱，另外买了一条烟。

他心里知道，那条烟抵不了那十几天里学到的东西。这口子，没有合上。

这和第 2 章讲的「借」不一样。那里的借，是起头那一下，是一个口子刚开。这里说的借，是路一路走，一路在借；用了才发现，有的借了钱，有的借了人，有的借了觉，借了什么，自己都没数得清。

周磊那一阵，每个晚上都躺下得很晚。他数不清自己欠了多少人。老魏的押金，是钱；工地的老师傅，是手艺；桂芳盯朵朵作业，是觉。三样加在一起，他说，有点喘不过气。

他不是在算账，是在感觉。那是一个人的路跑到土前面去以后，背上那种被好多只手托着的重量。

这个重量，不是坏事。没有这些手托着，他的路根本走不出去。

◆ 六、路为什么非要往前伸

有人会问：路为什么不等一等土？等土织厚了再走，不是更稳吗？

问得有理。可你想想，路是什么。路是一串有先后的不同，是一次次试出来的。它不是预先画好的一条线，等你站稳了才开始走。你一试，路就有了；你不试，也就没有路。

而且路是被「差」拉着往前的。周磊看见老魏急，那就是一个差；看见业主要一间好房子，那又是一个差；看见朵朵作业本上的红叉，还是一个差。差一出现，路就想往那边伸。

差是不会等人的。你要是等土织厚了才走，差早换了一批。

桂芳年轻时在小学管账，曾有一年，学校要给每个班添一块黑板。她说，先攒够钱再做，等攒够了，学生已经毕业一茬了。校长说，先做，钱再想办法。结果黑板先挂上了，钱是后来一笔笔补的。

那几个月，学校欠了木匠，欠了油漆店。可是孩子们那一年，有了黑板。

路不等土，不是路的任性，是日子本来的样子。

◆ 七、同一个周磊，两个年份

把周磊拉回去几年，看一个对照。

三年前，周磊只做小活，一个人带两三个工人，不借钱，不接大单。那一年，他睡得很踏实，也没有多少人情要还。桂芳说，那阵子他脸色都好。

那一年，他的路走得慢，土跟得上，欠少。

后来他想往前走一步，接了大单，借了钱，招了人。那一年，他的路快了好几倍，土没跟上，欠一下子涨起来。

同一个周磊，同样的手，同样的心，前一年和后一年，欠的厚薄完全不同。

你说是本事变了吗？他的本事是涨了的。你说是为人变了吗？他对人还是那样。变的只有一样：路的速度。

这就是本书的核心线索。

欠的多少，不是看一个人强不强，也不是看他生下来弱不弱，是看他的路，这一段日子跑得比自己的土快了多少。

这一点，后面几章要一次次回来。

◆ 八、土织完了呢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问：那如果一个人把土织得足够厚，路不再跑到土前面，他是不是就谁也不欠了？

是的。

桂芳退休以后，就是这样。她每天早上去买菜，下午接朵朵，晚上记账。日子很稳，路和土贴在一起，几乎没有缝。她的欠，比周磊少得多。

她自己说过一句话，周磊听了半天没接：「退休以后，账本薄了。」

她说得很轻。可是你读得出里面有一点什么：账本薄了，是因为不欠了，也是因为不往前走了。路贴着土走，一天一天一模一样，日子是稳的，也是平的。

不欠，是真的。不发生，也是真的。

她那阵子最爱做的一件事，是把阳台上的几盆花换一换位置。哪盆晒得多，哪盆晒得少，她心里有数。花开了，她就拍一张照片，发给老家的姐姐。姐姐回一个笑脸。

这样的日子，每一天都踏实，每一天都和前一天长得差不多。

这不是说桂芳的日子不好。她的日子很好，很值得过。本书只是想让你看清楚：欠的多少，和路的快慢，是同一条线上的两个刻度。

你要少欠，就得慢一点；你要走远，就得欠。哪一边都不是错，只是不能两边都要全。

◆ 九、这不是「生来就有个洞」

这里要把一个容易走歪的地方封住。

有人读到「人必然会欠」，会顺手理解成：人生来就有一个洞，一个缺口，要拿一辈子去填。

不是这样。

那样的话，欠就成了一个固定的东西，大小不变，起点上就有，谁都一样。可本书讲的欠，是一个会涨落的量：路快了就涨，路慢了就落，土厚了就薄，土薄了就重。

它不是人身上的一个洞，是人在走路时，路和土之间那条缝的宽度。

洞是起点上的状态；缝是行进中的距离。洞可以不动，缝一定是随着走而变的。

这个区别，今天看着像抠字眼，到第 41 章你会看见它的分量：有两位近邻，恰恰把欠放在了「洞」里。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借钱的那个晚上。

挂了老魏的电话，周磊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桂芳端了一杯茶出来，放在栏杆上，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借过人家的钱。」

周磊转过头。

桂芳说：「那时候我也怕。可后来想，人家肯借，是看得起你。你走你的，别光想着还，想着往下怎么走。」

这句话没有讲道理，可它说中了。路要往前，土要借，借了就是欠；欠不可怕，可怕的是借了以后，把口子封成一笔死账。

明天能试：下一回你觉得自己「欠得太多、喘不过气」的时候，别急着问「我怎么这么没用」，先问一句：「我这一段，路是不是伸得比土远了？」如果是，那喘，说明你在往前走，不是你不行。

带走的话

欠不是起点上的洞，是路跑到土前面的那条缝；缝的宽度，跟着你走多快而变。

小　账

第三步到了没有：没有。周磊的钱、班组、觉、信，都还在慢慢沉；借来的土还在托着他走。

封死了，还是接下去了：接下去了。桂芳那句「想着往下怎么走」，把口子从「怎么还」转到了「怎么走」。

想一想

1. 你最近这一年里，路最快的一段是哪一段？那一段里，你借了谁的土？
2. 你有没有过「不欠，但也不走」的一段日子？那段日子，你喜欢吗？

◆

40

第40章

一个家、一个社会靠什么转

◆ 一、周家的饭桌

周家的饭桌是一张老式的折叠圆桌，平时收起一半，周日才打开。

周日晚上，三代人围着坐。桂芳给朵朵夹了一块鱼，朵朵转手夹给爸爸，说：「爸爸吃，你最近瘦了。」周磊愣了一下，把鱼放进嘴里。桂芳在旁边笑，没说话。

这一桌，没有一个人在算账。

可是你若把桌上的东西拆开，会发现满桌都是口子。桂芳每天接送朵朵，周磊没有这个时间；周磊每个月给桂芳一笔钱，桂芳推过两回，最后收下了，转头又给朵朵买了衣服；朵朵夹给爸爸的那块鱼，是她对「爸爸最近太累」的一点小小回写。

一个家，是靠这样一圈圈没合上的口子转的。

桂芳在这个家里的位置，其实就是几道口子交叉的地方。她管账，也管人；她记得谁家欠了谁的人情，也记得朵朵哪天要交美术课的钱。周磊有一回说，妈你是这个家的总账房。桂芳摇头：「我是个路口。」

她这个说法，比总账房准。账房是把口子合上的人，路口是让口子穿过去的地方。

这一章把镜头拉开：一个家、一个社会，到底是靠什么转起来的？欠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 二、一张桌上的几道口

先看这张桌子。

桂芳欠她自己的母亲。母亲在老家，年纪大了，桂芳一年只回去两回，每回待不了几天。这一道口，张了很多年，还在张。

周磊欠桂芳：欠她带孩子，欠她盯作业，欠她半夜里替他操的心。

桂芳欠周磊吗？也欠。他每个月给的那笔钱，她不想收，又不得不收，她心里欠着他一份孝心带来的体面。

朵朵欠这一家人：欠一口饭，欠一个床，欠一条被子。

可朵朵也被欠着。桂芳说过，有了朵朵，她的日子才有盼头，晚上回家的路才有一个等她的人。这是朵朵给桂芳的，朵朵自己不知道。

你看，欠不是单向的，也不是从上往下的。这张桌上，每个人都欠着每个人一点什么，也被每个人欠着一点什么。口子朝四面八方张。

周磊的妻子也在这张网里。她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回来还要给朵朵洗澡、讲故事。她没有说过自己欠了谁，可她在这个家里的口子，大概比谁都多：欠周磊一份理解，欠桂芳一份体谅，也被他们两个人欠着一份辛苦。

没有人去算这些账。算了也算不清，因为每一道口子的两头，各自带着不同的东西：有的是钱，有的是觉，有的是一句没说出口的谢谢。

◆ 三、拉力

这么多口子张着，会怎样？

它们会拉。

第 1 章说过，欠和缺不一样：缺是连第一步都没有，所以不拉人；欠是前两步到了，只差第三步，所以它拉着两头往下一步走。

桂芳明天要去接朵朵，不是因为谁规定，是因为那一头在拉。周磊周末要抽时间回家吃饭，也不是因为责任，是因为口子在那里。朵朵到了十几岁，会拉着奶奶的手去逛街，那是她这一头拉回来的。

一个家为什么黏在一起？不是因为血缘，也不是因为谁都对谁好。是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挂着几道还没合的口子，每道口子的另一头，都系在另一个人身上。

拉力是看不见的，走开了，才觉得它存在。你在家的时候，没有人觉得家有多重要；你出了远门，每过一个路口，心都会往回偏一下。那就是口子在拉。周磊出差一个星期，朵朵每天晚上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桂芳说：「下周三。」朵朵就去数日历。

她在数的，是一道口子的另一头。

周磊出差回来的那个晚上，朵朵已经睡了。他轻手轻脚推开她的房门，站了一会儿。桌上摊着她的作业本，最后一页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爸爸，下周三。」

他把那一页轻轻合上，没有吵醒她。口子没有合，可他走出房门的时候，脚步是轻的。

◆ 四、一粒米走过的路

再把镜头推远。

你面前这碗米饭，那粒米是怎么来的？

一个农民在春天把种子播下去。

他的种子，是上一年自己留的，也可能是种子公司卖的，种子公司的品种，是一批农业科学家几十年育出来的。灌溉的水，是水利工人修的渠送来的。收割的时候，有机器，机器是工厂造的。米装上车，司机开到粮站，粮站的人称重、入库。再然后是批发商，是菜场的摊主，是桂芳早上起个大早去买。

一粒米，经过几十个人的手。桂芳有一回随口说，她小时候在老家，吃一碗饭要先对着碗里的米看一眼，大人告诉她，每一粒都是人流着汗种出来的。她那时候觉得大人唠叨，现在才知道那是一种看口子的眼光。

一粒米，经过几十个人的手。这几十个人，没有一个当场收到朵朵的钱以外的任何回报。他们各自按各自的日子过，各自从自己的下游、上游那里，再接来一点什么。

没有谁和谁当场两清。

可是这个社会转得动。粮食到了，学校开了，路修了，医院开着。它靠的，恰恰是这样一层一层、一批一批、分摊开了的口子。

一个社会，是一张被无数条口子织起来的网，每个人身上挂着几十条，每条都不必当场合上。

◆ 五、公共的土

社会里有一类东西，特别能说明这一点：公共的土。

语言，是一片公共的土。你说话，用的是几千年里无数张嘴磨出来的词和句子。你不必付钱，没有人向你收账。

道路，是一片公共的土。你从家走到地铁站，踩的是一代人修、几代人养的路。

学校、规矩、历法、货币，都是。它们不是谁一个人的，也不是谁一个人织的。它们是一代一代人织厚的，现在的人借着走。

这样的土，有一个特点：越大的共同体，借得越多。一个小村子，借的是几口井、几条路；一个大国，借的是几千年的文字、几百年的制度。你生在哪一片土上，你就在借哪一片土的东西。

朵朵上学，那间教室是别人建的，那本课本是别人编的，那位老师是别人培养的。朵朵一个子儿没有付，她也不必付。

可是口子是有的。

朵朵更不会想到这些。她只觉得上学是应当的，教室是本来就在的。这就是公共的土最厉害的地方：用得越顺，越看不见。

这样的口子，是不能由朵朵一个人去合的。它只能一代一代往下传：朵朵长大以后，去修一条路，教一个学生，写一本书。那一天，她这一头的回写才算开始，可是回写的对象，已经不是当年那些人了。

◆ 六、有些口子，要靠制度替大家守着

口子一多，就有人替大家守着。

养老金是一个例子。年轻人上班，每个月交一笔，交的钱不是存进自己的小匣子，而是供给眼下的老人领。等他们老了，领的钱来自那时年轻人的口袋。这一笔，从第一天起就是一道跨代的口：我这一代欠上一代，下一代欠我这一代。没有哪一个人当场两清。

学校是另一个例子。税是另一个例子。一座桥，早先修的时候花了钱，现在的人过桥，不再付一遍，却在别处缴着别的税，去修别的桥。

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在替社会管着时差。每个人的改变和回写之间隔着几十年，不可能自己记账，于是由制度出面，把这一道道长口子接起来，让它不至于断。

制度的好坏，就看它是在守口子，还是在封口子。守口子的制度，让回写能一批一批到；封口子的制度，把口子定成一个数，只许原样还。这两样差别很大，第五编里你已经见过它们的坏样子。

桂芳在小学管了四十年账，她自己的话是：「账是管钱的，管不了人。」她说的是账的边。账能把一笔钱的来去管清楚，却管不了一个人受过的好。

◆ 七、回写不一定回给原来的人

这里有一个要紧的地方。

回写，不一定回给当初给你东西的那个人。

桂芳的母亲，对桂芳有养育之恩。桂芳能回给她的，是一年两次的探望，是电话里的几句话。可桂芳真正回写的，是对周磊、对朵朵。她把自己从母亲那里得来的，加了自己的东西，传下去了。

这是一种回写，它没有走回头路，而是向前绕了一圈。

社会也是这样。你受过一位老师的教导，这位老师多半已经退休，甚至去世了，你没办法回写给他。可你自己做了老师，教了别人，那一圈，就这样绕下去了。

这一点，第九编会专门讲。这里只记住：一个社会的口子，大部分不是回头合上的，是往前接上的。

要是每一道口子都必须回到原来那个人手里才算合，一个社会反而转不起来：谁也还不起上一代，上一代也不在了。

◆ 八、口子全合上，家会怎样

不妨设想一个相反的家。

这个家，规矩分明：每顿饭，每个人付自己的那份；每件事，帮完了当场结清；每份情，随时折算成钱。谁也不欠谁，账清清楚楚。

这样的家，会很公平，也会很安静。

可是你想想：桂芳还会半夜起来给朵朵盖被子吗？周磊还会周末赶回来吃饭吗？朵朵还会把鱼夹给爸爸吗？

不会。因为口子全合上了，拉力就没有了。没有拉力，人就不再被推向对方。每个人在自己的格子里，守着自己的一份。

第 16 章讲过那个记账软件的小区：公平感上升，往来变稀。这个家，是那个小区的缩小版。

你看，欠是一个家、一个社会转起来的发动机。它不是毛病，也不是负担，是推着人互相走近的那股劲。

把所有的口都合上，不会换来太平；换来的，是一个各过各的、不再有事发生的地方。

◆ 九、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日的饭桌上，饭吃到一半，朵朵忽然问：「奶奶，你小时候也有人给你夹菜吗？」

桂芳想了想，说：「有。你太外婆夹的。」

「那你有没有夹回去？」

桂芳筷子停了一下。她说：「夹过。可是夹得不够多。」

朵朵没听懂「不够多」是什么意思。她低头扒饭，又抬起头，说：「那我多夹点给你。」

她把一块鱼放进奶奶碗里。桂芳看着碗里的鱼，眼圈红了。

她没有说「够了」。她把鱼吃了。

明天能试：在你家里找一道「张着的口」，不是欠钱的那种，是欠一句话、欠一次陪伴、欠一个道歉的那种。别急着去合上它。先看一看，它的另一头系在谁身上。你会发现，你每天往家走的那股劲，有一部分，就是从这儿来的。

带走的话

一个家、一个社会，不是靠账清了才转，是靠一道道还张着的口，把人一头一头拉到一起。

小　账

第三步到了没有：大半没有。桂芳欠母亲的，朵朵欠全家的，社会欠上一代的，都还在往前接。

封死了，还是接下去了：接下去了。朵朵那块鱼，桂芳没说「够了」，口子留着，换了个方向往下传。

想一想

1. 你家里有没有一道「张了很多年」的口？它拉着你做过什么？
2. 如果你的家人突然把和你的所有账都算清，你会觉得轻松，还是觉得失落？

◆

41

第41章

四位近邻：昊天罔极、债的谱系、罪责、早产

◆ 一、饭桌上的四句话

那个周日，朵朵的语文作业有一道题：「我们为什么要感谢爸爸妈妈？」

她咬着笔头，吃饭的时候还在问。周磊说：「因为人生下来就欠。」桂芳放下碗，用她当年教书时背过的调子念了两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朵朵问：「后面呢？」桂芳想了一下，说：「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朵朵问：「昊天罔极是什么？」

「天那么大，报也报不完。」

这一桌上，其实已经坐了好几位老先生。人为什么一活着就欠，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人问。答案也不止一个。

这一章请出四位：一首近三千年前的诗，一位德国哲学家，另一位德国哲学家，一位动物学家。本书的规矩照旧：每一位，先把他说中的写足；再写本书多出的那一层。公道在前，分叉在后。

◆ 二、《蓼莪》说中的：恩比天大

《诗经·小雅》里有一首《蓼莪》。其中说，大意是：父亲生了我，母亲养了我；想报答这份恩德，它像天一样，没有边际（《诗经·小雅·蓼莪》）。

这首诗说中了三件事。

第一，欠在一落地的时候就有。诗里没有谁做错了什么，也没有谁要去还什么，只是一个人长大以后回头看，发现自己是被一双手托大的。这个看见，比一切道理都早。

第二，恩报不完，不是因为人不孝，是因为这件事没有「报完」可言。「罔极」两个字，就是没有尽头。后世很多人把报不完理解成愧疚，可诗里的口气是叹，是对一个太大的东西的敬。

第三，也是最重的一件：这首诗据说是孝子在不能终养父母时写的（《毛诗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核〕）。如果是这样，它唱的，正是口子的另一头已经不在了的那一刻。第三步永远到不了，回写再也无处可去。

一首诗，把这件事唱成了三千年来人人听得懂的话。

还有一处，更细：诗里没有一个数字。它不说恩值多少米多少布，只说像天。没有给恩定价，口子就一直是活的，一代一代的人读到它，各自拿自己的父母去对。

本书后面讲到「定价」会锁死口子，回头看，这首诗早就躲开了那个坑。本书对它，只有敬意。

◆ 三、《蓼莪》停下的地方

可是它停在了三个地方。

其一，它把欠固定在一个方向：子欠父母。第 40 章已经看过，周家的饭桌上，口子朝四面张。桂芳欠她母亲，也被朵朵欠着；周磊欠桂芳，也让桂芳的日子重新有了盼头。欠不只是朝上的。

其二，它把欠固定在一个量：无边，像天。无边的东西，不涨也不落。可是周磊三十四岁，欠比他二十几岁时重；桂芳退休以后，欠比她带孩子时轻。一个固定的「天」，解释不了这些涨落。

其三，也是本书最想问的一句：为什么恩会像天?

本书的回答是：父母养育孩子的那些年，正好是他们路跑得最快、土最薄的年头。桂芳生周磊那年，要工作，要带孩子，要伺候老人，她自己也在借别人的土：借亲戚的帮手，借邻居的米，借自己的觉。恩之所以大，不是它生来无边，是养育者的路，在那几年里跑到了自己土的前面。

所以《蓼莪》里的「罔极」，本书读作：那一段路，跑得太远了，远得没法用一次回写补上。

诗停下的地方，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恩这么大，大在哪里。

◆ 四、尼采说中的：欠是有历史的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1887）第二章里说，大意是：德语里的「罪责」（Schuld）这个词，是从「债务」（Schulden）长出来的；道德意识的老根，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人对祖先、对神的亏欠感，随着共同体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重。

这一段话，说中得很干脆。

头一件，他把看上去最内在、最神圣的东西，拉回到了最世俗的东西上。愧疚、罪感、亏欠，听起来是心里的大事，他却说：这些是从账上长出来的。这一刀下去，一大片装神弄鬼的话都站不住了。

第二件，他看见了欠有历史。欠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它会随着一个共同体的样子而变，强大起来，欠就加重。原文给了这个方向，本书认下。

第三件，他看见了欠会一路加码。据他的叙述，亏欠感越积越高，最后高到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还清，神就成了那个最大的债权人（《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章第 19—21 节〔核：大意〕）。

也就是说，在他那里，欠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是被一代一代堆起来的。这个看见，本书要向他学。

它还有一个用处：它让你敢于问，一个人此刻心里的亏欠感，有多少是真的口子，有多少是别人堆给他的数。桂芳年轻时听过的那句「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便属于后一种，这一层，第五编里已经拆过。

◆ 五、尼采停下的地方

可他停在了账上。

他把欠想成两个人之间的账：先有一个债权人，后有一个债务人，债务人亏欠债权人。这个想法，一落到周家的饭桌上就不灵了。桂芳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对她的母亲，她是债务人；对朵朵，她是债权人；对周磊，她两样都是。

本书的说法反过来：先有的是一个张开的口，债权人、债务人，是后来被这个口显出来的两头。口子先在，身份后到。

他说，欠随着共同体强大而加重。这一条，本书认，但要拆开看「强大」是什么。

一个共同体强大起来，意思是它的路在往前跑：养更多的人，做更大的事，借更远的土。路跑到土前面去了，欠就加重。不是「强」让欠重，是「跑」让欠重。一个强大却不再往前走的共同体，路贴着土，欠反而薄。他的说法推不出这一点。

还有一处，他认为欠主要是被刻进去的：为了让人记住承诺，要用疼来刻（《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章第 3 节〔核：大意〕）。欠是外面造出来的。

本书却说：不用谁来刻。只要一个人的路跑过了自己的土，欠就自己出来了。

◆ 六、海德格尔说中的：欠不是犯错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里，把「有罪责」（Schuldigsein）说成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结构。大意是：人被抛进一个不是自己奠定的根基里；他又只能在诸多可能里选一个，其余的必须放下。所以欠，不是做错了什么，是人这样存在着本身就带着的。

他说中的，至少有三处。

第一，他把「欠」从道德里捞了出来。没有人必须犯错才欠。你好端端地活着，也欠。这一点极准。第 37 章里的朵朵，没做错什么，口子也张开了。

第二，他把「强了就不欠」堵死了。在他那里，欠不是本事不够，所以不管你多强，都躲不掉。

第三，他看见欠和「选」有关：每走一条路，就是舍弃其余的路。路是窄的。这一条，和本书说的「路」暗暗相通。

还有一个词，极好：「不是自己奠定的根基」。这几乎就是本书说的借来的土。他在 1927 年就看见了那块土不是自己的。

◆ 七、海德格尔停下的地方

可是他把这一切，放进了「结构」里。

在他那里，欠是此在的存在结构。结构是一个起点上就摆好的东西，每个人一样，无涨无落。那么，周磊今年比去年欠得多，桂芳退休后比从前欠得少，朵朵的欠和周磊的欠不一样厚，这些他的说法都接不住。

更要紧的是，「存在本有亏欠」，恰恰是本书一开始就要避开的落点。它大，圆，什么都装得下，所以什么都不预测。

本书把同一个看见换了一个放法。

他说，根基不由自己奠定，所以人欠。本书说，根基不由自己奠定，只是土借来的；欠的多少，要看路跑得比借来的土快了多少。起点上，这个差最大；可是之后每走一步，缝宽缝窄，都跟着路变。

他看见了「选一舍其余」。本书多出的一步是：被舍弃的路，不是欠的来源。欠的来源，是被选中的那条路，跑得比它的土快。

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把「结构」换成「时差」，把「常数」换成「会涨落的量」。

还有一层公道要补。他讲「罪责」时，特意说那不是欠了谁的钱，也不是触犯了哪条规矩，这和本书一路要避开的「债主」「账本」的想法是一致的。本书讲欠，同样不设债主；口子的两头，是在欠里被显出来的。这一点，本书和他站在同一边。

◆ 八、波特曼说中的与停下的

波特曼是一位动物学家。他提出「生理性早产」：同其他高等哺乳动物相比，人类的婴儿大约早生了一年，一落地就得靠别人才活得下去（《人类学说的生物学片断》，1944〔核：大意〕）。

他说中的是一桩硬事实。欠在第一天就有，不靠感恩教育，也不靠谁说「你欠我」。朵朵还不知道什么叫谢，口子已经张开了。这是身体上的欠，比任何道理都早。第 37 章的开头，本书走的也是这条路。

可是他把欠放在了「弱」上，只看了土薄的那一边。

另一边是路。朵朵一落地，眼睛就在看，耳朵就在听，手就在抓，嘴就在学。她的路，一开始就跑得极快。薄土托着快路，所以婴儿欠得最重。重，不全是因为弱，是因为路和土之间的缝，一生里最宽。

这就带出一个分叉：他的说法预测，人越长越强，欠越来越少，到了成年、强壮的时候，欠就还清了。本书预测的是：成年之后，只要路再次往前伸，欠就会重新涨起来。周磊三十四岁借钱接大单，就是这个预测的样子。

本书同意婴儿欠得最重，不同意长大就还清。

◆ 九、一把尺子，量四位

回到第 37 章立下的那把尺子：一个说法，能不能解释欠的多少为什么会涨落？

《蓼莪》画的是一条平线，像天一样固定，不涨不落。尼采画的是一条随共同体强大往上走的线，有涨，可涨的原因看错了。海德格尔画的也是一条平线，每个人一样。波特曼画的是一条随年龄往下走的线，一生都在下坡。

本书画的，是一条上下起伏的线，起伏跟着路速。

四位近邻，每一位都说中了线上的某一段。诗说中了婴儿期的那个高点，尼采说中了「会涨」，海德格尔说中了「不由自己奠定」，波特曼说中了「起点最重」。可是四条线里，没有一条是起伏的。

起伏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同一个人的一生里，欠有高峰、有低谷，高峰不在起点，也不全在婴儿期，而在每一次路伸出去的时候。

这是只有本书的框架才推得出的曲线。后面的总账一章，会把它写成可以对质的话。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一桌。

周磊听桂芳念完两句诗，沉了一会儿，说：「那我现在这么累，是不是欠得更多了？」

桂芳笑了，说：「你是在往前走。」

朵朵在旁边把作业本翻开，写下了一行字：「因为爸爸妈妈和奶奶，把我养大了。」写完，她抬头问：「奶奶，那我以后要怎么还？」

桂芳想了想，说：「你好好走你自己的路。走好了，就是还。」

这句话不是《蓼莪》的话，也不是哪位哲学家的话。但它对准了一处：回写不一定回头，回写是带着差往前走。

明天能试：下回有人对你说「人生来就欠」，你不妨多问一句，欠是一个固定的数，还是一个跟着你走路快慢变的量。这一问，能把很多老话重新翻个面。

带 走 的 话

四位近邻都看见了欠的一段，可没人画出它的起伏；欠的多少，跟着路跑得多快而涨落。

小　账

第三步到了没有：没有。朵朵问的「怎么还」，答案还在她往后的路上。

封死了，还是接下去了：接下去了。桂芳那句「走好了就是还」，没有给口子定价，也没有要求原路回头。

想 一 想

1. 你听过的哪一句关于「恩」或「欠」的老话，你一直觉得对，却说不清为什么？它是画了一条平线，还是一条起伏的线？
2. 你的父母养你那些年，他们自己的路，是不是也跑在土的前面？

◆

42

第42章

本编总账：越在创造，欠得越多

◆ 一、年底的一张纸

年底的一个夜里，周磊把朵朵哄睡，回到客厅，在茶几上摊开一张白纸。

他想把这一年欠的东西列一列。桂芳在旁边织毛线，没吭声，只是看着。

他写了老魏的押金，写了工地上外请的师傅，写了一家建材店的赊账；写了桂芳盯朵朵作业的那些晚上，写了老婆替他扛的家务，写了自己亏的觉。写着写着，纸满了一半。

他又翻出前年的记事本，照着同样的法子，只写了三行。

他抬起头，对桂芳说：「妈，这一年，我欠得比前年多太多了。」

桂芳停下针，说：「你这一年做得也比前年多太多了。」

周磊愣了一下。这两句话，他从来没有放在一起想过。

这一章要做的，就是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把整个第七编的账，并排摆开，给一句总判断。

◆ 二、两张清单，并排放

先把这一编的账摆在桌上。左边是四位近邻加上一条老说法各自看见了什么；右边是本编收回了什么。

谁	他看见了	本编收回了
《蓼莪》	欠在一落地就有，恩像天一样报不完	把欠固定成朝上的一个量，无涨无落
尼采	欠有历史，会随着共同体加重	把加重归给「强」，把欠看成两个人之间的账
海德格尔	欠不是犯错，躲不掉，根基不由自己奠定	把欠放进存在的结构，当成一个不变的常数
波特曼	欠从第一天就有，婴儿欠得最重	只放在「弱」上，推出长大了就还清
老说法	人要少欠，就得把土织厚	说「强了就不欠」

看这张表要注意一件事：右边的每一格，都是在左边那一格的旁边收的。本书没有推翻谁，只是把他们各自看见的那一段，接到了一条会起伏的线上。

左边一列，是本书要向四位学的；右边一列，是本书要在他们停下的地方继续走的。

◆ 三、为什么是「收回」，不是「推翻」

你也许觉得，这张表读起来太客气了。

可这是事实。每一位说的那一段，本书都用上了。

《蓼莪》给了本书起点：欠在第一天就有。尼采给了本书时间：欠有历史，会变。海德格尔给了本书土：根基不由自己奠定，这就是借来的土。波特曼给了本书身体：口子最先张在身体上。

没有这四样，第 37 章写不出朵朵，第 39 章写不出那条缝。

本书收回的，只是每位身上同一种动作：把一条本该起伏的线，拉成了平线或斜线。《蓼莪》拉成了天，海德格尔拉成了结构，波特曼拉成了下坡，尼采把原因安错了地方。

四位各拉了一次，拉的方向不同，可都是在把一个会动的东西固定下来。

固定有它的好处：好记，好传，好唱。《蓼莪》能唱三千年，靠的就是它没有被拆成公式。本书不去拆那首诗，只在诗的旁边，补一条线。

◆ 四、本编的总判断

两张清单并排放，这一编的总判断是：

欠不生在起点上，生在路跑到土前面的那一段里：越在创造，欠得越多。

这句话，有两层。

前一半是说：欠的来由，不是人弱，不是人亏，不是人生来带着的洞，是路与土之间那条缝。路总想往前，土只能一层一层沉，回写又总在改变之后，这三样加在一起，缝就出来了。

后一半是说：缝的宽窄，跟着路速。路跑得越远，缝越宽。创造，就是路跑到前面去，所以越在创造，越欠。

这两层，缺一不可。只有前一半，你会觉得欠是一个坏消息；加上后一半，你会看出来，欠是路往前走的另一个名字。

◆ 五、两个同样强的人

怎样证明这句话和四位的说法不是同一回事？

本书给出一个局面。

想象两个人，同样三十多岁，同样的体力，同样的家底，同样的本事。甲守着一家老店，一天一天，一模一样。乙决定开一家分店，换一个行当，试一个别人没试过的做法。

问：谁欠得多？

《蓼莪》的回答：一样。恩是天，报不完，天不分谁守谁攻。海德格尔的回答：一样。欠是存在结构，每个人都一样。波特曼的回答：两个人都是成年强者，都近乎还清了。尼采的回答：两个人在同一个共同体里，一样重。

四位，推不出差别，或推出「一样」。

本书的回答是：乙欠得多。乙借的钱多，借的人多，借的觉多，口子多，口子拉得也远。多多少，要看乙的路比他的土快了多少。甲的路贴着土，欠薄，睡得好，往来也平。

这个预测有一个好处：它不需要谁去判断谁的人品、谁的运气。两个人的体力、家底、本事都写在明处，唯一不同的，是路的快慢。

周磊的同事老包，就是甲。他在公司里干了十二年，只带一个固定的班组，不接急活，不借钱，年年准点回家吃饭。老包睡得好，桂芳见过他一次，说他脸色比周磊好。老包对周磊说过一句：「你那样拼，不累吗？」

周磊说：「累。」

老包又说：「那图什么？」

周磊没答上来。他后来想，答案大概在那个新防水做法里，在那间交出去的房子里。老包的日子里，也有答案，只是那个答案叫安稳。

这是一个能放到日子里对质的预测。同一座城，同一个行业，同一批年纪的人，一个守店，一个开新；一年以后，数一数他们各自借出借入多少，欠了几份人情，欠了几个夜。〔待验：此为本书的预测，尚待对质〕

◆ 六、另外两个局面

第二个局面，看同一个人的一生。

波特曼的曲线，是一条随年龄往下走的线：婴儿欠最重，长大变轻，成年强壮时近乎还清。本书的曲线，是起伏的。

所以到了五十岁、六十岁，一个人若重新开一条新路，比如转行、创业、学一门新手艺，波特曼推出欠仍然很轻，本书推出欠重新涨起来。两边的预测，方向是反的。

桂芳六十一岁，退休已经几年。假如她明年决定办一个社区小课堂，教老人用手机记账，本书推出：她的账本会重新变厚。借场地，借人手，借时间，欠起来，睡得也会少一些。如果她只是照旧买菜、接孩子，账本就继续薄。

第三个局面，看一个共同体。

尼采推出，越强大的共同体，欠越重。本书推出，要看它是不是在往前跑：一个强大却守成的社区，欠反而薄；一个并不强大，却正拼命往前冲的小村子，比如全村凑钱修一条路，欠得很重，而且全村人都能感觉到。

强，不是尺子；跑，才是尺子。

这三个局面，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能放到真实的日子里去看，不必靠谁的立场。你可以拿你自己的亲戚、同事、街坊去对。

这三个局面，每一个都有至少一位近邻推出了相反的结果。它们是本书能说、四位说不出的。

◆ 七、这句话怎样才算错

一个判断，能被推翻，才配摆在这里。

如果有人找到足够多的情形：开新者和守成者借出借入、人情口子、亏的觉，没有分别，或者反过来，创造越多的人欠得越少；那么这一编的总判断就要收窄，改成「欠和创造有时同行」。

如果有人发现，成年人重新开一条新路时，欠并没有重新涨起来，波特曼那条下坡线就比本书的起伏线更对。

如果有人证明，在没有任何借入的情形下，一条新路也能跑出去，那么「路跑到土前面必借」这一环就断了。

这三条，本书都愿意被检验。检验的结果，会汇入后面的附录。

还有一处，本书自己承认。「欠的多少」目前只能侧面量：看往来的口子有几道，借入借出有多少，夜里睡得好不好。没有一把现成的尺。这是本书的弱处，也是邀请你来量的地方。

◆ 八、别读成「多欠才好」

这句总判断，有一种读法是错的，要先挡一下。

有人读到「越在创造，欠得越多」，会顺手得出：那就多欠吧，欠得越多，说明我越有出息。

不是这个意思。

欠多，是路往前走的结果，不是路往前走的办法。周磊那一年，欠得多，是因为他接了大活，借了钱，请了人；假如他什么活也没做成，只是到处赊账，那账再长，也只是一笔糊涂账，里面没有路。

而且欠一旦被定了价、被锁死，就会像第五编讲的那样，从感激变成躲，从躲变成怨。欠得多又锁得死的人，不是在创造，是在被压。

所以这一编的总判断，说的是一条线上的两个刻度：路速和缝宽。你可以看着缝宽去量路速，却不能为了显得路速高去故意把缝撑大。

至于缝怎样才不压人，那是第九编的事。这里先记住一句：欠多不是功劳，欠得有路，才是。

打个比方。一个人背着一袋米爬山，米越重，说明他想上的山越高；可要是他背的是一袋沙子，路却没有往上，重就只是重。重量本身不说明什么，要看它压在哪条路上。

◆ 九、谁也不欠，就是不再发生

回到周桂芳那一句：「退休以后，账本薄了。」

现在可以把这句话说完整了。

一个人若要真正做到谁也不欠，只有一条路：让路不再跑出土。路贴着土走，一步一步，每一步都踩在已经沉实的地上，没有借，没有赊，没有等。

这样的日子，安稳，清爽，可也是静止的。因为路若总是贴着土，就没有新的差，没有新的形状，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回写。回写没有可写的，发生也就停了。

第 12 章讲过：把口全补平，发生就停了。这里是同一个道理的另一面：谁也不欠，就是不再发生。

所以「谁也不欠谁」，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是一个静止的名字。你可以选择过那样的日子，它没有错；只是别以为，那样的日子里，还会有什么新东西长出来。

要新东西，就要欠。要欠，就要路跑得比土快。这是一笔不能赖掉的买卖。

◆ 十、放回日子里，并往下一编去

那天夜里，周磊把那张纸折了两折，放进抽屉，没有扔。

桂芳织完一行，说：「你把前年的那三行也留着。」

他问：「为什么？」

桂芳说：「过几年你拿出来对着看，就知道哪一年你在往前走。」

周磊点点头。

明天能试：找一张纸，左边写你这一年欠的，右边写你这一年做成的、开头的、试了的。别急着比，先看哪几行是并排的。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它们是一对。

欠既然是路往前走时留下的缝，下一个问题就来了：这条缝，是创造的绊脚石，还是创造自己的另一张脸？它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和幸福又有什么关系？这是第八编要回答的。

带 走 的 话

谁也不欠的日子，是路不再往前走的日子；你欠得多的那一年，常常也是你做成事最多的一年。

小　账

第三步到了没有：没有。周磊今年所有的口子，大半都还张着；前年的三行，倒是早合上了。

封死了，还是接下去了：接下去了。那张纸被折起来留着，没有被撕掉，也没有被当成一笔要清的账。

想 一 想

1. 你周围有没有一个「谁也不欠」的人？他的日子，是你羡慕的样子吗？
2. 你这一年欠得最多的那段时间，你同时也在做一件什么事？

◆

第　八　编

欠与创造、自由、幸福：口子走通的那一下

编　序

这一编问的是一件很多人心里都有的疑惑：欠，是拖累，还是动力？是幸福的反面，还是幸福的来路？

第 43 章从「还差一点」那种心说起，把「不欠才自由」「欠着才有奔头」「欠是不满足」三句常听的话摆上桌，各量一量。

第 44 章讲一个「我们」是怎样被几道没合上的口凝出来的。第 45 章讲新路为什么总是贴着约束裁出来的，而不是在一排现成的选项里挑出来的。第 46 章讲幸福落在哪一下。第 47 章请柏拉图、《佛遗教经》、吉田兼好和舒尔茨四位上桌，让每一位把说中的先说足。第 48 章把两张账并排结清。

这一编有一个反差：人人都想把欠清掉，好换来自由和幸福；可自由和幸福，偏偏长在口子没有被封死的地方。这一编的陪读人物，仍是周家三代：周桂芳的蓝皮账本，周磊的两毫米，朵朵的墨点和自行车，会一章章带着你走过去。

43

第43章

「还差一点」的那种心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五晚上十点，周磊还在一户人家的厨房里。

这是他们公司接的一套老房子翻新，明天业主就要来验收。周磊蹲在地上，拿手机的灯照着最下面那一排柜门。门和门之间的缝，左边宽，右边窄，差了大约两毫米。肉眼几乎看不出来，可他知道，业主的手一摸就会摸出来。

他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累，也不是急，是一种「还差一点」。

回到家已经十一点半。八岁的朵朵没睡，趴在地板上拼一幅五百块的拼图，拼到只剩最后一块，那一块的形状她已经看出来了，就在盒子底下压着。朵朵的脸红扑扑的，手都在抖。

她嘴里也在念：「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同样是「还差一点」，一个蹲在地上发愁，一个趴在地上发亮。

厨房里还亮着灯。周桂芳坐在桌边，面前摊着那本用了四十年的蓝皮账本。她刚算完一笔：儿子上个月借给朋友老何的那八千块，到今天还没有动静。她没打电话问，也没跟儿子提。她只是把那一页翻过来又翻回去。

她心里也是「还差一点」。可这一种，是堵的。

三个人，同一句话，三种心。

◆ 二、三句常听的话

先把几句常听的话摆在桌上。

第一句：无债一身轻。不欠才自由，不欠才踏实。老人爱说，年轻人也爱说，AA 制就是这句话的新版。

第二句：人得欠着点什么，才有奔头。缺什么，才会去造什么；什么都不缺的人，往往什么也不想做。

第三句：欠是幸福的反面。心里总觉得「还差一点」的人，永远不会满足，永远不会快活。

三句话互相顶着。第一句说欠是枷，第二句说欠是鞭，第三句说欠是毒。

它们不可能都对，可它们又都是有人活出来的。有人还清了房贷，夜里睡得香了；有人欠着一个没做完的活，早上自己就醒了；也有人什么都有了，心里还是缺着一块，怎么也填不满。

这三句话，周家一个晚上就凑齐了。桂芳说第一句，说得很坚决，她是还过大债的人。周磊说第二句，他手上的活，哪一个不是从「还差一点」做出来的。设计助理小林来家里送图纸，听见了，犹豫了半天，说了第三句：他自己毕业两年，每天都觉得自己还差一点，差得睡不好觉。

三个人没有一个在说假话。

本书不选边。本书要问：这三种人说的「欠」，是同一个东西吗？

答案要从周磊蹲着的那个厨房，朵朵趴着的那块地板，和周桂芳翻来覆去的那一页账说起。

◆ 三、第一句话对在哪儿

先说「无债一身轻」。

它对，而且对得很实在。周桂芳年轻时，家里欠过一笔钱，是给她父亲治病借的。那几年，她每次路过债主家的门口，都要把脚步放轻一点，好像脚步声也欠着人家。钱还清的那天，她一个人在河边坐了很久，回家的路上，觉得背上的东西没了。

这个轻，是真的。

用本书的话说：那笔欠，是一个张开了很久、始终合不上的口。口子悬着，两端都被吊着。借钱的人和出钱的人，一个看见对方就矮半截，一个看见对方就想起那笔钱。三步走了两步，第三步一直不来，这个悬，会一天天压在肩上。

所以「还清了，轻了」不假。

它对的条件是：那是一道被挂起来、怎么也等不到回写的口。把这样的口合上，哪怕是原样合上，也是一件松快事。

可是请注意，这句话只在这个条件里成立。把条件拿掉，把它说成「所以欠越少越好」，就会走到另一处：连那些并不压人、反而拉着人往前走的口，也一起封了。这一处，第 13 章到第 18 章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

◆ 四、第二句话对在哪儿

再说「欠着才有奔头」。

朵朵的拼图，是最好的例子。

她不是缺一块拼图。缺，是整盒东西里没有这一块，或者根本没有这盒拼图，那样她不会趴在地上。她是已经拼了四百九十九块，图案已经出来了，只差最后那个形状。前两步都到了：这块拼图和那块拼图碰在一起，碰出了形状；形状又推着她的手去找下一块。就差第三步，把最后一块按下去，一轮合拢。

这时候，她的手在抖，眼睛在亮。

这句话对在这里：有劲，是因为口子已经张开。一个什么都没开过口的人，没有什么可往下走的。

可它也有一处没说准。它把「欠着」和「缺着」当成了一回事。一个人真的什么也没有，连第一步都没有发生，他不会有奔头，只有空。第 2 章说过，缺是虚空，它不拉人。拉着朵朵的，是已经拼出来的四百九十九块。

所以更准的话是：有前两步垫着的欠，才有奔头。

◆ 五、第三句话对在哪儿

最后是「欠是幸福的反面」。

它说的是一种真实的苦。周桂芳翻账本时的那个堵，就是它。

她心里不是不想让儿子帮朋友，也不是舍不得那八千块。她是两头都不好开口：向老何要，怕伤了儿子的面子；不要，又怕这笔钱一直这样悬下去。口子张在那里，既不能合，也不能撑开，她夹在中间。

这种夹着的难受，的确让人一天天不快活。有人把它叫作焦虑，有人叫作心事。

这句话对在：有一种「还差一点」，的确是幸福的敌人。

不过它说错了的地方，也在这里：它把所有的「还差一点」都当成了这一种。朵朵的「差一点」就不是。她的口子也张着，可她看得见怎么合上；她这个差一点，是一股往前送的劲，不是一块往下压的石头。

同一句话里，有石头，也有劲。

◆ 六、一句话里的三种心

把周家这三个人放在一起，可以看出「还差一点」里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心。

第一种是悬着的。周桂芳的账本是这一种。前两步都到了，钱借出去了，朋友的难处也过去了一半，可第三步没有路：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什么时候回，回成什么样。口子张着，两头都够不着对方。这种心是沉的。

第二种是拉着的。朵朵的拼图是这一种。口子张着，而且手里有路，看得见下一步在哪里，只差把它走完。这种心是轻的，带着劲。

第三种是空着的。周磊蹲在厨房里的那一阵，其实一半是拉着的，一半有点空：两毫米的缝，到底要不要拆了重装？拆，晚上得熬通宵；不拆，明天业主可能摸不出来，可能摸得出来。他不确定这个差一点是真的口子，还是他自己的毛病。空着的时候，人不知道自己是缺，还是欠。

三种心，用一把尺就分得开：

第三步到得了到不了，两头有没有劲。

第三步看得见路，两头有劲，就是拉着，轻。第三步没有路，两头吊着，就是悬着，沉。连第一步都没有，就是空着，淡。

分开以后，「还差一点」就不再是一句笼统的话了。

也是分开以后，才看得出平时那些劝人的话，为什么常常不管用。

对悬着的人说「别想了」，没有用，他的口子就在那里，想不想它都张着。对拉着的人说「算了吧」，是把一股正要放出来的劲，从半路上掐断。对空着的人说「再加把劲」，是白白用力，他还没弄清楚自己有没有口子。

同一句「还差一点」，要分着听，才对得上药。

◆ 七、石头能变成劲吗

悬着的，能不能变成拉着的？

周桂芳的账本里就有现成的例子。

三十多年前，她单位的同事梁老师借过她两百块，那在当时是半个月的菜钱。梁老师一直没提还，她也一直没问。两个人在走廊里碰见，都会多说半句客气话，那半句，像一块垫在脚下的小石头。

后来有一天，梁老师的丈夫住院，桂芳去看，顺手拎了一袋橘子。梁老师拉着她的手，说了一句：「那两百块，我没忘。」

桂芳说：「我也没忘。你先管他。」

就这一句。这两百块没有还，可是它变了。从那以后，它不再是走廊里的那半句客气话，而成了两个人之间一条往前走的线：梁老师后来总惦记着桂芳家有没有人手不够，桂芳也总记得梁老师爱吃哪一口。

石头变成劲，靠的不是钱到了账，是第三步有了路。口子被两个人同时看见，又谁也没有把它定成一个数。

这个道理，第 28 章和第 49 章还要细讲。这里只记一件事：悬着和拉着之间，隔的是一条路，不是一笔钱。

◆ 八、换成本书的话

三句常听的话，本书各换一个说法。这是这一编后面五章要一章章做的事，这里先放一张草图。

本书把意义的运转归成三条规律，学名叫意义三律：特征律、自由律、幸福律。名字只出现这一次，后面一律用大白话。

第一条，欠把「我们」凝出来。一个「我们」不是先有一群人再去欠来欠去，而是几个人之间几道没合上的口，把人的路和土缠在了一起，缠到一定程度，才成了「我们」。（特征律）

第二条，新路是贴着欠裁出来的。自由不是在一排现成的选项里挑一个，也不是什么约束都没有；是一道口子摆在那里，路不得不绕着它走，绕出一条原来没有的路。（自由律）

第三条，幸福在那一下。劲攒起来，路转个弯，再放出来：口子走通一轮的那一下。可走通以后，又带着一点新的差，重新张开，劲又开始攒。（幸福律）

「无债一身轻」把第三条里的「放出来」当成了全部，结果把攒劲和转弯都扔了。「欠着才有奔头」只抓住了攒劲，没有说劲往哪里放。「欠是不满足」把攒劲时的那一阵绷，当成了一辈子的状态。

三句话各对一块，各丢一块。

◆ 九、放回日子里

那天夜里，周磊没有拆那排柜门。

他回到家，看见朵朵正好把最后一块按下去，满屋子都是她的叫声。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然后他拿起手机，给业主发了一条消息：「明天验收时，最下面一排柜门有两毫米的缝差，我想当面让您摸一摸，您看是接受，还是我们重装。」

发完，他突然觉得，那两毫米不再是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毛病了。口子被放到两个人面前，第三步有路了：要么对方说算了，要么他重装。无论哪一种，都比蹲在地上夜里自己琢磨好。

这是明天就能试的一件小事：

下次你心里冒出「还差一点」的时候，问自己一句：它是悬着的，拉着的，还是空着的？悬着的，找一条能让对方看见的路；拉着的，往下走；空着的，先看一看，到底是真有口子，还是只是慌。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走的话

「还差一点」里有石头，也有劲，分开它们的那把尺是：第三步有没有路，两头有没有劲。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没有。可朵朵的那一块看得见路，周桂芳的那八千块看不见。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周磊把两毫米的缝摆到了业主面前，是接下去；周桂芳把账本翻过来又翻回去，是还悬着。

想一想

1. 你最近一次心里冒出「还差一点」，是悬着的，拉着的，还是空着的？
2. 有没有一笔你一直没问、也没提的账，其实对方也在等你开口？

◆

44

第44章

欠把「我们」凝出来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桂芳住的那个小区，三单元有一个微信群，名字叫「三单元一家人」。

群里只有六家。整栋楼其实有一百多户，另一个大群两百多人，叫「业主交流群」，里面天天有人发通知、发团购、发吵架。可真正有人半夜敲门借把螺丝刀的，是那个六家的小群。

有一天晚上，桂芳盯着这两个群发呆。

她在想一件小事：这六家，是从什么时候起，不再只是「邻居」，而成了「我们」的？

大群里的人，她大半不认识。认识的，也只是点头。她同样不欠他们什么，他们也不欠她什么，干干净净，两清。

可小群里这五家，她说不清谁欠谁。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件事：一个「我们」，是怎么被几道没合上的口凝出来的。

◆ 二、一堆人不是一个「我们」

先把一个常见的想法放到一边。

常见的想法是：先有一群人，大家住在一起，天天见面，时间长了，就成了「我们」。

不过想一想，业主群里那两百多人，也是住在一起，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也不成「我们」。有的人住了十几年，连对门叫什么也不知道。

反过来，周磊公司里那几位水电师傅，平时各忙各的，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可一有活，大家就说「我们队」。

住得近不近、见得多不多，都不是关键。

那关键是什么？本书的说法是：一个「我们」，是几个人的路和土缠到一起，缠到再也分不开你我的一块东西。路是各人走的，土是各人站的；两个人本来各走各的路、各站各的土，什么时候缠上的？是在口子上缠上的。

一道口子张在两个人之间，对每一端来说，都是自己路上的一处没合上的地方。要想合上，路就得经过对方的土。路经过了对方的土，两边就缠上了一根线。

线多了，就缠成一团。

◆ 三、六家人是怎样缠上的

桂芳后来翻出了小群里最早的几条记录，想把这件事理一理。

起头是一场雨。那年夏天，一场暴雨把一楼老赵家的地下储藏间灌满了水。全楼的人都在往外抽，桂芳那天也端着盆去了。她那天在老赵家干了三个钟头，没有人说谢。

第二天，老赵拎了两条鱼来敲她的门。桂芳没收，说是顺手的事。老赵把鱼放下就走了。桂芳站在门口，鱼还在滴水。

这就是第一道口。

口子是怎么张开的？一，雨水灌进来，是矛盾；二，桂芳去帮忙，是改变，从此在老赵眼里，她成了一个「帮过我的人」；三，回写没到：老赵没有把这份帮忙原样还回去，桂芳也没接那两条鱼。

后来，桂芳家换煤气罐，老赵的儿子顺手扛上了楼。再后来，二楼的小梁媳妇生孩子，桂芳去送了一碗鸡汤，小梁媳妇满月后回了一篮子红鸡蛋，不是原样，是多出了半篮。再后来，三楼的老刘家要装防盗窗，周磊正好做装修，给了个成本价。

一道又一道，每一道都不大，也都没合严。

六家人的路，就这样一根线一根线地，缠在了一起。

◆ 四、缠到什么程度，算「我们」

可是线多了，就一定成「我们」吗？

不一定。有的邻里之间也有不少来往，只是你借我一回、我借你一回，借完就清，谁也不记。这样的来往也有线，不过线是一根一根的，抽出一根，另一根不受影响。

「我们」的缠，是另一种缠。

有几个小小的记号，可以让你自己看出来。

一个记号是：说起「我家的事」时，会不自觉地把对方也带上。桂芳有一回跟别人说「我们三单元冬至要包饺子」，说完才发现，自己口里的「我们」里有老赵、老刘、小梁他们五家，没有一个是她的亲戚。

另一个记号是：做决定时，会先想到对方。桂芳想换窗帘，第一个念头是「老赵家去年新换的，别撞色」；周磊给老刘家做防盗窗，不是想着赚多少，是想着「以后每天都要在楼道里碰面」。

还有一个记号是：别人说对方的不是，听着像在说自己。有人在大群里议论老赵爱占小便宜，桂芳当场就回了一句，回完自己都愣了一下。

这几个记号凑在一起，就是一个「我们」被凝出来了。

凝，是一锅粥慢慢结成了块。原来是六家人，各自的路、各自的土，混在一起，还说不清谁是谁；慢慢地，哪些线重、哪些线轻，哪几家挨得最近，渐渐有了形状。这个形状，就是「我们」。

◆ 五、一道口不够

一道口，成不了一个「我们」。

假设桂芳和老赵之间只有那一条鱼的往来，别的什么也没有。过两年，老赵搬走了，这道口也就慢慢冷了，两个人在路上见到，会说一声「哎，好久不见」，说完各走各的。

一根线，抽掉就抽掉了。

要成团，得有几根线互相绕着。老赵和桂芳有一根，老赵和老刘有一根，桂芳和小梁媳妇又有一根；老刘家的防盗窗是周磊做的，周磊和老赵的儿子又是篮球场上的熟脸。线和线交叉在一起，抽掉哪一根，别的还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比一对一的关系结实。

后来老赵的儿子在外地买了房，老两口真搬走了一年。三单元的小群还在，冬至还是那几家人在包饺子，只是多了一个视频窗口，老赵在窗口里喊：「给我留二十个。」

线多了，走了一个人，团还在。

这里面有一个很实在的道理：「我们」不是靠一个人撑着的，是靠很多道不大不小的口，互相兜着。

◆ 六、周磊的队伍

周磊的装修队，是另一个版本。

队里有一位老师傅，姓吴，做水电三十年。他本来是周磊从别的包工头手里「挖」来的，当时说好了日结，干完一天拿一天的钱，谁也不欠谁。头一年，老戴干得很规矩，也很客气，可是从不多说一句话。

转机是一次周转不开。有一回，周磊的公司等一笔工程款，迟迟不到，拖了老戴整整两个月的工钱。老戴没有走，也没有闹，只是每天照常来。

两个月后，钱发下来了。周磊多包了一个红包，说是「耽误您了」。老戴不收，周磊硬塞。老戴最后说了一句：「下回有大活，先想着我。」

这句话是关键。口子没有被钱封死，被一句话留住了：老戴的路里，多了一条「周磊有大活就先找他」；周磊的路里，也多了一条「有大活先想着老戴」。

两个人都没说谁欠谁，不过以后，只要有一个新项目，周磊想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他。队里别的师傅看着，也慢慢知道：这个队里有人是认得你的。

「我们队」就是这样凝出来的。

对照一下。外面雇来的临时工，日结日清，谁也不欠谁，每天来每天走。他们干得并不差，可是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们队」。

◆ 七、橡皮小队

孩子身上，这件事更容易看清。

朵朵上二年级。有一天她放学回来，一进门就说：「我们有一个橡皮小队。」

桂芳问怎么回事。朵朵比划了半天，大意是：开学第二周，她的橡皮用完了，同桌小米借了她一块。她说「明天还你」，第二天她忘了；第三天小米也没提；第四天，另外两个同学的笔袋里正好有半块橡皮，被朵朵「借」走了，说好一起用。

后来，五个孩子共用一个笔袋，里面有谁的橡皮、谁的尺子，已经分不清。

老师有一回在班上问：「这块橡皮是谁的？」

五个孩子齐声答：「我们的。」

桂芳听完，在心里笑了。她想：这就是一个「我们」，从一块没还的橡皮开始的。

要是小米当天就把橡皮要回去，两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是那块橡皮，借了、用了、没还、也没人讨，这个小小的口，把两个孩子的东西缠在了一起。

◆ 八、新来的人怎么进来

三单元去年夏天搬来一对小夫妻，住在五楼。

他们是从外地来的，在大公司上班，早出晚归。头一个月，楼道里碰见，点头，不说话。桂芳看在眼里，没有主动去敲门。

她知道，敲门送一碗汤，对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反而是一个负担：对方得马上想「该怎么回」。口子还没张开，就要被逼着合上。

是小夫妻自己，先开了一道口。有一天，五楼的姑娘下楼，拿着一根擀面杖，问桂芳：「阿姨，您家要是有擀面杖，能借我用一下吗？我想包饺子，家里没有。」

桂芳把擀面杖递给她。

姑娘用了两个星期才还回来。还的时候，擀面杖用报纸包着，上面还多放了一袋速冻水饺。桂芳说：「不用不用。」姑娘说：「您收下吧，我妈寄来的，我们吃不完。」

两个星期的拖延，没有人催；多出来的那一袋水饺，不是原样。这道口，被两边都留着。

下一个冬至，五楼的姑娘也被拉进了小群。

◆ 九、凝出来的，也会散

可「我们」不是铁打的。

桂芳的老同事们，退休后每年还聚一次。头些年，聚会很热闹，因为总有些旧事没了：谁当年替谁值过夜班，谁借过谁的自行车，谁在评职称那年帮过谁。聚会上，总有人举起杯子，说一句「当年要不是你」。

近几年，聚会冷下来了。最近一次，桂芳发现，该说的话都说完了，该还的也都还了，没有哪一桩是悬着的。大家吃完饭，互相道别，约好明年再聚，可明年约不约，大家心里都不太有底。

「我们」在慢慢变回一个一个的人。

这不是谁的错。是口子一道一道都合上了，线一根一根都抽出来了，凝出来的那一块，没有新的东西加进去，就慢慢松了。

另一种散，更值得小心：口子被定了价的「我们」。有人说「我这些年对你们这么好，你们怎么能……」，这一句话出口，原来那道口子就从「张着」变成了「钉着」，线变成了绳，绳变成了锁。这样的「我们」撑不了多久，只是外表看着紧。

所以，凝出来一个「我们」，靠的是口子在，线在，而且口子上还在长出新的线。

◆ 十、放回日子里

冬至那晚，三单元六家人在老赵家包饺子。

桂芳带了馅，老刘带了面，小梁媳妇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来凑热闹，周磊带着朵朵，也被拉来了。老赵一边擀皮一边说：「去年我欠了桂芳一条鱼，今年我再补两条。」

大家哈哈大笑。桂芳也笑，没说话。

她心里很清楚：那条鱼，她当年就没打算收。不过老赵一直记着，一年又一年地「欠」着，每次补一点，每次都不是原样。这个口子，从暴雨那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合上。

它就是这个「我们」的一根筋。

桂芳又补了一句：「别急着去和人家两清。」

明天能试一件小事：找一道你愿意留着的小口。借朋友一本书，别急着还；或者吃了邻居给的一碗东西，回的时候换成另一样、多放一点心思。别把它还成零。

带 走 的 话

一个「我们」，不是一堆人住在一起，是几道没合上的口把各人的路和土缠到了一起。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一道一道都没有合严，可每次回的时候都带了一点差，线才越缠越多。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暴雨那年的口，到今天还接着；同事聚会上的口，已经合光了。

想 一 想

1. 你生活里有一个「我们」吗？它是从哪一道口子开始凝出来的？
2. 如果有一天，这个「我们」里所有的口都合上了，你觉得它会变成什么？

◆

45

第45章

贴着欠，裁出一条新路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朵朵画了一张画，画的是自家楼下的那只流浪狗。

画到一半，她手一抖，一滴墨掉在了纸中间，晕开一大块，黑乎乎的，正好落在狗的肚子上。

朵朵愣了三秒，眼眶就红了。她抓起那张纸要揉，被周磊一把按住。

「等一下，」周磊说，「你先看看它像什么。」

朵朵吸着鼻子看。那一块墨，边缘毛毛的，一头大，一头小。

「像……一块云。」

「云可以长在狗肚子上吗？」

朵朵想了想，拿起笔，在墨团上添了两只耳朵，一条尾巴，又画了四条腿。几分钟后，那只流浪狗的肚子上，趴着一只黑色的小狗。

「它是狗妈妈，」朵朵说，「肚子里有小狗。」

那张画挂在了家里的墙上，是全屋最受夸的一张。

那一滴墨，是一道口子：画还没完成，纸已经被改了，而这一改，没法擦掉。可正是这道没法擦掉的约束，逼出了一条原本谁也想不到的路。

◆ 二、挑，和裁

「自由」这个词，平常有两种说法，常常混在一起。

第一种是挑。你走进一家餐厅，菜单上有三十道菜，你想吃哪个点哪个。选项越多，越自由；谁要是只给你两道菜，你就会觉得被管着。

第二种是裁。你打开冰箱，里面只剩半棵白菜、两个鸡蛋、一块没吃完的豆腐，菜市场已经关门了。你站在冰箱前想了半天，最后做出一道菜单上没有的东西。

这两种自由，在日子里都有。可它们不是一回事。

挑的自由，在一排现成的选项里，选出一个。选项是别人摆好的，你的自由，是在摆好的里面拿。

裁的自由，是面前只有一堆料和一道不能绕开的约束，你做出一个原来不存在的东西。选项是你做出来的，没有人替你摆过。

朵朵的墨点，是裁。冰箱里的半棵白菜，是裁。

本书说的自由，主要是第二种。它是创造，不是点菜。

◆ 三、「无债一身轻」想要的是哪一种

回头看那句老话：无债一身轻，不欠才自由。

它想要的自由，更像是把所有的约束都清空，什么都不欠，什么都不拦，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这是一张空白的纸。

问题是：面对一张空白的纸，人真的自由吗？

周磊带过一个刚毕业的设计助理，姓林。有一次他给小林一套空房子，说：「你随便设计，预算不限，风格不限，业主也没有意见。」

小林对着那间空房子，三天没交出图。

他后来跟周磊说：「师傅，什么都不限，我反而不知道该画什么。」

后来周磊换了个办法：「这套房子的客厅有一根柱子，拆不了。业主奶奶腿脚不好，所有的门槛都得是平的。你从这两条里想。」

小林第二天就交了一张图：他把那根柱子做成了一个带书架的转角，把平的门槛延成了一条贯穿全屋的浅色地线。

小林后来对周磊说，那是他第一次明白，「限制」这个词在设计里是个好词。

没有约束，路没有地方可拐。有了约束，路才有了方向。

所以「什么都不欠」的空白，不是自由的顶点，是路停下来的地方。

◆ 四、口子怎样裁出一条路

口子是怎样把路裁出来的?

回到那个三步走。矛盾已经发生，改变已经发生，第三步要回写到原来的路和土上。

这最后一句，是一道约束：回写不是想往哪儿写就往哪儿写，它必须写回那条已经走过的路，那片已经被改过的土。

朵朵的那滴墨，已经落在了狗肚子上，擦不掉；这是前两步。第三步要回写到这张画上：画要合拢。可是原来的那只狗，已经不可能完整了。路被堵住，只能拐弯。

拐出来的弯，就是新路。

周磊做装修，天天遇到这件事。老房子的墙里藏着一根不能动的承重梁，下水管的位置改不了，窗户的方向是固定的。新手觉得这些都是麻烦。老手知道，所有好设计，几乎都是从「改不了的那一处」长出来的。

约束越具体，路越有形状。

周磊讲过一个厨房。业主想要一个中岛台，不过下水管的位置动不了，偏偏在离墙两米的地方。新来的设计师想了三天，最后把中岛台的一端做成一排带靠背的矮凳，把那根管子包进了凳子下面的柜体里。业主后来说，这个厨房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岛台边上那排凳子。

那根动不了的管子，是整个设计的起点。

这话听上去有点反着，其实家里人都懂。一个只剩半袋面粉的晚上，桂芳能做出一锅疙瘩汤；冰箱塞满的时候，她反而不知道做什么。

用本书的话说：口子是一道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它不让你回到原样，也不让你绕过去。它把你的下一步，逼到一个很窄的地方。而窄处，才有出口。

◆ 五、周磊的那八千块

周桂芳还在翻她的账本，周磊的那八千块，悬了两个月。

这件事，如果放在「挑」的自由里，菜单上大概有这几道菜：开口要回来；干脆算了；再借一笔，让他周转起来。

三道菜，都是原样回写：把钱复位，或者把口子封死，或者让口子越拉越大。三道菜，都有人吃过，也都有人吃坏过。

周磊后来选的，不在菜单上。

他给老何打了个电话，没提钱，只说：「我们最近有一个小区的弱电改造，缺一个懂的人。你不是以前干过这个吗？周末有空来帮我看一眼？」

老何沉默了一阵，说：「行。」

周末老何来了，在工地上蹲了两天，把一个别人搞不定的网络布线问题理顺了。周磊给他的是当天的正常工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没有提那八千块。

老何走的时候说了一句：「磊子，那八千，我记着。」

周磊说：「我知道。慢慢来。」

那八千块还没有还。可口子的样子变了。以前它是一块石头，两个人都绕着走；现在它成了一条线，老何的手艺和周磊的活，通过这条线接上了。老何后来又来了几次，周磊后来又给他介绍了两家客户。钱，是在这个过程里，一点一点冲淡的。

这件事要老实说一句：它不保证成。老何也可能来了一次就不再来，周磊也可能等到最后，那八千块还是悬着。裁路不是魔术，只是把路从「一条」变成「好几条」。

可就算后来的路没有走通，也比三道菜里的哪一道，多留了一点余地。桂芳后来问儿子：「你就不怕他一直不还？」周磊想了想，说：「怕。可是我更怕他躲着我，躲到最后，连朋友也没了。」

这条路，是贴着那八千块裁出来的。没有那八千块，周磊不会想到给老何打这个电话；没有周磊的这个电话，老何手里的手艺，大概还在别人的工地上给别人做。

◆ 六、周桂芳的蓝皮本

桂芳的账本，也是这么一回事。

她退休那年，儿子问她：「妈，你接下来想干什么？」

菜单摆在那里：带孙女，每天接送；去跳广场舞；报一个老年大学，学书法或者唱歌；趁着腿脚还好，跟团去几个地方转转。

这些都是好选项，她都想过。

不过她最后做的，不在这张菜单上。她把那本蓝皮账本，换了一个用法。

账本里记了四十年的人情：谁家办过事，谁帮过谁，谁家孩子满月她随了多少。过去，这是一本「清算」用的东西，是她心里的一个秤。现在她开始用它做另一件事：找出那些「还悬着」的口子，看哪些可以、哪些值得再接起来。

她给社区里几位独居的老人，写了一张小纸条：「李婆婆，您去年冬天借我的那把伞，我一直没还，周六我拿来，顺便给您带点包子。」

一张小纸条，一点包子。几个月下来，社区里的老人们彼此认识了，有人开始互相借东西、互相带饭、互相陪着去医院。她没有办什么活动，没有发什么通知，只是顺着那些没合上的口子，一道一道把线接起来。

这是一条以前不存在的路，桂芳是顺着自己四十年的账本，一点一点裁出来的。

◆ 七、裁要有料，有尺

「裁」这个字，有两样东西不能少。

第一是料。没有料，裁不出东西。朵朵的墨团是料，冰箱里的半棵白菜是料，老何手里的手艺是料，桂芳四十年里攒下的那些人情是料。料是已经织好的土：先走了前两步，才有的东西。

第二是尺。没有尺，裁出来的东西没有形状。尺就是那道口子，它规定了这块料要裁成什么样才能把一轮合拢。

挑，不需要料，也不需要尺。菜单上摆好了，你只需要伸手。

所以一个人欠得多，料就多，尺也多，能裁出来的路就多。这和「越在创造，欠得越多」那句话（第 42 章）是同一回事的两面：路跑得越快，口子越多，可裁出来的新路也越多。

反过来，一个什么口子都没有的人，面前只有一张空白的纸。他可以挑很多选项，却几乎裁不出什么。

◆ 八、约束太紧，也不行

可是，约束不是越紧越好。

有一种约束，是口子被定了价。比如「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这句话把一个原本可以接下去的口子，钉成了一个只许原样还的数。原样还不了，也没有别的路。这样的约束，把路堵成一条死胡同。

第 25 章到第 28 章讲过它。这里只说它在自由上的后果：

一道定了价的口子，只给你一条路，就是原样回写。那不是尺，是枷。

好的约束是不定价的约束。它只规定一件事：第三步总要回到这条路和这片土上，至于怎么回、回成什么样、带多少差，不规定。

朵朵的墨点，就是不定价的。墨点只说「这里已经黑了」，没有说「你必须把它画成一只狗」。所以朵朵可以画成云，画成小狗，画成一个岛。

约束留了多少余地，决定了能裁出几条路。一点余地都不留，就是笼子；全部余地都给，就是空白；中间那一段，是自由。

◆ 九、放回日子里

那张挂在墙上的画，后来成了朵朵的一个习惯：只要纸上出现了什么「意外」，她就会先问：「它像什么？」

周桂芳也变了。她以前看见儿子借出去的钱，会先想「怎么要回来」。现在她会先想：「这道口子，里面有什么料？」

朵朵的墨点还挂在墙上，每次来客人，她都要介绍一遍：「这是狗妈妈，这是它肚子里的小狗。」说完，总要补一句：「本来是我画坏了的。」

这是明天能试的一件小事：

找一件你觉得「被卡住了」的事，别急着在几个选项里挑。先写下三句话。第一句：它已经发生了什么，擦不掉。第二句：它逼着接下去的，是哪一条路。第三句：我手里有什么料。

三句话写完，往往会冒出一个原来没想到的办法。

带 走 的 话

自由不是在现成的菜单里挑一道，是贴着擦不掉的那一处，把手里的料裁成一条原来没有的路。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墨点和八千块的口子都还没合，可路已经绕着它们拐出去了。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没有被定价的口子，接成了一条线；定了价的口子，只剩一条死路。

想 一 想

1. 你最近被卡住的一件事，擦不掉的是什么？你手里有什么料？
2. 你生活里有没有一道口子，是被某个人定了价，因此你只剩一条路？

◆

46

第46章

幸福在口子走通又重开的那一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小区里有一块空地，傍晚没什么人。

周磊给朵朵买了一辆新自行车，粉色，带两个小辅助轮。上个周末，他把辅助轮拆了。

朵朵扶着车把站了一分钟，脸色发白：「爸，我不骑了。」

「就试一次，」周磊说，「我扶着后座。」

他一只手抓着车后面的铁架，另一只手扶着朵朵的肩。朵朵蹬了两脚，车头左右乱晃，她整个人都绷着，两只手把车把攥得发白。

「别看地，看前面。」

「我看前面了。」

「再蹬。」

一圈，两圈，三圈。到第七圈，朵朵忽然发现，周围好像安静了。

她回头一看，爸爸站在二十米外的树底下，手里什么也没有。

她自己骑了过来，车轮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声音，风灌进袖子里。

她大喊了一声，不知道喊的什么。

那一下很短，短到来不及想。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一下。

◆ 二、先是劲攒起来

朵朵刚上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车往左倒，她往右扳；车往右倒，她又往左扳。她的手在使劲，腿在使劲，肩膀也在使劲，整个人像一根绷紧的弦。

这是一道口：车不会自己站住，这是矛盾；朵朵的手脚开始乱动，是改变，她的身体已经在改。不过回写还没到，她的身体还没有找到那个让车稳住的法子。

口子张着，劲就一点一点攒起来了。

攒劲的时候，人是不舒服的。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嘴里念叨「不行不行」。这是真的，没有办法绕过去。

「欠是幸福的反面」那句话，说的就是这一阵。它不是全错，攒劲的时候，确实没有幸福。

可是请注意，攒劲不是目的，它只是第一步。劲攒得越足，后面放出来的那一下，越有分量。

这里还有一件事，是旁人替不了的。周磊可以扶着后座，可以喊「看前面」，可以在树底下站着；他替不了朵朵攒这一阵劲。她手心里的汗，她膝盖里的软，都得她自己的身体去过一遍。别人能帮的，是把口子摆在对的地方；劲，只能自己攒。

这就是为什么新手学骑车最有收获的，往往是那些摔了三四次、膝盖破了皮的孩子，而不是一上来就能骑的孩子。

◆ 三、再是转个弯

劲攒到一定程度，要转个弯。

学过骑车的人都知道一个反直觉的诀窍：车往哪边倒，就往哪边拐。车往左倒，你不能往右扳，得顺着往左一点，车才会稳住。

朵朵花了三个下午才学会这一下。

之前，她一直在「对着干」：车往左，她往右。这是原样回写的路数，想把车扳回原来的位置。越扳，越晃。

直到周磊对她说：「它往哪边倒，你就跟它去一点点。」

朵朵半信半疑，试了一下，车头往倒的方向轻轻一送，整辆车忽然就直了。

那一下，叫转弯。路没有硬顶那道口子，而是绕着它走了半步。

转弯的那一下很短，也很容易被忽略。不过整条路最关键的一处，就在这里：用已经发生的事（车在倒），去修正已经发生的事（车在倒），不是把它抹掉。

这和第 45 章讲的「贴着欠裁路」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

◆ 四、然后是放出来

转了弯，劲就找到了出口。

朵朵的手不再僵硬，腿不再乱蹬，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托了起来。车往前滑，不再需要她用劲，她只需要看着前方。

这一刻，攒下来的劲，一下子放出来了。

她叫了一声，笑了，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车子晃了两下，居然还没倒。

有一点值得留意：朵朵在那一下里，没有想着「我现在幸福了」。她根本没空想。幸福是顺带来的，不是盯着它追来的。一个人越盯着幸福看，越抓不住，因为他把眼睛放在了结果上，没有放在那一路的劲上。

幸福就在这里。

不在她刚上车的时候，那时候她只有害怕；不在她后来停下来，爸爸夸她的时候，那是另一种高兴；也不在周末晚上她躺在床上回想的时候，那是回忆。

它就在车子自己往前走的那一下。

本书把这一下，叫作口子走通了一轮：矛盾、改变、回写，三步都到了，一个圈合拢了。劲攒起来，路转个弯，放出来。

幸福在那个「合拢」的瞬间里，不在合拢之前，也不在合拢之后。

◆ 五、接着又张开

可是故事没有在这里结束。

朵朵骑了一圈、两圈、三圈，然后她忽然说：「爸，我想试试拐弯。」

「拐弯？」

「那边有一条小路，我想从那里拐进去。」

周磊没有拦她。朵朵又摇摇晃晃地试了几次，拐了几回，摔了一次，膝盖擦破了一块皮，哭了一会儿，擦了药，又上了车。

这是下一道口：刚才走通的这一轮，已经让她的身体变了，她的路更宽了，土更厚了；而这个变化，立刻带来了新的矛盾：直线她会了，拐弯不会。新的口子，在旧的口子合拢的同时，张开了。

这叫带差回写。回写的时候，不是把一切复位，而是带着一点新的不同，种下下一轮的矛盾。

这一点，和「欠是幸福的反面」那句话的最后一个误会有关。说这句话的人，看见朵朵又在抱怨「还不会拐弯」，就以为她不满足。其实她正处在最好的状态里：上一轮刚走通，下一轮已经张开，劲在重新攒。那不是不满足，是日子在接着往下发生。

所以，幸福不是一次走通以后就一劳永逸的事。它是一次走通，又带着新的差重新张开，再走通，再张开。

如果每一次走通以后，口子都完全封死，再也没有新的差，那么这一次幸福，也就是最后一次。

◆ 六、三种轻

说到这里，可以把三种常被混在一起的「轻」分开了。

第一种轻，是松。周桂芳多年前还清父亲治病的那笔钱，回家路上觉得背上的东西没了，那就是松。松是一道悬着的口，终于合上了。它是真的，值得珍惜。但松不等于福：松是一块石头落地，是「不再难受」；它不带着劲，也没有新的路等在后面。

第二种轻，是淡。有的人什么口子也没有，什么也不想要，日子过得平平的，一点涟漪也没有。他不难受，也不特别高兴。这种轻，是口子根本没有张开过，或者张开了就被他自己合上了。这是「知足」的一种样子，有人从中得到了安宁，也有人觉得日子像一杯白开水。

第三种轻，是福。朵朵骑车的那一下。它既不是「不再难受」，也不是「什么也没有」，而是攒起来的劲找到了路，一下子放了出来。

桂芳自己就分得出这三种。还清旧债那天的轻，她管它叫「落了地」；退休后头半年什么事也没有的轻，她管它叫「飘着」；前些天李婆婆教她做面疙瘩、她第一次做成的那一下，她说：「这个才叫高兴。」

落了地、飘着、高兴，是她自己的词，也正好是松、淡、福。

三种轻，从外面看，都可能带着笑脸。分开它们，只要问一句：这个轻，后面有没有路？

松的后面是空地；淡的后面是平地；福的后面，是下一个坡。

◆ 七、为什么幸福存不住

有人想把幸福存起来。

存一张奖状，存一笔钱，存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存几张照片。这些东西都有用，也都是好东西。不过它们存的不是幸福，是幸福留下的痕迹。

幸福本身存不住，因为它只出现在口子走通的那一下。

朵朵上周骑车的那一刻，周磊录了一段视频。晚上看视频，朵朵笑得很开心，可是她说了一句：「怎么感觉没有当时那么好？」

周磊想了想，说：「因为当时有风。」

他说的不全对，可也不全错。视频里有画面有声音，没有那一阵从袖口灌进去的风，没有膝盖发软的感觉，没有「再蹬一下就倒」的那股害怕。那是整条路上攒起来的劲，视频里没有。

幸福依赖的是攒的那一路。没有那一路的劲，放出来的那一下，也就没有分量。

桂芳过生日那天，周磊买了一只不便宜的手镯，她收下，说好看，戴了两天就收进了抽屉。朵朵用了三个晚上给奶奶折了一只纸鹤，翅膀歪歪扭扭，奶奶把它放在了床头，一放就是很久。

手镯是现成的；纸鹤，是朵朵自己攒了三个晚上的劲，才折出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从别人那里直接拿来的快乐，总不如自己走出来的踏实。礼物可以很贵，不过那个口子不是你张开的，你没有攒劲，也没有转弯，所以放出来的那一下，也就浅了。

◆ 八、周磊交房那天

周磊交房的那天，是个周日。

业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士，一进门，先蹲下来，摸了摸最下面一排柜门的缝。周磊在后面站着，手心有点潮。

女士摸了一会儿，抬起头：「这里是不是有点差？」

「两毫米，」周磊说，「我昨天告诉过您。」

女士笑了：「你告诉我了，我反而不介意了。你要是没说，我今天摸出来，大概要不高兴。」

周磊也笑了。他那天晚上蹲在厨房里的那种「石头」，在这一刻变成了轻。不是因为缝被补上了，缝还在。是因为这道口子，被两个人看见了，也被两个人接住了。

这一轮合拢了。周磊那天回家的路上，哼了一路歌。

可是第二天一早，业主发来一条消息：「周师傅，阳台那一块，你能不能再看看，我想把它改成一个晒太阳的小角落？」

新的口子，又张开了。

周磊看着手机，笑了。他知道，这就是这一行的日子：一轮合拢，下一轮张开。

◆ 九、把「走通」记下来

周桂芳那阵子有了一个新习惯。

每天晚上睡觉前，她仍然会翻那本蓝皮账本。不过她不再只是翻「谁欠谁」的那几页，她在后面加了一页，叫「今天走通的」。

第一天，她写：「李婆婆的伞还了，包子送到了，她说下回教我做面疙瘩。」

第二天，她写：「周磊跟老何通了电话，老何周六还来。」

第三天，她写：「朵朵骑车，摔了，又上了。」

写了一个月，她发现，这一页比前面那几页都好翻。

她后来对周磊说：「我这辈子都在记谁欠谁，现在才明白，应该记的是什么口子走通了。」

周磊问：「那你以前记的呢？」

「也不全错，」她说，「那些是还张着的。现在我知道了，张着的，不一定是坏事；要紧的是，别让它们一直悬在那里。」

◆ 十、放回日子里

明天能试的一件小事：

晚上睡觉前，给自己十分钟，想一想今天有没有哪一件事「走通了一下」。可以很小：一个解了半天的难题，一句终于说出口的话，一顿做成了的饭。把它写下来。

然后再想一想，它有没有带出一个新的小口：今天走通的这一下，让你发现了什么新的「还差一点」？

别急着把新的口子也补平。让它留着。

带 走 的 话

幸福不在还清，也不在不欠，在劲攒起来、路转个弯、口子走通的那一下，以及它带着新的差重新张开的时候。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车自己往前滑的那一下，一轮合拢。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没有封死：合拢的同时，拐弯的新口子已经张开。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走通了一下」，是什么时候？那之前，你攒了多久的劲？
2. 你有没有哪一次幸福，是因为后面没有路了，反而觉得空？

◆

47

第47章

四位近邻：生于贫乏、知足、留缺、多巴胺

◆ 一、饭桌上的四句话

周日晚饭后，碗还没收，周磊在手机上翻一篇文章。

文章讲「欠」和「幸福」，里面引了四个人的话。他念给母亲听。

第一句，是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说的：爱神是贫乏和丰盈生的孩子，正因为欠着，才去追。

第二句，是佛经里的：知足的人，睡在地上也安乐；不知足的人，住在天堂里也不称心。

第三句，是一位日本隐士写的：凡事样样齐整反而不好，留一点没做完的，才有意趣，也才长久。

第四句，是一位神经科学家团队的发现：脑子里的某些神经细胞，对「意外的奖赏」放电，对「完全料到的奖赏」不怎么理睬。

周桂芳听完，擦着手说：「这四个人说的，怎么都对啊。」

周磊说：「对，所以才要一个一个看。」

这一章，就是一个一个看。顺序是：他说中了什么，写足；本书多出的那一层；两者在哪里分手。

◆ 二、柏拉图说中了什么

先说柏拉图。

在《会饮篇》里，苏格拉底转述一位叫第俄提玛的女祭司的话，大意是：爱神厄洛斯，是贫乏（Penia）和丰盈（Poros）的孩子。他出生那天，母亲贫乏趁着丰盈醉倒，和他睡在一起，才有了他。（《会饮篇》203b—e〔核〕）

所以厄洛斯一辈子都在两头之间：既不像神那样什么都有，也不像无知的人那样什么都不想要。他永远在追，永远在路上，永远处在有和无之间。

柏拉图说中了三件事，每一件都不小。

第一，创造不是从满里来的。一个什么都不缺的神，不会去追什么。他看到，追求、创造、爱，起头都带着一个「不够」。

第二，这个「不够」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是一个孩子——有生长、有脾气、有方向。不够是活的。

第三，他还说，厄洛斯追求的，最后是在美里「生育」，也就是创造出点什么来（《会饮篇》206b—e〔核〕）。追求的结果，是做出新东西。

这三条，本书一条一条都认。尤其是第一条：一个把所有的欠都补平的人，不会创造。第 12 章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

所以，「欠着才去创造」这句话，在柏拉图那里，早就有了一个很漂亮的版本。

这里要先替柏拉图说一句公道：《会饮篇》本是一场酒席，在座的人轮流发言赞美爱神，第俄提玛的这一段，是苏格拉底在席上转述的。柏拉图把「爱起于不够」这个看法，放进了一个有人说笑、有人醉倒的晚上，不是一句干巴巴的教条。

◆ 三、柏拉图停在哪里

可是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第一，他的厄洛斯有两个父母：一个是贫乏，一个是丰盈。不过日常人们记住的，常常只有贫乏那一半：「爱起于缺。」

本书想把另一半也拎起来。

贫乏，是什么都没有，用本书的话，是缺。缺是一片空地，它不拉任何人。真正把厄洛斯往前推的，是那个「丰盈」：他已经有了点什么，手里有料，路上有土。前两步到了，才有第三步可追。

所以厄洛斯是缺和欠的混血儿。柏拉图看到了混血，本书想把两种血分开：不是缺在拉，是欠在拉；欠里有丰盈的那一半。

第二，他让追求的终点，落在一个不变的东西上。爱的阶梯一级一级往上，最后看见「美本身」，永恒，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会饮篇》210a—211b〔核〕）。

那是一个封口：口子张开了一辈子，最后合上在一个不再变的东西里。一轮收尾，不再有新的差。

本书说的，是另一个方向：每一次合拢，都应该带着新的差重新张开。创造不是爬到顶，是一轮接一轮。

柏拉图停在了顶上。本书想从顶上再往下走一步。

◆ 四、《佛遗教经》说中了什么

再说《佛遗教经》。

经里的话，大意是：知足的人，哪怕躺在地上，也觉得安乐；不知足的人，哪怕住在天堂，也不觉得称心。（《佛遗教经》，鸠摩罗什译，一卷〔核〕）

这句话说中的，是人间最普通、也最折磨人的一件事：口子永远填不满。

周桂芳认识一个人，姓钱，开了一家小厂，生意一年比一年大。第一年想的是还清贷款，第二年想的是买一套大点的房，第三年想的是让孩子出国。每达到一个目标，他不是松一口气，而是立刻看到下一个更高的口子。

三十年过去，他坐拥好几套房子，夜里照旧睡不着。

这个人的苦，经里早说了：不知足者，天堂也不称意。

本书同意这句话说中了一件大事：很多人的不幸福，不是因为缺什么，是因为每一次补上，口子都立刻挪到了别处，永远在追。

也同意它的药方有道理：对一个已经被口子压得喘不过气的人，学会说「够了」，是一条真实的出路。周桂芳多年前坐在河边，也是靠一句「够了」才从那笔旧债里走出来的。

◆ 五、知足之后

可是，知足有两种。

一种是松口。一个人被一道悬了很久的口子压得难受，学会说「够了」，把这道口子放下。这样的知足，是把一块石头放下。放下以后，他可以去干别的。

另一种是封口。一个人什么口子都不想有了，路也不想跑了，土也不想动了，整个人收成一个圆。这样的知足，心里是平的，也是静的，不过静得有点像水。

两种知足，从外面看一样，从里面看差得远。

本书和《佛遗教经》分手的地方，就在这里：它的药，是让人不再觉得欠；本书的药，是让欠有路走完。

不觉得欠，是把口子的疼关掉；让欠有路走完，是让口子真的合上，而且合上以后还能再张开。

前者适合「口子悬着太久」的人，是救急。后者适合「想往前走」的人，是日常。

还有一点：知足的人，路不一定停。周磊不到三十五岁，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却是真的知足，一个月能回家吃几顿饭，朵朵会骑车了，母亲身体硬朗，这些他都觉得够了。可他还在接新活，还在带徒弟，还有一堆张着的口。

知足是对已有的满意，不是对前路的熄灭。把这两件事分开，经里的话和本书，就没有冲突了。

◆ 六、吉田兼好说中了什么

第三位是吉田兼好。

《徒然草》第八十二段，大意是：什么东西都齐齐整整，其实不好；留着一点没做完的，才有意趣，也让事物长久。他还说，听人讲，营造宫殿的时候，必定留一处不造完。（《徒然草》第八十二段〔核：大意〕）

他说中了一件很实在的事。

东西做到十全十美，下一步往哪里去？你到过那种什么都收拾得一丝不苟的房子吗？茶几上没有一点杂物，书架上的书按高矮排得整整齐齐，客厅静得像样板间。走进去，人反而不敢坐。

那就是一轮收尾，什么也不再发生。

他看到的，是完整的另一面：完整就是停下。留一处不造完，就是给下一步留口子。

周磊对这一点有体会。他做过一个活，业主非要什么都做满，每个角落都设计，每面墙都填满。三年后业主回头说：「家里没有一个能让孩子乱画的地方。」

兼好那句「留一处」，在这个故事里，是对的。

他同时也看到了一件事：留缺，不是偷懒，是一种能力。

◆ 七、兼好之后，留的得是真口子

可是，留缺有一个麻烦：留下的那一处，是真的口子，还是假的？

周磊做过一个反例。有一次，业主说：「我喜欢留白。」周磊就在客厅一面墙上，故意没刷漆，留了一块水泥原色的方块。业主很满意，说「这是设计」。

两年后回访，那块水泥方块还是水泥方块，没有人往上挂过一张画，没有人在上面贴过孩子的涂鸦，没有人想过它能变成什么。

它是一块缺，不是一道欠。

真口子，要有前两步：这面墙上已经发生了点什么，已经有了一个变化，一股推力，让下一步有了方向。它要有人能走进去：下一只手，下一个人，拿着一点新的东西，把它接着做下去。

只有这样的留，才是留口。

兼好留的那一处宫殿没造完，对造的人来说，是一个有活的口子：后来的工匠，会在这里放进自己的手艺。

所以本书和兼好的分手点，也是接着走的一步：留缺的手法要有，但留下的得是真口子，前两步已到，后面的人有路进来，回写时能带上新的差。

否则，留的只是个窟窿。

◆ 八、舒尔茨说中了什么

第四位，是舒尔茨和他的合作者。

1997 年，舒尔茨、达扬、蒙塔古在一篇论文里报告：中脑里的多巴胺神经元，编码的是「奖赏预测误差」。如果一份奖赏出乎意料，神经元就放电；如果奖赏完全在预料之中，神经元就不怎么反应。（《科学》杂志，1997 年第 275 卷，第 1593—1599 页〔核〕）

这件事，换成大白话是：脑子对「得到」本身不怎么敏感，对「比预想的多」很敏感。

这一条，是这四位里证据最硬的一条。它说中的东西，周桂芳早就知道：第一碗红烧肉最香，第十碗就不香了。家里的孩子，第一次得到某个玩具，高兴得睡不着觉；半个月后，玩具扔在墙角。

快感不在拿到的那一刻，在拿到之前那一段「还不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不欠才幸福」不对：一个什么都预料得到的人，他的脑子里，大概什么都不会响。

这里要小心一点。舒尔茨他们研究的是神经元如何给奖赏信号编码，并没有直接说这就是人的幸福。把它搬到日子里来读，是本书的一层解释，能不能这样外推，还要另外检验〔待验〕。

本书对这一条，是服气的。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人明明什么都有了，却觉得没意思。也解释了为什么「还差一点」那一阵，常常比「到手」那一下更有分量。

◆ 九、舒尔茨之后

不过，舒尔茨说的是一个信号，不是一道口子。

他说，意外的奖赏让神经元放电。那么问题来了：怎样才能保持「意外」？

最顺着这条路想的答案是：不断制造不确定。让回报来得忽有忽无，忽多忽少，别让人料到。这个办法有人早就用上了：老虎机，就是这样设计的。

可是，一个玩老虎机的人，真的幸福吗？

周桂芳的邻居里，就有这样一位。他整夜坐在机器前，每一次都在「差一点」，每一次都有一点意外；日子却越过越空。他的快感被一次次点着，他的路却一寸也没有往前走过。

这就是本书和舒尔茨的分手处。

本书说，口子要重新张开，靠的不是随机，而是带差回写：上一轮走通了，路变宽了，土变厚了，于是新的矛盾自然出现，这个差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不是掷骰子掷出来的。

随机带来的意外，不攒劲，不转弯，放出来的是一个空壳。带差带来的新口，有一路的劲攒着，有一个弯转着，放出来的才是福。

两者在神经元上，也许看起来很像；在日子里，一个把人掏空，一个把人带着走。这一点是本书的判断，待验；下一章给出一个可以去验的局面。

◆ 十、放回日子里：四条线并在一处

周桂芳听周磊一位一位讲完，沉默了一阵。

她说：「那就是说，柏拉图把头讲对了，佛经把中间讲对了，兼好把边上讲对了，那个科学家把里头讲对了。」

周磊笑了：「您这么说，比我写的还好。」

「不过每个人，」她又说，「都少了一块。」

对。柏拉图少了：口子要一轮接一轮，不是爬到顶；《佛遗教经》少了：不是关掉疼，是让口子走通；兼好少了：留的得是真口子，后面有人能走进来；舒尔茨少了：意外不是靠掷骰子，是靠路和土一起长出新差。

四位各说中一块，四块合起来，正好是第 43 章那三条常听的话，各自缺的那一角。

带走的话

四位近邻各自看见了欠的一面；他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口子要带着新的差，重新张开的那一步。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四位都看见了前两步，都没有谈到一轮合拢之后，怎样再张开。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柏拉图把它接到了永恒，佛经把它松开了，兼好把它留住了，舒尔茨把它记成了信号，只有本书让它一轮接一轮。

想一想

1. 四位里，哪一位的话最像你自己平时的想法？它在哪一处不够用？
2. 你生活里有没有一块「留白」，是真口子，还是一个没人走进去的窟窿？

◆

48

第48章

本编总账：同一份回报，原样回写耗尽快感，带差回写重新点着

◆ 一、回到饭桌

那天晚上，碗收完了，周桂芳把蓝皮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在「今天走通的」下面，写了一行：「听儿子讲了四个外国人和古人的话。」

她问周磊：「你们读书人，最后总要有个结论。这四个人的话加起来，你的结论是什么？」

周磊说：「要有结论，也得有账。」

这一章，就是这一编的账。先把六章的东西并排摆上桌，再下一句总判断，最后给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四位都推不出的局面。

◆ 二、两张清单并排

先是看见清单和收回清单。四位近邻，每一位看见了什么，停在了哪里：

近邻	他看见了	他停在了
柏拉图	创造起于「不够」；不够是活的，有方向	把「不够」当作缺，漏了已经走过的那两步；终点落在不再变的「美本身」，口子最后封在了永恒里
《佛遗教经》	口子永远填不满的苦；学会说「够了」是出路	把药开在「不再觉得欠」，没有问口子能不能走通，更没有问走通以后会怎样
吉田兼好	样样齐整就是停下；留一处不造完，事物才长久	只讲留，没有讲留的得是真口子：前两步已到，后面有人能走进去

近邻	他看见了	他停在了
舒尔茨	快感不在拿到，在「比预想的多」；完全料到的回报会沉默	把落差当成信号，只能靠「意外」来点着；没有区分随机的意外与带差的新口

他们都对，而且对得很实在。

对完了再并排一看，会发现一件事：四张「停在了」，其实是同一个缺口，从四个方向被看见。那个缺口就是：一轮合拢之后，口子怎样带着新的差重新张开。

四位各自把「欠」说成了不足、渴求、留白、落差。没有一位，把它说成一个循环缺了最后一步。

◆ 三、先把前五章的账过一遍

四位近邻说完，还要回头把前五章的账过一遍，免得总判断悬在空中。

第 43 章分开了三种「还差一点」：悬着的，拉着的，空着的。分开它们的尺，是第三步有没有路，两头有没有劲。

第 44 章讲了「我们」。一个「我们」不是一堆人，是几道没合上的口，把各人的路和土缠到一起；口多了，线绕着线，走掉一个人，团还在；口子全合光了，团就慢慢松。

第 45 章讲了自由。挑是在现成的菜单里拿，裁是用手里的料、沿着擦不掉的那一处，做出原来没有的东西。口子是尺，经历是料，没有口子，只有空白；口子被定了价，只有笼子。

第 46 章讲了幸福。劲攒起来，路转个弯，放出来，幸福就在口子走通的那一下，随即又带着差张开。松、淡、福是三种不同的轻。

第 47 章请来四位近邻：柏拉图说欠是创造的起头，《佛遗教经》说口子填不满的苦，吉田兼好说完整就是停，舒尔茨说快感在落差里。每一位都说中了，也都停在了一个地方。

这五章，其实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欠和创造、自由、幸福，到底是什么关系？答案是：欠是它们共同的来路，前提是口子能走通，也能重新张开。

◆ 四、把三句常听的话结账

回到第 43 章那三句话，现在可以结账了。

第一句：无债一身轻。它说中了悬着的口子压人，合上它会松。它收回的，是拉着的口子带劲，合了反而空。结论：松是真的，福不在松里。

第二句：欠着才有奔头。它说中了有口子才有劲，一个什么都没开过口的人，只有空白。它收回的，是「有前两步垫着的欠」和「什么都没有的缺」的区别。结论：奔头来自欠，不来自缺。

第三句：欠是幸福的反面。它说中了攒劲时的那一阵绷，悬着的口子的确是幸福的敌人。它收回的，是同一个「还差一点」里还有拉着的那一种。结论：口子的难受是真的，可它既不是幸福的敌人，也不是幸福的朋友，要看第三步有没有路。

三句话各对一块，各丢一块。丢的那一块，是同一块：口子的第三步，走通了没有。

用大白话再说一遍这一编的三条：

欠把「我们」凝出来：几个人的路和土，靠几道没合上的口缠在一起。新路是贴着欠裁出来的：自由是用手里的料，沿着擦不掉的那一处，裁出一条原来没

有的路。幸福在走通的那一下：劲攒起来，路转个弯，放出来；放出来的同时，又带着新的差重新张开。

◆ 五、本编的总判断

两张账摆在一起，这一编的总判断是：

欠既不是自由的枷，也不是幸福的敌；真正的敌人是口子被封死，或被无限期悬着。自由和幸福，长在口子带着新的差、一轮接一轮走通的地方。

这一句，要和第 43 章里的三条常听的话对一对：它们没有说错，是各抓了一半。抓「松」的，以为封口就是福；抓「劲」的，以为只要有口就有福；抓「绷」的，以为有口就没福。总判断把三个一半，放回了同一条路上。

◆ 六、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

现在给一个局面，让四位和本书一起去推。

设想周磊的公司里有三个学徒，每个月拿到的奖金完全一样，数额一样，发放日一样，事先都知道，没有一点意外。

三个学徒的区别，只在每个月的活：

第一组，每个月做同样的活，做法一样，难度一样。月月原样，一轮一轮复位。

第二组，每个月的活，都是在上个月做完的基础上，多一步：这个月学会了接线，下个月学着排错；这个月排好了一间，下个月排一套。奖金一样，可活里每次都带着一点上个月长出来的新差。

第三组，每个月留给他们一件「没做完的活」，可是这件活和他们已经做的毫无关系，也没有人能把它接下去：它看起来悬着，其实没有路。

问：半年以后，三组人对同一份奖金的快感，各自会是什么样？

◆ 七、四位推出什么

先看四位各自怎么推。

舒尔茨：三组的奖金都是完全料到的，神经元都不放电。三组的快感，应该以同样的速度衰减。他推不出组与组的区别。

柏拉图：三组人身上都有「不够」，都在追。差别在不够的程度，不在口子的形状。他推不出第二组与第三组的区别。

《佛遗教经》：三组人是否满足，取决于他们是否知足。知足的人，三组都安乐；不知足的人，三组都不称意。他推不出口子形状的影响。

吉田兼好：第二组与第三组都有「没做完」，大概都会保持意趣。他推出的是：第三组与第二组一样亮。这是四位里最近的一个推论，不过他没有给出分辨真口子和假口子的办法，所以他只能把第三组也推成亮的。

本书怎么推：

第一组，原样回写，每一轮收尾，什么也没有长出来，快感会随着重复一路耗尽。

第二组，带差回写，每个月的奖金落在一条正在长的路上，每次走通，都带着新的口子，同一份奖金，每次落下的位置不一样。快感不会耗尽，会重新被点着。

第三组，口子悬着，没有路，劲攒起来无处放。他们的快感不但不会被点着，反而会变沉。

于是，同一份奖金、同一个可预料的数额，三组出现三种走向：耗尽、重新点着、变沉。

这里要替舒尔茨一方多想一步。他的辩护者会说：第二组每月多出的一步，对学徒是新东西，新就会带来新的预测误差，所以第二组也会亮；这是他的理论补得上的。

可是顺着这条补，他得连第三组也一起推成亮的：那件悬空的活，对学徒同样是新东西。他分不开第二组和第三组。分得开的，只有看口子有没有路的本书。

四位里，只有本书推得出第二组与第三组相反，也只有本书推得出第一组与第二组分叉。

◆ 八、这个局面怎样才算判错

这是本书的预测，待验，不是已经做过的实验。

它可以被推翻，条件写在这里：

如果半年以后，第二组的快感衰减得和第一组一样快，说明「带差」并不能让同一份回报重新点着，本书这一编的主判断就要收窄。

如果第三组的快感反而比第二组更亮，说明悬着的假口子同样能点着人，本书对「真口子」和「假口子」的划分就站不住。

如果三组走得完全一样，那么本书这一编说的「第三步有没有路」，在日子里不起作用，这一编要大改。

本书把这三条写在这里，是想让这一编，是能被推翻的。

还有一点要说在前面：这个局面里的「快感」，不能只靠学徒自己说。最好的做法是几样东西一起看：他们自己报的开心程度，他们愿不愿意主动多做，他们谈起这份活时的语气。哪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可能被奖金的数额带偏。

另外，第二组的活要「带差」，必须是真的带差：每个月多出来的一步，是上个月真的走通了才长出来的，不是管理者随手加码的难度。随手加码，等于给第二组也塞进了第三组的假口子。

还有一处，是这一编自己承认的弱点：舒尔茨的结果，是在神经元层面上的发现；本书把它搬到人的日子里去读，是一个跨层的解释，这一层跨度要另外检验〔待验〕。第二组与第一组的分叉，在神经元上长什么样，本书没有答案。

◆ 九、放回日子里

周桂芳把账本合上了。

她想起自己四十年的会计生涯：每个月拿同一份工资，同一张发放单，同一枚章。头几年，月底那天她是高兴的；后来慢慢地，发放日成了一个普通的日子。

不过她又想起，后来她在社区里做那份小纸条的活，没有一分钱，每次递出去，却比当年的工资更让她高兴。

她说：「那就不是钱的事。」

周磊说：「对，同样的钱，落在不同的路上。」

明天能试的一件小事：

看看你手里最近一份「已经没有感觉」的东西：一份工作，一份爱好，一个每天都有的小奖赏。问自己，是不是这几个月来，它一直在原样复位？再想一想，有没有哪一小步，可以让它带着一点上一轮长出来的差，再来一次？

◆ 十、下一编

这一编把欠放进了创造、自由、幸福里，看到它们三个都不怕口子，怕的是口子被封死或被悬着。

那么，懂了这个以后，日子该怎样过？父母怎么待孩子的欠，老师怎么待学生的谢，公司怎么待员工的路？

下一编（第九编）要回答的，就是这一件：管口子，不管账。

> **带 走 的 话**
>
> **同一份回报，原样回写会耗尽，带差回写会重新点着；欠怕的不是口子，是口子被封死或被悬空。**

> **小　账**
>
>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到了，而且在同一份奖金里，带着新的差又张开了一次。
>
>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原样复位的，被封死；带差走通的，被接下去。

> **想 一 想**
>
> 1. 你手里有没有一份「同样的回报」，已经点不着你了？它缺的是回报，还是那一小步新的差？
> 2. 如果要验证本书的这个预测，你会怎么设计一个更小的、你自己就能做的版本？

◆



第　九　编

懂了欠，日子怎样过

编　序

这一编六章，写懂了欠以后，日子怎样过。

前八编是在看：欠是什么，怎样长成，怎样压垮人，怎样让人越走越近，又为什么谁也躲不开。这一编要交一样用得上的东西。

第 49 章把新路摆在桌上：管口子，不管账。不定价，不封口，不强求原路回写，回写要带差。

第 50 章走进父母的日子，看周桂芳没说出口的那句话，和朵朵的回写该去哪里。第 51 章走进教室，看老师怎样接住学生的感恩。第 52 章走进公司，看管理者怎样看待「公司欠员工」「员工欠公司」。

第 53 章请回最后四位近邻：《朱子家训》、日本的「恩送り」、丹尼丝·卢梭、亚当·格兰特。他们各自把欠管到了哪一步，本书从哪一处接着走。第 54 章是本编总账，收一张表，给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最后一个反差：老话个个都在教人把账算好，该记的记，该忘的忘，该送的送；可账越算得清，口子越容易被盖上。新路反着走，账可以不那么清，口子不能封。

49

第49章

管口子，不管账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磊那晚十点多，手机亮了一下。

朋友小葛发来一条：「磊哥，那笔钱下个月一定还你，利息我也算上。」

周磊盯着这行字，拇指悬了半天。他刚还完房贷，这三万块是咬着牙借出去的。要说急，不算急；要说不想要，也不是。

他回了两个字：「不急。」

放下手机，他反倒更不踏实了。「不急」是真话吗？万一下个月真还不上，小葛见了他会不会躲？万一小葛一分不差地还了，两个人是不是就从此客客气气，像办完手续的陌生人？

这一晚，周磊脑子里有两句老话在打架。一句说：不要欠人情，欠了就还清。另一句说：知恩图报，受人之惠要记一辈子。

两句都有道理。合在一起，却没人教他这个晚上该怎么过。

读到这里，前八编的路已经走完了。你知道欠是什么，也知道它怎样长成、怎样变坏。这一章把它们收成一条路，后三章再把这条路带进父母、老师、管理者的日子。

◆ 二、老话管的是账

先看老话怎么管欠。

「无债一身轻」，教人别欠。「知恩图报」，教人欠了要还。「施惠无念，受恩莫忘」，教人给出去的忘掉，受下来的记住。

三句话各有来历，各有一片土。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管的都是账。账上的数怎样才不压人，怎样才清，怎样才不记仇。

前面几编已经看过，账是口子被命名成数字以后的样子。第 25 章那张只还最低额的卡，第 26 章那句被定了价的「牺牲」，都是这样。

账一立，第三步就只剩一种走法：原样还。原样还得上，口子封死，一轮收尾，往来也跟着稀了（第 13 至 18 章）。原样还不上，就是感激、躲、怨，一站一站走下去（第 27 章）。

所以老话的力气，大半花在了管账上。账管得越好，口子越容易被盖住。

这不是老话的错。账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能数，能记，能对。一个家、一个社会靠它省了许多麻烦。本书不拆账，只问一句：账旁边的那道口子，谁在管？

◆ 三、口子与账，是两样东西

口子，是一次发生走了两步、回写还没到的那个空位。

账，是给这个空位标上数目、期限和方式。

借条是账。搬家那天楼下老张扛了一天柜子，是口子。同一件事里，常常两样都有。周磊把钱借出去，既有借条上的三万，也有「他在我最难的时候伸过一把手」那一道口。

本书不教人赖账。借条上的数，该还就还，该算利息就算。要管的是账旁边那道口子，别让借条把它盖住了。

打个比方。账像贴在口子上的一张标签，标签上写着数。标签贴得牢，人的眼睛就只盯着标签，忘了底下还有一道张着的口。

有的口子，根本贴不上标签。师父教你的手艺，朋友在你最灰的那一年陪你喝的那些酒，你给孩子熬的那些夜。硬要贴，就是第 26 章那一句：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

你可以回头想想自己手里的东西。一个朋友借过你的伞，一个同事替你值过一个夜班，一个亲戚在你最难的那年留你住了三个月。这些事里，哪些你能说出一个数，哪些根本说不出来？

说得出数的，是账；说不出的，才是口子。大多数人心里最沉的，恰恰是后一种。

所以管欠的第一件事，是分清手里这一笔，哪一部分是账，哪一部分是口子。账交给账本，口子交给往来。

周桂芳的那本账本，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她记了四十年：哪年哪月谁家办事，随了多少，人家回了多少，一笔一笔，字迹工整。

翻到某一页，写着「老孙家嫁女，随六百，回礼两条烟」。账是清的。可她翻来翻去，最常停下来的不是这一页，而是旁边一行小字：「那年朵朵她爸住院，老孙半夜开车送的。」

这一行没有数。她一直没找到办法把它记成一个数，也一直没让它过去。

四十年里，她和老孙家走得最近。账清不清，倒在其次。口子在那里张着，往来就一直有话说。

◆ 四、前两个动作：不定价，不封口

管口子只有四个动作。头两个，是不做的事。

第一，不定价。不替这道口子写一个固定的数，也不许别人替它写。「你欠我一顿饭」，是定价。「你欠我一辈子」，更是定价。价一定，回写只剩一条窄道，只许原样走。

不定价不等于不认。老张扛了一天柜子，你认得清清楚楚，用不着说一顿饭抵清。认，是认这道口子在；定价，是规定它只能怎样合上。

第二，不封口。口子是能被封的：一笔钱结清，一句「咱俩两清」，一次郑重其事的「这下不欠了」。封口像把一扇门焊死。那一刻很痛快，可门后面那条往来的路，也一起焊死了。

不封口，不是硬拖。封口，是有人宣布第三步到此为止；不封口，是第三步还在一批一批地走，没有人宣布它完了。

朋友之间互相请客，请来请去几十年，没有哪一顿说「这顿请完就清了」，这就是不封口。哪天有人说「这回我请，算两清了」，味道就变了。

◆ 五、后两个动作：不强求原路，带差回

第三，不强求原路回写。受了人的帮，不一定回给那个人，也不一定回成同一样东西。

老张帮你搬家，你可以请他吃一顿饭。也可以在他儿子找实习的时候，替他打一个电话。还可以把这份帮忙，递给楼上刚搬来的那对小夫妻。哪一处在走第三步，就算哪一处在走。

可是「不强求」，不等于「随便」。有一条底线：回写不能是空的。嘴上说了十年的「改天请你」，一次也没动过，口子就被无限期地挂着了。挂着的口子，每想起一次，压一次。

所以有第四个动作：回写要带差。

每一次回，都带一点新的东西进去。多加一道菜，换一个地方，顺手问一句他孩子的功课。带了差，旧的那道口合上了，新的口子又张开一点。第 22 章那个比平时厚的红包，就是这样。

四个动作合起来，是一句话：管口子，不管账。

这一句里的「管」，不是控制。是看着：看哪道口子张着，看第三步有没有一批一批地到，看它到的时候是不是带了差。

好比看一口灶上的锅。你不用把火拧到一个固定的刻度，也不用一见冒泡就关火。你只要在灶边，知道它在开，知道它该添水还是该撤柴。

管账的人，眼睛盯在表盘上。管口子的人，眼睛盯在锅里。

◆ 六、为什么这条路更省心

有人会觉得，管口子比管账累。账有数，一目了然；口子没有数，要时时看着。

其实反过来。管账的人要算：对方还得够不够，快不快，值不值，有没有占便宜。每一笔都要拿一把尺去量，量不准，就吵；量准了，也累。

管口子的人，只问三件事：这道口还张着吗，第三步在走吗，走的时候带了新东西吗。这三件事，不用尺，看一眼就知道。

再说，账是双方的。你想不定价，对方一张口就是「我欠你多少」，你也拦不住。口子不一样。口子在两端之间，谁也不能一个人把它封了。你可以只管自己这一头：自己不定价，不封口，回写时带一点差。这一头做到了，另一头再硬，也很难把口子压成账。

周桂芳后来说过一句话：账本记了四十年，翻得最多的，是没记成数的那几行。这一句，下一章还会回来。

◆ 七、两张场景卡

用得上的东西，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先看两张。

1. 欠着老肖的那顿饭。 周磊刚进装修这一行时，有个带他的师傅老肖，手把手教他看图、算料、跟工长说话。十年了，周磊一直想着请老肖吃顿大的，把这件事「了掉」。

老说法会怎么说：赶紧请，请完就清了，别欠一辈子。

本书松开的是「了掉」那一处。一顿大餐是定价，请完就是封口。老肖教的东西，本来也不是一顿饭能抵的。

明天能试：给老肖发一条消息，不提请客。就说最近一个工地上，你用他当年教的办法，遇到一个他当年没碰到的新问题，想听听他怎么看。

这就是带差回写：把他教的东西改了一点，送回他手里。

2. 小葛那笔钱。 周磊自己，这回站在被欠的一边。

老说法会怎么说：亲兄弟明算账，要么逼着还，要么算了，别伤感情。

本书松开的是这个二选一。钱是账，照算；人情是口子，另管。

明天能试：回小葛两条消息。一条只说账，分几次，每月初几，不用加利息。另一条不谈钱：「你那个摊子站稳了，我头一个去捧场。」账清楚，口子开着。

◆ 八、三句反驳

这条路，会碰到三句反驳。

第一句：这不是教人赖账吗？不是。借条该还的还，合同该兑的兑，这些是账，本书一字不动。本书只是不许账把口子压住。

第二句：不定价，岂不是糊涂？也不是。你可以清清楚楚地说：我帮你这一把，不收一个数，我想看你接下来怎么走。清楚的是口子。装作口子已经被一个数了结了，那才是糊涂。

第三句：口子一直开着，人不累吗？

累的不是开着，是挂着。开着的口子，隔一阵就有一批回写到，有来有往，像老同学轮了三十年的那顿饭。挂着的口子，一批也没到，每想一次就压一次。

两者的分别，只有一条：第三步有没有在分批地走。

你可以拿这一条去量身边的人。有的朋友欠了你五年，你们每年见几面，每回都有新的来往，你从不觉得被压。有的人只欠你一顿饭，可他每次见你都先说「那顿饭我一定补」，说了三年，你们越来越没话讲。前一个是开着，后一个是挂着。数额小得多，压人却大得多。

还要补一句。口子不封，不等于什么口子都拖着。熬了几夜欠下的觉，跑完步欠下的氧，是身体借了土，要尽快补。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周磊的那个晚上。

十一点，他把对话框重新打开，删掉了那两个字，把一段话分成两行发出去。

第一行：「三万，分六个月，每月初五，不用加利息。」

第二行：「你那个摊子站稳了，我头一个去。顺便让我看看你的新做法。」

小葛隔了几分钟，回了一条很长的语音。周磊没点开，先去看了一眼隔壁房间。朵朵已经睡了，被子踢到了一边。他进去把被子盖好，出来时发现，自己心里那块东西松了。

钱还没有回来，回写还没到。可是那两行字，已经是第一批。

第二天中午，小葛发来一张照片：摊子上新添了一块小黑板，写着今日供应。照片下面一行字：「磊哥，这块板是照你上回说的改的。」

上回周磊随口说的一句话，被小葛改了一点，又送了回来。口子上的第二批，就这样到了。

一个小办法：明天翻出手机里一条你一直没回、也一直没忘的消息，或者一笔你一直挂着的欠，把它分成两行写。一行写账，一行写口子。写完不一定要发，先看看，这两样东西原来可以分开。

带走的话

口子要认，要留，要带着差回；账只是贴在口子上的一张标签。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钱还没回，回写没到；可那两行字是第一批，口子上已经有了新东西。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没有说「不急」了事，也没有说「两清」，是接下去了。

想一想

1. 你手里现在挂着哪一笔欠？把它分成「账」和「口子」两部分，各是什么？
2. 上一次你说「改天请你」，之后是一直没动，还是慢慢动起来了？是什么让它动，或者不动？

◆

50

第50章

父母：别给孩子的欠定价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月底，周磊手头紧。小葛的三万块借出去了，朵朵暑假的英语班费还差四千八。

周桂芳听出来了。她没吭声，第二天下午去银行取了钱，用旧报纸裹着，晚上放在周磊家的鞋柜上。

周磊开门看见，愣了一下：「妈，不用。」

「你拿着。」她说。

话到这里，本来就该完了。可是桂芳站在玄关，嘴里忽然涌上来一句话，涌得很快：「我这一辈子，哪样不是为了你……」

她把后半句咽回去了。咽得有点急，喉咙里像卡了一小块冷馒头。

周磊没听出什么，只看见母亲的脸色变了一下，以为是累了，给她倒了杯水。

桂芳接过水，看着杯子里自己的影子，想起了另一个人，也想起另一个晚上。那是第 26 章里写过的那一句，她年轻时听了半辈子。她当时是怎么躲的，躲了多远，她比谁都清楚。

◆ 二、父母这头的老说法

父母这头，老说法有好几句。

「养儿防老。」「儿女是债。」「父母恩重如山。」「乌鸦反哺，羊羔跪乳。」

这些话是从很深的土里长出来的。在没有养老金、没有医院的年月，孩子是一家人最后的靠山，这样说有这样说的道理。

近些年又长出另一类话，听起来温柔得多：「我什么都不图，只要你好好学习。」「妈不要你报答，你过得好就行。」「爸这辈子就指望你了。」

这两类话看上去相反，一个讲回报，一个讲不要回报。可是把它们拆开看，里面都有一个价。

前一类，明码标价：你养我，我养你。后一类，暗码标价：我什么都不图，只图你争气。争气就是价。孩子考砸了，价没付到，父母那份「不图」立刻变成了委屈。

孩子是听得出来的。他听出的不是爱，是一张还没付清的单。

◆ 三、孩子的欠，是哪一种欠

先把一件事说清楚：孩子欠不欠？

欠。朵朵一落地就欠了：欠一口奶，欠一双手，欠满屋子的话（第 37 章）。她现在八岁，嘴里每一句话都是别人教的，每一个字都是别人写的。

可她欠的是哪一种？是土欠。她借进了父母织好的土：桂芳的灶台，周磊的工资，爷爷留下的老房子，奶奶讲了无数遍的故事。路在她脚下已经走了很多步，形状正在成形，回写还没到。

这是发生的时差，不是孩子的错。回写在时序上永远晚于改变（第 38 章）。一个八岁的孩子，用什么回？她连自己的路都还没长出来。

所以对孩子的欠，头一条规矩是：别把它当债。债有债主，有期限，有数。孩子的欠没有这些。它是一张刚刚张开的口，得等她的路长出来，才能一批一批地回写。

第二条规矩：别指望它回给你。回写会来，可多半不是回给父母，而是回到她自己的路上，回到她将来的孩子手里，回到某个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地方。第 53 章里的「恩送り」，会再碰到这一层。

◆ 四、给孩子定价的三种样子

父母给孩子的欠定价，大致有三种样子。

第一种是明码。「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妈为了你，连件新衣服都没舍得买。」说这话的人往往没有恶意，是真的辛苦过。可一说出口，辛苦就变成了数，孩子只能用「听话」「孝顺」「出息」去原样还。

第二种是暗码。「我什么都不图，你只要考个好成绩。」「爸别的不要，就要你给我争口气。」不图，是明说的；争气，是暗标的价。孩子考得好，父母很快忘了这回事；孩子考砸了，价没付到，父母脸上的失望比骂人还重。

第三种是交换码。「这次考到前十，就给你买平板。」听上去很公平。可它悄悄把孩子的路换成了另一张账：学习成了向父母还的东西，而不是孩子自己的路。

三种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都把孩子的那道口，写成了一个固定的数，只许原样付。

原样付付不起。孩子越长大，越明白这笔账永远付不清。于是第 27 章写过的那三站：感激，躲，怨。

◆ 五、不定价，父母做什么

不定价，不是什么都不说。父母可以做三件事。

第一，给的时候，不报价。给出去的钱、时间、夜里的觉，不当面清点。不是不能提，是别提成一个让孩子欠着的数。「这学期的班费四千八，家里出得起」，是事实。「这四千八是我一天一天省出来的」，就是定价了。

第二，孩子说谢谢，接下来，别放大。孩子说「谢谢妈」，一句「嗯」就够了。别接着说：「知道就好，以后要记得。」那是把一句谢，立刻折成了一张欠条。

第三，认得出孩子的回写。孩子的回写，多数时候不是你想的那种样子。她给你画了一张画，画里奶奶长着三只手；她教表弟拼音；她学会了自己系鞋带。这些都是第三步在走，走在孩子自己的路上。

认出来，就够了。不必替她估价，也不必告诉她：「这就算还了。」

有一个小办法可以练眼力：每晚睡前，问自己一句，今天孩子身上有没有一样东西，是从我们这个家里带出去、又变了样子带回来的？可能是一个新词，一句没学过的顺口溜，一个陌生的玩法。找到一样，就是一批回写。

第四，允许回写晚到。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常常什么都不领情，饭桌上一句话不说，进门把门一关。父母这时最容易翻旧账：「我当年为了你，吃了多少苦。」

这个阶段，回写多半在别处走。他的路正在往外长，土还在重新织，哪有余力回头。你守着那道口，不去拽，也不去堵，等他的路走出一截，回头看，自然看得见这道口还在。

很多人到了三十多岁，才忽然懂了父母当年那碗没说破的汤。那碗汤的回写，晚了二十年，却没有缺席。

还有一条，写给最累的那些父母：父母自己的口子，也要有人管。桂芳那一句没说出口的话，说明她心里也有一道张着的口，没人接。这道口不能靠孩子来合，得靠她自己的往来：老姐妹，老同事，一桌麻将，一段广场舞。

◆ 六、朵朵的回写，会去哪里

不定价以后，父母常常会有一个疑问：那孩子的回写，到底会去哪里？

八岁的朵朵，回写小得很。一张画，一个单词，一次主动把碗端进厨房。这些东西，是她手里现有的全部。

十五岁的朵朵，回写可能变成争吵。她和母亲争一个观点，逼着母亲去查资料、改看法。争到不欢而散，那也是第三步：她带着新的东西，撞回了这个家。

三十岁的朵朵，回写大概会走得很远。她可能把奶奶教的算账法子，用在自己的小生意上。她可能在另一座城市，把爸爸当年的那句话，说给一个陌生的新同事听。

这些回写，没有一样回成「养老」「孝顺」「报答」。它们回成了手艺，回成了话，回成了她自己路上长出来的东西。

父母能做的，是认得出来，并且不嫌它拐了弯。一个孩子的回写，要拐过很多个弯才到家，有的弯拐了就不再回来，那也是回写的一种。

这一层最难接受：口子不一定在你手里合上。它可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一次一次地合上又张开。

◆ 七、三张场景卡

1. 四千八的英语班。 周磊的母亲，把钱放在了鞋柜上。

老说法会怎么说：妈给你钱是应该的，你以后要孝顺她；或者，你别接，别欠妈的。

本书松开的是「接」与「不接」这个二选一。接了，不等于欠了一笔要还的债；不接，也不会让母亲的口子合上。

明天能试：周磊接过钱，当面说一句：「妈，这钱我收下，朵朵的英语班有着落了。」然后过两天，让朵朵拿着班上学的第一个单词本，去奶奶家念给她听。

2. 孩子考砸了。 朵朵二年级的数学考了八十二分，回家一进门就低着头。

老说法会怎么说：我们为你花了这么多钱，你就考这点分？

本书松开的是「花了这么多钱」。钱是账，成绩是路，两样不该挂在同一条线上。

明天能试：不问分数，先问：「哪一道题你最想再做一遍？」让她自己指出口子在哪，再陪她走第三步。

3. 成年的儿子不回家。 一位母亲，儿子三十岁，一个月回不了一次。她对邻居说：「白养了。」

老说法会怎么说：儿子没良心，我白辛苦了。

本书松开的是「白养」。养孩子不是存钱，没有存折可取。

明天能试：给儿子发一条短消息，不说「想你了」，也不说「回来看看」，只说：「周六我包饺子，你要是路过，带个朋友来也行。」邀请是一道新口子，不是在算旧账。

◆ 八、要和算，是两回事

有人会问：照这么说，父母什么都不能要吗？

能要。不定价，不是不要。

要，是开一道新口子：「周末回来吃顿饭。」「我想听你讲讲你的工作。」「我老了，想让你多陪陪。」这些话指向的是以后，是下一步怎么走。

算，是回头清旧账：「我当年怎么怎么，你现在怎么怎么。」这些话指向的是过去，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换算成一个数，拿来要求一个原样的还。

两句话听上去都在表达「我需要你」。一句让孩子往前走一步，一句让孩子站在原地认罪。

桂芳那句咽回去的话，如果说出来，是后一种。可她接下来要说的，完全可以是前一种。

这个分别，父母自己很难觉察，因为两句话出口时，心里的委屈是一样的。教一个办法：说之前，问自己一句，这句话，是在开一道新口，还是在算一笔旧账？

◆ 九、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桂芳把水喝完，换了另一句话。

「钱你拿着。」她说，「哪天朵朵的英语班上完了，让她给奶奶念一篇课文。奶奶听不懂，念到我听懂为止。」

周磊笑了：「您听得懂英语？」

「听不懂才要她念。」桂芳说，「我这把年纪，学一门新的，也该了。」

第二个星期天，朵朵真的站在奶奶的沙发前，捧着书念：「Good morning，Grandma.」桂芳用铅笔在报纸边上画下来，一个词一个词地问。她当了四十年会计，问起来习惯性地刨根：「这个 morning，为什么后面不是一个点？」

朵朵被问住了，回去翻了半天书，才发现是自己没学过。第二个星期天，她带着答案来了。

这一来一往，没有人在记账。钱从奶奶那里到了朵朵那里；朵朵这头的第一批回写，没有回成钱，也没有回成「听话」，回成了一个奶奶没有的东西，一个新的问题。

口子合上了一点，又张开了一点。

后来有一回，周磊翻到母亲那本账本，问她：「这么多年，您翻得最多的是哪一页？」

桂芳想了想，说：「没记成数的那几行。」

她顿了一下，又补一句：「早知道，账本里少记点数，多记点事。」

带走的话

孩子欠的是时差，不是债；别给他的口子写数，认得出他的回写走去了哪里。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英语课文的第一批已经到了，回写走的是孩子自己的路。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桂芳咽下了「我这一辈子」，换成了一道新口，是接下去了。

想一想

1. 你小时候听过父母说的哪一句话，当时觉得是在给你定价？现在回头看，它是明码、暗码，还是交换码？
2. 如果你是父母，你上一次对孩子说「我是为你好」的时候，那句话是开了一道新口，还是算了一笔旧账？

◆

51

第51章

老师：把学生的感恩改道成「超过我」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教师节过后的那天晚上，贺老师留在教室里批作业。

她是朵朵的班主任，四十五岁，教了二十二年书。讲台上摆着好几张卡片，几朵已经蔫了的康乃馨，一盒家长托孩子送来的茶叶。她把茶叶推到桌角，打算明天原样退回去。

卡片一张一张翻过去。「谢谢贺老师的辛勤培育。」「老师像蜡烛。」「贺老师我爱您。」有几张的字，一看就是大人手把手教的。

翻到最后一张，是朵朵的。一只歪歪扭扭的小鸟，下面写着一行字：「贺老师，我想长得比你高。」

贺老师笑出了声，笑完发现自己眼眶有点热。

她想了很久，这张卡为什么比前面几张都重。

不是因为它写得好。是因为前面那些卡，都把话说到「谢」就停了。这一张，话里有一个往前走的方向。

◆ 二、老师这头的老说法

老师这头，老话一向很重。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恩难忘。」「桃李满天下。」到了教师节，花、卡、茶叶、谢师宴，一样不少。

这些话的土，是很深的。在没有学校、没有书店的年月，一个人能不能学成手艺、识得字，全看有没有人肯收他。师恩，是真的恩。

可是中国人也一直有另一句话。荀子在《劝学》里说，大意是：青色从蓝草里取来，却比蓝草更青（《荀子·劝学》）。韩愈在《师说》里更直白，大意是：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贤能，只是知道道理有先后，学问各有专攻（《师说》）。

两条线从古到今都在。一条教人记住师恩，一条许人超过老师。摆在一起看，它们中间有一道缝：学生的感恩，到底该落在哪一条上？

落在前一条，学生永远欠着，欠成一座山。落在后一条，学生走出去了，感恩却没了着落。

本章要做的，是把这两条线接到一起。

◆ 三、学生的欠，是哪一种欠

先看学生欠的是什么。

老师带着学生，在一条路上走了一段。矛盾有了：学生本来不会，题摆在那里。改变也有了：学生会了，或者会了一半。可是回写还没到：那点学来的东西，还没长成学生自己的手艺，没有回头去改他的路和土。

这是路欠。欠火候，欠功夫，欠一次复盘，都是这一种。

路欠的特点是：它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欠。它首先是学生自己手里一条没走完的路。老师在这条路上，是走过前半段的人。

所以学生那一句「谢谢老师」，要看清是什么在说话。多数时候，它是口子被照出来的那一刻（第 20 章）：学生忽然看见，自己手里这点东西，是从老师那里借来的。这一声谢，是口子张开的声音。

接下来要问的，是老师怎么接这一声。

接对了，口子带着差往前走，一路接力。接错了，口子要么被压成一座山，要么被一句「应该的」当场焊死。

◆ 四、三种接法，各错在哪里

老师接感恩，常见三种接法。

第一种是全收。「你们要记着老师的好。」「没有我，你们哪有今天。」学生每回见面，都要重新被提醒一遍自己欠着。这是定价，价是一辈子。毕业二十年，学生见到老师还腿软，不是敬，是欠。

第二种是全推。「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教书是我的工作，你们别放在心上。」听上去谦逊，实际上，学生的口子被一句话封了。学生满腔的东西送不出去，只好在心里压着。过几年再想起来，已经不知道往哪里送。

第三种是变成交易。谢师宴，红包，礼品卡。数目可大可小，意思都是一样的：用一个数，把这笔欠换算清楚。数收下了，口子也就合上了。

三种接法，都没有错在心意上。老师未必有半点坏心，学生也是真心。它们错在同一处：都把第三步，规定成了原路回写。

全收，是只许回给老师。全推，是不许回。交易，是只许用钱回。学生真正的回写，在这三条路上，一条也走不通。

◆ 五、改道：把「谢」接成「超过我」

新路只有一个动作：改道。

把学生的感恩，从「回给老师」改道，成「超过我」。意思是：你要谢我，不用带着东西回来。你往前走，走到我没走到的地方，再回来讲给我听。

这里有一个细节，容易漏。「超过我」，不是一个比赛。老师不是在要学生赢。老师是在把口子往前推：我走过的这一段，是你的起点，不是你的终点。

贺老师后来对朵朵的回答，就是这个意思。她在卡片背面写：「好。你长到比老师高的那天，来告诉我一件老师不知道的事。」

这一句里有三件东西。没有定价，不说「到时候请老师吃饭」。没有封口，「那天」是个很远的日子，口子被留到了很远。有带差：学生回来的时候，带着的是老师不知道的新东西。

一个学生真的做到「超过我」，是对老师最大的回写。老师教的路在学生身上延长了一截，土也跟着变了。老师那一头，反倒被改写了。

当然，有人会怕。民间有句老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手艺行当里，师傅留一手，是怕徒弟翅膀硬了，抢了自己的饭碗。

这句话说中了一件真事：在一块只有一份饭的土里，徒弟越强，师傅越窄。留一手，不是师傅心眼小，是土太窄。

可是反过来想，师傅留着的那一手，也就是这条路在他这里的尽头。他不放，路就断在他手里。徒弟学不到，只好另起炉灶，十年后，师傅的一手变成了一座孤岛。

愿意让徒弟超过自己的师傅，口子是往前开的。留一手的师傅，口子是往里收的。往里收的口子，最后只能封死。

贺老师班上有一个男孩，数学比她想的快。她第一次发现，是他在作业本上用了一种她没教过的画线法。她没有批他「不按老师教的做」，也没有当场夸，只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这个办法，明天讲给大家听。」

第二天，他站在讲台前，讲得磕磕绊绊。贺老师坐在最后一排，听完，说了一句：「这一步，老师以前没想到。」

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那是一个老师把自己的口子，往前推了一步。

◆ 六、老师也是一个中间环节

老师这头，还有一层，常常被忘。

老师自己也欠着。贺老师师范毕业那年，有个姓梁的老教师带她，听她的课，在课后一条一条指出毛病，一指就是两个小时。梁老师后来退休了，贺老师每年都想去看她，每年都因为忙而拖过去。

她心里一直有一道口子。这道口子，几十年没有合上。

可是奇怪的是，她从没觉得这是一个负担。因为每次带新来的年轻老师，听课，课后一条一条指出毛病，她都会想起梁老师的样子。这道口子，在她这里没有变成账，变成了她带人的方式。

这就是接力（第 34 章）。老师的恩，不是还给上一个老师，是接着传给下一代的学生、下一代的年轻老师。每一次传，都带了一点差：梁老师指毛病，贺老师多加了一步，让年轻老师自己先说一遍自己的毛病。

老师也欠学生。学生在课上提出一个老师没想到的问题，那是学生在回写。老师要是肯认，这道口子就从学生那头，又张开回老师这头。

一间教室里，口子是双向的，来回都在走。

◆ 七、三张场景卡

1. 毕业十年的学生回来看你。 谭老师教了三十年高中，一个学生毕业十年，提着两盒茶叶回来。

老说法会怎么说：收下，别伤学生的心；或者推掉，别让学生破费。

本书松开的是这个二选一。茶叶是个数，学生真正想送出去的是一句话：我现在在做什么。

明天能试：茶叶收不收，照学校规定办。无论收不收，先问一句：「你现在做的事里，有哪一样，是当年我没教你、你自己琢磨出来的？」让学生把他的差讲出来，这才是真回写。

2. 学生在课上反驳你。 一个初二的男生，当着全班指出老师黑板上的推导错了一步。

老说法会怎么说：学生不敬师长，要压一压；或者，老师面子上过不去，下课再说。

本书松开的是「面子」。学生这一指，是回写里最难得的一种：他在用老师教的东西，改老师。

明天能试：当场说一句：「你说得对，这一步我写错了。你上来给大家写一遍。」然后真让他写。

3. 谢师宴上的红包。 家长和学生一起，摆了几桌，红包放在老师手边。

老说法会怎么说：师恩难报，花多少钱都应该；或者，老师不能收，坚决推。

本书松开的是「报」这个字。钱收与不收，学校有规定的，照规定办。这里想说的是：一张宴席盖不住一条路。

明天能试：宴席散前，找每个学生单独说一句话，不说「好好工作」，说「十年后，你想让我听你讲什么」。这是把口子留到十年以后。

◆ 八、老师不被耗尽的办法

做老师的，一年到头给出去的东西极多。时间，耐心，夜里改作业的眼睛。给得多的人，最怕两件事：一是被定价，二是自己给自己定价。

被定价，是家长或学生把老师的付出换算成一个数：「我交了那么多钱」「老师就该管到底」。老师夹在中间，只剩一个办法，往里吞。

自己给自己定价，更隐蔽。「我为这个班熬了三年」，一旦这话出了口，哪怕只是自己对自己说，口子就变成了账。账没有收回来，疲倦就来了。

老师要是肯改一件事，就能松很多。不要把付出算作「我给了多少」，换成「这条路他们走到哪儿了」。前一句是账，后一句是路。账会让人耗尽，路不会。

一个老师要是每年能看到几个学生走过他的头顶，他的路就是活的。这时候收到的谢，是路上的路标，不是账上的收款。

老师手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学生被听见的那一下。一个孩子的问题被认真接住了，他回去会自己再想一遍，这条路就是他自己的了。这件事没有价，也没有账，可是它是路上最实的一块砖。

这些话，不是叫老师多干活。是叫老师换一个看的位置。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间教室。

第二天一早，贺老师把茶叶装好，托朵朵带回家，附了一张小纸条：「谢谢您的心意，茶叶请收回。」条子上没提原因，只在最后加了一句：「朵朵的卡，我留下了。」

朵朵晚上回来，问妈妈：「老师为什么只留我的？」

周磊接了这个问题，一时答不上来，转头问桂芳。桂芳想了想，说：「大概是因为，你写的不是谢，是往前走。」

朵朵没听懂，点了点头，又去画她的鸟了。

十年以后，如果朵朵真的长得比贺老师高，贺老师那张卡背面的话，会有一个人来兑现。到时候兑现的，不是一顿饭，是一件贺老师不知道的事。那时，口子才算第一次真正合上，同时，张开了一道更大的。

一个小办法：下一次有人对你说谢谢，别说「不客气」，也别说「应该的」，试着多问一句：「接下来你想往哪儿走？」

带走的话

学生的感恩别收成一座山，也别推成一堵墙，改道成「超过我」，让路接着往前长。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十年后才会到，可口子已经留下了，方向也有了。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没有说「应该的」，没有收下茶叶，是接下去了。

想一想

1. 你有没有一位老师，你一直想谢却没谢成？你心里那句话，是想还他一件东西，还是想告诉他你走到了哪里？
2. 如果你教过别人，哪一次，你被学生改了？当时你是怎么接的？

◆

52

第52章

公司和员工：欠的是一条还没走完的路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五晚上九点半，装修公司的项目部只剩一盏灯。

周磊在核一份材料单，听见门口有人敲了两下。是小李，二十六岁，进公司三年，周磊一手带出来的预算员。

「周哥，我想跟你说件事。」小李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个文件夹，「我想辞职。」

周磊把笔放下。他没有立刻问为什么，因为小李已经把话讲出来了：

「去年公司出了六千块，送我去学造价软件，签了两年服务期。我记着这笔账。可是上个月为了赶工期，我欠着七天调休，到现在一天没给。我不是为钱。我就是觉得，公司欠我的，我也欠公司的，扯平了算。」

周磊听见「扯平」两个字，心里咯噔一下。

这两个字，本书前面走过很多回。第 13 章的 AA 制，第 18 章的两清，说的都是它。周磊当了八年项目经理，头一回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它从一个年轻人嘴里说出来。

◆ 二、公司这头的老说法

公司与员工之间，老说法有两派。

一派讲恩：「公司培养了你。」「要有感恩之心。」「公司就是我的家。」另一派讲账：「打工人，钱货两清。」「我替你干活，你给我发钱，谁也不欠谁。」

这两派看上去吵得很凶，其实站在同一个地方，都在管账。恩派把账写得很重，重到员工一辈子欠着。账派把账写得很清，清到每个月结一次，结完两清。

员工和公司之间，有一部分东西，确实是账。工资、加班费、调休、培训合同上写的服务期和违约金，这些是账，按合同和当地规定办。具体到哪一条怎么算，该问律师或劳动部门，本书不替他们说话。

本书要看的，是账旁边那道口子。小李的话里有两样东西：一样是账，七天调休；另一样不是账，是他三年里一条路走到一半的那种停顿。他不是为钱走，他说了。

那么，他在为什么走？

◆ 三、公司和员工之间，两种欠

先把欠分开，才好管。公司和员工之间，至少有两种欠。

第一种是土欠。员工借出了自己的身体和时间：连着加班，欠下的觉；赶工期，欠下的调休；该吃的饭，拖着没吃。这是土被透支，形状和路还没来结算。

土欠有一个特点：它不能拖。身体借出去的东西，利息涨得最快。公司欠员工的调休，不是「口子」，是该早点补上的账。拿「大家是一家人」去顶，就是用口子的话盖账的事，最容易起怨。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管理者看见人撑不住，先让他歇，别先谈感情。

第二种是路欠。公司出钱让员工学了一门新手艺，路走了两步：活儿比本事大了，是矛盾；员工学会了，是改变。第三步是回写：这门手艺回到项目上，改了流程，长成了员工自己的本事。这一步没到，就是路欠。

路欠，正是这一章的主角。

◆ 四、被定价的路

路欠最容易被定价。

服务期和违约金，最能说明这一点。六千块的培训费，被换算成「两年内走人要赔多少」。数一定，口子成了账，回写成了「待满两年」。

站在公司的角度，这有它的道理。培训花了钱，员工拿了本事就走，公司吃亏。合同是为了防这个。

可是被定价的路，会长出别的东西。小李记着六千，他想的不是「我学到了什么」，而是「我欠着六千」。每一次他看见公司的 logo，那个数就在心里亮一下。

数亮得多了，感激就变了。第 27 章写过的那三站，在公司里是另一个名字：干活，混日子，递辞职信。

对员工那一头也一样。他们给公司定价：「我加班一个月，该补多少。」「我年底没升职，公司欠我一个说法。」一笔一笔地记。

互相定价的公司，像互相盯着秤的两家店。每一笔都要对，每一笔都不能错。不是不能对，是盯得久了，人就累。

绩效系数，试用期，晋升台阶，这些东西本身有用。可是当它们成为唯一的话，员工和公司之间能讲的，就只剩数。数有一个脾气：它只会往整齐处走，不会长出新东西。

◆ 五、欠的是一条还没走完的路

换一个看法。

公司给员工的培训，不是一笔该收回的钱，是员工手里的一条路，又延长了两步。这条路上，公司是出钱铺路的人，员工是走路的人。

欠的是什么？欠的是这条路的下一段。培训让他会了新软件，可是他会了以后，用在哪里？哪个项目，哪份报价，哪个客户？这一段没有铺，路就停在半当中。

路停了，口子还张着。时间一长，口子就成了违约金，成了怨，成了辞职信。

所以管理者看公司和员工之间的欠，要换一个问题。不是问「他该还我多少」，是问：这条路的下一段，开着没有？

小李的情形是：软件学会了，可是三个月里没有一个项目让他用。他自己做了一套报价模板，改了老流程，没人当回事。他那条路，走到了公司的墙边，没有门。

这不是他欠公司。是公司的这一头，口子没有接下去。

周磊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时候。那时候公司没有什么培训预算，老肖带他，靠的是在工地上给他一个小项目：一间七十平的小户型，让他从头到尾盯下来。

做砸过一次，漏算了一批踢脚线。老肖没骂他，也没有说「公司培养你」，只让他自己去跟客户道了歉，回来再做一遍。

那是路的下一段。没有人给它标价，可是周磊一直记着，那一遍重做，比任何一次培训都长身体。

◆ 六、管理者的三件事

管理者管口子，可以做三件事。

第一件，土欠先补，别拿路来顶。调休该给的给，觉该让他补的补。账归账，不要用「培养你」「重用你」去换员工的加班。这一条做不到，后面两条都没用，因为口子没法在一个累垮的人身上走通。

第二件，培训别当债，当路。给员工一笔钱去学东西，讲明白两件事：这笔钱是路，不是债；这条路的下一段，我们一起看，放在哪个项目上。有服务期的，该签就签，合同是合同；可除了合同，另说一句口子上的话：「你学完回来，我想看你把这个用在哪儿。」

第三件，离开的人，不封口。员工要走，是一道口子在走。别说「走了就别回来」，也别搞得一团和气、一笔勾销。留一句话：「出去看看，有新东西回来讲讲。」很多行当里，前同事是最好的下一步，回来的人带着差。

这三件事里，第二、第三件最容易做反。管理者常常对培训过于小心，对离职过于冷淡。结果呢，肯学的人少了，走了的人不回来了。

还有一层，是管理者自己的位置。夹在老板和员工中间的人，最容易两头吃亏：老板那边定了价，员工这边又要他兜底。周磊那天晚上，其实就是这样。

他能做的，不是替公司辩护，也不是替员工喊冤。他能做的是把眼前这道口，分清楚：哪一部分是账，他能签字；哪一部分是路，他能开口。能签字的，当晚就办；能开口的，当晚就问。

做完这两件，他才发现，自己手里原来握着不少东西，只是平时全拿去替别人对账了。

◆ 七、三张场景卡

1. 要辞职的预算员。 小李站在办公室门口，说「扯平了算」。

老说法会怎么说：想走就走，违约金照赔；或者，公司这么培养你，你怎么能走。

本书松开的是「扯平」。一个人有一条走到一半的路，不是两笔账能算平的。

明天能试：周磊先把七天调休排进下周，白纸黑字，这是账。再问一句：「你自己做的那套报价模板，我想听你讲一遍。」讲的时候，叫上预算组所有人。

2. 公司刚发的培训预算。 一位老板，拿出十万元，给八个骨干报班，担心他们学完走人。

老说法会怎么说：先签服务期，不然血本无归。

本书松开的是「只靠合同」。合同可以签，该签就签；可是除了合同，每个人学完，回来要有一个项目接着用。路接得上，人就不想走。

明天能试：报班前，先和每个人谈一次：「学完以后，你想在哪个项目上先用？」把它记下来，不当承诺，当第一个路标。

3. 老员工说公司欠他一个说法。 一位干了十五年的工长，年底没评上优秀，在会上说：「我这十五年，公司欠我的。」

老说法会怎么说：谁欠谁的，一码归一码；或者，别倚老卖老。

本书松开的是「一码归一码」。他说的欠，里面有账，也有一条十五年的路，从没有人回头看过。

明天能试：不辩论评优的标准，先请他讲讲这十五年里，哪一单是他最骄傲的。听完，问：「下一个十年，你想带几个徒弟？」

◆ 八、员工这头，也有该做的事

话说到这里，容易让人觉得，全是管理者的事。员工这头，也有该做的。

第一，别把公司的栽培，理解成一笔必须忍着的债。有人为了「欠着公司」，忍了三年不满，到头来怨气比违约金还重。欠的是路，不是忍耐。

第二，把学到的东西，带着差送回去。学了新软件，用在老流程上，改一点点，这就是回写。小李的报价模板，就是一次回写，只是没人接。

第三，要走，就好好走。走之前，把自己手里的东西交出来，讲一遍，留一份。不是为了还谁，是为了让这条路不在自己这里断掉。

第四，别等着公司「看见」。公司是一群人，口子要靠具体的人去接。你自己找一个能接的人，把话递过去。

这四件事，没有一件是还钱。可是做了，欠的那条路，就一步一步地走通了。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周五夜里九点半的办公室。

周磊没有劝小李留，也没有拦他。他拉过一把椅子，说：「调休的七天，我下周一排给你，这是公司欠你的，我签字。培训那六千，你要走，合同上怎么写就怎么办，我不替你说话，也不拦你。」

小李愣住了，他本来准备了一堆反驳。

「可是你做的那套报价模板，」周磊接着说，「我想听你讲一遍。不是为了留你。是因为那是你走出来的一段，我想知道它是怎么走的。」

小李站了一会儿，把文件夹放在桌上，坐下了。

三个星期以后，那套模板在预算组推开了。小李没有辞职，他在那个月底提出，想带一个新来的实习生。

又过了很久，他还是去了另一家做整装的公司。走那天，他在周磊的桌上留了一份交接文档，写得比公司要求的细得多。年底，他带来了一单生意。

一条路没有走完，口子却没有封。

带走的话

员工和公司之间欠的不是钱，是一条没走完的路；管理者的事，是看下一段开着没有。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调休是账，已经排上；模板是回写，已经开始推；路的下一段，有了第一批。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没有扯平，没有违约金了事，口子随着小李离开，接去了另一家，又回来了一单。

想一想

1. 你所在的单位里，有没有一条走到一半、没人回头看的路？是你的，还是别人的？
2. 你上一次想说「我们两清了」的时候，是账真的清了，还是路走不下去了？

◆

53

第53章

四位近邻：施惠无念、恩往下送、心理契约、聪明的给予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桂芳那本账本的第一页，不是账，是八个字。

「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开账本那年，她抄在扉页上，用的是蓝黑钢笔水。四十年过去，字迹有点洇开了，她每年翻开，第一眼看到的还是它。

她把这八个字当规矩用了一辈子。帮了别人的事，她不往账上写；别人帮了她的，她一笔一笔记着。周磊小时候问她：「妈，你为什么只记别人的好？」她说：「这样才不欠人。」

桂芳不知道，这八个字，在她手里已经长出了另一种样子。她「不记」自己给出去的，可是心里有数；她「记着」别人给的，记成了一页一页的账。

这一章请回最后四位近邻。他们和前面八编里的近邻一样，各自把欠管到了某一步。先看他们说中了什么，再看本书从哪一处接着走。

第一位，就是桂芳扉页上的那八个字。

◆ 二、《朱子家训》：八个字说中了什么

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俗称《朱子家训》，里面有一句「施惠无念，受恩莫忘」。三百多年来，普通人家怎样处理欠，靠的就是这八个字。

他说，大意是：给出去的，不要放在心上；受下来的，不要忘记。（《治家格言》）

这八个字说中了三件事，每一件都不小。

第一件，施者不记，是为了不让恩变成债。你给了人一把，心里一直压着，等人来还，这一把就悄悄成了账。「无念」，是把施者这一头的定价提前拆掉。

第二件，受者莫忘，是为了不让口子被抹平。人家帮了你，转头忘了，那道口子就在你心里被一句「过去了」封死。「莫忘」，是替口子守着门。

第三件，也是最聪明的一件：他把功课分给了两个人。一头忘，一头记。这个分工，《战国策》里唐雎劝信陵君的那两句早已划好（第 23 章）。朱柏庐把它写成了八个字，让一家老小都背得下来。

保底说一句：当施者真能无念，受者真能莫忘的时候，这道口子可以很稳。桂芳和老孙家就是这样走了四十年。老孙半夜开车送周磊去医院，从没提过一个字；桂芳也从没忘过。

这是八个字最好的样子。

「莫忘」在老家有一件看得见的家什：礼簿。红白喜事，门口有人专门坐着记，谁来了，随了多少。这本簿子往往留几十年，下一回轮到自己家办事，翻出来对着回。

有人嫌它市侩。可是把它放回当年的土里看，它是一座小小的桥：一个村子里几百户人家，谁家欠着谁的一份心，都有处可查。没有它，口子散在每个人的脑子里，靠记性；有了它，口子立在簿子上，靠大家。

这是中国人几百年里管欠的老办法，也是一件结实的发明。

◆ 三、八个字之后，还差哪一层

本书从这八个字停下的地方接着走，有三处不同。

第一处，「无念」靠的是修养，不是结构。能做到无念的人，是有定力的人；大多数父母、老师做不到。他们嘴上说「我不图什么」，心里的价已经标好了（第 50 章的暗码）。八个字要求一个人别在心里计数，可是没有说，当他计了，口子该怎么办。

本书的办法更小，也更硬：不要求你忘，只要求你不定价。你可以记得，记得清清楚楚，只是别把记得换成一个只许原样还的数。

第二处，「莫忘」只管记，没有管往哪里回。桂芳四十年莫忘，记出一本账本，每一笔都是原样：随六百，回六百。莫忘很容易长成账。它守住了门，却没有说门里的路该往哪里走、带不带新东西。

第三处，八个字把施者和受者，当成了两个人。可是在一道口子里，施者和受者是同一个循环的两端，随时会换位。桂芳是老孙的受者，也是朵朵的施者。一个只教人守，一个只教人忘，对于来回换位的日子，会有点硬。

八个字没有错。它们是一条很好的底线。本书做的，是在底线上面，再铺一层：不定价，不封口，回写带差。

◆ 四、日本的「恩送り」：说中了什么

第二位近邻是日本的一个老词：恩送り。

受了恩，不必还给原来那个人，而是把它送给下一个人，让恩一路往下传。九问里说，这个词近年在日本重新流行。大概也是因为，在一个越来越难当面「报」的社会里，这个词给了受恩的人一条出路。（这个词近年流行到什么程度，本书没有做过统计〔据说〕。）

它说中的东西，本书拿它当最近的邻居。

第一，它放开了回写的方向。第三步不一定回到原来那个人。这是前面第 34 章讲的接力：口子带着差往下传。恩送り用一个词，把这件事说得家常了：不是还，是送。

第二，它给了无法回报的恩一个去处。有的恩，施者已经不在了，或者他根本不需要你回。师父走了，母亲不要你的钱。这时候「还」是无处可还的，「送」却有地方去。

第三，它改变了受恩者的心境。受了恩，人最难受的是一直欠着；恩送り让他有事可做。这件事的名字不叫偿还，叫继承。

保底说一句：在原样回写无路可走的时候，恩送り往往是最好的一条。一个人受过人的照顾，后来也去照顾别人，口子在他这里就走通了。

◆ 五、恩送り之后，还差哪一层

本书从这里接着走，也有三处不同。

第一处，恩送り说了往哪里送，没有说送的时候带不带差。原样往下送，恩传成了惯（第 36 章）。师父怎么教你，你就怎么教徒弟，一字不改，传到第三代，手艺已经长不动了。送出去的那一份，要带一点自己的东西，这条接力才会越传越长。

第二处，「送」自己也可能变成一笔账。「我受过人家的恩，所以我必须送出去，不送就是忘恩负义。」听上去很高尚，可是这句话里有一个固定的义务、一个必须的方向。把原路回写换成了另一条唯一的路，也是定价，价是「下一个人」。

第三处，它需要一个下一个人。要是没有呢？一个独居的老人，一个刚搬到异乡的人，身边没有可以送的人，这道口子往哪里去？

本书说：不强求原路，也不强求新路。口子可以回到原人，可以送给下一个人，也可以暂时留着，不动。只要它没有被封，没有被定价，它就还活着。

◆ 六、丹尼丝·卢梭：说中了什么，又差一层

第三位是组织心理学家丹尼丝·卢梭。她在 1989 年提出「心理契约」：员工与组织之间，除了白纸黑字，还有一套没有写明的相互期待。一方觉得对方违约，信任和投入就会崩塌。

她说中的东西，上一章里的小李就是活的例子。

小李和公司之间，白纸黑字的只有服务期。可他心里有另一份契约：我加班赶工期，公司会还我调休；我学了新软件，公司会给我用的地方。调休没给，软件没处用，他觉得公司违约了。信任一崩，「扯平」两个字就出了口。

卢梭的分析有两个很实用的好处。一是它让人看见，公司与员工之间的欠，有一大块不在合同里；二是它指出，违约感一旦起来，崩塌来得很快。

保底说一句：在多数公司里，把没写明的期待写明、对齐、尽量兑现，确实能少出许多事。管理者读了她，会少犯许多错。

本书从这里接着走，也是三处。

第一，心理契约是一份账，只是没写出来。单位是期待，两边对等：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违约，就是账不平。管理的办法，是把账对平。本书说：欠的是一条还没走完的路，不是一份没兑现的账。

第二，契约兑现到零，等于封口。一个岗位，工资按期发，调休按期给，期待一条一条都兑现了，可是路没有下一段，人还是会走。

第三，契约是对称的，口子是向前的。契约问的是：他违约了没有。口子问的是：这道口之后，还有没有下一轮回写。违约一次的公司，要是口子还开着，员工可以留；一次不违约的公司，口子关了，人也会走。

◆ 七、亚当·格兰特：说中了什么，又差一层

第四位是亚当·格兰特。他在《给予与索取》（2013）里，把人分成给予者、索取者、互利者三种，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最成功的人里，给予者最多；最失败的人里，给予者也最多。

分别在哪里？在给予者懂不懂得保护自己，不被索取者耗尽。

这一条，说中了一件父母、老师、好心人都经历过的事：给得越多的人，越容易累垮。他给了一个实用的办法：看清对象，设边界，别把自己搭进去。

保底说一句：对一个已经在被耗尽的给予者，这是最先要学的东西。贺老师教了二十二年书，如果不会设边界，不会拒绝家长的无限制要求，她早就撑不住了。

本书从这里接着走，只有一处，却是要紧的一处。

格兰特把耗尽的原因，放在两个地方：对象是索取者，自己没有边界。这两条都在给者这一头。本书加上第三条，放在口子这一头：给出去的，被定了价。

被别人定价：「我交了那么多钱」「你不是应该的吗」。被自己定价：「我为这个班熬了三年」「我为你牺牲了一辈子」。给的量不一定比别人多，可是只要被定了价，每一份都变成了一笔没收回来的账。账没收回来，人就耗尽了。

这一条，格兰特推不出来。因为在他那里，给的量和对象是变量，价不是。（这是本书对《给予与索取》的读法，不是格兰特的原话。）

周磊单位里有个老罗，谁的活儿忙不过来，他都肯接，从不说一个不字。他不是不会设边界，他的边界设得很好，凡是不合理的要求，他一概挡回去。可是他一年比一年闷。

后来他自己说破了：「我接的活儿，没有一件人家没说过谢。可我心里有个本子，谁欠我几回，我都记着。」

他的毛病，不在量，不在对象，在那个心里的本子。

◆ 八、放回日子里

四位放在一起，看看桂芳。

桂芳扉页的八个字，一直陪着她，守住了四十年的口子。她要从这里往前走的，是三件小事。

一，对周磊、对朵朵，她可以继续「无念」，可是不必逼自己忘。心里有的，让它有；只是别把它写成一个数，说给孩子听。

二，对老孙家，她可以不再只是「莫忘」。去年老孙的孙子考上大学，她包了一个比平时厚的红包，里面夹了一张自己手写的小条：「孩子，奶奶这辈子最爱数字，你要是学得好，回来教我用手机记账。」这是恩，也是送，带了一点差。

三，对账本，她可以保留，不必烧。在账页之间，开始记事：没有数的那几行，不再只是边上的小字。

把四位放在一起，是一条很完整的路：朱柏庐管了两头的心，恩送り管了回写的方向，卢梭管了没写明的期待，格兰特管了给者的边界。每一位管的都是真东西，每一位也都只管到一处。他们都在管账或者管人；没有一位，是在管口子本身。

回到那八个字。它们并没有错。只是现在，桂芳在后面添了第三句，写得很小：

「口子莫封。」

带走的话

四位各管了口子的一段：不记、往下送、对期待、设边界；本书多管一件，口子别定价，也别封。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桂芳给老孙孙子的红包和小条，是一批带差的回写，已经到了。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八个字守住了门，添上的第三句让门里的路继续走，是接下去了。

想一想

1. 「施惠无念，受恩莫忘」，你能做到哪一半？做不到的那一半，是因为心里放不下，还是因为口子被你定了价？
2. 你受过的恩里，有没有一份是「恩送り」送给你的？你后来送给了谁，送的时候带了什么？

◆

54

第54章

本编总账：给予者被耗尽，是因为给出去的被定了价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六晚饭后，桌子收干净了。

周磊从抽屉里抽出一张餐巾纸，用笔画了两道竖线，分成三栏。他是项目经理，做事习惯先画表。

桂芳在一边洗水果，朵朵趴在桌上写作业。

「妈，」周磊说，「您这几年说的那些话，我想了一圈，好像可以分成三堆。」

「哪三堆？」

「一堆是账，一堆是口子，一堆是……」他想了想，「一堆是我也说不清的。」

桂芳把盘子端过来，擦了擦手，在餐巾纸上点了一下：「账那一栏，我这辈子填得最满。」

朵朵头也不抬：「奶奶，你的账本是不是比我的作业本还厚？」

三个人都笑了。笑完，桌上那张餐巾纸，成了这一编最后的一张表。

这一章是本编的总账。前面六章里，每一个人、每一位近邻，各自看见了什么，各自收回了什么，现在并排放在一起。

◆ 二、看见清单与收回清单

先把四位近邻摆在一起。每一位看见的都是真东西，每一位停下的地方，也都有它的道理。

近邻	他看见了	他停下的地方	本书接着走的一步
《朱子家训》	施者不记，恩才不变债；受者莫忘，口子才不被抹平	靠修养，要求施者「无念」；莫忘可以长成原样的账	不要求忘，只要求不定价；记得可以，别换成数
日本「恩送り」	回写不必回原人，可以往下送；无处可还的恩有了去处	没说送的时候带不带差；「送」自己可能成了另一种唯一的路	不强求原路，也不强求新路；带差往下传，传不了就留着
丹尼丝·卢梭	员工与组织之间有一套没写明的期待；违约感一起，信任就崩	心理契约仍是一份对等的账，兑现到零等于封口	欠的是一条没走完的路；看违约之后口子还有没有下一轮回写
亚当·格兰特	给予者既最成功也最失败；分别在能不能保护自己	把耗尽放在对象和边界上，都在给者这一头	耗尽还来自给出去的被定了价，这一条在口子上

表里最右一栏，是四个「多一步」。它们看上去各管一处，其实指向同一个地方。

朱子管的是心，恩送り管的是方向，卢梭管的是期待，格兰特管的是边界。这些都是账的周边：怎样记账，怎样转账，怎样对账，怎样不被账拖垮。

没有一位，是在问：账旁边的那道口子，谁在管？

这不是批评。一套思想要想站得住，总得先管住它够得着的那一块。他们每一位管住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一块。

◆ 三、一句本编总判断

把这张表读完，这一编的总判断是：

四位把账管得很细，却没有人管账旁边的口子；给出去的一被定了价，给的人就开始被耗尽。

这一句有两半。

前半是看见。四位近邻让一个普通人，知道了怎样给，怎样受，怎样在公司里对待期待，怎样在家里不被索取者拖垮。这些都是好办法，本书一个也不拆。

后半是收回。他们每一位的办法，都落在账上：记不记，送不送，对不对，设不设。账管好了，口子还可以被压。因为口子是否被压，要看有没有被定价，而定价不是在账的这一边发生的，是在口子的这一边。

所以本编前五章写的，每一章都在做同一个动作：把手里的欠分成账与口子，账归账，口子归口子。

「开始被耗尽」这几个字，也是有走法的。先是疲倦，说不清哪里累，只是每次想到那件事就沉一下。然后是躲，电话响了不想接，消息看了不想回。最后是怨，话里带了刺，自己都听出来了。

这三站，就是第 27 章写过的感激、躲、怨，换到了给者这一头。它们不是因为给得太多，是因为每一份都挂着一个没收回来的数。

这个动作很小，小到一个晚上就能做。可是做了，周磊手机里的那条「不急」，桂芳喉咙里那句咽回去的话，贺老师桌上那张写着「想长得比你高」的卡，小李办公室里的「扯平」，就都不一样了。

◆ 四、一个只有本书推得出的局面

好，现在给一个局面，它只有本书推得出，四位都推不出，或者推出相反的结果。

设想两位给予者，甲和乙。

两人给出去的量，一样多：一样的时间，一样的钱，一样多的夜里不睡。两人面对的对象，一样是格兰特说的「索取型」。两人的边界，一样清楚：该拒绝的拒绝，不该耗的不耗。两人心里「无念」的程度，也一样，都说自己不图什么。两人所在的单位，契约兑现的程度，也一样。

唯一的差别是：甲给出去的，被定了价。可能是被别人，「你不是应该的吗」；可能是被自己，「我这辈子都给了你」。乙给出去的，没有被定价。他给，也记得，只是不把记得换成一个只许原样还的数。

四位近邻怎么推？

《朱子家训》说，两人都无念，应该没有差别。恩送り说，看他们有没有下一个人可送，两人一样。卢梭说，契约兑现程度一样，也推不出差别。格兰特说，量、对象、边界都一样，也推不出差别。

四位在这里，只能推出「甲乙无异」。

本书推出分叉：甲会被耗尽，先是疲倦，然后是躲，然后是怨。乙不会。

还有一个相反的推论，四位也推不出来：甲给得很少，只要被定了价，也会耗尽。乙给得极多，只要口子不被定价，可以不耗。

量和对象是给者这一头的变量。价是口子上的变量。

有人会说：要是甲从来不说出口，只在心里定价呢？

这正好是本书最想说的一点。价不一定要说出口。心里那个本子，比嘴上的话更能耗人，因为它每天都在算，对面却毫不知情，没有一次机会被纠正。老罗就是这样。

这个局面〔待验〕。本书没有拿出实验，只给出一条能被推翻的线：如果在量、对象、边界、契约都相同的两位给予者之间，定价与否并不带来耗尽上的差别，本书这一条就要收回。

◆ 五、今天的一个例子：一键收款

这个局面，在今天的手机里天天上演。

几个朋友聚餐，吃完，有人在群里发一个 AA 收款，每人 86 元。大家点一下「收款」，数字归零，谁也不欠谁，一个晚上收了尾。

这件事再顺手不过，没有人觉得不对。账清了，确实轻松。

可是回头想想，那顿饭里哪一道口子，被这一点封掉了？也许有一个人本来想说「这顿我请」，被群里的数字抢在了前头；也许有一个人本来想下回换个地方、换个花样再聚，现在没有了由头。

一键收款的好处是清楚，坏处也是清楚：清楚到没有一道口子留着。

也可以换一种做法。每次聚餐，轮流一个人请，不用 AA。轮到你的那一次，你选地方，你加一道菜。这样吃上几年，群里就不再有人发收款。

这样做的人，不是不要账。大额的开销，该分的还是分。只是日常的往来，他们选了一个办法：让口子轮着开。

这和前面所有的场景都是一个动作：账留给账，口子留给往来。

◆ 六、一张总卡：画三栏

用得上的东西，要落到一个晚上。最后一张场景卡，不属于某一类人，属于每个手里挂着欠的人。

1. 一张餐巾纸，画三栏。 一个人，坐在饭桌边。

老说法会怎么说：欠着就要还，还清才安心；或者，别想太多，顺其自然。

本书松开的是「要么还清，要么不想」这个二选一。这两样都在回避同一件事：没有看清手里这笔欠，是什么。

明天能试：拿一张纸，画三栏。第一栏写「账」：有数、有期限、能照合同办的。第二栏写「口子」：没有数、一直挂着、想起来心里一动的。第三栏写「我定的价」：这道口子上，有没有一句我自己加的话，比如「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他应该怎样怎样」。

写完，不用动手。只看第三栏：哪一句，是可以划掉的。

◆ 七、三类人，各只做一件事

这一编走了三类人，最后各留一件事。

父母，只做一件：认得出孩子的回写。孩子的回写，多半不回给你，也不回成你想的样子。认出来，不估价。

老师，只做一件：把学生的谢，改道成「超过我」。学生走过你的头顶，是对你最大的回写。

管理者，只做一件：看一条路的下一段开着没有。培训、加班、晋升，都放在这一条线上看。路接得上，欠就不会压人。

这三件，你会发现是同一件：在口子旁边，等着看它带着差往哪里走。

不用急着做全。一个晚上做一件，一个月之后回头看，口子上的东西，会比账本上的多。

还有一个更小的办法，给三类人通用：下次有人对你说「谢谢」「欠你一个人情」「我一定还你」，你不接账，也不接「不用」，只问一句：「你接下来想怎么走？」

◆ 八、这条路自认最弱的地方

最后，诚实交一份本编自己的弱点。

第一，不定价这条路，最适合往来还会继续的关系：家人，师生，同事，老朋友。对于一次性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账就是账，口子很快会散，这时候本书的话用处不大。

第二，不定价不等于不设边界。对于弱势的一方，没有能力谈价、也没有余地谈价的人，「不定价」有时候是被别人拿去用的话。格兰特的边界，在这里是必要的。本书不替换它，只在它上面，多补一层。

第三，周家三代是虚构的人。他们的晚上，是为了让道理落地才写出来的，不承担证据。本编所有关于「会怎样」的话，读者要拿自己的日子去对，对不上的，以日子为准。

第四，本编的判别局面还没有被验过。四位近邻里，有的有实验，有的有传统，有的有田野；本书在这里，给的是一条可以被推翻的推论。

第五，健康与安全的事，一概另论。欠觉、透支，要先补；人撑不住了，先让他歇，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再谈口子。

这五条，会汇入附录五：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与推翻条件。

◆ 九、放回日子里，收向结语

回到那张餐巾纸。

三栏写完，桂芳拿起笔，在第三栏的最底下写了一行字，写得很小：

「我为你……」

然后用笔画了一道线，把它划掉了。

周磊看着，没有说话。朵朵抬起头，问：「奶奶，你划掉了什么？」

「一句话。」桂芳说，「我这辈子，差点说了三次。」

朵朵想了想：「那是不是说明，它不重要？」

「它很重要。」桂芳把纸折起来，放进账本里，「所以才要划掉。」

这一编走到这里。欠没有被还清，也没有被撇开。它在一张折起来的餐巾纸里，在一张贺老师留下的卡里，在小李留下的那份交接文档里，在小葛摊子上的那块小黑板里，都还张着。

口已经张开了。要不要合上，什么时候合，合成什么样，不是这本书能替你决定的。本书能做的，是在最后一章里，把它留给你。

带 走 的 话

账可以结，口子不封；给出去的别定价，给的人才不会被自己给出去的东西耗尽。

小　账

这一处，第三步到了没有：餐巾纸上的三栏写完了，桂芳划掉了一句话，第一批回写到了。

这道口，是被封死了，还是被接下去了：没有说「清了」，也没有说「算了」，折起来放进账本，是接下去了。

想 一 想

1. 你给出去的东西里，有没有一件，被你自己悄悄定了价？那个价是什么，说出口过没有？
2. 如果把你最近一次的「我为你做了那么多」，换成「接下来你想怎么走」，这两句话之后的晚上，会有什么不同？

◆

结语

不封口

◆ 一、一年以后

又是腊月。

周桂芳把那本红格子账本从抽屉里拿出来，没有翻，先放在桌上。

一年前，她还会每到年底把账对一遍：谁家该回，回多少，哪几家已经清了。今年她没有对。她只是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没有写数：「七号楼老孙家，今年没去。明年开春带朵朵去一趟。」

周磊借给老同学老魏交押金的那笔钱，还回来一半。另一半，老魏说，明年周磊公司接的活儿，店里用得上的料，他按进价给。周磊想了一夜，答应了。他后来跟母亲说，这样比还钱好，「还钱是把门关上，这样是又来往了一回」。

朵朵还是会说「你欠我一个冰淇淋」。不同的是，有一回爸爸真买来了，她没吃，拿去给楼下刚搬来的小姑娘分了一半。

这一家人没有读过哲学。他们只是在一年里，把几道口换了个样子合。

◆ 二、判词，再摆一次

欠不是账上的负数，是一次发生走了两步、还差回写的那一步：口已经张开，还没合上。还清是把口封死；带着新差异回写，日子才接着往下发生。

这句话，在前言里第一次出现，在导读里原样出现过一次。现在是第三次。

读完全书，你可以拿九编的总账，一条一条来验它。

◆ 三、九编，九句总账

第一编说：**欠，不是缺了什么，也不是账上的负数，是一件事前两步已经走完、第三步没到。** 口张开了，还没合上；口的两端都被悬着。

第二编说：一个「没有」能像「有」一样起作用，是因为它是一片已经织成的土里的空位。四位邻居都看见了「没有」会拉着四周去补，又都把补想成了补到平。发生要的，是补上这一处，让下一处张开。

第三编说：两清遮住的不是账，是关系。关系原本就是几道还张着的口，一个零把它们盖成了一页干净的纸。

第四编说：恩惠只是把时差种下，两头同时在场，才把它照成一张口。欠不是受来的，是被照出来的。

第五编说：决定欠怎样变坏的，不是数额，是口子有没有被命名成一个只许原样还的数。

第六编说：好的欠会往下传，传下去的是一道口，不是恩的分量。原样传的成了惯，带着差传的，才长出新手艺。

第七编说：欠不生在起点上，生在路跑到土前面的那一段里。越在创造，欠得越多。

第八编说：欠既不是自由的枷，也不是幸福的敌。真正的敌人是口子被封死，或者被无限期悬着。

第九编说：给出去的一被定了价，给的人就开始被耗尽。管口子，不管账。

九句话，说的是同一件事：**第三步。** 它到没到，怎样到，带不带差。

◆ 四、三十六位邻居，留下了什么

这本书请来三十六位古今中外的邻居。

许慎给了我们那张张开的口。老子说天之道往不足处流。杨联陞说，报可以跨过几代人。唐睢划好了一次欠的两头。鲁迅不肯把爱写成债。韩信记了漂母一辈子。《蓼莪》唱出了昊天罔极。柏拉图说爱生于贫乏。朱柏庐只用了八个字。

佛陀把负债排成一条苦链，唯识家说种子要等缘，《心地观经》把还不完的恩引向众生，《佛遗教经》说知足的人躺在地上也安乐。

吉田兼好说留一处不造完才长久，冈仓天心在茶室里供着不完全，日本人受了好处，脱口说的是「事情还没了结」，又想出了把恩送给下一个人。

拉康、布迪厄、塞内加、尼采、海德格尔，各从一个方向看见了欠的一面。蔡格尼克、奥夫相基娜、里根、格林伯格、希尔、狄拉克、弗里斯顿、舒尔茨、波特曼、巴特利特与德斯蒂诺、穆来纳森与沙菲尔、卢梭、格兰特，用实验和数据把欠的某一处钉住了。

本书对每一位，都先把他说中的写足。

他们停下的地方，大多是同一处：把欠看成了一个人身上的东西，或者一笔要结清的量。本书接着走的那一步，是把欠看成一件事走到一半的样子。它在两端之间，不在哪一个人身上；它要的不是结清，是第三步怎样到。

◆ 五、这本书自己的账

一本讲欠的书，自己也欠着。

它欠过三十六位邻居一次原文核对。初版里的三十多处〔待核〕，修订时已逐条查对，结果汇在附录四；有几处只核到大意，也照实标着。

它欠一些实验。第三编的记账软件，第五编的「定价生怨」，第六编的两种传承，第八编的两种回写，都是本书推出来的局面，还没人去做。每一处都写了怎样算推翻。

它还欠一种读者：真正被欠压得喘不过气的人。这本书讲的是理解，不是出路。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六、在机器的时代

最后说一说会说话的机器。

你让它写一份方案，它写了。你不欠它，它也不欠你。没有口，就没有拉力。

这样的关系很省心。可是按本书的说法，它也很难长出什么来：没有一张开着的口，就没有下一轮。

所以，在一个越来越多的事可以「两清」的时代，留几道口，也许是一件要用心去做的事。不是为了欠，是为了让日子还在发生。

◆ 七、给三种读者的一句话

给做父母的：别给孩子的欠定价。他的回写，多半不会回到你这里，会去他自己的孩子和外面的世界。

给做老师的：学生说「谢谢老师」的时候，把它改个道：「超过我。」

给管人的：公司欠员工的，是一条还没走完的路；员工欠公司的，也是。把它写成账，路就断了。

◆ 八、如果你只记得一件事

下回心里冒出「我欠他的」，问一句：

第三步到了没有？

没到，就别急着原样还。想一想，能不能带着一点新的东西接下去。

◆ 九、不封口

这本书在前言里说过，它欠你一句话。

这句话是：这本书没有结尾。

不是没写完。是一本讲欠的书，不该在最后一页把口合上。你读到这里，书里的三步已经走了两步：它改了你看欠的样子，回写还没到。

回写在你那里。在你下一次请客、借钱、道谢、带孩子的时候。

带着一点新的东西，把它接下去。

◆

附录

附录六件，供查、供对、供练。正文里的每一个判断，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来处、它的边界和它的推翻条件。想看本书的承重命题是谁说的、哪天说的，翻附录一；读完一编想对照那四位邻居，翻附录二；碰到一处欠，拿不准是哪一种，翻附录三；想查一句引文，翻附录四；想挑本书的错，翻附录五；想动手试一试，翻附录六。

附录一

口述命题登记

本书的母题和三种欠，由王德生于 2026 年 10 月 26 日口述。原话的意思如下，全书不改其意。

编号	口述命题（大意）	全书落点
1	欠，是三原理已经发生了矛盾，导致了改变，但是回写没有发生。	导论；第 3 章；全书母题
2	所以有三大欠：三个循环各缺第三步的一种欠。	第 4 章；附录三
3	「欠」作为全书母题，按九问展开成书，每问四位全球近邻逐一交锋。	全书结构

由命题 1、2 推出的五条（欠不是缺；还是补第三步；坏的欠是第三步被锁；活着必然欠；好的欠带差接力），是本书的推论，经王德生确认为全书口径。

附录二

九问三十六位近邻对照表

问	近邻	说中了什么	本书多出的一层
What 1	许慎	「欠」字本形是一张张开的口	张口是改变到了，合口才是回写到了
	佛教「渴爱」	苦的集起在「还差一点」的焦渴	渴爱在一个人心里；欠悬在两端之间
	拉康	欲望的根基是填不满的缺失	缺失是结构性的；欠是一轮发生的半途，可以合上
	蔡格尼克	没做完的事记得更牢	张力不只在一个人的记忆里，两端都被挂着
What 2	老子	天道损有余补不足	补的同时要让下一处张开，补平即停
	狄拉克	空位能像粒子一样运动	空位要有一片海：缺是虚空，欠是海里的空位
	希尔	运动先赊氧、后还债	身体的欠是土先变了，形状和路后来结算
	弗里斯顿	活着就是不断缩小落差	把落差全补平，发生也就停了
What 3	杨联陞	「报」跨越很长时间，关系在未报完里延续	关系本身就是几道张着的口
	すみません	受恩时说「事情还没了结」	没了结不是亏欠的态度，是第三步的位置
	布迪厄	回礼要隔开时间、换一样东西	起作用的不是间隔，是回写里带的差
	格林伯格	亏欠感推着人去回报	亏欠感是口子被照见的一处，不是口子本身
How 1	唐睢	受恩不可忘，施恩不可不忘	一次欠的两头，是被同时在场照出来的

问	近邻	说中了什么	本书多出的一层
	唯识「种子」	熏下的种子待缘现行	种子还在土里；照出来才成了口，不照就散
	里根	一瓶可乐推着人加码回报	加码是带差回写，旧口合、新口开
	奥夫相基娜	被打断的事会自发回返	回返的是两端共有的一轮，不只是一个人的任务
How 2	鲁迅	不该把爱写成索还的恩	毒在定价：口子被命名成一个只许原样还的数
	《负债经》	负债、付息、催讨，一层层是苦	苦链的起点是第三步被锁
	塞内加	小债生债务人，大债生仇人	不在大小：小债定了价也生怨，大恩不定价反而亲
	穆来纳森与沙菲尔	稀缺让注意力隧道化	隧道里看不见的，是「带差回写」这条路
How 3	韩信与漂母	施者不立账，受者记一辈子	不立账，口才一直开着
	《心地观经》「四恩」	还不完的恩转成利益众生	往外转时要带差，原样转成了惯
	冈仓天心	茶道崇拜不完全	不完全是一道留着的口，让下一轮能来
	巴特利特与德斯蒂诺	感激会外溢给陌生人	外溢是口子的接力，不只是情绪的余温
Why 1	《诗经·蓼莪》	父母之恩昊天罔极	罔极不是起点上的处境，是回写永远晚一步
	尼采	罪责出自债务关系	债不是被刻进去的，是路跑在土前面的结算
	海德格尔	有罪责是此在的存在结构	欠随创造的快慢涨落，不是一个不变的结构
	波特曼	人类婴儿生理性早产	早产是土不够；欠是路比土跑得快
Why 2	柏拉图	爱生于贫乏与丰盈	贫乏要成一张口，才有下一轮
	《佛遗教经》	知足之人卧地亦乐	幸福不在不欠，在口子走通又重开的那一下

问	近邻	说中了什么	本书多出的一层
	吉田兼好	留一处不造完才长久	留着的是第三步
	舒尔茨	多巴胺编码预测误差	原样回写耗尽快感，带差回写重新点着〔待验〕
Why 3	《朱子家训》	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要紧的不是记不记，是定不定价
	恩送り	恩送给下一个人	送下去时要带差
	丹尼丝·卢梭	心理契约，违约则信任崩塌	心理契约仍是账；公司与员工互欠的是一条路
	亚当·格兰特	给予者要懂得保护自己	给予者被耗尽，是因为给出去的被定了价

附录三

三大欠速查

	形状欠	路欠	土欠
哪个循环	形状变了的那一轮	路走了的那一轮	土变了的那一轮
已经到了的	事情的样子变了	路已经跑过、改过	土已经被改了
还没到的	路和土没跟上	形状没长成，土没沉下	形状和路没来结算
日常样子	欠人情、欠一句谢、欠一句道歉	欠火候、欠功夫、欠一次复盘	欠钱、欠觉、氧债、空穴
原样回写	回一份一样的人情，关系收尾	照原样再走一遍，菜就老了	按数还清，土平了
带差回写	换一样东西、隔一段时间去回	换个火候、换个做法再走	用别的方式接上，土厚一层
被锁死时	躲	空转	利滚利

一句话判别：先问「已经变了的是什么」，再问「还没跟上的是什么」。

附录四

引文核验总表

初版留下的三十多处〔待核〕，修订时逐条查对，结果如下。〔核〕为已查对出处；〔核：大意〕为出处已查对、引文只取大意；〔据研究文献〕为依据研究综述；〔待验〕为本书推出的局面。

章	所涉	核验结果
第 3 章	呵欠的成因	学界仍有争论，本书不取任何一说
第 5 章	拉康论欲望与缺失	《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的原则》（1958），收入《文集》（1966）〔核：大意〕
第 5 章	蔡格尼克效应的重复实验	结果不一〔据研究文献〕
第 7 章	希尔论氧债	希尔与卢普顿 1923（《医学季刊》）；希尔、朗与卢普顿 1924（《皇家学会会刊 B》）〔核〕
第 7、11 章	运动后过量氧耗的分项与比例	各家说法有出入〔据研究文献〕
第 8 章	空穴与霍尔效应	通行教科书做法〔核〕
第 11 章	狄拉克与正电子	狄拉克 1930《电子与质子的理论》；安德森 1932 年发现正电子〔核〕
第 11、12 章	弗里斯顿一派对「暗室问题」的回应	弗里斯顿、桑顿、克拉克 2012，《心理学前沿》〔核：大意〕
第 17 章	杨联陞「报」	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1957，第 291—309 页〔核〕
第 17 章	布迪厄论礼物的心照不宣	《实践理论大纲》论集体的「误认」〔核：大意〕
第 23 章	唐睢说信陵君	《战国策·魏策四》「信陵君杀晋鄙」章〔核〕
第 23、24 章	唯识「种现熏」与种子六义	《成唯识论》卷二〔核：大意〕

章	所涉	核验结果
第 29 章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19，载《新青年》，收入《坟》〔核：大意〕；全文用意的概括是本书的读法
第 29 章	《负债经》	《增支部》第六集第 45 经，苦的次序与正文一致〔核〕
第 29 章	塞内加「小债生债务人，大债生仇人」	《道德书简》第十九封第 11—12 节〔核〕
第 35 章	《心地观经》四恩	卷二〈报恩品〉〔核〕
第 35 章	巴特利特与德斯蒂诺 2006	《心理科学》第 17 卷，实验设计见正文〔核：大意〕
第 41 章	《蓼莪》作意	《毛诗序》「孝子不得终养尔」〔核〕
第 41 章	尼采论债与罪责	《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章第 3、19—21 节〔核：大意〕
第 41 章	波特曼「生理性早产」	《人类学说的生物学片断》，1944〔核：大意〕
第 47 章	《会饮篇》	203b—e、206b—e、210a—211b（斯特方页码）〔核〕
第 47 章	《佛遗教经》	鸠摩罗什译，一卷〔核〕
第 47 章	舒尔茨、达扬、蒙塔古 1997	《科学》第 275 卷，第 1593—1599 页〔核〕
第 47、48 章	多巴胺结果外推到人的日子	本书的跨层解释〔待验〕
第 53 章	恩送り	释义据通行辞书；近年流行程度未统计〔据说〕
第 53 章	格兰特《给予与索取》与「定价」	本书的读法，不是格兰特原话

附录五

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与推翻条件

一，「三步」是不是每一处欠都对得上。 本书说，欠是三步走了两步。要推翻它，找一个真正的欠，前两步都没发生过：没有任何矛盾和改变，却已经欠了。

二，「两清就远」是不是常例。 本书说，原样回写让一轮收尾，两家就远了。要推翻它，找到这样的常例：两清的人家，来往一年比一年密，而且不是因为又起了新的欠。

三，「定价」是不是变坏的那一步。 第五编说，决定欠变坏的是定价，不是数额。要推翻它，找到一大批没有被定价的大恩，照样一步步变成了躲和怨。

四，跨层的读法。 第二编把空穴、氧债、心里的洞放在一个结构里读；第八编把神经元的发现搬到人的日子里读。这两处都是跨层的解释，不是那些研究本身的结论。哪一层对不上，本书就收窄。

五，本书推出的几个局面，都还没人做过。 第三编的记账软件，第六编的两种传承，第八编的两种回写，第九编的给予者。每一处正文里都写了推翻条件。

附录六

练习

练习一　找三步。　拿你这个月欠下的一件事，写三行：矛盾是什么？改变是什么？回写到了没有？

练习二　分三种。　下面几件，各是哪一种欠：同事替你顶了一次班；你连着熬了三个通宵；你给领导的报告，自己知道还差一次复盘。

练习三　找定价。　想一句家里常说的话，它有没有把一道口定了价？换一种说法，让口还开着。

练习四　带差回写。　下一次回请，不回一样的。换一样东西，或者换一个时候。之后一个月，留意你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

练习五　留一道口。　跟一个你在意的人之间，留一件小事不结清。一年以后回来看这一页。

参考书目

（书目分五类，与本书九问三十六位近邻的五个来源对应，另加第六类本系列与德麦国际。古籍标篇名；外文书标初版年份；中译本以通行版本为准，正文所标〔核〕〔核：大意〕〔据研究文献〕各处的依据，见附录四。）

一、中华传统

1. 许慎：《说文解字》，东汉。「欠」部。

2. 《诗经·卫风·氓》《诗经·小雅·蓼莪》。

3. 《老子》，第七十七章。

4. 《战国策·魏策四》，唐雎说信陵君。

5. 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与漂母。

6. 朱柏庐：《治家格言》（俗称《朱子家训》），明末清初。

7.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收入《坟》。

8. 杨联陞：「报」——作为中国社会关系基础的一种观念（The Concept of "Pao" as a Basis for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1957，载费正清编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9. 《论语》。

10. 《礼记·曲礼上》：「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二、印度与佛教传统

11. 《增支部》（Aṅguttara Nikāya），《负债经》（Iṇa Sutta），第六集第 45 经（AN 6.45）。

12. 十二因缘中的「爱」支（巴利语 taṇhā，渴爱）；见于阿含与尼柯耶论缘起诸经。

13. 唯识学「种子」「熏习」诸说：《成唯识论》，玄奘译。

14.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报恩品」，四恩。

15. 《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佛遗教经》），鸠摩罗什译。

三、日本传统

16. 吉田兼好：《徒然草》，约 14 世纪上半叶，第八十二段。

17. 冈仓天心：The Book of Tea（《茶之书》），1906。

18. 日语「すみません」（済まない）的语义与用法：据通行日语辞书的释义。

19. 「恩送り」一词（受恩不还原主、转送他人）；近年流行程度未作统计。

四、西方经典

20. 柏拉图：《会饮篇》，第俄提玛论爱神（203b—e）。

21. 塞内加：《道德书简》（Epistulae Morales ad Lucilium），第十九封，第 11—12 节。

22. 尼采：Zur Genealogie der Moral（《论道德的谱系》），1887，第二章。

23. 海德格尔：Sein und Zeit（《存在与时间》），1927，§58 前后论「有罪责」。

24. 拉康：论欲望与缺失（manque）的《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的原则》（1958），收入《文集》（Écrits，1966）。

25. 布迪厄：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实践理论大纲》），1972。

26. 莫斯：Essai sur le don（《礼物》），1925。（旁证，非九问近邻。）

27. 托克维尔、卢梭等本系列他卷已论及者，不另列。

五、当代研究

28. Zeigarnik, B.：关于已完成与未完成任务的记忆研究，1927。

29. Ovsiankina, M.：关于中断任务的恢复研究，1928。

30. Dirac, P. A. M.：关于电子与质子的理论（空穴理论），1930 年前后。

31. Hill, A. V., Lupton, H.：〈Muscular Exercise, Lactic Acid, and the Supply and Utilization of Oxygen〉，Quarterly Journal of Medicine，1923；Hill, A. V.,

Long, C. N. H., Lupton, H.，同题系列论文，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1924。

32. Friston, K.：自由能原理系列论文，2000 年代起；综述见 2010 年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自由能原理：一个统一的脑理论？》。

33. Regan, D. T.：〈Effects of a Favor and Liking on Complianc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71。

34. Greenberg, M. S.：〈A Theory of Indebtedness〉，载 Gergen 等编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1980。

35. Portmann, A.：Biologische Fragmente zu einer Lehre vom Menschen（《人类学说的生物学片断》），1944。

36. Schultz, W., Dayan, P., Montague, P. R.：〈A Neural Substrate of Prediction and Reward〉，Science，1997。

37. Bartlett, M. Y., DeSteno, D.：〈Gratitude and Prosocial Behavior〉，Psychological Science，2006。

38. Mullainathan, S., Shafir, E.：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稀缺》），2013。

39. Rousseau, D. M.：〈Psychological and Implied Contracts in Organizations〉，Employe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Journal，1989。

40. Grant, A.：Give and Take（《给予与索取》），2013。

六、本系列与德麦国际

41. 王德生：SDE 本体论各卷，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

42. 德麦国际「九问成书」问对，第四十一至六十套（全球拓敌版），第五十三套《欠》，2026。

后记

这本书，是德麦国际「九问成书」的第五十三套问对长成的。

母题和三种欠，是王德生在一个早晨口述的：欠，是三原理已经走了两步，回写没有发生。九问和三十六位全球近邻，来自问对的设计。全书由九位写作者并行写成九编，再统稿成一本。书里的判断、口径和承重命题由王德生给出，文字在他的指令下由 AI 协作完成，经他审定。

感谢三十六位古今中外的邻居。他们每一位都说中了欠的一面，本书只是接着他们停下的地方，往前走了一步。

一本讲回写的书，最希望的，是被读者回写。

你要是读过《说文》《负债经》《徒然草》或者《论道德的谱系》的原文，觉得哪一处说错了；你要是做过实验，发现第三编或者第八编推出的局面不成立；你要是在自己家里，看见了一种本书没写到的欠，请告诉我们。这本书，会因此改。

下一本见。

欠是一张还没合上的口。这本书，也是。

判　词

欠不是账上的负数，
是一次发生走了两步、
还差回写的那一步。

——前言

还清了的两家人，往往从此不大来往；一直互相欠着点的亲戚邻居，反倒走得最近。菜欠火候、人欠觉、话欠一句，没有债主，也用这个字。「欠」字最早的样子，是一个人张着口。

本书用一把很小的尺子看欠：一件事发生，先是矛盾，再是改变，最后是回写。欠，就是前两步已经走了，第三步还没到——口张开了，还没合上。由此分出形状欠、路欠、土欠三种；由此看清原样还为什么让人远，带差还为什么让人近，一个口子被定了价，为什么感激会变成躲、躲会变成怨。

九个问题，三十六位古今中外的邻居：许慎、老子、唐雎、鲁迅，佛陀与唯识，吉田兼好、冈仓天心，柏拉图、塞内加、尼采、海德格尔，还有做实验的人。先把他们说中的写足，再走他们没走的那一步。

第三步到了没有？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520 号 · 三篇九编五十四章 · 约 20 万字
ISBN 979-8-90690-520-8 · 定价 US$20.00

ISBN 979-8-90690-520-8
9 798906 905208